與梅村先生

詩集

木厓城根

梅村先生詩集目錄

卷一至卷三　五言古詩六十一首

卷四至卷七　七言古詩九十三首

卷八至卷十　五言律詩二百八十首

卷十一至卷十五　七言律詩三百四首

卷十六　五言排律九首

卷十七卷十八　五言絕句三十五首　六言絕句十二首

卷十九卷二十　七言絕句二百三首

詩餘小令四十七首　中調十首

長調三十五首

計詩九百九十七首詩餘九十二首

梅村先生文集目錄卷上

後學 顧湄 編

卷第一 五言古詩二十一首
贈蒼雪 塗松晚發
讀吳匏庵手抄西臺慟哭記
壽王鑑明五十 松鼠
吳門遇劉雪舫 臨江參軍
贈願雲師 并序 避亂 六首
西田詩 四首 哭志衍

閶州行 贈楊學博爾緒 讀端清鄭世子傳
卷第二 五言古詩二十首
讀史雜詩 四首 又詠古 六首
遇南廂園叟 下相懷古
夜宿阜昌 贈家侍御雪航
題河渚圖送胡彥遠 送何省齋
送施愚山提學山東 三首 磐清湖 并序
卷第三 五言古詩二十首
清涼山讚佛詩 四首 石公山

歸雲洞　縹緲峰
林屋洞　送周子俶 四首
蕩子失意行 贈李雲田
丁未三月廿四日從山後過湖宿福源寺
廿五日偕穆菴先孫浣心葉子聞允文遊石公山盤龍石梁寂光歸雲諸勝
天王寺看牡丹　揖山樓
答鹽官僧香海　宜溪吏
臨頓兒

卷第四　七言古詩二十九首
行路難 十八首　永和宮詞
琵琶行 并序　雒陽行
宮扇
宣宗御用戲金蟋蟀盆歌
卞玉京彈琴歌　南生魯六眞圖歌 并引
後東皐草堂歌　汲古閣歌
送志衍入蜀　清風使節圖歌 并引
卷第五　七言古詩一十八首

東萊行爲姜如農如須兄弟作　鴛湖曲
觀萬歲通天法帖　送徐次桓歸胥江
畵蘭曲　送杜敬武歸浦口
蘆洲行　捉船行
馬草行　題志衍畵山水
題蘇門高士圖贈孫鍾元　壽總憲龔公芝麓
王郎曲　楚兩生行并序
茸城行　贈吳錦雯
蕭史青門曲　董山兒

卷第六　七言古詩二十一首

送沈繹堂之官大梁　龍腹竹歌
送龔孝升出使廣東　雁門尚書行并序
贈馮訥生教授雲中　雕橋莊歌并序
海戶曲　退谷歌贈同年孫公北海
贈文園公　畵中九友歌
銀泉山　田家鐵獅歌
題崔青蚓洗象圖　松山哀
臨淮老妓行　殿上行

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 并傳
悲滕城　打氷詞
再觀打氷詞　雪中遇獵
卷第七　七言古詩二十四首
曇陽觀訪文學博　贈陸生
吾谷行　圓圓曲
送杜于皇往武林兼簡曹司農范僉事
悲歌贈吳季子　織婦詞
贈穆大苑先　遣悶 六首

詠拙政園山茶花 并引　短歌
題西巖顧侍御虎丘夜集圖
高涼司馬行 贈孫孝若　魯謙庵索題虞山圖
九峰草堂歌 并序　王石谷山水圖歌
京江送遠圖歌 并序　沈文長雨過福源寺
錫山留別伯成明府
卷第八　五言律詩九十三首
穿山　玄墓謁剖公
過聞果師園居　游西灣

送繼起和尚入天台　蚤起
五月尋山夜寒話雨　瑜芬侍兒
溪橋夜話　感事
兎缺　織女
贈蒼雪若鏡兩師　蒼雪贈葉榮道衣
送李友梅還楚　贈黃州杜退之
王瓜　豇豆
送照如師還吳門　初冬月夜過子俶
園居簡許九日　晚泊
題心函上人方庵　題倣上人代笠
南屏訪無生上人　簡武康姜明府二首
夜泊漢口　曉雞
送友人還楚　送黃子羽之任四首
讀史雜感十首　贈徐子能二首
初春夜坐　新霽喜孫令修至
送王子彥　遇舊友
偶值　呈座主李太虛師八首
送穆苑先往桐廬四首　曉發

客路　贈劉虛受二首
苦雨　海溢
閭園詩十首并序　課女
嘉湖訪霍魯齋觀察四首　贈李秀州逢吉
野望二首　送張孺高之官
冬霽　松化石
嘲張南垣老遇雛妓　破山寺僧鶴如五十
園居

卷第九　五言律七十九十首

高郵道中四首　清江閘
得廬山願雲師書　過姜給事如農
遠路　過東平故壘
旅泊書懷　黃河
桃源縣　膠州
白洋河　古城謁三義廟
項王廟　南旺謁分水龍王廟
送何石湖之官臨晉兼簡蒲州道嚴方公
送紀伯紫往太原四首　送友人往眞定

送純祐兄浙中藩幕 四首
病中別孚令弟 十首
再送王玄照
送周子俶張青琱 六首
送王子彥南歸 四首
送穆苑先南還 四首
猿
象
葡萄
蘋婆
氷
送田鬍淵南還 四首
送詹司理之官濟南
送程曩蒼謫教吳門
送純祐兄之官確山 四首
卷第十 五言律詩一百一首
中峯禮蒼公塔 四首
沈雨公攜尊不值
分韻贈趙友沂 三首 四首
再寄三弟 二首
送孫令修游眞定
送沈旭輪判深州 四首
代州
送何蓉庵守贛州 四首
豪駝
牛
石榴
文官果
南苑春蒐應制
偶見
幼女
送郭次庵謫宦山西
王庵看梅感興
送致言上人

過韓靳王墓 四首
福源寺
過圻村
七夕卽事 四首
趵突泉 二首
靈巖觀設戒
秋夜不寐
喜願雲師廬山歸 并序
受明得子東賀
送王惟夏北行 四首
哭亡女 二首
支硎山齋聽雨
凡夫山居改報恩寺
慰王子彥罷官哭子 二首
詠月
假寐得月
偕顧伊人從維摩踰嶺宿破山寺
維摩楓林訪則公
宿沈文長山館 二首
包山贈古如和尚
湖中懷友
大根菜
贈新泰令楊仲延
遥別故友 二首
七夕感事
贈錢受明
宿徐元歎落木庵
繼和尚住虎丘
寄懷陳直方 四首
訪商倩郊居
三峰秋曉
夜發破山寺

苦雨　茸城客樓吟眺
遇宋子建話故友　樓聞晚夥
送錢子璧赴大名　細林山館
神山夜宿贈諸乾一　徐文在西佘山莊
送別倩扶女郎　天馬山過鐵崖墓
陳徵君西佘山祠　橫雲
送聖符弟任靳水丞四首　暑夜舟過溪橋
佘山遇姚翁　贈蔡羽明
橘　蛤蜊

膾殘　石首
燕窩　海參
比目　鯊
過吳江有感　莫釐峰
送友聖漢中哭友四首并序　泰氏寄暢園詩三首
慧山酒樓遇蔣翁　家園次罷官吳興四首

卷第十一　七言律詩六十一首

梅村　王烟客西田賞菊二首
和王太常西田詩八首　壽王子彥五十四首

姜如須寄詩次韻　言懷
啁周五子俶　洞庭山館聽雨
過甫里遇具和尚　代具師荅贈
與友人談遺事　追悼
謁范少伯祠　題井梧遺恨詩
鴛湖感舊　武林謁張石平
登數峰閣　題陳青雷半圃
題西泠閨詠四首并序　海市四首
別丁飛濤兄弟　贈馮子淵總戎
壽陸孟皐七十二首　壽申青門六十二首
宴孫孝若山樓　琴河感舊四首并序
辛卯元旦試筆　雜感六首
題王端士北歸草　贈糧儲道步公

卷第十二　七言律詩六十首
題鴛湖閨詠四首　補入
過朱買臣墓　題鶴洲草堂

題孫鎔常畫蘭　送林衡者歸閩
送文學博住中峰寺　贈鄧元昭使江右
雪夜苑先齋中二首　禊飲虎丘卽事四首
投贈督府馬公三首　自嘆
登上方橋有感　鍾山
臺城　國學
觀象臺　雞鳴寺
功臣廟　玄武湖
秣陵口號　無題四首

百草堂觀劇　送李秀州擢寧紹道
和周櫟園祭墨詩二首　贈陽羨陳定生
江樓別幼弟孚令　揚州四首
弔衛少司馬紫岫　過淮陰有感二首
贈淮撫沈公清遠　淮上贈嵇叔子
過陸紫霞話舊有感　白鹿湖陸墩詩
自信　新河夜泊
將至京師寄當事諸老四首　過鄭州
和友人走馬詩二首

卷第十三　七言律詩六十八首
恭紀
聖駕幸南海子遇雪大獵　聞撤織造志喜
上駐蹕南苑閱武行蒐禮召廷臣恭視賜宴行宮
應　制
元夕
送堵伊令官歷城
讀魏石生懷古詩
送永城吳令之任
送安慶朱司李之任
送彥遠南歸
江上
送顧蒼來典試東粵
送李書雲典試四川

送耿中丞青黎
送友人淮安管餉
送吳贊皇之任
恭遇　聖節　次韻
朝日壇　次韻
送李退庵還吳
得嚴方公信却寄
送趙友沂南歸
懷王奉常烟客
送友人從軍閩中二首
紀事
送汪均萬南歸
壽座師李太虛四首
寄房師周芮公四首并序
卽事十首
長安雜詠四首
哭蒼雪法師二首
送友人出塞

即事　送同官出牧
寄周子俶中州　懷古兼弔侯朝宗
送曹秋岳廣東左轄四首
送楊猶龍按察山西二首
送王藉茅按察浙江二首送馬覲揚備兵岢嵐
送王孝源備兵山西
送朱遂初憲副固原四首
卷第十四　七言律詩六十首
七夕感事　和天寶遺事詩二首

送傅夢禎還嵩山　夜宿蒙陰
郊城曉發　開台州警四首
贈遼左故人六首　題畫六首
繭虎　茄牛
鴛鶴　蟬猴
蘆筆　橘燈
桃核船　蓮蓬人
戲詠不倒翁　贈孫孝維三十四首
贈錢臣扆　贈荆州守袁韞玉四首

送楊懷湄令臨安　登縹緲峰
過席允來山居　贈李笠翁
贈王杏翁　客譚雲間帥坐中事
別維夏　訪吳永調四首
送張玉甲官印雅四首　哭趙友沂
贈吳燕餘二首　壽繼起和尚
惠山二泉亭爲吳邑侯賦　贈張以韜來鶴詩
卷第十五　七言律詩五十五首
過三峰蘗公話舊　贈永平田君宗周

虎丘郎事四首　贈松郡侯張升衢
贈松副守陳二石　贈松司李王搢四
贈彭郡丞益甫　雲間公讌二首
贈松別駕安肇開　滇池鐃吹四首
儒將　俠少
山居　九峰詩九首
送曾庭聞移家寧夏　贈何匡山
題孫子長七十壽圖　觀蜀鵑啼劇四首并序
題蘗庵和尚畫像二首　吳興愛山堂脩禊

孫山人太白亭分韻　得友人札
八風詩八首　贈同年王內三四首
大中丞韓公壽詩　贈李膚公
卷第十六　五言排律九首
晚眺　送李仲木守寧羌
梅花庵同林若撫聽雨聯句
海蜥　麥蠶
思陵長公主挽詩　途中遇雪即事
贈家園次湖州守　賦得西隱寺古松
卷第十七　五言絕句三十五首六言絕句一
十二首七言絕句八十五首
子夜詞三首　子夜歌十三首
子夜歌六首代友人答閨妓　采石磯
新翻子夜歌四首　南苑應制
讀漢武帝紀　讀光武紀
蕭何　偶見二首
古意　題畫已上五言
偶成十二首已上六言　汴梁二首

題歸玄恭小像四首　戲贈十首
亂後過湖上　聽朱樂隆歌六首
觀棋六首和錢牧齋先生　題莊檍庵小像四首
楚雲八首　山塘重贈楚雲四首
虞美人　過魚山曹植墓二首
釣臺　贈妓郎圓
偶成　贈寇白門六首
題殷陸明仙蓼圖　極樂庵讀北使詩卷
下相懷古　過昌國
任丘　臨清大雪
阻雪　送王玄照還山八首
伍員　偶見二首
題帖二首　南苑應制
題石田畫芭蕉二首　口占
無爲州雙烈詩　題高澹遊畫
題釣隱圖

卷第十八　七言絕句一百一十八首
讀史偶述三十二首　題達摩面壁圖

題二禽圖　詠柳四首贈柳雪生
送友人出塞二首　雜題
靈巖山寺放生雞四首　口占題蘇崑生四首
讀史有感八首　爲楊仲延題畫
偶得三首　題畫四首
夜遊虎丘八首　戲題士女圖十二首
題寒香勁節圖壽袁節母　烏栖曲
讀陳其年新詞四首　題思翁倣趙承旨
贈李青城　偶成

題董白小像八首并引　又題董君畫扇二首
古意六首　倣唐人本事詩四首
題錢黍谷畫蘭二首　題王石谷畫二首
卷第十九　詩餘小令四十七首中調一十首
望江南十八首　如夢令四首
生查子三首　點絳唇
浣溪沙二首　菩薩蠻
減字木蘭花　醜奴兒令三首
清平樂　浪淘沙三首

柳梢青　西江月 三首
南柯子 二首　鵲橋仙
南鄉子 三首　臨江仙 二首
已上小令
醉春風 二首　江城子
千秋歲　風入松
紅林檎近　金人捧露盤
柳初新 已上中調
卷第二十　詩餘長調三十五首
意難忘　滿江紅 十三首
滿庭芳　六么令
燭影搖紅　倦尋芳
念奴嬌　木蘭花慢 五首
水龍吟　風流子 三首
沁園春 五首　賀新郎 二首

梅村先生文集目錄卷上 終

謙益白荒村草昇樵蘇不爨昔賢峴山夜宿以乳羊博市沽比之吾輩豈非華筵高會乎別後捧持大集坐臥吟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清詞麗句層見疊出鴻章縟繡富有日新有事採剟者或能望洋而嘆若其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嘆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依助之以眉山劍南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吁

陌也諷誦久之不禁技癢遂放筆爲叙引非謂樸學謏聞足以遂盡來美亦聊於唱嘆之餘少抒其領略使人知天人之際可學不可學之介出自心神本乎習氣眞如內典所謂多生異熟不思議熏習者庶幾無幾倖其不能而鏃礪其可學爲斯人少分箴砭提醒眼目耳信心衝口便多與時人水火豫章徐巨源規切不肖爲文晚年好罵此序一出恐世之詞人樹壇立坫者又將鉗我於市矣不敢自秘輒繕寫求政唯篋而藏之不惟爲魏公藏

拙亦可謂免我於死也老人放言未知執事何以命之大集謹封題奉歸記室禪誦之暇未能釋然或鏤版或副墨早得賜教以慰渴饑是所願望也烟老有嗜痂之癖或可傳示以博一笑太虛小阮褰帷虞山想當杜門可圖接席江右艷曲盈紈溢縑西崑香奩寨破此世界矣老先生何以應之附及一笑不盡

五言古純用唐韻筆氣堅鮮格韻圓秀雖非上乘自是名家

梅村集卷第一

太倉吳偉業駿公著　後學許旭九日訂
顧湄伊人
男暟元朗
暄少融較

五言古詩一

贈蒼雪

我聞昆明水天花散無數躡足凌高峰了了見佛土法師滇海來植杖渡湘浦藤鞋負貝葉葉葉青蓮吐法航下匡廬講室臨亥圃忽聞金焦鐘過江救諸苦中峰古道場浮圖出平楚通泉繞塔除疏巖置廊廡同學有沃公幽山聞法鼓天親偕無着一朝亡其伍獨游東海土從者如墻堵迦文開十誦廣舌演四部設難何衡陽荅疑劉少府入我將無同是非空諸所即今四海內道路多豺虎師於高座上瓣香祝君父欲使菩提樹徧蔭諸國土洱水與蒼山佛教之齊魯一展游中原五嶽問諸祖稽首香花嚴妙義足今古

塗松晚發

孤月傍一村寒潮自來去人語出短篷纜沒溪橋
樹目霜發輕舸披衣聽雞曙籟響若鳴灘蘆洲疑
驟雨漁因入浦喧農或呼門懼居然見燈火市聲
雜翁嫗水改村店移一帆今始遇生涯問菰蒲世
事隔沮洳終當謝親朋刺舟從此往

毛子晉齋中讀畢劉巷手抄宋謝翱西臺慟
哭記

扁舟訪奇書夜月南湖宿主人開東軒磊落三萬
軸別庋加收藏前賢矜手錄北堂學士鈔南宋遺

民牘言過富春渚登望文山吳子陵留高臺西面
滄江綠婦翁爲神仙天子共游學攜家就赤城高
舉凌黃鵠尚笑君房癡寧甘子雲辱七里溪光清
千仞松風謖廬陵赴急難幕府從羈僕運去須武
侯君存卽文叔臣心誓弗諼漢祚憂難復昆陽大
雨風虎豹如蝟縮詭譎滹沱冰倉卒蕪亭粥所以
恢黃圖無乃資赤伏卽今錢塘潮莫救厓山麓空
坑戰士盡柴市孤臣戮一死之靡他百身其奚贖
龔生天天年翟公湛家族曾稽處士星求死得亦

足安能期故人共臥容加腹巢許而蕭曹遭遇全
高蹻文山竟以殉趙社終爲屋海上悲田橫國中
痛王蠋門人蒿里歌故吏平陵曲彼存君臣義此
製朋友服相國誠知人舉事何顛蹉丈夫失時命
無以辭碌碌看君書一編俾我愁千斛禹績荒烟
霞越臺走麋鹿不圖疊山傳再向嚴灘續配食從
方干豐碑繼梅福主人更命酒哀吟同擊筑四坐
皆涕零霜風激羣木嗟乎誠義士已矣不忍讀

壽王鑑明五十

伏勝謝生徒開壁藏卷軸桓榮抱詩書拾柎逃巖
谷古來兩經生遭亂眈講讀後皆保耆頤或乃致
鼎足當世數大儒如君號名宿通識曉世變早計
駭愚俗一朝載妻子推車入天目經營志不遂退
迺就田牧十畝種桑麻一溪蒔花木果茹飴兒孫
樵蘇課僮僕以代子陵釣無媿君平卜俯視悠悠
人愁苦對金玉下士豈聞道世事如轉轂五十知
天命養生在無欲全家就白雲避地驅黃犢無以
侑君觴知足則不辱

松鼠刻畫盡態庶響之匪者

牧齋之胡虱梅村之松鼠其寓意殆有所指何語之畫也

松鼠

衝颸飄頹髦壞墻叢廢棘誤然見松鼯搏樹向人立側目仍肝睢奉頭似悚惕簷牙偃卧高屋角欹斜疾倒擁弱枝危迅躡脩柯直已墮復驚趨將藏又旁突去遠且暫留迴顧再逆逆前逃赴已駛後竄追旋及剽輕固天性儇狡因衆羣兩木夾清漳槎牙斷尋尺攀緣所絕處排空自騰擲足知萬物機飛走不以力嗟爾適何來島鼠忽而一本是居巖巖無端被羈縶兒曹初玩弄種類漸充斥黠彼

憑社徒技窮恥畫匿銜尾共呼鳴異穴爲主客吾廬枕荒江垂死倚病柏雷雨撥其根憭裂蒼皮濕空腹鴟鴞蹲殘身螻蟻食社鬼不復憑乘間恣出入庭中玉蘂枝怒苗遭狼藉非敢念摧殘於君奚損益屈指五六年不遺一花白苞筍抽新芽編籬察行跡免彼鎌鉏侵值爾齒牙厄反使盜者心笑脫生歎息貧賤有此園謂可資溉灌舂蔬晚猶種夏果晨自摘島雀羣飛鳴喁啾滿叶陌婦子懶驅除傳藁加籧篨我亦顧而笑自信無長策焉能避

梅村用韻真文庚青皆襟心是其病也

穿墉會須憂入室茅齋雖云陋一一經剪葺曉起看掃除仰視輒詫惜尋繩透簾幕掉尾來几席倒庋傾圖書窺廚啖漿炙空倉喧夜鬬忘疲競遺粒早幸官吏租督責無餘積邏逅開虛堂群怒扼險塞地逼起衆呼拍手撼四壁捕此曷足多欲以觀其意檻戶既嚴扃欒櫨若比櫛瞥眼倏遁逃一巧先百密窮追信非算允豫不早擊忍令智弗如變計思與敵機深勇夫駿勢屈兒童獲舉世貴目前快意相促迫比讀班生書退守愚公術撲棄聽隣

家搔爪任邊邑溪深獺趁魚果熟猿偷栗天地所長養於已何得失嗟理則誠然自古戒鼠泣仙豈學淮南腐難嚇梁國鵷應京房占磔按張湯律終當就羅網不如放山澤永絕焚林風用全飲河德

吳門遇劉雪舫（名天炤雪舫乃懷宗生母客沈氏舟中之家殉節雪舫年十五逃至浦上甲申之變浦州人）

出門遇高會雜坐皆良朋排閤一少年其氣爲幽并羌裘雖裹膝目乃無諸倫忽然語笑合與我談生平亡姑備宮掖吾父天家婚先皇在信邸降禮如諸甥長兄進徹侯次兄拜將軍先皇早失恃寤

寂求音形太廟奉虡容流涕朝羣臣新樂初受封
搢笏登王廷至尊亦豐頤一見驚公卿兩宮方貴
重通籍長安門周侯累繳微鄙哉無令名田氏起
輕俠賓客多縱橫不比先后家天語頻諄諄獨見
新樂朝上意偏殷勤愛其子弟謹憂彼俸給貧每
開三十庫手賜千黃金長戈指北闕鼙鼓來西秦
寧武止一戰各帥皆投兵漁陽胶胘郡千里無堅
城嗚呼四海主此際惟一身彷彿萬歲山先后輟
軫迎辛苦十七年欲訴知何因今纔識母面同去
朝諸陵我兄聞再拜慟哭高皇靈烈烈羣都尉揮
手先我行寧同英國死不作襄城生我幼獨見遺
貧賤今依人當時聽其語剪燭忘深更長安昔全
盛曾記朝元正道逢五侯騎頎皙爲卿兄即君貌
酷似豐下而微黔貴戚諸舊游追憶應難眞依稀
李與郭流落今誰存君曰欲我談清酒須三升舊
時白石莊萬柳餘空根海淀李侯墅秋雁飛沙汀
博平有別業乃在西湖濱惠安蓄名花牡丹天下
聞富貴一朝盡落日浮寒雲走馬南海子射兎西

山陰路傍一寢園御道居人侵碑鐫孝純字僵石
莓苔青下馬向之拜兒者疑王孫詢是先后姪感
歎增傷心落魄游江湖踪跡嗟飄零傾囊縱蒲博
劇飲甘沉淪不圖風雨夜話舊同諸君已矣勿復
言涕下沾衣襟

臨江叅軍

臨江髯叅軍負性何貞栗上書請賜對高語爭得
失左右爲流汗天子知質直公卿有闕遺廣坐憂
指摘鷹隼伏指爪其氣嘗突兀同舍展歡謔失語

輒面斥萬仞削蒼崖飛鳥不得立予與交十年弱
節資扶植忠孝固平生吾徒在眞實去年羽書來
中樞失籌策桓桓尚書公提兵戰疾力將相有纖
介中外爲危慄君拜極言疏夜半片紙出贊畫樞
曹郎遷官得左秩天子欲用人何必歷顯職所恨
持祿流垂頭氣默塞主上憂山東無能恃緩急授
身感至性不敢量臣力受詞長安門走馬桑乾側
但見塵滅沒不知風慘慄四野多悲笳十日無消
息蒼頭草中來整暇見紙墨唯說尚書賢與語材

此為清江楊椒部（作）廷麟以翰林請爲兵部職方主事總督軍前贊畫撫背宜興九台盧公象昇幸酉舉人壬戌進士

挺特次見諸大帥驕懦固無匹逗撓失事機倏忽不相及變計趣之去直云戰不得成敗不可知死生予所執予時讀其書對案不能食一朝敗問至南望爲於邑忽得別地書慰藉告親識云與副都護會師有月日顧恨不同死痛憤填胸臆先是在軍中我師已孔亟剽略斬亂兵捽而對之泣我法爲三軍汝實饑寒極啼號勢潰亡羣公意敦逼公獨顧而笑我死則寒責老母隔山川無緜寄悽惻作書與兒子勿復收吾骨得歸或相見且復慰家

室別我顧無言但云到順德犄角竟無人親軍惟數百是夜所乘馬嘶鳴氣蕭瑟椎鼓鼓聲哀拔刀芒澀公知爲我故悲歌壯心溢當爲諸將軍揮戈誓深入日暮箭鏃盡左右刀鋌集帳下勸之走叱謂吾死國官能制萬里牢不及四十諮下詰死狀疏成紙爲澄引義太激昂見者憂讒疾公既先我亡投跡復奚恤大節苟弗明後世謂吾筆此意通鬼神至尊從薄譴生還就畊釣志願自此畢匡廬何巖巖大江流不測君看磊落士艱難到蓬蓽

猶見叅軍船再訪征東宅風雨懷友生江山爲社稷生死無媿辭大義炤顏色

贈願雲師 并序

願雲二十而與予游甲申聞變常相約入山予牽帥不果而師已悟道受法於雲門具和尚今夏從靈隱來止城西之太平巷云將遠游廬嶽貽書別予以兩人年踰不惑衰老漸至世法夢幻惟出世大事乃爲眞實學道一着不可不勉予感其言因作

此詩贈之并識予媿也

曉雨西山來松風滿淡閣忽得吾師書別予訪廬嶽分携出苦語殷勤謂同學兄弟四十餘衰遲已非昨寄身蒼崖巔危苦愁失脚萬化皆虛空大事惟一着再拜誦其言心顏抑何怍末運初迍邅達人先大覺勸吾非不早執手生退却流連白社期慚負青山約君親既有媿身世將安托今觀吾師行四海一芒屩大道本面前即是眞極樂他年趺深巖白雲養寂寞一偈出千山下界鐘磬作故人

避亂數首頗之警挺以調太平耳

叩松關匡床坐酬酢不負吾師吉十年畧前諾

避亂

我生江湖邊行役四方早所歷皆關河故園跡偏少歸去已亂離始憂天地小從人訪幽棲茫然逢浩渺百頃鑒清湖烟清入飛鳥沙石睛可數鳧鷖亂青草主人柴門關雞聲綠楊曉花路若夢中漁歌出杳杳白雲護仙源劫灰應不擾定計浮扁舟於焉得終老

其二

長日頻云亂臨時信孰傳愁看小兒女倉卒恐紛然緩急知難定身輕始易全預將襁褓寄忍使道塗捐天意添漂泊孤舟雨不前途長從妾怨風意喜兒眠水市灣頭見溪門屋後偏終當淳樸處不作畏途看未得更名姓先教禮數寬因人拜村叟自去榜漁船多累心常苦遭時轉自憐干戈猶未作已自出門難

其三

驟得江頭信龍關已不守由來喚早計此日盡狂

走老稚爭渡頭篙師露兩肘屢喚不肯開得錢且沽酒予也倉皇歸一時攜百口兩槳速若飛扁舟戢來久路近忽又遲依稀認楊柳居人望帆立入門但需帚依然具盤飧相依賴親友却話來途中所見俱八九失散追尋聞啼呼挽兩手屢休又忌步獨行是衰朽村女亦何心插花尚盈首

其四

此方容跡便止爲過來稀一自人爭避溪山客易知有心高酒價無計掩漁扉已見東鄰叟全家又

別移總無高枕地祇道故園非爲客貪蝦菜逢人厭鼓鼙兵戈千里近隱遯十年遲惟美無家雁滄江他自飛

其五

月出前村白溪光炤澄練放檝浮中流臨風浩歌斷天塹非不雄哀哉日荒燕嗟爾謀國徒坐失江山半長年篙起舞扁舟疾如箭可惜兩河士技擊無人戰孤蓬鐵笛聲聞之淚流霰我生亦何爲遭時涉憂患昔也游九州今來五湖畔麻鞋習奔走

淪落成愚賤

其六

曉起譁兵至戈船泊市橋草草十數人登岸沽村醪結束雖非常零落無弓刀俠氣遏市翁怒色殊無聊不知何將軍到此貪逍遥官軍昔催租下令嚴秋毫盡道征夫苦不惜明人勞江東今喪敗千里空蕭條此地村人居不足容旌旄君見大敵勇莫但驚吾曹

西田詩

穿築倦人事田野得自然偶來北郭外學住西溪邊道大習隱難地僻起衆傳而我忽相訪棹入菰蒲天落日浮遠樹桑柘生微烟逆轉蹊路迷鳧鴨引我船香近聞菱荷卧入花鮮妍人語出垂柳曲岸漁槎偏執手顧而笑此乃吾西田長得君輩客野興同流連藉草傾一壺聊以娛餘年

其二

到此身世寬息心事樵牧舍南一圃焦云以飯黃犢入門沿長廊虛堂敞心目把卷倚新桐持杯泛

南菊曲處通簾櫳茶香具舍蓄俄穿密室暗倏遇
清溪綠碧水開紅蕖娟娟媚幽獨有鳥立層波垂
翅清如玉對此不能去溪光好留宿月照寒潭深
經聲入寒竹徙倚良有悟閒房道書讀

其三

別業多幽處探源更不窮堤沿密篠盡路細竹扉
通石罅枯泉過菖蒲間碧叢一亭壓溪頭魚藻如
游空扁舟更不繫出沒柳陰風小閣收平蕪良苗
何雍容此緣詎可画變化陰晴中隔岡見村舍曲

背驅牛翁若言官長峻未敢休微躬樸陋矜詩書
無乃與我同日落掩扉夫滿地桃花紅

其四

常言愛茅齋投老纔剪茸創置依舊圖新意出彷
彿蒼然一笠寒能添夕陽色細影懸晨光一一清
露滴卞生工丹青妙手固誰匹山村貧無人取意
先自適想像生雲烟爲我開素壁了了見千峰可
以攜手入道人十年夢惆悵平生展此地足臥游
不負幽人室願以求長生芝草堪采食

序細碎事陳酸嘶語俊妙徒倫

○哭志衍

予始年十四與君蚤同學君獨許我文謂侔古人作長揖謝時輩自比管與樂彊記矜絕倫讀書取大略家世攻春秋訓詁苦穿鑿君撮諸家長弗受專門縛卽予之太公亦未相然諾高譚群兒驚健筆小儒怍長途馭二龍崇霄翔一鶚遂使天下士咸奉吾徒約詞塲忝兩吳相與爲犄角煌煌張夫子斯文絡濂洛五經叩鐘鏞百家垂矩矱海內走其門鞍馬塡城郭雲間數陳夏餘子多磊落反騷

擬三湘作賦誇五柞君也游其間才大資磨斫詩篇口自哦書記手頻削冠益傾東南虛懷事酬酢射策長安城驄馬黃金絡年少交公卿才智森噴薄會值里中兒飛文肆謠諑要路示指蹤黨人罹殖緡君也念急難疎通暗籌度陰落其機牙用意于莫覺逡巡白衣奏停止黃門獄叶解禍未赴官歸來卧林壑賓客益輻輳聲華日昭灼生徒巧譚論文史供揚搉貧賤諸故人慰存餽衣藥蹝履脩起居小心見誠恪重氣狗長者往往捐囊橐君家

夙貴盛朱門飾華榱壘石開檻軒張燈透簾幕唱曲李延年俳弄黃幡綽舞席間毬場池館花漠漠兄弟四五人會讌騰觚爵鹽豉下魚羹椒蘭糝鳧臛每具十人饌中廚炊香稻客從遠方來咄嗟辦脾膠昨宵巳中酒命飲仍大醵叶而我過其家性不勝杯杓小戶不足糾引滿狂笑噱卷波喝遣輸射覆猜須着狎侮座上人鬬捷貪諧謔警速誰能酬自喜看跳躍堅坐聽其言乃獨無差錯親疎與長幼語語存斟酌性厭禮法儒拘忘何齷齪風儀

甚璅猥衣冠偏落拓有時不簪巾散髮忘盥濯中夜鬬歌呼分曹縱蒲博百萬一擲輸放意長自若絕叫忽成盧衆手忽斂却男兒須作健清談兼馬稍犯雪披輕衫笑予爾何弱嘗登黃山顛飛步臨峭崿下有萬仞潭徒侶愁失脚搔首凌雲烟翹足傲衡霍顧予石城頭橫覽浮大白叶慷慨天下事風塵慘河朔諸將擁重兵養寇飽鹵掠背後若有創此輩忌斬斫自詩五千騎一舉藏首惡餘黨皆吾人散使歸咿嚘即今朝政亂舉錯混清濁君父

切邊疆群臣私帷幄當官不彈治何以司封駁對仗劾三公正色吐謇諤此志竟迍邅天道何窮剝六載養丘園一官落邛笮大盜竊江黃兇徒塞荊鄂間道攜妻孥改途走蠻貉瘴黑箐林行颸作濕溪泊驛路出桄榔候吏疑猿玃歐鞍到平地倏逢錦城樂問士先嚴枌佩民及程卓白鹽古戍烽赤脚嚴關柝再拜蜀王書流涕傾葵藿請府發千金三軍賜酺釀賓旅給犀渠叟兵配騾駱此地俯中原巨靈司鎖鑰水檻扼涪江石門防劍閣我謀適

不用岷峨氣蕭索黑山起張燕青城突莊蹻積甲峨眉平飲馬瞿塘洞生民爲菹鬱醜類恣啖嚼徒行值虎豹同事皆燕雀孤城遂摧陷狂刀乃屠膊有子踰十齡艱難孰顧托閽門竟同殉覆卵無完殼一弟漏刃歸兩踝見芒屩三峽奔荊門魚龍食魂魄叶夢斷落滄江毋乃遭搏攫郵筒千日酒泉路無寂寞追計平生歡一一猶如昨壁間所懸琴臨行彈別鶴玉子文楸枰尚記爭殘着百架藏圖書千金入卷握刻意工丹青雲山共綿邈篋中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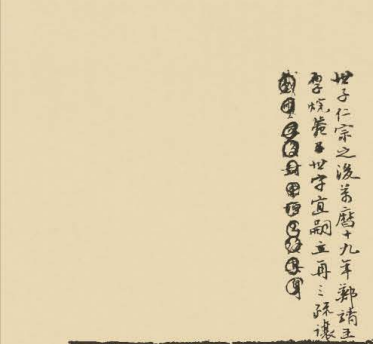
調侃語繫六朝遺矩
亦近太白之逸

園扇玉墜魚瀲灩阿兄風流盡萬事俱零落我欲收君骨茫茫隔山嶽後來議死事良史曾誰確此詩傳巴中磨崖書卓犖石剝蒼藤纏姓氏猶捫摸庶幾千載後悲風入寥廓

閬州行 贈楊學博酮緒

四坐且勿喧聽吾歌閬州閬州天下勝十二錦屏樓歌舞巴渝盛江山士女游我有同年翁閬中舊鄉縣送客蒼溪船讀書玉臺觀忽乘相如車謂受文翁薦游宦非不歸十載成都亂只君爲愛子相

思不相見相見隔長安干戈徒步難金牛盤七坂鐵馬斷千山敢辭道路艱早向妻兒訣一身上鳥道全家傍虎穴君自爲尊章豈得顧妻子分携各努力妾當爲君死妻妻復切切苦語不能荅好寄武昌書莫買秦淮妾巴水急若箭巴船去如葉兩岸蒼崖高孤帆望中沒二月到漢口三月下揚州揚州花月地烽火似邊頭驛路逢老親遷官向閩越謂逼公車期蚤看長安月再拜不忍去趣使嚴裝發河山一朝異復作它鄉別別後竟何如飄零



少定居愁中鄉信斷不敢望來書盡道是茂萌殺
人滿川陸積屍峨嵋平千村惟鬼哭客有自秦關
傳言且悲喜來時聞君婦貞心視江水江水流不
極猿聲哀豈聞將書封斷指血淚染羅裙五內爲
崩摧買舟急迎取相逢惟一慟不料吾見汝拭眼
問舅姑雲山復何處淚盡日南天死生不相遇汝
有親弟兄提携思共濟姊妹四五人扶持結衣袂
懷裏孤雛癡啼呼不知避失散倉皇間骨肉都拋
棄悠悠彼蒼天於人胡何酷城中十萬戶白骨滿

崖谷官軍收成都千里見榛莽設官尹猿猱半以
飼豺虎尚道是閬州此地差安堵民少官則多莫
恤蜀人苦秦涼漢祖廟寂寞滕王臺子規叫夜月
城郭生高蒿只有嘉陵江江聲自浩浩我欲竟此
曲流涕不復道

讀端清鄭世子傳

昭代無遺憾萬事光史冊惜哉金川門神聖有慚
德天誘其子孫救之以讓國賢如鄭世子宗盟堪
表率當璧辭真王累疏誠懇惻　天子詔勿許流

世子疏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中式者賞才器使治允行又上歷代衣冠表及古今名臣律書識者稱之辛酉請告歸

溆守所執敝屣視千乘謝之以長揖灑掃蕈懷宮躬逕新王入夷齊既死後曠代仍聞出築屋蘇門山深心事經休明興二百年廟樂猶得失以之輯羣書十載成卷帙候氣推黃鐘攻風定六律嶰谷當南山代竹製琴瑟爲圖獻太常作之文世室遂使溱洧間一洗萬古習我行漳河南懷古思遺澤好學漢東平高風吳泰伯道傍立豐碑讓國存月日彼爲一卷書能輕萬家邑大雅欽遺風誠哉不可及

讀史諸詩有識有志其旨而寓而言之耶

梅村集卷第二

五言古詩二

讀史雜詩

東漢昔云季黃門擅權勢積忿召外兵癰夾身亦斃雖自撥本根庶幾蕩殘穢誰云承敝起仍出刑餘裔孟德沾丐養門資列朝貴憑藉盜非兵豈曰唯才智遂王故長秋無嬪而配帝鈎黨諸名賢子孫爲皂隸

其二 爲溧陽作

商君刑師傅徙木見威約范叔誣涇陽折脇吐謇諤地疎主恩深法輕主權削苟非用刻深何以膺付託功成或俾退禍至終難度屈伸變化間卽事多斟酌談笑遷種人吾思王景略

其三

蕭何虛上坐故侯城門東曹參避正堂屈已事蓋公啁啁兩布衣不仕隆準翁其術總黃老閱世浮沉中所以輔兩人俱以功名終出處雖有異道義將毋同何必致兩生彼哉叔孫通

其四

竇融昔布衣任俠家扶風翟公初舉事海內知其忠融也受漢恩大義宜相從低頭就新莽顧入其軍中轉戰槐里下盡力爲推鋒後來擁衆降仍以當時功泰竊居河西蜀漢方相攻一朝決大計佐命蕭曹同叶嗟翟太守爲漢傾其宗劉氏已再興自胥無人封徒令千載後流涕平陵東

又詠古

浹旬至台司三日遍華省慈明與中郎豈不念朝菌王良御奔車勢逼崦嵫景惡策度太行馬足殆而驕富貴若歲時過則生災疹草木冬先榮經春輒凋殞桓桓梁將軍赫赫蕭京尹一朝遇差跌未得全要領人生百年內飽食與美寢毋以蔡霍權美彼鍾與鼎毋以毛褐斂羨彼紈與錦進固非伊周退亦無箕潁薄祿從下僚末俗居中品寂寥子雲戟從容步兵飲

其二

西州杜伯山北海鄭康成季孟將舉事本初方用

兵脫身有追騎興疾猶從征何胤絕婚宦遯跡東
籬門受逼崔慧景語默難爲情網疎免刑戮大道
全身名時命苟不偹千載無完人入山山易淺飲
水水不凋一身累妻子動足皆荆榛自非焦孝先
何以逃風塵庶幾詹尹卜足保幽人貞

其三

古來有烈士軹里與易水慶卿雖不成其事已並
美專諸弒王僚朱亥殺晉鄙惜哉博浪椎何如圯
橋屨公孫擅西蜀可謂得士死連刺兩大將探囊

取物耳皆從百萬軍夜半入帳裏七首中要害絕
跡復千里若論劍術精前人莫能比胡使名弗傳
無以著青史誰修俠客傳闕疑存二子

其四

高帝未龍興共京師游弱冠拜司徒杖策功名
收靈臺畫像中萬古誰能儔與王諸將相足使風
雲羞鄧芝遇先主七十才封侯位至大將軍襲鑠
高春秋英雄初未遇垂老猶窮愁祖孫漢功臣年
齒胡不侔我讀新野傳慷慨思炎劉

其五

遭時固不易推心尤獨難景略王佐才臣主真交歡天意不佑秦中道奪之年苻堅有大度豁達知名賢獨斷未爲失興毀寧非天賊蓑實弒君聞者爲衝冠鎮惡丞相孫流落來江南西伐功冠軍力戰收長安手劍縛姚泓俘之出潼關張良爲劉氏雅志在報韓能以家國恥詘申兩主間其地皆西秦功亦堪比肩區區一李方報恩何足言

其六

宜城酒家保北海賣餅師千金懸賞購萬里刋章追途窮變名姓勢急投親知漢法重亡命保舍加誅戶破家相存濟百口同安危虞卿捐相印恨未脫魏齊惜哉燕太子流涕樊於期瀕水一女子魯國一小兒今也無其人已矣其安歸廣柳可以置罝當猛虎蹊複壁可以藏藏憂黠鼠窺古道不可作太息將何爲

遇南廂園叟感賦八十韻

寒潮衝廢壘火雲燒赤岡四月到金陵十日行大

航平生游宦地蹤跡都遺忘道遇一園叟問我來何方猶然認舊役即事堪心傷開門延我坐破壁低圍墻却指灌莽中此即爲南廂衙舍成丘墟佃種輸租糧謀生改衣食感舊存園莊艱難守茲土不敢之他鄉我因訪故基步步添思量面水背蒼崖中爲所居堂四海羅生徒六館登文章松檜皆十圍鐘磬聲鏘鏘百頃搖澄潭夾岸栽垂楊池上臨華軒菡萏吹芬芳譚笑盡貴游花月傾壺觴其南有一亭梧竹生微涼回頭望雞籠廟貌諸侯王

左李右鄧沐中坐徐與常霜鬢見鋒骨老將東甌湯配食十六侯劍珮森成行得之爲將相寧復憂封疆北風江上急萬馬朝騰驤重來訪遺跡落日唯牛羊吁嗟中山孫志氣胡勿昂生世苟如此不如死道傍惜哉裸體辱仍在功臣坊蕭條同泰寺南枕山之陽當時寶誌公妙塔天花香改葬施金棺手詔追褒揚粲粲寄靈谷製度由蕭梁千尺觀象臺太史書禎祥北望古旄頭夜夜愁光鋒高帝遺衣冠月出脩蒸嘗圖書盈玉几弓劍堆金牀

承乏忝兼官再拜陳衣裳南內因灑掃銅龍啓未央幽花生御榻苔澀青倉琅離宮須望幸執戟衛中郎萬事今盡非東逝如長江鍾陵十萬松大者參天長根節猶青銅屈曲蒼皮僵不知何代物同日遭斧斨前此千百年豈獨無與亡況自百姓伐孰者非畊桑羣生與草木長養皆吾皇人理已澌滅講舍宜其荒獨念四庫書卷軸誇縹緗孔廟銅犧尊斑剝填青羹棄擲草莽間零落誰收藏老翁見話久婦子私相商人倦馬亦疲剪韭炊黃粱慎莫笑貧家一一羅酒漿從頭訴兵火眼見尤悲愴

大軍從北來百姓聞驚惶下令將入城傳箭需民房里正持府帖僉在御賜廊揮旗大道邊驅遣誰能當但求骨肉完其敢攜筐篚扶持雜幼稚失散呼耶孃江南昔未亂閭左稱阜康馬阮作相公行事偏猖狂高鎮爭揚州左兵來武昌積漸成亂離記憶應難詳下路初定來官吏踰貪狠按籍縛富人坐索千金裝以此爲才智豈曰惟私囊今旦解馬草明日脩官塘誅求却到骨皮肉俱生瘡野

老讀詔書新政求循良瓜畦亦有畔溝水亦有防
始信立國家不可無紀綱春來雨水足四野欣農
忙父子力畊耘得粟輸官倉遭遇重太平窮老其
何妨薄暮難再留暝色猶青蒼策馬自此去悽惻
摧中腸顧羨此老翁負耒歌滄浪牢落悲風塵天
地徒茫茫

下相懷古

驅車馬陵山落日見下相憶昔楚項王拔山氣何
壯太息取祖龍大言竟非妄破釜救鉅鹿功居入

關上殺降復父讐不比諸侯將杯酒釋沛公殊有
君人量胡爲去咸陽遭人扼其吭亞父無諍言奇
計非所望重瞳顧桑仁隆準至暴抗脫之掌握中
骨肉俱無恙所以哭魯兒仍具威儀葬古來名與
色英雄不能忘力戰兼悲歌西風起酸愴廢廟枕
荒岡虞兮侍帷帳烏騅伏坐傍踣地哀鳴狀我來
訪遺蹟登高見芒碭長陵竟坏土萬事同惆悵

夜宿阜昌

我來古昌國望古思樂生總將六諸侯撫劍東專

征下齊功不細奔趙事無成草沒黃金臺猶憶昭
王迎涕泣辭伐燕氣誼良非輕此眞天下士豈獨
因知兵忠心激舊將誓死存聊城惜哉魯仲連排
難徒高名勸使東游齊毋乃傷縱橫

贈家侍御雪航

士生搶攘中非氣莫能濟勁節行胸懷高談豁心
智吾家侍御公平生蘊風義世難初橫流事定猶
草昧召見邯鄲宮軍中獲能吏移牒拜諫官創業
更新制長刀夾殿門令下誰敢議扣馬忽上陳挺

身艱難際丈夫持國是僧仆無所避封事即留中
天語加褒異受命巡山東恩威恤凋弊會討泰山
賊無孽輒連治破械使之歸父老皆流涕征南甘
侯軍豪奪武昌地可憐黃陵廟鈔略空村閉君來
仗威名一言釋猜忌場壁招殘民郊原戢游騎從
此巴丘兵始識長沙尉西望浚稽山黃河遶其背
青羌十七種驊騮餧文罽自古於金城互市有深
意蜀賈蒙山茶兵火苦莫致將吏使之然憂將玉
關廢奉詔清河湟俾復商人利千車摘岷峨五花

散澀滯至今青海頭共刻黃龍誓揭節還歸來公
私積勞勤安卧無多談循資躡高位却拜極言疏
手板指朝貴恩深因薄謫材大終難棄古之賢豪
人深沉在晚歲斂盡萬里心日共殘編對學以閱
世深官從讀書退以之輕軒冕蕭條自標置我來
客京師一身似匏繫老大慚知交凄凉托兄弟臨
風或長歌邀月非沉醉論世追黃虞刪詩及曹魏
恐君故鄉思失我窮途慰家在五湖西扁舟入夢
寐欲取石上泉洗濯盡中累鞏公方見推雅志安
得遂朝罷看西山千峰翠良友供盤桓清秋
足游憩待予同拂衣徐理舊前約

題河渚圖送胡彥遠南歸 名遠松人侯官人卜卿西軒初其遺集

馬背話江南春山吾負汝白雲能容人猿鳥不我
與西泠有高士結廬在河渚讀書尚感激平生慎
推許獨坐長微吟清言出機杼秋風忽乘興千里
長安旅同好四五人招尋忘出處寄跡依琳宮雙
松得儔侶雖入侯王門不受公卿舉登高見遺廟
頹垣窠鼯鼠悲歌因卧病歸心入春雨從此謝姓

名問之了不語我爲作此圖彷彿梅花墅蒼然開
南軒飛泉落孤嶼想見君山中相思日延竚

送何省齋

哲人尚休官取志不在歲賢達恃少年輕心掇名
勢神仙與酒色皆足供蟬蛻在已本歡娛富貴應
難累婆娑彼頹老匪止妻孥計棲棲守腐鼠自信
無餘技嗟我豈其然今也跡相類同事有何郎英
懷托深契三十拜侍中向人發長喟拂袖歸去來
故園有松桂世網敢自由鄉心偶然遂樗散却見

留送之以流澌我昔少壯時聲華振儕輩講舍雞
籠巔賓朋屨高會總角能清譚君家好兄弟綬帶
天地寬健筆江山麗憑闌見溢口傳烽響笳吹海
寓方紛紜虛名來心意夜半話掛冠明日扁舟繫
問余當時年三十甫過二採藥尋名山筋力正強
濟濯足滄浪流白雲養身世長放萬里心振脚風
塵際昔爲雲中鵠翩翻九皋喉今爲轅下駒局促
長楸轡楩柟蟠枯根天陰蟲蟻萃縱抱凌霄姿蕭
條斧斤畏時命苟弗諧貧賤安可冀過盡九折艱

司成再嫁其困頓如此。尚是譚通之言不若。嫗新郎萬事俱華髮一首之真也。公壯年猶有舊臣雄心尚在故感激萌其不能安貧賤守困窮者由夫宦途世網所牽引也。然以視牧齋之欲起相易改貌昏在已衰則之固知悔者。雪樓牧齋詩有曰薄俗休官如物故悲逢前輩嘗逸陰矢曰此老名利實不自過制如此

咫尺俄失墜凄凉游子裝訣絕哀親淚關山車馬煩雨雪衣裘敝長安十二衢画戟朱扉衛冠盖起雞鳴蹀躞名豪騎通籍平生交於今恣凋替磬折當塗前問語不敢對衰白齒坐愁邊巡與之避禁掖無立談獨行心且悸邂逅君登朝讀書入中秘父子被詔除一堂共昆季呼兒爭出拜索果牽衣戲回首十六年踪跡猶堪記在苒曾幾何萬事經興廢停觴重剪燭相對加噓唏我行感衰疾腰脚增疲曳可憐扶杖走尚逐名賢隊薄祿貪負閒憂

責仍不細扈從游甘泉浙浙驚沙厲藉草貧無氈僕夫枕以塊霜風帽帶斜頭寒縮如蝟入門問妻孥呻吟在牀被幼女掩面啼燈青照殘穗白楊何蕭蕭衝泥送歸轡繭死願得還我留復誰爲旁有親識人通都走聲利厚意解羈愁盛言推名位不悟聽者心怛若芒在背忽接山中書又責以宜退卿言誠復佳我命有所制總未涉世深止知乞身易閔卽君過存高談豁蒙蔽苦樂來無方窮達總一致同是集蓼蟲以此識其味人生厭束縛擺落

須才氣君初丞相家祖德簪纓繼吐納旣風流姿容更瓌異披史妙縱橫論詩富裁製激昂承明廷面折公卿議文士寡先容疎通得交臂駑哄訪當關休沐杉齋閉良工鑄干將出匣蛟龍忌趨駕度太行躊躇棄騏驥矯矯朗陵公竟下考功第老夫迫枯朽抱膝端居睡雖稱茂陵病終乏鴈夷智遜子十倍才焉能一官棄早貴生道心中年負名義蹉跎甘皓首此則予所媿君今謝塵鞅輕裝去如驟雙槳石頭城木落征驂愁過我儒林館寒鴉噪

平地函丈無復存依舊晴嵐翠明年春水滿客與烟波趣鶯啼笠澤船花發龍沙醉高堂剖符竹盡室千山內郡閣遠鳴瀼日晡散人吏無書悼遷斥有夢傷迢遞嶺雁時獨飛楚天樹如薺雙眼渺荒江片帆忽而至家人迎椁立愛子趨庭慰誰云謫宦愁老覺君恩最共上鬱孤臺側身望燕魏惆悵念故人沉吟不能置三載客他鄉一朝遽分袂勞生任潦倒失志同飄寄少壯今逍遥老大偏濡滯舉世縱相識出門竟誰詣太息行路難殷勤進

規誨後會良可希尺書到猶未相去各一方天涯
隔樵悴開篋視此詩悅怳不能寐

送宛陵施愚山提學山東

秦皇昔東巡作歌示來齋李斯留篆刻足共神仙
配胡爲秦岱巔蒼碑獨無字持此謝六經免滋後
賢議至今倉頡臺行人尚流涕君今懷古跡斯文
起剜敝蟲魚雖改氣扶桑白天際千載靈光宮丹
書閟房記兵火獨搜揚重見鍾離意

其二

魯儒好逢掖偃僂循墻恭長劍忽拄頤掉舌譚天
雄諸侯走書幣擁篲梧丘宮孟嘗一公子珠履傾
關東後來北海相坐上猶遺風君愁吳越士名在
甘陵中無使稷下徒車馬矜雍容華士苟不戮橫
議將安窮古道誠可作千里尊龜蒙

其三

伊昔嘉隆時文章尚丹雘矯矯濟南生突過黃初
作百年少知已褒讖互參錯風習使之然詩書狗
然諾凄凉白雲署前賢遂寥廓君初領法曹追踪

序佳詩亦近杜甫州堂之作

好樓托此行過歷下高風緬如昨太白游山東後來訪廬霍獨愛宣州城江山足吟謔讀君官舍詩鄉心戀巖壑目斷敬亭雲口銜竹溪酌借問謫仙人何如謝康樂

○磻溪湖 并序

磻溪湖者西連陳湖南接陳墓其先褚氏之所居也磻溪者土人以水清疑其下有磻石故名或曰范蠡去越取道於此湖名范遷以音近而訛世遠莫徵而攷也太湖

居吾郡之北有大山衝擊風濤湍悍而陳湖諸水亭泓演迤居人狎而安焉烟村水市若鳧雁之着波面千百於其中土沃以厚畝收二鍾有魚蝦菱芡之利資船以出入科徭視他境差緩故其民日以饒不爲盜吾宗之縣倩青房公益兄弟居於此四世矣余以乙酉五月聞亂倉黃攜百口投之中流風雨大作扁舟撇簸榜人不辨水門故處久之始達主人開門延宿雞黍酒

聚將迎灑掃其居前榮後寢葺蘆菴映榆柳蕭疎月出柴門漁歌四起杳然不知有人世事矣是時姑蘇送款兵至不戮一人消息流傳緩急互異湖中烟火晏然予將卜築買田耦耕終老居兩月而陳慕之變作於是流離轉徙僅僅而後免事定將踐前約尋以世故牽挽流涕登車疾病顛連關河阻隔比三載得歸而青房過訪草堂見予髮白齒落深怪早衰又以其窮愁筑獨妻妾相繼下世因話昔年湖山兵火奔走提携心力相依骨肉安在太息者久之青房亦以毀家紓役舊業蕩然水鳥樹林依稀如故而居停數椽斷籬零落罔有存者人世盛衰聚散之故豈可問耶撫今追往詮次爲五言長詩用識吾慨且以明舊德於不忘也

吾宗老孫子住在蓼清湖湖水清且漣其地皆膏腴堤栽百株柳池種千石魚教僮數鵝鴨遶屋開

芙蕖有書足以讀有酒易以沽終老寡送迎頭髮可不梳相傳范少伯三徙由中吳一舸從此去在理或不誣嗟予遇兵火百口如飛鳧避地何所投扁舟指菰蒲北風晚正急烟港生糢糊船小吹雨來衣薄無朝餔前村似將近路轉忽又無倉皇值漁火欲問心已孤俄見葭莢邊主人出門呼開柵引我船掃室客我徒我家兩衰親上奉高堂姑艱難總頭白動止需人扶妻妾病伶丁幅巾當中途長女僅九齡餘泣猶呱呱入君所居室燈火映牕疏寬閒分數寢嬉笑喧諸雛縛帚東西廂行李安從奴前牕張罣網後壁掛耒鋤苦辭村地僻客舍無精麤剪韭烹伏雌斫鱠炊彫胡床頭出濁醪人倦消幾壺睡起日已高曉色開烟蕪漁灣一兩家點染江村圖沙嘴何人舟消息傳姑蘇或云江州下不比揚州屠早晚安集椽鞍馬來南都或云移民房插箭下嚴符囊橐歸他人婦女充軍俘里老獨晏然催辦今年租饁畊看賽社醵飲聽呼盧軍馬總不來里巷相爲娛而我游其間坦腹行徐徐

見人盡恭敬不識誰賢愚魚蝦盈小市鳧雁充中厨月出浮溪光萬象疑沾濡放楫凌滄浪笑弄驪龍珠夷猶發浩唱禮法胡能拘東南雖板蕩此地其黃虞世事有反覆變亂興須臾草草十數人盟歃起里閭兎園一老生自詭讀穰苴漁翁爭坐席有力爲專諸舡艦餙於皇簑笠裝犀渠大笑擲釣竿赤手搏於菟欲奪夫差宮坐擁專城居予又出子門十步九崎嶇脫身白刃間性命輕錙銖我去子亦行後各還其廬官軍雖屢到尚未成丘墟生

涯免溝壑身計謀樵漁買得百畝田從子學長沮天意不我從世網將人驅親朋盡追送涕泣登征車吾生罹干戈猶與骨肉俱一官受逼迫萬事堪欷歔倦策既歸來入室翻欠且念我平生人慘澹留羅襦秋雨君叩門一見驚清癯我苦不必言但坐觀髭鬢歲月曾幾何筋力遠不如遭亂若此衰豈得勝奔趨十年顧妻子心力都成虛分離有定分久暫理不殊翻笑危急時奔走徒區區君時聽我語顏色慘不舒亂世畏盛名薄俗容小儒生來

遠朝市謂足逃沮溺長官誅求惡姓氏屬里胥夜半聞叩門旋蠲少所儲豈不惜堂構其奈愁征輸庭樹好追涼剪伐存枯株池荷久不開歲久填泥淤廢宅鋤爲田薺麥生階除當時棲息地零落今無餘生還愛節物高會逢茱萸好採雞下菊且讀囊中書中懷苟自得外物非吾須君觀鴟夷子眷戀傾城姝千金亦偶然奚足稱陶朱不如棄家去漁釣山之陬江湖至廣大何惜安微軀揮手謝時輩慎勿空躊躇

西漢之有外婦北齊之有侍婢恩寵義重傾寫一時此詩似叙宮掖事耶

梅村集卷第三

五言古詩三

清凉山讚佛詩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臺臺上明月池千葉金蓮開花花相映發葉葉同根栽王母攜雙成綠盖雲中來漢主坐法宮一見光徘徊結以同心合授以九子鈴翠裝離玉輦丹綵沉香齋護置琉璃屏立在文石階長恐乘風去合我歸蓬萊從獵往上林小隊城南隈雪鷹異凡羽果馬殊羣材言過樂游苑進及長楊街張宴奏絲桐新月穿宮槐攜手忽太息樂極生微哀千秋終寂寞此日誰追陪陛下壽萬年妾命如塵埃願共南山柳長奉西宮杯披香涼博士側聽私驚猜今日樂方樂斯語胡爲哉待詔東方生執戟前詼諧薰鑪拂繡帳白露零蒼苔吾王愼玉體對酒毋傷懷

其二

傷懷驚凉風深宮鳴蟋蟀嚴霜被瓊樹芙蓉凋素質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孔雀滿桃錦親自紅

女織殊方初云獻知破萬家室瑟瑟大秦珠珊瑚
高八尺割之施精藍千佛莊嚴飾持來付一炬泉
路誰能識紅顏尚焦土百萬無容惜小臣助長號
賜衣或一襲只愁詩史輩忌波難時得從官進哀
誄黃紙抄名入流涕盧郎才吝嗟謝生筆尚方列
珍膳天厨供玉粒官家未解菜對案不能食黑衣
名誌公白馬馱羅什焚香內道場廣座楞伽譯貧
彼象教恩輕我人王力微聞金雞詔亦由玉妃出
高原營寢廟近野開陵邑南望荅舒墳掩面涕悽

惻戒言秣我馬遊遊凌八極

其三

八極何茫茫日往清涼山此山蓄靈異浩氣供屈
盤能蓄太古雪一洗天地顏日馭有不到縹緲風
雲寒世尊昔示現說法同阿難講樹聳千尺搖落
青琅玕諸天過峰頭絳節乘銀鸞一笑偶下謫脫
却芙蓉冠游戲發瓊樓窈窕垂雲鬟三世俄去來
任作優曇看名山初望幸銜命釋道安預從最高
頂灑掃七佛壇靈境乃杳絕捫蘿勞躋攀路盡逢

一峯傑閣圍朱闌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梅檀寄語
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烟嵐倏滅沒流水空潺湲回
首長安城緇素慘不歡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
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鑾惟有大道心與石永不
刋以此護金輪法海無波瀾

其四

嘗聞穆天子六飛驟萬里仙人簉瑤池白雲出杯
底遠駕求長生逐日過濛汜盛姬病不救揮鞭哭
弱水漢皇好神仙妻子思脫屣東巡幷西幸離宮

宿羅綺寵奪長門陳恩盛傾城李穠華即修夜痛
入哀蟬誄若無不死方得令昭陽起晚抱甘泉病
遽下輪臺悔蕭蕭茂陵樹殘碑泣風雨天地有此
山蒼崖閟與毀我佛施津梁層臺簇蓮蘂龍象居
虛空下界聞鬬蟻乘時方救物生民難其已滔泊
心無爲怡神在玉几長以兢業心了彼清淨理羊
車稀復幸牛山竊所鄙縱灑蒼梧淚莫賣西陵屨
持此禮覺王賢聖總一軌道參無生妙功謝有爲
耻色空兩不住收拾宗風裏

石公山

真宰斲雲根奇物思所置養之以天池盆盎插靈異初爲仙家囷百仞千倉閉金鬲炊雲中杵臼鳴天際忽而遇巖城猿猱不能緣遠窺樓櫓堅逼視戈矛利一關當其中飛鳥爲之避仰睇微有光扱足疑無地循級登層巔天風豁蒼翠波喘千犀牛落落誰能制傴僂一老人獨立拊其背既若拱而揖又疑隱而睡此乃爲石公三問不吾對

歸雲洞

歸雲何孱顏斲斷自太古千松互盤結托根無一土呀然丹崖開蒼茫百靈斧萬載長欹危撐拄良亦苦古佛自爲相一身雜仰俯依稀莓苔中葉葉青蓮吐若以庋真詮足號藏書府仙翁刺船來坐擘麒麟脯鐵笛起中流進酒虬龍舞晚向洞中眠吒石開百武牀几與棋局一一陳廊廡翩然自茲去黃鵠瀟湘浦恐使吾徒窺還將白雲補

縹緲峰

茲峰非云高高與衆山別其下多嵌空天風吹不

折挿根虛無際縹緲爲險絕細徑緣山腰人聲來木末籃輿雜徒步佳處欣屢歇蹉嶺路倍艱往往攬垂葛瀨氣凌沈寥一身若氷雪輕心出天地羽翮生髣髴杖底撥殘雲了了見吳越曜靈燭滄浪滉瀁金光發陰霞俄已變慘澹玄雲結歸鴉破暝靄半嶺偏虹蜺始知清境杳跡共人鳥滅再沙定可求苦爲妻子奪看君衣上雲飛過松間月

林屋洞

震澤初未定水石爭相攻神龍排杳冥盪擊沈虛

宮仙人資禹力洞府開洪濛惜哉石函書不救夫差窮大道既已洩國祚於焉終我行訪遺蹟興極探虛空絕徑不可躡自視猶枯筇山神愛偃僂直立憂微躬以之生退怯匍匐羞兒童傳聞過險澀咎呀來天風松炬厭明滅乳竇驚青紅洪崖應常來牀几陳從容何不廻眞馭日月行其中銀房闕幽異勿使吾徒同終當齋餱糧鍊骨如飛鴻路窮三江底境與諸天通南浮瀟湘水西上峩眉峰歸來詫里人足比靈威翁

送周子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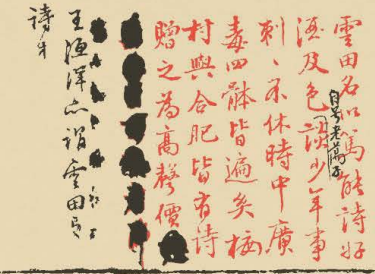
五載寄幽燕歸來問家室入門四壁在小婦當牕織恐其話饑寒且呼治酒食妻子識君心低頭惟默默嗟余忝隣里欲語弗遑及聞君又行邁君歸曾幾日聽此父母邦過若遠鄉客丈夫志四海行矣須努力

其二

努力贏饌禮秋風即長路京口正用兵倉皇遏瓜步扁舟戒行李六月黃河怒脫身萬仞淵此險何足數慷慨輕波濤長年豈知故中道感舊交良爲詩書悞餘生嬰世網重來獻詞賦登高望烽火躊躇屢迴顧

其三

迴顧去鄉遠進及長安城禁門十二戟策馬聞雞鳴解褐初登朝日出趨承明慶雲生堦墀天樂和且平立談計誠用萬里無專征忘形樂簡易任氣高縱橫常恐斗酒後脫略驚公卿一官了婚嫁可以謀歸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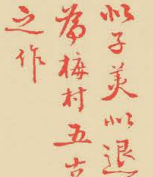
其四

歸畊東岡陂清流貫羣木月明夜方靜高話溪堂宿破產求神仙丹砂狥微祿玉書晚應悟至道亡情欲一飯輒萬錢并日恒不足知交雖云厚距可先骨肉閱世經艱難息心謝榮辱平生著述事尚有殘編讀

蕩子失意行贈李雲田 合肥之有老高士名

君家楚山下門前溪水流願識賢與豪不羨公與侯動足有萬里妻子何能留丈夫重意氣耻爲兒

女桑中夜理瑟瑟思婦當高樓鶯花二三月送君下揚州小孤白浪惡腸斷征帆收長干嬌麗地一顧斷驊騮茵茵亦已落闌杜方經秋十月嚴風寒剪燭紉衣裘太行車輪摧落葉塡霜溝君又自茲去匹馬將誰投趙女顏如花窈窕迴明眸皎皎雙行躔巧笑搴羅幬男兒重紅粉妾夢輕浮漚今年附書至慰訊猶綢繆客囊無長物旅病才新瘳途窮狥知已進止詎自由狂走三十年布褐空蒙頭不如歸去來漁釣滄浪謳大兒誦文史小婦彈箜



篠南村沽社酒西舍牽明牛人生一邊廬漂泊如
飛鷗得意匪爲樂失路寧關愁居爲良于隱出作
盧敖游我欲竟此曲君笑登扁舟碧天浩無際極
目徒悠悠

丁未三月廿四日從山後過湖宿福源精舍
千林已暝色一峰猶夕陽拾級身漸高樵徑何微
茫回看斷山口樹杪浮湖光松子向前落道人開
石房橘租養心性取足鬚眉蒼清磬時一聲流水
穿深篁我生亦何幸暫憩支公床客夢入翠微人

事良可忘

廿五日偕穆苑先孫浣心葉予聞允文游石
公山盤龍石梁寂光歸雲諸勝

大道無端倪眞宰有融結茲山在天壤靈異蓄不
泄萬竅凌虛無一柱支毫末疑豈愚公移愁爲巨
靈抶劉根作堂奧柳毅司窟鐍誰啓仙人閒繫我
漁父枻刻鏤洪濛雲雕搜大荒雪或人而疴瘦或
馬而蹄齧或負藏經舟或載專車節或象神鼎鑄
或類昆吾切地肺庖丁解月窟工倕伐石困封篾

糧天厨甕涓潔重隃累瓠顱短柱增櫨棬瓜瓤瓠
稜剖木皮槎枒裂皚皚黃河水炎炎崑岡熱峪岈
舞辟邪談砷張饕餮斗起聳雲關一道通箭筈碧
藕玲瓏根文螺宛委穴丹梯躡而上鬱鬱虛皇闕
突兀撐青旻插地屏障列一身生羽翰百尺跨虹
蜺斷澗吟楓柵颯爽侵毛髮側窺漏日影了了澄
潭澈雞聲出烟井乃與人境接廻思頃所歷過眼
纔一瞥秦皇及漢武好大同蠓蛾齊諧不能志炙
轢不能說酈桑二小儒註書事抄撮陋襲李斯碑

闕補周王碣關仝亦妙手惜未適吳越嵩華雖云
高無以闘巧拙時俗趁姿媚烟繒漫塗抹妄使倉
父輩笑我驕蹇堯京江吸金焦漢水注大別流峙
合而滙奇氣乃一發睥睨五嶽間誰與分優劣扶
杖一村翁眼看話年月昔逢猶兒童今見已耄耋
昨聞縣帖下搜索到魚鱉訝彼白黿逃無乃青草
竭却留幽境在似爲肥遯設當年綺里季卜居採
薇蕨皓首走漢廷恨未與世絕若隨靈威去此處
攬藤葛予房知難致欲薦且捫舌浮生每連蜷塵

界儘空濶謀免妻孥愁計取山水悅入春桃李過
韶景聽啼鴂籃輿累親舊同載有二葉穆生老而
健孫郎才且傑彼忘筋力勞我愛賓朋挈過湖曳
輕帆入寺憩深樾老僧諧語笑妙理攻麴蘗曉起
陳盤餐飽食非麤糲桑畦路宛宛笭牆行兀兀快
意在此游失記遺七八平湖鋪若茵磐石幾人歇
蹲踞當其窌拒戶相支遏黝黑聲訇稜欲進遭嗔
喝側肩僅容趾腹背供磨軋下臨蘚磴牢上覷崩
崖豁攀躋差毫釐失足憂一蹶前奇慕先過後險

欣乍脫歌呼雜鷇雗嘻笑視履襪君看長安道高
步多蹉跌散誕來江湖蒲伏羞干謁頭因石丈低
腰向山靈折四月將已近天時早炎熱揮汗何沾
濡驚颱俄凜冽歸來北窓枕響入山溜徹不寐話
夜涼連床擁裘褐晚歲艱出門端居意騷屑開踪
習羈旅逸興貪放達跌蕩馮夷宮游戲天吳窟將
毋神鬼怒亟遣風雨奪勝事滿現前得失歸勇怯
衰老偕故人幸喜茲游決它年子胥濤百里聞咤
咄鱣鮪隨風雷頸鎖金牛掣鮫人拭床几神女洗

環玦硉矹打空灘澎湃濺飛沫噌吰無射鐘嘹喨
粈賓鐵孤客爲旁皇蔆婦爲悽咿那知掾柁下我
輩行車轍再拜告石公相逢慰饑渴既從人間世
忍再洪波沒志怪作大言嗜奇私神物肯學楊焉
鐫願受帝公訣縮之入懷袖弄之置盆鉢栽松龍
氣上蓄水雲根活長留文士玩勿被山君竊嘗聞
峋嶁峰科斗尊往牒剝蝕存盤螭捫索嗟完缺此
山通巴陵下有神禹札後代文字衰致起龍蛇孽
我有琅玕管上灑湘娥血濯足臨滄浪浩思吟不
輟未堪追陽氷猶足誇李渤隱從烟霞閒出供時
世閱刻之藏書巖千載應不滅

游石公歸是夜驟雨明晨微霽同諸君天王寺看牡丹

烟嵐澹方霽沙暖得徐步訪寺苔徑微遠近人語
誤道半逢一泉曲折隨所赴觸石松頂飛其白或
如鷺尋源入杳冥經絕橋屢渡中有二比丘種桃
白雲護花將舞而笑石則落猶怒流之以杯酒娟
然若迴顧此處疑仙源快意兼緇素苦辭山地薄

縣官責常賦蔬果雖已榮龍象如欲訴學道與養
生得失從時務吾徒筋力衰萬事俱遲暮太息因
歸來鐘聲發清悟

揖山樓

名山誰逢迎遇人若俯仰心目無端倪默然與之
往幽泉互相答飛鳥入空想傑閣生其間檐軒爭
一爽嘉樹爲我圃坐久惜餘賞暝靄忽而合明月
出孤掌彈琴坐其中萬籟避清響良夜此會難佳
處莫能奬

鹽官僧香海問詩於梅村村梅大發以詩謝
之

但訪梅花來今見梅花去何必爲村翁重尋灌園
處種梅三十年遶屋已千樹饑摘花蕊餐倦抱花
影睡枯坐無一言自謂得花意師今遠來游恰與
春光遇索我囊中詩搔首不能對寄語謝故人幽
香養衰廢溪頭三尺水好洗梅魂句

直溪吏

直溪雖鄉村故是尚書里短棹經其門叫聲忽盈

耳一翁被束縛苦辭橐如洗吏指所居堂即貧誰信爾呼人好作計緩且受鞭箠穿漏四五間中已無窓几屋梁紀月日仰視殊自恥昔也三年成今也一朝毀貽我風雨愁飽汝歌呼喜官逋依舊在府帖重追起窮人共欷歔感嘆良有以東家瓦漸稀西舍墻半圮生涯分應盡遑遑總一理居者今何栖去者將安徙明歲留空村極目唯流水

臨頓兒

臨頓誰家兒生小矜白皙阿爺負官錢棄置何倉卒紿我適誰家朱門臨廣陌嘱儂且好住跳弄無知識獨怪臨去時摩首如憐惜三年教歌舞萬里離親戚絕伎逢侯王寵異施恩澤高堂紅氍毹華燈布瑶席授以紫檀槽吹以白玉笛文錦縫我衣珍珠裝我額瑟瑟珊瑚枝曲罷恣狼藉我本貧家子邂逅遭拋擲一身被驅使兩口無消息縱賞千黄金莫救餓死骨歡樂居宅鄉骨肉誠何益

七古用元白序事之脉擬王駱用事之法調既流轉語復奇麗千古高唱矣公集此一脉為第一
十六首通參軍之警挺

七言古詩四一

行路難

奉君乘鸞照月之美扇。耶谿赤堇之寶刀。莞蒻桃笙之綺席。陽阿激楚之洞簫。丈夫得意早行樂。歌舞俠稱人豪。舉杯一歌行路難。酒闌鐘歇風蕭蕭。

其二

長安巧工製名燈。七龍五鳳光層層。中有青熒之

朱火。下有映徹之澄氷。游魚揚鬐肆瀲滴。飛鳥奮翼思騫騰。黑風吹來徧槐市。狂花振落燒觚稜。金吾之威不能禁。鐵杜倒塌銅盤傾。使人策馬不能去。青燐鬼哭唯空城。

其三

君不見無須將閭叫呼天。賜錢請葬驪山邊。父爲萬乘子黔首。不得耕種咸陽田。君不見金墉城頭高百尺。河間成都弄刀戟。草木萌芽殺長沙。狂風烈烈吹枯骨。人生骨肉那可保。富貴榮華幾時好。

龍子作事非尋常奪棗爭梨天下擾金牀玉几不得眠一朝零落同秋艸

其四

愁思忽不樂乃上咸陽橋盤螭蹲獸勢相齧峮呀口鼻吞崩濤當時平明出萬騎馬蹄蹀躞何逍遥長安冠蓋一朝改紫裘意氣非吾曹柴車辟易伏道畔舍人辭去妻孥嘲人生太行起面前何必褒斜棧閣崎嶇高

其五

君不見南山松柏何葱菁於世無害人無爭斧聲丁丁滿崖谷不知其下何王陵玉箱夜出寶衣盡冬青葉落吹魚燈石馬無聲缺左耳豐碑倒折纏枯藤當時公卿再拜下車過今朝蔓草居人耕

其六

漢家身毒鏡六如八銖錢蒲桃錦囊雖黯澹盤龍婉轉絲結連云是宣皇母后物摩挲愛惜宮中傳七花埋沒今千年對此撫几長嘆息金張許史皆徒然

其七

君不見黃河之水從天來一朝乃沒梁王臺梁王臺成高崔嵬禁門平旦車如雷千尺金堤壞百里嚴城開君臣將相竟安在化爲白黿與黃能乃知水可亡人國昆明劫灰何如哉

其八

男兒讀書良不惡屈首殘編務穿鑿窮年矻矻竟無成徒使聲華受蕭索君不見王令文章今大進丘公官退才亦盡寂寂齋居自著書太玄奇字無人問

其九

伏軾說人主談笑稱上客一見賜黃金再見賜白璧夜半宮中獨召見母弟通侯皆避席上殿批逆鱗下殿犯貴戚犀首進讒譖韓非受指摘夜走函谷關逡巡不能止君不見范雎折脇懲前事身退功成歸蔡澤

其十

君不見鄭莊洗沐從知交傾身置驛長安郊又不

見任君談辭接後進冠蓋從游數百乘人生盛名致賓客失勢人情諒非昔年少停車莫掃門故人行酒誰離席

其十一

直諫好言事召見拜司隸彈劾中黃門鯁切無所避天子初見容謂是敢言吏以茲增感激居官厲鋒氣奏對金商門縛下都船獄髡頭徙朔方衆怒猶不足私劒揣其喉赤車再收族橫尸都亭前妻子不敢哭酒色作直都殺人藏頭畏尾徒碌碌

其十二

拔劒橫左膝嗔目悲歌向坐客我初從軍縛袴襦手擊黃麞弓霹靂生來不識官家貴帶甲持兵但長揖驅馬來中原尚書奏功級前庭論爵賞後殿賜飲食烏孫家兒坐我上壞坐爭言多酒失御史彈文讀且糾待罪驚憂不敢出還君絳衲兩當衫歸去射獵終南山

其十三

平生俠游尚輕利劇孟爲兄灌夫弟使酒罵坐人

探丸斫俗吏流血都市中追兵數十騎借問追者誰云是灞陵杜稚季抽矢弗射是故人兩馬相逢互交臂吾徒豈相厄便當從此逝泰山羊氏能藏跡北海孫公堪避世複壁埋名二十年赦書却下咸陽尉歸來故鄉無負郭破家結客成何濟

其十四

今我思出門圖作雒陽賈東游陳鄭北齊魯白璧一雙交王公明珠十斛買歌舞關中輜車方算緡高騙峩峩下荊楚道阻淮南兵貨折河東估朝爲

猗頓暮黔婁乞食吹簫還故土

其十五

丈夫少年使絕域從行吏士交河卒布衣功拜甘泉侯獨護高車四十國蒲萄美酒樽中醉汗血名駒帳前立富貴歸故鄉上書乞骸骨漢使遮玉關不遣將軍入軍中夜唱行路難條支海上秋風急

其十六

西莫過金牛關懸崖鐵鎖猿猱攀南莫過惡道灘盤渦利石戈矛攢猩猩啼兮杜鵑叫落日青楓山

神品。新聲古調寫事含情具子安之高韻

此詠明季田貴妃田弘遇貴妃之父也內紀其橫○懷宗宮中有任貴妃田貴妃二人俗幸從者名於女子

鬼嘯篁竹深巖不見天我所悲兮在遠道

其十七

結帶理流蘇流蘇紛亂不能理當時羅帷鑒明月皎皎容華若桃李自君出門深閨厭羅綺有人附書還君到長干里名都鬱花發皓齒知君眷眷嬋娟子太行之山黃河水君心不測竟如此寄君翡翠之鷁釵傳玉之墮珥勸君歸來且歡喜卧疾空床爲君起

其十八

吾將老焉惟糟丘裸身大笑輕王侯禮法之士憎如讐此中未得逍遥游不如飲一斗頹然便就醉執法在前無所畏君不見嵇生幽憤阮生哭箕踞狂呼不得意

永和宮詞

妃薨西安人實葬揚州事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麗華舊宅江都飛燕井新侯關內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入鈿合金釵定情日豐容盛鬢固無雙蹴踘彈碁復第一上林花鳥寫生綃禁本鍾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

馬梧桐露冷暮吹簫　君王宵旰無歡悉官門夜半傳封事玉几金床少晏眠陳娥衛艷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慰　至尊皓齒不呈微索問蛾眉欲蹙又溫存本朝家法脩清謐房帷久絕珍奇薦勅使惟追陽羨茶內人數減昭陽膳維揚服製擅江南小閣爐烟沉水含私賞瓊花新樣錦自脩水遞進黃柑中官謂得　君王意銀鑼不妬溫成貴早日艱難護大家比來歡笑同良娣奉使龍樓賈佩蘭往還傳失兩宮歡雖云樊嬺能辭

令欲得貽儀真怒難緣綿小字書成印璽函自署

充華進請罪長秋　聖主憐含顰欲得　君王慍

君王內顧恤傾城故劍還存敵體恩手諭玉人蒙詰問自來階下拭啼痕外家官拜金吾尉平生游俠多輕利縛客因催博進錢當筵便殺彈箏伎班姬才調左嫱賢霍氏驕奢竇氏專涕泣微聞椒殿詔笑譚豪奪灞陵田有司奏削將軍俸貴人冷落宮車夢永巷傳聞去玩花景和門裏誰陪從天顏不懌侍人愁后促黃門召共游初勸官家佯不

時周后右袁而左田以袁妃賢也先　皇后故一黜田妃歸長門后知帝意迎之故云

姬怦后后衛之帝初有妃誤仆后于地后恨之遂寘妃于　聖祥圍宮為隨侍女官之后數知其意因神機箭令召入御前侍寢

著宮掖無小新錦妃愛製神服旗鎗五采后遣被之又廢宮園高就廣居宮依據敲小敌楊旗採揚州行器財簞置其事

武清侯家見爭訟請以奪人
宮時寵偏急帝斬許飞儀為
皇子母病有神附言曰我閻
貴妃世帝待我亦厚慎勿哭
去皇子送天帝亦悟留閻
貴送殺此兒
皇子與永王皆因此生
永王名慈烱

應玉車早到殿西頭兩王最小牽衣戲長者讀書
少者弟聞道羣臣譽定陶獨將多病憐如意豈有
神君語帳中漫云王母降離宮巫陽莫救蒼舒恨
金鎖彫殘玉筋紅從此　君王懆不樂叢臺置酒
風蕭索已報河南失數州況經少子傷零落貴妃
瘦損坐匡床慵髻啼眉掩洞房豈意湯溫水簟冷
荔支漿熱玉魚涼病不禁秋淚沾臆裴回自絕
君王膝若沒長門有夢歸花飛寒食應相憶玉匣
珠襦啓便房薤歌無異葬何言　君王欲製哀蟬

賦誄筆詞臣有謝莊頭白宮嫗暗嘯蹙庸知朝露
非爲福宮草明年戰血腥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
相見痛倉黃還向官家問永壽幸免玉環逢喪亂
不須銅雀怨興亡自古豪華如轉轂武安若在憂
家族愛子雖添北渚愁外家已葬驪山足夜雨椒
房陰火青杜鵑啼血濯龍門漢家伏后知同恨止
少當年一貴人碧殿凄涼新木拱行人尚識昭儀
塚麥飯冬青問茂陵斜陽蔓草埋殘壠昭丘松檟
北風哀南內春深擁夜來莫奏霓裳天寶曲景陽

宮井落秋槐

琵琶行 并序

去梅村一里爲王太常烟客南園今春梅花盛開予偶步到此忽聞琵琶聲出於短垣叢竹間循墻側聽當其妙處不覺拊掌主人開門延客問向誰彈則通州白在湄子戚如父子善琵琶好爲新聲須臾花下置酒白生爲予彈一曲廼 先帝十七年以來事敘述亂離豪嘈淒切坐客有舊

中常侍姚公避地流落江南因言 先帝在玉熙宮中梨園子弟奏水嬉過錦諸戲內才人於暖閣齎鏤金曲柄琵琶彈清商雜調自河南寇亂天顏常慘然不悅無復有此樂矣相與唏咽者久之於是作長句紀其事凡六百二言仍命之曰琵琶行

琵琶急響多秦聲對山慷慨稱入神同時漢陂亦第一兩人失志遭遷謫絕調王康並盛名崑崙摩詰無顏色百餘年來操南風竹枝水調謳吳儂里

序既鳴咽詩復哀怨以配江州當無婢妾之恨 江州琵琶止序一身流落之感耳有關係語申不如此作有全用江州排場者

漢當作漢詩王九思也

人度曲魏良輔高士填詞梁伯龍北調猶存止弦索朔管胡琴相間作盡失傳頭誤後生誰知却唱江南樂今春偶步城南斜王家池館彈琵琶悄聽失聲叫奇絶主人招客同看花爲問按歌人姓白家住通州好尋覓袴褶新更回鶻裝虬鬚錯認龜茲客偶因同坐話　先皇手把檀槽波數行抱向人前訴遺事其時月黑花茫茫初撥鵾弦秋雨滴刀劍相磨穀相擊驚沙拂面鼓沉沉素然一聲飛霹靂南山石裂黃河傾馬蹄逆散車徒行鐵鳳銅

盤柱摧塌四條弦上烟塵生忽焉摧藏若枯木寂寞空城烏啄肉轆轤夜半轉呼嗚咽無聲貴人哭碎珮叢鈴斷續風氷泉凍壑瀉淙淙明珠琵琶拋殘盡却在輕籠慢撚中斜抹輕挑中一撚潦慄颼颼慴肌骨銜枚鐵騎飲桑乾白草黃沙夜吹笛可憐風雪滿關山烏鵲南飛行路難猶嘯麗啼山鬼語瞿塘千尺響鳴灘坐中有客淚如霰　先朝舊直乾清殿穿宮近侍拜長秋咬春燕九陪游燕

先皇駕幸玉熙宮鳳紙僉名喚樂工苑內水嬉

金傀儡殿頭過錦玉玲瓏一自中原盛豺虎煖閣
才人撤歌舞捕柳停搦素手箏燒燈罷擊花奴鼓
我亦承明侍至尊止聞鼓樂奏雲門段師淪落
延年死不見君王賜予恩一人勞悴深宮裏
賊騎西來趨易水萬歲山前鼙鼓鳴九龍池畔悲
笳起換羽移宮總斷腸江村花落聽鵑裳龜年更
唱歌長恨力士婁宗說上皇前輩風流最堪羨明
時遷客猶愛怨郎今相對苦南冠昇平樂事難重
見白生爾盡一杯酒綠來此後推能手岐王席散

少陵窮五陵召客君知否獨有風塵潦倒人偶逢
綠竹便沾巾江湖滿地南鄉子鐵笛哀歌何處尋

雒陽行

詔書早洗雒陽塵叔父如王有幾人先帝玉符
分愛子西京銅狄泣王孫白頭宮監鋤荊棘曾在
華清內承直遭亂城頭烏夜啼四十年來事堪憶
神皇倚瑟楚歌時百子池邊嫋柳絲早見鴻飛
四海翼可憐花發萬年枝銅扉未啓牽衣諫銀箭
初殘淚如霰幾年不省公車章後來數罷聆陽宴

語有解一洗神廟末年吏治頹敝時詩為福王作至名
南京御神宗第三子鄭貴妃產也王封河南而閩賊破坍殺
虜名福祿酒

閩賊攻于七盤山但餘衆十騎洛陽戍兵懼王府積金如山而士民飢莫遵城改洛陽王死城空盡發藏金募饑民

今皇指崇禎帝

庚寅至京師帝倫加邸典又宮中有劉太妃及周后太子公主等各出哭齋醮四旬

骨肉終全異母恩功名徒付上書人貴彊無取諸侯相調護何關老大臣萬歲千秋相訣絕青雀投懷玉魚別昭丘烟草自蒼茫湯殿香泉暗嗚咽析圭分土上東門寶轂雕輪九陌塵驪山西去辭溫室渭水東流別任城少室蜂頭寫桐漆靈光殿就張琴瑟願王保此黃髮期誰料遭逢黑山賊嗟乎龍種誠足憐母愛子抱非徒然江夏漫栽脩柏賦東阿徒詠豆萁篇我朝家法踰前制兩宮父子無遺議廷論縣來責佞夫國恩自是優如意萬家湯

沐啓周京千騎旌旗給羽林總爲先朝憐白象豈知今日誤黃巾鄒枚客館傷狐兔燕趙歌樓散烟霧茂陵西築望思臺月落青楓不知路　今皇興念總帷哀流涕黃封手自裁殿內遂停三部伎宮中爲設八關齋東薪流水王人戍太牢加璧通侯祭　帝子魂歸南浦雲玉妃淚灑東平樹北風吹雨故宮寒重見新王受詔還唯有千尋舊松栢照人落落嵩高山

宮扇

妙震天成
雲讀大復詩題最
內翰賜扇有曰端陽
彩扇百官傳每歲
宮臣賜猶偏君去
翰林供奉久始來
經恩拜恩年猶從
殿閣風先動捧向
雲霄日並懸象轂
銀漏更籌並好揚
董吹動雲猶不勝
有今昔盛衰之感

宣皇清暑幸離宮碧檻青疏十二重七寶鑄銅薰
鴨貴千金磁翠鬬雞紅玳瑁簾開南內宴沉香匣
啓西川扇蟬翼描來雲母輕氷紈製就天孫艷丹
霞溶起鴛雲鬢王母雙成絳節還玉管鳳銜花萬
壽銀濤龍蹴海三山芙蓉水殿琉璃徹內家尚苦
櫻桃熟九華初御詠招涼落葉迴風若霜雪峨眉
萬里尚方船雉尾千秋奏御箋公主合歡嬌翡翠
昭容反影鬬嬋娟遭逢召見南薰殿　思陵日昃
猶揮汗　天語親傳賜近臣先生進講獨風儉黃

羅帕捧出離闈画箑丹青掌上看俗薄買嫌燈市
價恩深攜謝閣門班自離卷握秋風意寒驢便面
誰人識聞道烽烟蔽錦城奔紈楚竹無顏色石榴
噴火照皇都再哭蒼梧娓左徒舊內謾懸長命縷
新宮徒貼辟兵符雨夜床頭搜廢篋摩挲老服王
家物半面猶存蛺蝶圖空箱尚記霓裳疊蠹粉黃
侵瓊樹花麴塵香損紫鸞車珠衣五翟悲秦女玉
墜雙魚泣漢家莫嘆君恩長斷絕比來舒卷仍鮮
潔乍可襟披宋玉風不堪袖掩班姬月

用戲金盆遂賦蟋蟀想見深宮暇豫有勝時

宣宗御用戲金蟋蟀盆歌

宣宗在御昇平初便殿進覽豳風圖煖閣才人籠蟋蟀書長無事爲歡娛定州花瓷賜湯沐玉粒瓊漿供飲啄戲金髹漆隱雙龍巢厥雕盆錦香褥伏飛着翅逞腰身玉砌軒簷試一鳴性不近人須耿介才堪却敵在儀輕　君王暇豫留深意棘門霸上皆兒戲鬬雞走狗諒無益今日親觀戰場利坦額長身張兩翼鋸牙植股鬚如戟漢家十二羽林郎蟲達封侯功第一臨淮貴龍起風雲二豪螟蛉

張與陳草間竊伏竟何用竈下厮養非吾羣大將中山獨持重却月城開立不動兩目相當振臂呼先聲作勢多操縱應機變化若有神儻突彷彿常開平黃鬚魯甲見股栗垂頭折足亡精魂獨身跳免追且急拉折攀翻只一擲蠐螬塞外蠕蠕走使氣窮搜更深入當前拔柵賭先登奪來爭籌爲主人自分一身甘死注不知重賞用黃金　君王笑謂當如此楚漢雌雄何足齒莫嗤趙距浪輕生橫草功名須致死二百年來無英雄故宮瓦礫吟秋

宣宗崇好蟋蟀每命取之吳下人有謠云蟋蟀瞿瞿叫宣法皇帝要

借玉京叙送良家
備宮掖事
四海分崩九州洶駭
宗伯山典禮之章首
云兩宮拱殿之西也
徐神院後序所云
軍府一敦駢之去
是也吾鄉內監來
選女錦于寮院某
某早登帝籍沒乱
名娉良人家
此福藩事

風一寸山河闘蠻觸五千甲士化沙蟲灌莽微軀
亦何有捉生誤落兒童手蟻賊穿墉負敗齒戰骨
雖香墜速朽凉秋九月長安城黑鷹指爪愁雙睛
錦韝玉絛競馳逐頭鵝宴上爭輸贏鬬鴨欄空舞
馬死開元萬事堪傷心秘閣圖書遇兵火緘盒宣
窑賤如土名都百戲少人傳貴戚千金尚誰賭樂
安孫郎好古癖剔紅填漆收藏得我來山館見雕
盆蟋蟀秋聲增歎息嗚呼漆城蕩蕩空無人哀螢
切切啼王孫貧士征夫盡流涕惜哉不遇飛將軍

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

鴛鴦逢天風北向驚飛鳴飛鳴入夜意側聽彈琴
聲借問彈者誰云是當年卞玉京玉京與我南中
遇家近大功坊底路小院青樓大道邊對門却是
中山住中山有女嬌無雙清眸皓齒垂明璫曾因
內宴直歌舞坐中瞥見塗鴉黃問年十六尚未嫁
知音識曲彈清商歸來女伴洗紅糚枉將絕技矜
平康如此纔足當侯王萬事倉皇在南渡大家幾
日能枝梧詔書忽下選蛾眉細馬輕車不知數中

山好女光徘徊一時粉黛無人顧艷色知爲天下傳高門愁被旁人妬盡道當前黃屋尊誰知轉盼紅顏誤南內方看起桂宮北兵早報臨瓜步聞道君王走玉驄犢車不用聘昭容幸遲身入陳宮裏却早名填代籍中依稀記得祁與阮同時亦中三宮選可憐俱未識君王軍府抄名被驅遣漫詠臨春瓊樹篇玉顏零落委花鈿當時錯怨韓擒虎張孔承恩已十年但教一日見天子玉兒甘爲東昏死羊車望幸阿誰知青塚凄涼竟如此我向花間拂素琴一彈三嘆爲傷心暗將別鵠離鸞引寫入悲風怨雨吟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剪就黃絁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此地緣來盛歌舞子弟三班十番鼓月明絃索更無聲山塘寂寞遭兵苦十年同伴兩三人沙董朱顏盡黃土貴戚深閨陌上塵吾輩漂零何足數坐客聞言起歎嗟江山蕭瑟隱悲笳莫將蔡女邊頭曲落盡吳王苑裏花

南生魯洙源王之獨所取士也。此亦世情語耳（冊）

南生魯六眞圖歌 并引

山東南生魯官浙之觀察命謝彬畫已像而劉復補山水凡六圖其一坐方褥聽兩姬撥箏吹洞簫其一焚香彈琴流泉瀉塔下旁一姬聽倦倚石一會兩少年蹴踘戲毬擲空中勢欲落一圖書滿床公左顧笑有若而秀者端拱榻前若受書狀則公子也餘二圖一則畫藤橋橫斷谿中非人境公黃冠櫻拂掉首不顧一則深巖枯木有

頭陀趺坐披布衲即公也予爲作六眞圖歌鑱之石上覽者可以知其志矣

明湖夜雨天涯客握手停杯話疇昔人生竟作畫圖看拂卷生綃開數尺長身玉立於思翁美人促柱彈春風一聲兩聲玉簫急吹落碧桃無數紅旁有一姝嬌倚扇聽君手拂湘妃怨抱琴危坐鬢飄然知入清徽廣陵散出門逐伴車如風築毬會飲長安中歸來閉門閉課子石榻焚香列圖史我笑此翁何太奇彈琴蹴踘皆能爲讀書終老豈長策

乘雲果欲鞭龍螭神仙吾輩儘可學六博吹笙游
戲作不信晚年圖作佛趺坐蒲團貪睡着丈夫雄
心竟若此世事悠悠何足齒興來展氈自掀髯櫻
拂藤鞋自茲始劉君水石謝君圖解衣盤礴工揣
摩平生嗜好經想像須臾點出雙清廬置身其間
真快樂聲酒琴書資笑謔縱然仙佛兩無成如此
溪山良不惡吾聞宗少文曾寫尚子平阮生長嘯
逢蘇門祖孫妙筆多天真君不見興宗年少香山
老不及丹青似舊人

題曰後東皐艸堂歌則前當有歌逸矣載再。喪亂以來剩有皮骨耳寧止中巫婆戰化作荊棘耶。東皐艸堂海雲僧給事移軒家也

後東皐草堂歌

君家東皐枕山麓百頃流泉浸花竹石田書畫數
百卷酷嗜平生手藏錄隱囊麈尾寄蕭齋鴻鵠高
飛鷹隼猜白社青山舊居在黃門北寺捕車來有
詔憐君放君去重到故鄉棲隱處短策仍看屋後
山扁舟却繫門前樹此時欽黨雖縱橫終是　君
王折檻臣放逐縱緣當事意江湖還賴主人恩一
朝龍去辭鄉國萬里烽烟歸未得可憐雙戟中丞
家門帖妻涼題賣宅有子單居持戶難呼門吏怒

索家錢窮搜廢篋應無計棄擲城南五尺山任移
花藥鄰家植未剪松杉僧舍得漁舟網集習家池
官道人牽到公石石礎雖留不記亭槿籬還在半
無門欹橋已斷眠僵柳醉壁誰扶倚瘦藤尚有荒
祠叢廢棘豐碑草沒猶堪識堵前田父早歌呼陌
上行人增歎息我初扶杖過君家開尊九月逢黃
花秋日溪山好圖畫石田真蹟深谷嗟傳聞此圖
再易主同時賓客知存幾又見溪山改舊觀雕欄
碧檻今已矣搖落深知宋玉愁衡陽雁斷楚天秋

斜暉有恨家何在極浦無言水自流我來草堂何
處宿挑燈夜把長歌讀十年舊事總成悲再賦閒
愁不堪讀魏寢梁園事已空杜鵑寂寞怨西風平
泉獨樂荒榛裏寒雨孤村聽暝鐘

汲古閣歌

嘉隆以後藏書家天下毘陵與瑯琊整齊舊聞收
放失後來好事知誰及比聞充棟虞山翁里中又
得小毛公搜求遺逸懸金購繕寫精能鏤板工緜
來斯事推趙宋歐虞楷法看飛動集賢院印校讐

海虞毛生摹刻宋元諸書精工無子晉父子善收閱其遺書兵燹之餘日已頹圮平
表生之或日已頹圮平
江南藏書家以虞山為最一門時鄭人竟教欽二
嘉頃旧本每歲暑必

持書目与鳳洲相校
各鈔所未見故兩收
藏書以范氏天一閣
爲宗他未中項氏倦
圃曹氏及黃氏千頃
樓又次之朱竹垞投
贈藝苑之侍
亦于是家

精太清樓本裝潢重損齋手跋奩披圖蘇氏題觀
在直廬館閣百家分四庫中箱一幅盡三都本朝
儒臣典制作累代縹緗輸秘閣徐廣雖編石室書
孝徵好竊華林略兩京太學藏經史奉詔重修賜
金紫高齋學士費飡錢故事還如寫黃紙釋典流
傳自洛陽中官經厥護焚香諸州各請名山藏總
目難窺內道場南湖主人爲嘆息十年心力恣收
拾史家編輯過神堯律論流通到羅什當時海內
多風塵石經馬矢高丘陵巳壞書囊縛作袴復驚

木冊權爲薪君家高閣偏無恙主人留宿傾家釀
醉來燒燭夜攤書雙眼摩挲覺神王古人關書借
三館羨君自致五千卷又云獻書輒拜官羨君帶
索躬耕田伏生藏壁遭書禁中郎秘惜矜談進君
獲奇書好示人雞林巨賈爭摹印讀書到死苦不
足小學雕蟲置廢篋君今萬卷盡刊訛那家小兒
徒碌碌客來詩酒話生平家近湖山擁百城不數
當年清秘閣亂離踪跡似雲林

送志衍入蜀

去年秋山好君走燕雲道今年春山青君去錦官城秋山春山何處可爲別把酒欲問橫塘月人影將分花影稀鐘聲初動簫聲咽我昔讀書君南樓夜寒擁被譚九州動足下床有萬里駑馬伏櫪非吾儔當時東國賤男子倣岸平生已如此今朝乘傳下西川賓戶巴人負弓矢黃牛嗡怒淚銀濤崩剝谷崖化迹勞石斷忽穿風雨過山深日見魚龍高江頭老槎偃千尺接手猿猱攀橡栗雲移斷壁層波見月上危灘遠峰出縹緲樓臺白帝城月明

吹角唱花卿棧連子午愁烽堠水落東南洗甲兵摩訶池上清明火蹲鴟山下巴渝舞豈有居人浣百花依然風俗輸銅鼓有日登臨感客游楚天飛夢入江樓五湖歸思蒼波闊十月懷人木末愁別時曾折閶門柳相思應寄鄠筒酒末下鹽豉誰共嘗蜀中蒟醬君知否愧予王粲老江潭愁絕空山響杜鵑乞我灌西園數畝依君好種灌溪田

清風使節圖吾郡先達徐仲山中丞以武部郎奉命封鄭藩當時諸賢贈行作也中丞於

多叶七雲吴音
乎並朽诗融當
改

先參政爲同年勿齋先生屬予記其事勿齋
勅使益府予亦有大梁之役兩家子弟遞先
志揚祖德其同此君歲寒矣
豫章夾日吟高風歲久蟠根造物功吾祖　先朝
豫州牧早年納節東溪翁舅家仲珪擅画竹歸老
山莊看亦足至今遺墨滿縑緗掛我青溪草堂曲
此圖念出同年生當時意氣倆徐卿非買玉環思
適鄭謇持翠節解司兵吾祖一麾方出守不獲諸
公同載酒把管泥看韋曲花贈行不及漳河柳誰

人尺幅寫貧窶影入清郎四牡裝千里故園存苦
節百年舊澤養新篁　今皇命使臨江右終痛人
識中丞後江左龍孫篠簜長淇園鳳質琅玕瘦嶰
谷千尋鸞鳥呼彭城一派雨風多願將十丈鵝溪
絹再作青青玉筍圖

梅村集卷第四　終

梅村集卷第五

七言古詩二

東萊行 爲姜如農如須兄弟作

漢皇策士天人畢二月東巡臨碣石獻賦凌雲魯兩生家近蓬萊看日出仲孺召入明光宮補過拾遺稱侍中叔子輶軒四方使一門二妙傾山東同時里人官侍從左徒宋玉 君王重就中最數司空賢三十孤卿需大用君家兄弟俱承恩感時危涕長安門侍中叩閽數彊諫上書討仗彈平津天

顏不懌要人怨衛尉捉頭摔下殿中旨傳呼赤棒來血裹朝衫路人看愛弟棄官相追從避兵盡室來江東本爲逐臣溝壑裏却因奉母亂離中三年流落江湖夢茂陵荒草西風慟頭顱雖在故人憐髀肉猶爲舊君痛我來扶杖過山頭把酒論文遇子由異地客愁君更遠中原同調幾人留司空平昔號佳句千首詩成罷官去戰鼓東來白骨寒二勞山月魂何處左氏勳名照汗青過江忠孝數中丞孺卿也向龍沙死柴市何人哭子卿只君兄弟

天涯客漂零尚是烟霜隔思歸詩寄廣陵潮憶弟書來虎丘石回首風塵涕漣流故鄉蕭瑟海天秋田橫島在魚龍冷欒大城荒草木愁當日竹宮從萬騎祀日歌風何意氣斷碑年月記乾封柏梁侍從誰承制魯連蹈海非求名鴟夷一舸寧逃生丈夫淪落有時命豈復悠悠行路心我亦滄浪釣船繫明日隨君買山住

鷲湖曲

鷲鷲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葉亂飄千

尺雨桃花斜帶一溪烟烟雨迷離不知處舊堤却認門前樹樹上流鶯三兩聲十年此地扁舟住主人愛客錦筵開水閣風吹笑語來畫鼓隊催桃葉伎玉簫聲出柘枝臺輕靴窄袖嬌癡束脆管繁弦競追逐雲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參軍舞鸚鵡酒盡移船曲榭西滿湖燈火醉人歸朝來別奏新翻曲更出紅橈向柳堤歡樂朝朝兼暮暮七貴三公何足數十幅蒲帆幾尺風吹君直上長安路長安富貴玉驄嬌侍女薰香護早朝分付南湖舊花柳好

為吳吏部昌時作
吳宇來之
來之為儀社十四子之一
人墨而投

鐵韻未銹篇二未之

如農奉母還葉陽後宰
起於遣使招之故隱焉
折股約使者勿夜馳還
江南自予宣州去矣

留烟月伴歸棹那知轉眼浮生夢蕭蕭日影悲風動中散彈琴竟未終山公啓事成何用東市朝衣一旦休北邙坏土亦難留白楊尚作他人樹紅粉知非舊日樓烽火名園黨狐兔画閣偷窺老兵怒寧使當時沒縣官不堪朝市都非故我來倚棹向湖邊烟雨臺空倍惆然芳草乍疑歌扇綠落英錯認舞衣鮮人生苦樂皆陳迹年去年來堪痛惜聞笛休嗟石季倫銜杯且效陶彭澤君不見白浪掀天一葉危收竿還怕轉船迴世人無限風波苦輸與江湖釣叟知

項黃中家觀萬歲通天法帖

王氏勳名自始興後人書法擅精能江東將相傳家在翰墨風流天下稱前有瑯琊今檇李項氏由來堪竝美襄毅旂常戰伐高墨林書画聲名起當時海內號收藏秘閣圖書玉軸裝近代丹青推董巨名家毫素重鍾王鍾王妙蹟流傳舊貞觀在御窮搜購盡隨萬乘入昭陵人間一字無遺漏碑石猶存腕鋒出風摧雨剔苔文脫棗木鐫來波磔非

戕麻榻就戈鉼失君家此書何處傳云是萬歲通
天年則天酷嗜二王法詔求手迹千金懸從官方
慶拜表進臣祖羲獻與僧虔生平行草數十紙龍
蛇盤蹙開天顏賜官五階帛百疋仍勅能手雙鉤
填裝成用寶進御府不知何事流人間我思羲之
負遠略北伐貽書料强弱惜哉徒令書畫傳誓墓
功名氣蕭索江東無事富山水與來灑筆臨池樂
足知文采類昇平父子優游擅家學只今海內無
高門稽山越水烽烟作春風掛席由拳城夜雨君

齋話疇昨嗚呼吾友雅州公舒毫落紙前人同一
官烏撒沒坏土萬卷青箱付朔風少伯湖頭鼙鼓
動尚書第內烟塵空可憐累代圖書盡斷楮殘編
墨林印此卷仍逃劫火中老眼縱橫看筆陣君眞
襄毅之子孫相逢意氣何相親即看書畫與金石
訪求不屑辭家貧嗟乎世間奇物戀故主留取縹
緗傲絕倫

送徐次桓歸胥江草堂

春來放棹鶯湖游杉青插畔登高樓楊裘徐郎最

年少坐中搖筆烟霞收裴隨到我海濱去雞黍流
連別何遽云過胥江舊草堂乃父妻凉讀書處滄
山突兀枕江濱伍相祠荒對夕曛我是故人同季
子十年相識憶徐君只今孺子飄零客蘆中窮士
無人識掛劍雖存舊業非吹簫未遇吾徒惜歸去
還登漁父船南枝越鳥竟誰憐投金瀨在王孫泣
白馬江聲遠舍邊

蕭蘭曲

蕭蘭女子年十五生小琵琶怨春雨記得糊成一

見時手撥簾帷便爾汝蜀紙當窓寫畹蘭口脂香
動入毫端腕輕染黛添芽易釧重舒衫放葉難似
能不能得花意花亦如人吐猶未珍惜沉吟取格
時看人只道儂家媚橫披側出影重重取次腰肢
向背同昨日一枝芳砌上折來雙鬢鏡臺中玉指
纔停弄絃索漫攏輕調似花弱殷勤彈到別離聲
雨雨風風聽花落花落亭皐白露薄舊根易土護
新寒可憐明月河邊種移入東風碧玉欄聞道羅
幃怨離索麝媒鵝絹閒嘗作又云憔悴非昔時筆

六為王京作
淨画蘭之妙尤得閨
閣画蘭之妙。稼序
葉夢

牀翡翠多零落今年掛檝洞庭舟柳暗桑濃卷綺樓度曲佳人遮鈿扇知書侍女下瓊鉤主人邀我岡山色宣索傳來畫蘭筆輕移牙尺見勻牋側偃銀毫憐吮墨席上回眸惜羅箏醉中適口憐魚美茶香黯淡知吾性車馬雍容是故情常時對面憂吾瘦淺立斜窺訝依舊好將獨語過黃昏誰堪幽夢牽羅袖歸來開篋簡南飛腸斷生綃點染眞何似杜陵春禊飲樂游原上采蘭人

送杜公敦武歸浦口

將軍威名著關隴紫面虯髯鋒骨竦西州名士重人豪北地高門推將種起家二十便登壇氣壓三河震百蠻夜半旌旗慶青海雪中笳鼓動蕭關當時海內稱劉杜死事忠勳君叔父黃砂磧上起豐碑李氏功名何足數君爲猶子有家風都護防秋杖節同白帝傳烽移劍外黃巾閒警出榆中功敗垂成謀不用十年心力堪悲痛只今天地滿風塵餘生淪落江南夢江南烟雨長菰蒲蟹舍魚莊家有無醉裏放歌衰鬢短狂來搖筆壯心蘇自言少

蘆洲起紅馬草三詩有元白之宛轉兼張王之沈痛亦諷諭之遺

年好詩酒學佛求仙徧師友牀頭眞訣幸猶在肘後陰符復何有嗟余憔悴卧江潭驗省哀傷初未久君來一見卽論文謂結婚姻商不朽蹉跎此意轉成空自恨慈期負若翁非是雋君辭霍氏終然丁椽感曹公此後相逢輒悲歎秦關何處鄉書斷苦憶江南欲住難鸚棲老病無人看三經出塞五專征一卷詩書記姓名奴僕旌旄多甲第親朋兵火剩浮生重向天涯與我別憑欄把酒添凄咽烟水蘆花一雁飛回頭却望江南月

蘆洲行

江岸蘆洲不知里積浪吹沙長灘起云是徐常舊賜莊百戰勳名照江水祿給朝家禮數優子孫萬石未云酬西山詔許開爐冶南國恩從賜荻洲江水東流自朝暮蘆花瑟瑟西風渡金戈鐵馬過江來朱門大第誰能顧惜薪司按先朝冊勳產蘆洲追籽粒已共田園沒縣官仍收子弟徵租入我家海畔老田荒亦長蘆根豈賜莊州縣逢迎多妄報排年賠累是重疆丈量親下稱蘆政鞭笞需索輕

人命胥吏交關橫派征差官恐喝難供應江南尺土有人耕踏勘終無豪占情徒起再科民力盡却虧全課國租輕積年升科老田本漕白重課指爲無糧侵占故有重糧再科後重糧去而定爲蘆課祝原額反少減矣甚言害民而又損國其無益如此詔書昨下知民病解頭使用今朝定早破城中數百家蘆田白售無人問休嗟百姓困誅求憔悴今看舊五侯只好負薪煨馬矢敢誰伐荻上漁舟君不見舊洲已沒新洲出黃蘆收盡江潮白萬束千車運入城草塲馬廐如山積樵蘇猶向鍾山去軍中日日燒陵樹

捉船行

官差捉船爲載兵大船買脫中船行中船蘆港且潛避小船無知唱歌去郡符昨下吏如虎快槳追風搖急櫓村人露肘捉頭來背似土牛耐鞭苦苦辭船小要何用爭執洶洶路人擁前頭船見不敢行曉事篙師斂錢送船戶家家壞十千官司查點候如年發回仍索常行費另派門攤云雇船君不見官舫鬼哉無用處打鼓插旗馬頭住

馬草行

秣陵鐵騎秋風早廐將圉人索芻藁當時積北起蒲梢今日江南輸馬草府帖傳呼點行速買草先差人打束香芻堪秣飽驊騮不數西京誇苜蓿京營將士導行錢解戶公攤數十千長官除頭吏乾沒自將私價僦車船苦差常例須應免需索停留終不遣百里曾行幾日程十家早破中人產半路移文稱不用歸來符取重裝送推車挽上秦淮橋道遇將軍紫騮韉轄轅門芻豆高如山長衫沒髁看奚官黃金絡頸馬肥死忍令百姓愁饑寒回首當

年開僕監龍媒烙字麒麟院天閑轡逸起黃沙游牝三千滿行殿蔣山南望獵痕燒放牧秋原見射鵰寧堪雕胡供伏櫪不堪極目草蕭蕭

題志衍所畫山水

畫君故園之書屋午榻茶烟蒔花竹著我溪邊岸葛巾十年笑語連床宿畫君蜀道之艱難去家萬里誰能還戎馬千山西望哭杜鵑落月青楓寒今之此圖何者是黯澹蒼茫惟一紙想像雲山變滅中其人與筆寧生死我思此道開榛蕪東南画脈

革款宋元世以本
以校精駁高見長
宋元古本強矣

多蕭疎君嘗展卷向予說得及荆關老輩無巫山
巫峽好粉本一官大笑誇吾徒此行歸來掃素壁
捫腹滿貯青城圖只今猶是江南樹憶得當時送
行處楊柳青青葭莢邊雙槳搖君此中去

題蘇門高士圖贈孫徵君鍾元 客城人 孝廉

蘇門山水天下殊中有一人清且癯龐眉扶杖白
髭鬚鶡冠野服談詩書定州城北滱水渚白沙村
畔爲吾廬少年蹀躞千金駒獻策 天子來皇都
腰鞬三矢玉鹿盧幽州臺上爲歡娛日暮酒酣登

徐無顧視同輩誰能如十人五人居要樞拖金橫
玉當朝趨今我不第胡爲乎有田一廛書百厨雞
泉馬水吾歸歟七徵不起乘柴車當時猶是昇平
餘一朝鐵騎城南呼長刀斫背將人驅里中大姓
高門閭鞭笞不得留須臾叩頭莫敢爭高牌乞爲
佃隸租請輸牽爺擔子立兩衢問言不荅但欷歔
先生閉門出無廬偃卧一榻絕朝餔弟子二人舁
籃輿百門書院今空虛此中聞是孫登居太行秀
色何盤紆橿楠榛栗松杉儲風從中來十萬株嘯

梅村与宋九青同登武楚阁

臺遺址烟霞俱流泉百道穿堦除幅巾短髮不用梳彈琴橫卷心安舒微言妙旨如貫珠考鐘擊磬吹笙竽古文屋壁闢禹謨異人手授先天圖談仁講義追堯夫後來姚許開榛蕪斯文不墜須吾徒誰傳此圖來江湖使我一見心踟躕即今絕學誰能扶屈指耆舊堪嗟吁蘇門山下有碩儒中原學者多沾濡百年文獻其存諸我往從之歌黃虞

壽總憲龔公芝麓

丈夫四十致卿相努力公孤方少壯握手開尊話

疇昔故人一見稱無慙當初海內苦風塵解褐才名便絕倫官守斬春家近楚賊窺江夏路通秦書生年少非輕敵擐甲開門便迎擊詩成橫槊指黃巾戰定磨崖看赤壁我同宋玉適來游多士名賢共校讐此地異才爲亂出論文高話鎖驪秋別後相思隔江水黑山鐵騎如風雨聞道黃州數被兵讀書長嘯重閨裏荏苒分飛十八年我甘衰白老江邊那知風雪嚴城鼓重謁三公縣戟前即君致身已鼎足正色趨朝勤補牘異書捫腹五千卷美

王榮翰徐勿齋家
蓉頭沒以才色寵
于諸名公卿間李
侍御森先迎吳門
畫出其法乱杖殺
之
王郎本一倡優耳
公牛類為高整便
李侍御杖死時識此

臞閒邦人以為快而
哭挽諸詩即技為
梅村甚慙皆不免
為累之不學也

酒開顏三百斛月明歌舞出簾櫳刻燭分題揮灑
中談笑阮生青眼客文章王椽黑頭公却思少小
經離亂銅駝荊棘尋常見側身天地竟何心過眼
風光有誰羨楚水吳山思不禁朝衫欲脫　主恩
深待看賀監歸來歲勾漏丹砂本易尋

王郎曲

王郎十五異趨坊覆額青絲白皙長孝穆園亭常
置酒風流前輩醉人狂同伴李生栢枝鼓結束新
翻善財舞鎖骨觀音變現身反腰貼地蓮花吐蓮

花婀娜不禁風一斛珠傾宛轉中此際可憐明月
夜此時脆管出簾櫳王郎水調歌緩緩新鶯嚦嚦
花枝暖慣拋斜袖卸長眉眼看欲化愁應懶摧藏
掩抑未分明拍數移來發曼聲最是轉喉偷入破
嫌人腸斷臉波橫十年芳草長洲綠主人池館惟
喬木王郎三十長安城老大傷心故園曲誰知顏
色更美好瞳神剪水清如玉五陵俠少豪華子甘
心欲為王郎死寧失尚書期恐見王郎遲寧犯金
吾夜難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聲聲

頓息移牀歇坐看王郎都似與郎不相識往昔京師推小宋外戚田家舊供奉只今重聽王郎歌不須再把昭文痛時世工彈白翎雀婆羅門舞鼗鼓樂梨園子弟愛傳頭請事王郎教弦索耻向王門作伎兒博徒酒伴貪歡謔君不見康崑崙黃幡綽承恩白首華清閣古來絕藝當通都盛名肯放優閒多王郎王郎可奈何王郎名稼字紫稼於勿齋徐先生二株園中甚之若而皆明慧善歌今秋遇于京師相去已十六七載風流儇巧猶承平時故習酒酣一出其伎坐上爲之傾靡余此曲成合肥龔公芝麓口占賜之曰薊苑霜高舞柘枝當年楊柳尚如絲酒闌拍唱梅村曲腸斷王郎十五時

楚兩生行 并序

蔡州蘇崑生維揚柳敬亭其地皆楚分也而又客於楚左寧南駐武昌柳以談蘇以歌爲幸舍重客寧南沒於九江舟中百萬衆皆奔潰柳已先期東下蘇生痛哭削髮入九華山久之出從武林汪然明然明亡之吳中吳中以善歌名海內然不過嘽緩柔曼爲新聲蘇生則於陰陽抗墜分刌比

度如崑刀之切玉叩之栗然非時世所爲工也嘗遇虎丘廣場大集生睨其旁笑曰某郎以某字不合律有識之者曰彼倉楚乃竊言是非思有以挫之間請一發聲不覺屈服顧少年耳剽日久終不肯輕自貶下就蘇生問所長生亦落落難合到海濱寓吾里蕭寺風雪中以余與柳生有雅故爲立小傳援之以請曰吾浪跡三十年爲通侯所知今失路憔悴而來過此惟願公一言與柳生並傳足矣柳生近客於雲間帥識其必敗若無以自脫浮湛敖弄在軍政一無所關其禍也幸以免蘇生將渡江余作楚兩生行送之以之寓柳生俾知余與蘇生游且爲柳生危之也

黃鵠磯頭楚兩生征南上客擅縱橫將軍已沒時世換絕調空隨流水聲一生拄頰高談妙君卿唇舌淳于笑痛哭長因感舊恩詠嘲尚足陪年少途窮重走伏波軍短衣縛袴非吾好抵掌聊分幕府

金褰裳自把江村釣一生嚬徵與含商笑殺江南古調亡洗出元音傾老輩疊成妍唱待君王一絲縈曳珠盤轉半黍分明玉尺量最是大堤西去曲累人腸斷杜當陽憶昔將軍正全盛江樓高會誇名勝生來索酒便長歌中天明月軍聲靜將軍聽罷據胡牀撫髀百戰今衰病一朝身死豈降旛貔貅散盡無橫陣祁連高塚泣西風射堂賓客嗟蓬鬢鬻棲孤館伴斜曛野哭天邊幾處聞草滿獨尋江令宅花開閒弔杜秋墳鵾絃屢換尊前舞鼉鼓誰開江上軍楚客祇鱗歸未得吳兒肯道不如君我念邦江頭白叟滑稽幸免君知否失路徒貽妻子憂脫身莫落諸侯手坎壈緜來爲盛名見君寥落思君友老去年來消息稀寄爾新詩同一首隱語藏名代客嘲姑蘇臺畔東風柳

茸城行

朝出胥門塘暮泊佘山麓旁帶三江襟扈瀆五茸城是何王築溯塔霜高稻葉黃澱湖雨過蓴絲綠百年以來誇勝事丹青圖卷高珠玉學士揮毫清

為將軍馬進寶作
茸城友人嘗談馬逸事茸有時侯以歲暮之金錢獻春聯日值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馬武人不

知其用庸人語也
大意即以千金贈之又馬少出行伍遭逢世難故妻為人掠賣馬貴名聲而故妻尚之叩閽上謁馬因之抱首慟哭故妻亦生矣
築別館以養其夫妻子毋軍中掠之曰夫人曰公子與其夫人均禮焉而
帝日其故妻與故妻之夫亦被誅
學士謂董主宰徵君謂陳醇仲徐孝則陳人中山公謂夏侯公

秘樓徵君隱几逍遥谷前輩風流書画傳後生賢
達聲華續紛事才名矯若龍山公人地清如鵠汗
簡銷沉又幾秋滄江屢建高牙纛不知何處一將
軍到日雄豪炙手薰羊侃後房歌按隊陳稀賓客
劍成羣刻金爲漏三更箭錯寶施牀五色文異物
江淮嘗月進新聲京雒自天聞承恩累賜華林宴
歸鎮高談橫海勳永見尺書收草澤徒誇名字得
風雲此地江湖綰鎖鑰家擅陶朱戶程卓千箱布
帛運輜車百貨魚鹽充郵閣將軍一一數高貲下

令搜牢徧墟落非爲仇家告併兼即稱盜賊通囊
橐望屋遥窺室內藏算緡似責從前諸敢信黔婁
脫網羅早看猗頓填溝壑窟室飛觴傳箭催博塲
戲責橫刀索縱有名豪解折行可堪小戶勝任藥
將軍沉湎不知止箕踞當筵任願指拔劍公收伍
伯妻鳴髀射殺良家子江表爭猜張敬兒軍中思
縛盧從史枉破城南十萬家養士何無一人死貪
財好色英雄事若輩屠沽安足齒君不見夫差獵
騎何翩翩五茸春草城南天雉媒飛起發雙矢西

稍其氣呢
葉用四韻
既曰季重汝又引
吳質耶

王龍謂鯨逆

施笑落珊瑚鞭湖山足紀當時勝歌舞猶爲後代
傳陸生文士能爲將勳名三世才難量河橋雖敗
事無成睥睨千秋肯誰讓代有文章占數公烟霞
好處偏神王兵火燒殘萬卷空大節英聲未泯喪
一朝遽落老兵手百里溪山復何有已見衣冠拜
健兒苦無丘壑安窮叟茸城楊柳鬱婆娑欲繫扁
舟奈晚何盤龍浦上行人少唳鶴灘頭戰艦多我
望嚴城聽街鼓鱸魚沽酒扣舷歌側身回視忽長
笑此亦當今馬伏波

贈吳錦雯兼示同社諸子

吾家季重才翩翩身長七尺虬鬚髯投我新詩百
餘軸滿牀絹素生雲烟自言里中有三陸長衫拂
髁矜豪賢弟先兄舉致身早我亦挾策遊長安其
餘諸子俱嶽嶽感時上策愁祁連會飲痛哭岳祠
下聞者大笑驚狂顛皐亭山頭金鼓震萬騎蹴踏
東南天貽書訣別士龍死嗚呼吾友非高官餘或
脫身棄妻子西與潮落無歸船我因老親守窮巷
買山未得囊無錢息心掩關謝時輩五年不到西

溪邊比因訪客過山寺故人文酒相盤桓手君詩篇令我讀使我磊落開心顏豈甘不死愧良友欲使奇字留人間跳刀拍張雖將相有書一卷吾徒傳吾聞其語重歎息平生故舊空茫然不信扁舟偶乘興丁儀吳質追隨歡酒酣對客作長句十紙謖謖松風寒後來此會良不易況今海內多艱難安得與君結廬住南山著述北山眠

○蕭史青門曲

蕭史青門望明月碧鸞尾掃銀河濶好時池臺白草荒扶風邸舍黃塵沒當年故后婕妤家槐市無人噪晚鴉却憶沁園公主第春鶯啼殺上陽花嗚呼先皇寡兄弟天家貴主稱同氣奉車都尉誰最賢鞏公才地如王濟被服依然儒者風讀書妙得公卿譽大內傾宮嫁樂安光宗少女宜加意正值官家從代來王姬禮數從優異先是朝廷啓未央天人寧德降劉郎道路爭傳長公主夫壻豪華勢莫當百兩車來填紫陌千金檻送出雕房紅窓小院調鸚鵡翠館繁箏叫鳳皇白首傳璣阿

光宗女樂安公主下嫁鞏永固宏平人字洪園招讀書負才氣祖考駙馬皆賢武烈弓馬冠國獨上疏求辭榮大字帝甚嘉之

破瓠閑談云劉有德尚寧溥公主女禁中獨拈榮寵歡詩云長公主亦已更封皇女特加溥恐誤

時為寧溥公主作也寧溥光宗次女下嫁蜀有功

音節淒涼舉止嫻媚

榮昌公主第曆二十四年
嫁楊春之四十四年春九
卒
孝純惇宗生母烈太后

宗師臨時樂安公主已死
擊之以黃繩縛之女巫入
禦以主柩雪曰此帝姬
也不為污穢手拿劍目劊
閨室焚死擊者尉典劍
文炳報同知節制即位宗
母后弟敦睦之也

注第十六英風歌尚
主以敬智未婚帝以
劍敦史左臂越五日復甦

母飾綠韝大袖騎奴裝灼灼天桃共穠李兩家姊
妹驕紈綺九子鸞雛鬬玉釵釵工百萬恣求取屋
裏熏爐溢若雲門前鈿轂流如水外家肺腑數尊
親　神廟榮昌主尚存話到孝純能識面抱來太
子輒呼名六宮都講家人禮四節頻加戚里恩同
謝面脂龍德殿共乘油壁月華門萬事榮華有消
歇樂安一病音容沒莞蒻桃笙朝露空溫明祕器
空堂設玉房珍玩宮中賜遺言上獻依常制却添
駙馬不勝情　至尊覽表爲流涕金冊珠衣進太

妃鏡奩鈿合還夫壻此時同產更無人寧德來朝
笑語眞憂及四方宵旰甚自家兒妹話艱辛明年
鐵騎燒宮闕　君后倉黃相訣絕仙人樓上看灰
飛纖女橋邊聽流血慷慨難從輦公死亂離怕與
劉郎別扶携夫婦出兵間吹笳移帳至今活粉碓
脂田縣吏收糟樓舞閣豪家奪曾見天街羨璧人
今朝破帽迎風雪賣珠易米返柴門貴主淒凉向
誰說苦憶　元皇涕淚滿長平嬌小最堪憐青萍
血碧宅生衆紫玉魂歸異代緣盡嘆周郎曾入選

俄驚秦女遽登仙青青寒食東風柳彰義門邊冷
墓田昨夜西窓仍夢見樂安小婧重歡讌先后傳
呼喫捲簾貴妃笑折櫻桃倦玉階露冷出官門御
溝春水流花片花落回頭往事非更殘燈灺淚沾
衣休言傅粉何平叔莫見焚香衛少兒何處笙歌
臨大道誰家陵墓對斜暉只看天上瓊樓夜烏鵲
年年它自飛

董山兒

董山兒兒生不識亂與離父言惡去牽兒衣母言

乞火爲兒炊作糜父母忽不見但見長風白浪高
崔嵬將軍下一令軍中那得聞兒啼樓船何高高
沙岸多崩摧栲人不能移舉手推墮之上有蒲與
萑下有滹與泥十步九倒迷東西身無袴襦足穿
蒺藜叩頭指口惟言飢將船送兒去問以鄉里記
憶還依稀父兮母兮哭相認聲音雖是形骸非傷
有一老翁美兒獨來歸不知我兒何處餵游魚或
經略賣遭鞭笞垂頭涕下何纍纍吾欲竟此曲此
曲哀且悲茫茫海內風塵飛一身不自保生兒欲

何爲君不見董山兒

梅村集卷第六

七言古詩三

送沈繹堂太史之官大梁

雲間學士推二沈布衣召見登華省多少金閨榜
墨新科名埋沒聲華冷青史流傳有弟兄衣白山
人披賜錦一代才名竝玉珂百年絹素重金粉知
君門胄本能文易世遭逢更絕倫射策紫衆臚唱
出馬蹄不動六街塵曲江李杜無遺恨留取花枝
待後人即今藝苑多供奉八分草隸清曹重署額

新宮十丈懸韋郎體勢看飛動其餘作者何紛紛
爭來待詔鴻都門圍棋賭墅王長史丹青畫馬曹
將軍君也讀書致上第傳家翰墨閒游戲逆落長
空筆陣奇縱橫妙得先人意頓挫沉雄類壯夫雙
瞳剪水清癯異卧疾蕭齋好苦吟平生雅不爲身
計唯留詩句滿長安清切長宜禁近官秋雨直廬
分手處忽攜書卷看嵩山嗚呼男兒不入仕當出
生世誰爲二千石黃紙初除左馮翊腰間兩綬開
顏色君不見沈侍中圖書秘閣存家風匹夫徒步

拜侍從兒今淋漓　御墨宮袍紅一塵去聽梁園鐘軒車路出繁臺東杯酒意氣有雍容簿領豈足羞英雄安能低眉折腰事鉛槧蹉跎白首從雕蟲

宣廟時雲間有大小沈學士以布衣善書入翰林皆著名跡大學士名度小學士名象繹堂爲王辰第三人官編脩擢授大梁道亦有書名小學士後也

通玄老人龍腹竹歌

通玄老人來何方碧嶕赬面拳毛蒼手披地圖向我說指點西極天微茫視彼萬里若咫尺使我不得悲他鄉京師公卿誰舊識與君異國同閭行九州喪亂朋友盡此道不絕留扶桑床頭示我龍腹竹夜半風雨疑騰驤尾燒鱗蜕飛不得蒼皮偪強膺微張此中空洞亦何有得無領下驪珠藏漢家使者通大夏仍來邛筰搜寶簪更踰葱嶺訪異種攜歸上苑棲鸞皇我欲裁之作龍笛水底老蛟吟不得縱使長房投葛陂此龍僵卧難扶策可是天教產竹郎八荒奇事誰能識一從海上西南來中原篠簜多良材淇園已竭蒼生痛會稽正採征夫哀天留異質在無用任將拋擲生塵埃若有人兮

偉堂以書法受知仁廟　奉朝三品京堂官身後得邀易名者惟偉堂及江村耳

意欲老蒼每爲吳語所亂態尤巧而近拙卻非大雅之遺

自是頓倒之詞
公之就徵也為後進
所推不為前輩數
其故人驟用者知梅
村久貴故淺尊之公
不堪是季乃假丁艱
去後當注我輩之語
大丈夫出處不可不
重也

侍郎謂秋岳

在空谷束素娟娟不盈尺盡道腰肢瘦勝肥此君無乃非其族雪壓霜欺直幹難輪囷偃蹇忘榮辱邴君豈出乎魚下高人磊砢可遭題目玉筍新抽漸拂雲摩挲自倚東墻曲苦節長同處士飢寬心好耐湘妃哭吁嗟乎崑嵛以外流沙西當年老子驅青犢手中竹杖插成林殺青堪寫道經讀君不見猶龍道德五千字要言無過寧為腹何可一日無此竹

送舊總憲龔孝升以上林苑監出使廣東

與君對酒庾樓月君逼干戈我離別與君藉地燕山草君作公孤我潦倒亦知窮老應自疎識君意氣真吾徒門前車馬多豪俊躡衣上坐容衰贅我持半勺君一手我吟一篇君百首每逢高會輒盡歡把我新詩不容口今日他鄉再送君地角天涯復何有山川有靈交有命延津會合眞難定如君共事曹侍郎百僚彈壓風裁正握手論文海內推交游京洛聲華盛秋風吹向越王臺後先踪跡誰能信不見蘭臺連柏府却過劍浦來珠郡相贈雖

無陸賈金相看何必周昌印丈夫豁達開心期悠悠世上無人知三仕三已總莫問一貴一賤將奚爲別君勸君休失意碧水丹山暫游戲客路扁舟好著書故園九日堪沉醉烏桕霜紅少婦樓桄榔雨黑行人騎獨有飄零老伏生不堪衰白困將迎祇因舊識當塗少坐使新知我輩輕花發羅浮夢君處躑躅悲歌不能去

雁門尚書行并序

雁門尚書行爲大司馬白谷孫公作也公

代州人地故雁門郡長身伉爽才武絕人其用秦兵也將憑巖關爲持久且固將吏心秦士大夫弗善也累檄趣之戰不得已始出天淫雨糗糧不繼師大潰潰關府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沒從騎俱散不能得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憂我西安破率二女六妾沉于井擁其八歲兒以去兒踰垣避賊墮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

子世瑞重趼入秦得夫人屍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蓋公素有德泰人云余門人馮君訥生公同里人作潼關行紀其事余曾識公于朝因感賦此什公死而天下事以去然其敗由趣戰且大雨糧絕此固天意抑本廟謨未可專以責公也公之參佐惟監軍道喬公以明經奏用能不負公潼關之破同日死名元柱定襄人

雁門尚書受專征登壇顧盼三軍驚身長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吒風雲生家居絕塞愛死士一日費盡千黃金讀書致身取將相關西鼠子方縱橫長安城頭揮羽扇臥甲韜弓不忘戰持重能收壯士心沉幾好待兒徒變忽傳使者上都來夜半星馳馬流汗覆轍寧堪似往年催軍還用松山箭尚書得詔初沉吟蹴起攘刀忽長歎我今不死非英雄古來得失誰由算罷牛誓衆出潼關墟落蕭條轉餉難六月炎蒸驅萬馬一嗜風雨斷千山雄心慷

慨宵飛檄殺氣懸陵老據鞍掃籌謀成頻撫劒量
沙力盡爲傳飡尚書戰敗追兵急退守巖關收潰
卒此地乘高足萬全只今天險嗟何及蟻聚蜂屯
已入城持矛瞋目呼狂賊戰馬嘶鳴失主歸橫尸
撐距無能識烏鳶啄肉北風寒寡鵠孤鸞不忍看
願逐相公忠義死一門恨血土花斑故園有子音
書絕勺注烽烟路百盤欲走雲中穿紫塞別尋奇
道訪長安長安到日添悲咡繭足荆榛見晉井轆
轤繩斷野苔生幾尺枯泉浸形影永夜曾歸風露

清經秋不化氷霜冷二女何年鴛碧鬱七姬無塚
埋紅粉複壁藏兒定有無破巢窮鳥問將雛時來
作使千兵勢運去流離六尺孤傍人指點牽衣袂
相看一慟眞吾弟訣絕難爲老母心護持始識遺
民意回首潼關廢壘高知公于此葬蓬蒿沙沈白
骨魂應在雨洗金瘡恨未消渭水無情自東去殘
陽落日藍田樹青史誰人哭蘇碑赤眉銅馬知何
處嗚呼材官鐵騎看如雲不降即走徒紛紛尚書
養士三十載一時同死何無人至今唯說喬參軍

意似有餘
公此句甚多有內行
如時來作投子無事
時有閒者被害少者
時首不信度文今廣
武大山將氣暗調

贈馮訥生進士教授雲中

并州馮郎長吳越桐江風雪秦淮月不烹羊酪敵尊羹肯拈蘆管吹桃葉才同顧陸與溫邢俠少風流擅絕倫名士有誰甘作諾丈夫何必尚專城乞得一壺還故土欲化邊人作鄒魯余笑謂君且歸去不信廣文今廣武絳帳懸弓設豹侯講堂割肉擁罷鼓擊磬新調寒上歌授壺却秦軍中舞文籍先生上谷儒游閎公子河東賈亂定初聞闕里鐘時清不用平城弩雁門太守解將迎馬邑名豪通

訓詁烏桓年少挾雕弧射得黃羊供束脯男兒作健羞帑賤拂雲堆上吹橫笛低頭博士爲萬卷撫掌封侯空四壁憶昔扁舟醉石頭別來幾夢南徐客隱囊麈尾燒却盡長鋏純鉤看自惜學就吳趨恐未工注成晉問無人識嗚呼五湖烟水憶鱸魚落木天高好寄書塞雁不歸花又發故人消息待何如

雕橋莊歌 并序

高邑趙忠毅公爲雕橋莊記曰吾郡梁太

秀澗是公尊擅場

宰有雕橋莊在郡西十五里大茂諸山之東前臨滹沱西韓二水東爲大門表之曰尚書里有樓曰蓮渚仙居有堂曰壽槐槐可四十圍相傳數百年物太宰功成身退徜徉于此者二十年今其孫愼可讀書其中自號爲西韓生云此忠毅家居時所作也公後拜吏部尚書視梁公以同郡爲後繼竟因黨禍戍代州死愼可以孝廉入中翰余始識之知其爲趙公交壽以齠齔去

相別十餘年今起官水部家門蟬冕當代莫與比焉余以其名山別墅亂後獨全高門遺老晚節最勝雕橋盛事白太宰以來百餘年於此矣是可歌也爲作雕橋莊歌

常山古槐千尺起雕橋西畔尚書里偃蓋青波大茂雲扶疎響擲韓河水水部山莊遶碧渠彈琴長嘯脩篁裏今年相見在長安據鞍却笑吾衰矣盡道新枝任棟梁不知老幹經風雨自言年少西韓生幽并豪俠皆知名酒酣箕踞聽鼓瑟射麋擊兎

此乃一時典故

鄖鄂城天生奇質難自棄一朝折節傾公卿當時海內推高邑趙公簡重稱相得才地能交大父行襟期雅負名賢識公曾過我讀書處笑倚南樓指庭樹歸田太宰昔同游廿載林泉共來去此是君恩優老臣後來吾輩應難遇每思此語輒泫然知已授荒絕塞天同是冢臣恩數異傷心非復　定陵年黃巾從此成貽禍青史誰來問斷編鉤黨幾家傳舊業干戈何地著平泉我有山莊幸如故老樹吟風自朝暮磐石寧容蟲蟻穿斧斤不受樵蘇誤鈴索高齋擁陽書名花異果雕欄護綠荷紅藥水面開門前即是鳴騶路子弟傳呼千騎歸不敎鞍馬驚鷗鷺年年細柳與新蒲糝點溪山入畫圖四海烽烟喬木在一窓燈火故人無相逢只有江南客頭白尊前伴老夫

海戶曲 南海子周環一百六十里有海戶千人

大紅門前逢海戶衣食年年守環堵收蘆腰鎌拜喬夫築場貰酒從樵父不知占籍始何年家近龍池海眼穿七十二泉長不竭御溝春暖自涓涓平

疇如掌催東作水田漠漠江南樂鴛鴦鷺鵝滿烟汀不枉人呼飛放泊（南海子有水泉七十二處元之飛放泊也）後湖相望築三山兩地神州咫尺間（以西苑後湖名海子故此云南）遂使相如誇陸海宵敎王母笑桑田蓬萊樓閣雲霞變晾鷹臺上何王殿（晾鷹臺元之仁虞院也當使大學士揭傒斯之鷹墜皆川先朝舊壘改作）傳說新羅玉海青星眸雪爪飛如練（玉海青即白鷹也）詐馬筵開酒香（元有詐馬宴）割鮮夜飲仁虞院（元置仁虞院管鳥獸諸事）百年來話大都平生有眼何曾見頭白經過是舊朝春深慣鎖黃山苑（叶典守睢闖中使來樵蘇輒假貧民便芳林別館百花殘廿四園中爛熳看（南海子有二十四園係明時制）記得尚方初薦品東風鈴索護雕闌葡萄滿摘傾筠籠蘋果新嘗捧玉盤賜出宮中公主謝分遺闕下侍臣餐一朝剪伐生荊杞五柞長楊悵已矣野火風吹螞蟻墳（海子東南有螞蟻墳每清明日數萬皆聚于此）枯楊月落蝦蟇水（玉泉一名蝦蟇泉流入海子）盡道千年苑囿非忽驚萬乘車塵起雄圖開國馬蹄勞將相風雲劍槊高帳殿行城三十里旌旗獵獵響鳴鞘朝鮮使者奇毛進白鷹刷羽霜天勁舊跡凌歊好放

（詐馬蒙古語也奉以飯麴貯瓶盆中釀酒熟時茎透灌水以筒吸飲漸飲漸斟所斟者水而所吸者酒也至今尚名詐馬酒）

終非公家本色

退谷生平不無可議自負一時文敵復高談理學鎌陸王珠不自量近李穆堂記之甚無容身地矣

鵰荒臺百尺登臨勝俊鶻重經此地飛黑河講武當年盛事古難忘百戰心掃空雉兎江山淨新豐野老驚心日縛落編籬守麋鹿兵火摧殘淚滿衣昇平再覩脩茅屋衰草今成御宿園豫游只少千章木上林承尉已連催灑掃離宮補花竹人生陵谷不須哀廬墓陂塘雁影來君不見鄠杜西風蕭瑟裏刊青早起濯龍臺

退谷歌 贈同年孫公北海 名永澤官國朝先侍加右都任京南九十里地名永青兩。退谷在南山卧佛寺傍有退谷和尚今尚存

我家乃在莫釐之下具區之東洞庭烟鬟七十二天際杳杳聞霜鐘皆無巢居子長嘯呼赤松後來高臥不可得無乃此世非洪濛元氣茫茫鬼神鑿黃虞既沒巢由窮逆旅逢孫登自稱北海翁鵰手共上徐無峯仰天四顧指而笑此下即是宜春宮若教 天子廣苑囿吾地應入甘泉中丈夫蹤跡貴狡獪何必萬里游崆峒君不見抱石沉焚山死被髮佯狂棄妻子匡廬峰成都市欲逃名姓竟誰是少微無光客星暗四皓衣冠只如此使我山不得高水不得深鳥不得飛魚不得沉武陵洞口聞

平調舒结可删
好杂

野哭蕭斧斫盡桃花林仙人得道古來宅劫火到
處相追尋不如三輔內此地依青門非朝非市非
沉淪鄠杜豈關藷相請茂陵不厭相如貧飲君酒
就君宿羨君逍遥之退谷花好須隨禁苑開泉清
不讓溫湯浴中使敲門爲放鷹羽林下馬因尋鹿
我生亦胡爲白頭苦碌碌送君還山識君屋庭草
彷彿江南綠客心屢亂登高目憶歸哉我家
乃在莫釐之下且區之東側身長望將安從

贈文園公

園公明狀元文震孟之第徵明爲撰也善鼓琴崇禎時
召見。震孟爲相僅三月卒于溫體仁兩熊

君家丞相人中龍屈申時會風雲空盧陵忠孝兩
賢繼待詔聲名累葉同致主絲綸三月罷傳家翰
墨八分工汝父翩翩相公弟詞場跌宕酣聲伎才
大非關書畫傳門高不屑公卿貴老向長安作布
衣主知特達金門戲　先帝齋居好鼓琴相如召
入賜黃金大絃張意宮聲亂識是　君王宵旰心
爲君既難臣亦苦龜山東望思宗魯左徒憔悴放
江潭忠愛惓惓不忘楚可惜吾家有逐臣曲終哀
怨無人補欲譚治道將琴諫審音先取官商辨怡

神玉几澹無爲雲門樂作南薰殿君臣朋友盡和
平四海熙然致清晏　聖主聞聲念舊臣名家絕
藝嗟稱善歸來卧疾五湖雲垂死干戈夢故君綠
綺暗塵書卷在春令原上戴顒墳雍門歌罷平陵
曲報韓子弟幾湛族笠澤論堂鬼火紅閶門池館
蒼鼯宿汝念先人供奉恩抱琴長向滄江哭滿目
雲山入舊圖只今無地安茅屋部將雄蹟享千金
後人餓死空山薤與君孤世遯中素相國同朝悲
宿草尋山結伴筇輿游汝父平生與我好看君才

調檀丹青画舫相逢話死生君不見信國悲歌青
史裏古來猶子重家聲

画中九友歌

華亭尚書天人流墨花五色風雲浮　至尊含笑
黃金投殘膏剩馥鷄林求　玄宰太常妙蹟兼銀鉤
樂郊擁卷高堂秋眞字欲訴窮雕搜解衣盤礴堪
忘憂烟客　太倉文肅公之孫　誰其匹者王廉州神姿玉樹三山頭擺
落萬象烟霞收尊彝斑剝探商周得意撚却千金
來玄照　太僕勰卿之孫　檀園著述誇前脩丹青餘事追營丘平生

文天祥與弟同榜進士天祥盡節弟仕元至安撫使空坑之敗天祥子失去無存後以文天祥子為嗣元仁宗以天祥盡節官其子集賢
學飲中八仙觴　地力
瘦勁可喜詩和時寫義俠意存色也
文秉所國名臣卿因子而附名仕迹事狀載於實錄時敏字逊之應官至奉常年年八九為本朝畫家領袖。王石谷六年六九年
鉛為金州刺与烟客為子婚行而年相若王相善之於六法中以二王為有南北宗之說功院畫乃元明畫白有奉常文人氣質也董擬倪黃

書畫置兩舟湖山勝處供淹留李長蘅阿龍北固持
雙矛披圖赤壁思曹劉酒醉灑墨橫江樓蒜山月
落空悠悠龍友姑蘇太守今僧緣問事不省張兩
眸振筆忽起風颼颼連紙十丈神明遒爾唯松圓
詩老通清謳墨莊自画歸田游一犁黃海鳴春鳩
長笛倒騎烏犍牛程孟陽花龕巨幅千峰稠小景點
出林塘幽晚年筆力凌滄洲幅巾鶴髮輕王侯潤
甫風流已矣吾爪疇一生迂癖爲人尤僮僕竊罵
妻孥愁瘦如黃鵠閒如鷗烟驅墨染何曾休僧彌

銀泉山鄭貴妃寢園

銀泉山下行人稀青楓月落魚燈微道旁翁仲忽
聞語火入空墳燒寶衣五陵小兒若狐兎夜穴紅
墻縣官捕王椀珠磴散草間云是先朝鄭妃墓
覆雨翻雲四十年專房共輦承恩顧禮數絲來比
后妹至尊錯把窮人怒承直中宮侍宴廻血裹
銀環不知數豈有言辭忤大家蛾眉薄命將身悞
宮人斜畔伯勞啼聲聲爲怨驪姬訴盡道昭儀殉
夜臺萬歲千秋共朝暮宮車一去不相隨當時枉

神宗愛鄭妃貶光宗光宗復寵李選侍貶天啓故連類及之

如見其形工于寫事

魏忠賢建第城東北陽精沒沒帝賜東西廠官旨以防賜田舍皆我朝初年賜者尉吳寧侯寧侯

詳注改為恭記王宿遇名曰獅子獅獅仁獸

信南山鋼只今雲母似平生皓齒明眸向誰妬選侍陵園亦已荒移宮事蹟更茫茫兩朝臺諫孤忠在一月昭陽舊恨長總爲是非留信史却憐恩寵異前王路人尚說東西李二李寢園亦在山下指點飛花入壞墻

田家鐵獅歌

田家鐵獅吃相向碑碣蔣夷信殊狀良工朱火初寫成四顧咨嗟覺神王生動異物練西極上林金鎖攀檻出玉關罷獻獸圈空刻畫丹青似爭力武

安戚里起高門欲表 君恩示子孫鑄就銘詞鐫日月天貽神獸守重閽寒金照妖睛閃爍老熊當路將人攫不堪此子更當驕納鳳張眸吐銀鬱七寶香犀玉辟邪嬉游率伴入侯家閭人新進天開馬御賜仍名獅子花假面羌胡裝雜伎後犀突出拳毛異跳擲聲聲画鼓催條支海上何緜致異材逸獸信超羣其氣無乃如將軍將軍豈是批熊手瞋目哮呼天下聞省中忽唱田蚡死青犢明年食龍子蝦蟇血灑上陽門三十六宮土花紫此時鐵

近人多賦洗象行頗有佳句如杜牧梅村終覺遜其風格

阮亭即山不動同一句調

獅絕可憐兒童牽挽誰能前豪駝磨肩牛礪角霜摧雨蝕枯藤纏主人已去朱扉改眼鼻塵沙經幾載鎖鑰無能護北門畫圖何處歸西海吾聞滄洲鐵獅高數丈千年猛氣難凋喪風雷夜半戲人間柴皇戰伐英靈壯蘆溝城雉對西山橋上征人竟不還枉刻蹲獅七十二桑乾流水自潺潺秋風吹盡連雲宅鐵鳳銅烏飛不得却羨如來有化城香林獅象宅王力扶雀萃牛見太平月支使者貢西京并州精鐵終南冶好鑄江山莫鑄兵

題崔青蚓洗象圖

嗚呼顧陸不可作世間景物都蕭索雲臺冠劒半無存維摩寺壁全凋落開元名手空想像昭陵御馬通泉崔燕山崔生何好奇書畫不肯求人知仙靈雲氣追恍惚必妃雛女乘龍螭半牛得意圖洗象與來掃筆開屏障赤崩如披渾海裴臼牙似立舍元仗當時駕幸承天門鑾旗日月陳金根雞鳴鐘動雙闕下歸然不動如崑崙崔生布衣懷紙筆道衝駟哄金吾卒仰見天街馴象來歸去沉吟

唯此詩直寫舊恨

思十日眼前突兀加摩挲非山非屋非陂陀昔聞
阿難騎香象梅檀林內頻經過我之此圖無乃是
貝多羅樹金沙河十丈黃塵向天闊霜天夜踏宮
墻月匆匆支來三品料鞭梢趨就千官謁材大寧
堪世人用徒使低頭受羈紲京師風俗看洗象玉
河春水涓流潔赤腳烏蠻縛雙臂六街士女車填
咽叩鼻殷成北闕書怒蹄捲起西山雪圖成懸在
長安市道旁觀者呼奇絕性癖難供勢要求價高
一任名豪奪十餘年來人事變碧雞金馬爭傳箭

越人善象教象兵扶南身毒來酣戰惜哉崔生不
復見畫圖未得開生面若使從軍使趙佗蒼梧城
下看如練更作昆明象戰圖止須一疋鶺溪絹嗟
嗟崔生餓死長安陌亂離荒草埋殘骨一生心力
付兵火此卷猶存堪愛惜君不見　武宗供奉徐
霅仙豹房夜直從游畋青熊蒼兕寫奇特　至尊
催賜黃金錢只今零落同雲烟古來畫家致身或
將相丹青慘澹誰千年

松山哀

拔劒倚柱悲無端爲君慷慨歌松山盧龍蜿蜒東走欲入海屹然揩柱當雄關連城列障去不息茲山突兀烟峰攢中有壘石之軍盤白骨穿距凌巑屹十三萬兵同日死渾河流血增奔湍豈無遭際異變化須臾間出身憂勞致將相征蠻建節重登壇還憶往時隻部曲喟然歎息摧心肝嗚呼玄菟城頭夜吹角霜氣慘慘聲摧寥一旦功成盡入關錦裘跨馬征夫樂天山回首長蓬蒿烟火蕭條少耕作廢壘斜陽不見人獨留萬鬼填寂寞若使山川如此開不知何事爭強弱聞道朝廷念舊京詔書招募起春耕兩河少壯丁男盡三輔流移故土輕牛背農夫分部送雞鳴關吏點行頻早知今日勞生聚可惜中原耕戰人

臨淮老妓行

臨淮將軍擅開府不鬬身强鬬歌舞白骨何如棄戰場青娥已自成灰土老大猶存一妓師梧枝記得開元譜纔轉輕喉便淚流尊前訴出漂零苦妾是劉家舊主謳冬兒小字唱梁州翻新水調教桃

永嘯松山之敗中朝風聞盡節卹典備加誼襄烈被擒日久遂降以太傅大學士招龍入閣先征畧東南五省徙往哈兩南五省幸誼文叢

杜少陵前後出塞頓挫沉鬱文山厓山歌直擬悲憤此則兩意

其妙

張幸存相国詩云開天神武兩衆慮四海英雄歸駕馭明之重臣首先歸命昌礼石替考永嘯存

臨淮老妓字冬兒典陳子龍為田弘遇所蓄侯峒曾劉將軍

兩劉澤清南大兵至即棄淮安裝金玉于女避南湾為航海計因所領兵漸散復至淮安投誠舉家入京後全家正法

梅村集有抄

野史 田弘過殺子崇禎十六年其不收恤永定二王尚伊妻子之累尤可恨者周奎之子太子耳

藥撥定鵾弦授莫愁武安當日誇聲伎秋娘絕藝傾時但戚里迎歸金犢車後來轉入臨淮第臨淮游俠起山東帳下銀箏小隊紅巧笑射棚分畫的濃粧琵仗簇花叢縱爲房老腰肢在若論軍容粉黛工羊侃侍兒能走馬李波小妹解彎弓錦帶輕衫嬌結束城南挾彈貪馳逐忽聞京闕起黃塵殺氣奔騰滿川陌探騎誰能到薊門空閨千里追風足消息無憑訪兩宮兒家出入金張屋詩爲將軍走故都一鞭夜渡黃河宿暗穿敵壘過侯家妓堂

仍誄調絲竹祿山裨將帶弓刀醉擁如花念奴曲倉卒逢人問二王武安妻子相持哭薰天貴勢倚椒房不爲君王收骨肉翻身歸去過南兵退駐淮陰正扼營寶劒幾曾求死士明珠還欲致傾城男兒作健酣杯酒女子無愁發曼聲可憐西風怨吹斷山陽笛將軍自撤沿淮戍不惜黃金賜海師西施一舸東南避鸞洲崩浪大於山張帆掇柁無歸處重來海口豎降幡全家北遁長淮去長淮一去幾時還誤作王侯邸第看收者到門停奏伎蕭

條西市噗南寇老婦今年頭總白妻凉閨盡與亡迹已見秋槐隕故宮又看春草生南陌依然綠管對東風坐中尚識當時客金谷田園化作塵緣珠子弟更無人楚岫月落清江冷長笛聲聲欲斷魂

殿上行　梅村同年楊鳳岡掌板時官日講于对仗時奉中書黃應恩等事見之而拟鳳岡墓銘

殿上雲旗天半出夾陛無聲手攀直有　旨傳呼召集賢左右公卿少顏色公卿繇來畏廷議上殿叩頭輒心悸吾丘發策論平津木斥齊人慚汲尉先生侍從垂金魚退直且上庖西書況今慷慨復

遑惜不爾何以乘朝車秦凉盜賊雜風雨梁宋丘墟長沮溺降人數部花門留抽騎千人桂林戍指黃巾為

至尊宵旰誰分憂挾彈求鳳高墉謀老臣自請都詔獄逐客新辭鵾鵠樓先生翻然氣填臆口讀彈文叱安石期門將軍鬚戟張側足聞之退股栗吾聞　沔川張相

孝宗宰執何其賢劉公大夏戴公珊夾城日移對便殿造膝密語為艱難如今公卿習唯唯長跪不言而已矣黃絲歷亂朱絲直秋蟲跼曲秋雕起嗚呼拾遺指佞乃史臣優容愚蕞　天王仁

序佳詩不相稱
公傾倒于玉京至矣
此序自寫也尚書指
牧齋

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 并傳

玉京道人莫詳所自出或曰秦淮人姓卞氏知書工小楷能画蘭能琴年十八僑虎丘之山塘所居湘簾棐几巖淨無纖塵雙眸泓然日與佳墨良紙相映徹見客初亦不甚酬對少焉諧謔間作一坐頓靡與之久者時見有怨悵色間之輒剔以它語其警慧雖文士莫及也與鹿樵生一見遂欲以身許酒酣拊几而顧曰亦有意乎生固

爲若弗解者長歎凝睇後亦竟弗復言壽遇亂別去歸秦淮者五六年矣久之有閩其復東下者主於海虞一故人生偶過焉尚書某公者張具請爲生必致之衆客皆停杯不御已報曰至矣有頃廻車入內宅屢呼之終不肯出生怊怏自失殆不能爲情歸賦四詩以告絕已而歎曰吾自負之可奈何踰數月玉京忽至有婢曰柔柔者隨之嘗著黃衣作道人裝呼柔柔取所攜

琴來爲生鼓一再行泫然曰吾在秦淮見
中山故第有女絶世名在南內選擇中未
入宮而亂作軍府以一鞭驅之去吾儕淪
落分也又復誰怨乎坐客皆爲出涕柔柔
莊且慧道人画蘭好作風枝婀娜一落筆
盡十餘紙柔柔承侍硯席問如弟子然終
日未嘗少休客或導之以言弗應與之酒
弗肯飲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
不得意進柔柔奉之乞身下髮依良醫保

御氏於吳中保御者年七十餘侯之宗人
築別宮資給之良厚侯死柔柔生一子而
嫁所嫁家遇禍莫知所終道人持課誦戒
律甚嚴生於保御中表也得以方外禮見
道人用三年力刺舌血爲保御書法華經
既成自爲文序之緇素咸捧手讃歎凡十
餘年而卒墓在惠山祇陀菴錦樹林之原
後有過者爲詩弔之曰
龍山山下茱萸節泉響琤淙流不竭但洗鉛華不

洗愁形影空潭照離別離別沉吟幾迴顧遊絲夢
斷花枝悟翻笑行人怨落花從前總被春風誤金
粟堆邊烏鵲橋玉孃湖上蘼蕪路油壁曾聞此地
遊誰知卽是西陵墓烏相霜來映夕曛錦城如錦
葬文君紅樓歷亂燕支雨繡嶺逃離石鏡雲絳樹
草埋銅雀硯綠翹泥涴鬱金裙居然設色倪迂畫
點出生香蘇小墳相逢盡說東風柳燕子樓高人
在否枉拋心力付蛾眉身去柑隨復何有獨有瀟
湘九畹蘭幽香妙結同心友十色箋翻貝葉文五

條絃拂銀鉤手生死椑檀祇樹林青蓮舌在知難
朽良常高館隔雲山記得斑騅嫁阿環薄命只應
同入道傷心少婦出蕭關紫臺一去魂何在青鳥
孤飛信不還莫唱當時渡江曲桃根桃葉向誰攀

悲滕城

悲滕城滕人牧羊川之潰雨工矯步趨其羣河魚
大上從風雲去山一尺雷殷殷寺前鐵鐸多死聲
日暮雞犬慘不鳴城上掌事報二更鬼馬踏霧東
南行鼓音隆隆非甲兵吁嗟龍伯何不仁大水湯

打水兩詞供住南人不信有此事

湯滔吾民城中竽瑟不復陳縞帶之價高錦純路骨藉藉無主名葬者死生俱未明悲滕城滕城訛言晝夜驚百尺危巖浮車輪海民投網獲釜鐺巫兒赤章賽水神溝人匠氏脩防門

打氷詞

北河風高水生骨玉壘銀橋堆幾尺新成雲中千騎馬橫津直渡無行迹下流瀹幄川逕開吹笳官舫從南來帆檣山齊排浪進牽船百丈聲如雷雪深沒髁衣露肘背挽頭低風塞口相逢羨殺順流

船急問來晴河凍否溜過湖寬放揷平長年穩望一帆輕夜深側聽流澌響瑣碎玲瓏漸結成篙滑難施櫓枝折舟人霜滿鬢鬚白發鼓催船喚打氷衝寒十指西風裂吁嗟河伯何冥冥白棓如雨終無聲魚龍潛逃科斗匿殊耐鞭杖非窮民官艙裘酒自高卧只話篙師义手坐早辦人夫候治裝明日推車氷上過

再觀打氷詞

官催打氷不肯行座船既泊商船停商船雖住起

精鑿

潛聽氷底有聲柁牙應桅竿旗動吹南風舟子喜甚呼蒙衝兒童操楫爭跳躍其氣早奪馮夷宮青如蒼崖崩巨石鍧如戈矛相撞擊瀹如雲氣騰虛空颯如雨聲飛淅瀝河伯娶婦三日眠霜訛方空張輕烟忽聞裂帛素娥笑玉盤銀甕傾流泉別有鮫鮹還未醒沉魚浮藻何隱隱上氷猶結下氷行視氷如燈取氷影氷輪既碾相催送三千練甲皆隨從激岸迴湍氷負氷白龍十丈鱗鱗動自古水嬉無此觀披裘起坐捲簾看估客兼程貪夜發却愁明日西風寒桅畔輕雷殊不已醉裏扁舟行百里安得并州第四弦彈徹氷天霜月起

雪中遇獵

北風雪花大如掌河橋路斷流澌響愁鴟饑雀語喁啾健鶻奇鷹姿颯爽將軍射獵城南隅軟裘快馬紅纏䩮秋翎垂頭西鼠煖鴉青徑寸裝明珠金鵝箭褶袍花溼銅酒駝羹馬前立錦靴玉貌撥琴箏瑟瑟鬢多好顏色少年家住賀蘭山磧裏擒生夜往還鐵嶺草枯燒堠火黑河氷滿渡征鞍十載

功成過高柳閒却平生射雕手漫唱千人勅勒歌
只傾萬斛屠蘇酒今朝彷彿李陵臺將軍喜甚圍
場開黃羊突過笑追射鼻端出火聲如雷回去朱
旗滿城闕不信溝中凍死骨猶有長征遠戍人哀
哀萬里交河卒笑我書生徒褐溼寒驢箬笠過前
村卽今莫用梁園賦扶杖歸來自閉門

七言古詩四

曇陽觀訪文學博介石兼讀蒼雪師舊跡有感

先生頭白髮垂耳博士無官家萬里講席漂零笠澤雲鄉心斷絕昆明水南來道者爲蒼公說經如虎詩如龍大渡河頭洗白足一枝柳栗棲中峰與君相見耆然笑石床對語鸝愁空故園西境接身毒雪山照耀流沙通神僧大儒却並出雕題久矣

漸華風鳴呼銅鼓鳴莊蹻起青草湖邊築營壘金馬碧雞悵已矣人言堯幽囚或言舜野死目斷蒼梧淚不止吾州城南祠仙子窈窕丹青映圖史玉棺上天人不見遺骨千年蛻于此先生結茅居其傍歸不歸兮思故鄉盡道長沙軍已得滇池玉伏波南下開夜郎烏蠻孤城猶屈強青嶺絕塞終微茫忽得山中書蒼公早化去支遁經臺樹隕花文翁書屋風飄絮噫嘻乎悲哉喬木歸何處杜宇啼偏哀月明夢落桃榔臺丈夫行年已七十天涯戎

馬知何日點蒼青江海白道路雖開亦無及

贈陸生

陸生得名三十年布衣好客囊無錢尚書墓道干竟樹處士江邨二頃田京華浪跡非長計賣藥求名總游戲習俗誰容我棄捐才名苦受人招致古來權要嗜奔走巧借高賢謝多口古來貧賤難自持一飡誤喪生平守陸生落落負吾流行年五十今何求好將輕俠藏亡命耻把文章謁貴游丈夫宜用他途進相逢誤喜知名姓狡獪原來達士心

棲遲不免文人病黃金白璧誰家子兒人盡道當如此銅山一旦拉然崩却笑黔婁此中死嗟君時命劇可悲蜚語牽連竟配邊木葉山頭悲夜夜春申浦上望年年江花江月歸何處燕子鶯兒等飄絮紅豆啼殘曲裏聲白楊哭斷齋前樹屈指鄉園筍蕨肥南京置酒夢依稀薄鑪正美書堪寄燈火將殘淚獨揮君不見鴻都買第歸來客駟馬軒車胡碧易西園論價喜誰知東觀掄文矜莫及從他羅隱與方干不比如君行路難只有一篇思舊賦

江關蕭瑟幾人看

吾谷行 晚史 杜子恩崇熙人順治戊戌狀元騰傳之日以事報棄連染我被逮特吉稽之係女事免死戍邊

吾谷千章萬章木插石緣溪秀林麓中有雙株向背生並幹交柯互蟠曲一株夭矯面東風上拂青雲宿黃鵠黃鵠引吭鳴一聲響入瑤花飛簌簌一株偃蹇踞陰崖半死半生遭屈辱雷劈燒痕翠鬣焦雨垂漏滴蒼皮縮泥崩石斷逆枯根鼠竄蟲穿隱空腹行人過此盡彷徨日暮驅車不能速前山路轉相公墳宰木參差亂入雲枝上子規啼碧血

道旁少婦泣羅裙羅裙碧血招魂哭寡鵠鸛雌不忍聞同伴幾家逢卜淑羨他夫壻尚從軍可憐吾谷天邊樹猶有相逢斷腸處得免倉黃剪伐愁敗辭漂泊風霜懼木葉山頭雪正飛行人十月遼陽戍兄在長安弟玉關摘葉攀條不能去昨宵有客大都來傳道 君王幸漸臺便殿含毫題 詔涇閤門走馬報花開宮槐聽取從官詠御柳催成應制才定有春風到吾谷故園不用憂樵牧雖遇彫枯墜葉黃恰逢滋茂攢條綠由來榮落總何常莫

向千門美棟梁君不見庾信傷心枯樹賦縱學風月是他鄉

圓圓曲 圓圓在滇知平西不免並終乃亡為女道士李純甫思平西故作此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讌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箜篌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游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弦向誰訴白皙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迴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底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遍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欄若非壯士全

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濕專
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
十度霜殺曲妓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皇長向尊前悲老大
有人夫壻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
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

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君不見館
娃初起鶯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
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

送杜大于皇從婁東往武林兼簡曹司農秋岳范僉事正

五月江村客行曉僮無朝餔馬無草路穿槐柳到柴門滿架藤花屋漏掃與君相別定何年一見嗟

陳玄倪于平西邸事元有生長高李仲昇至田里祝寄田窗春雨湯之美祝見之云
杖公詩云峨眉西馬五七言律曰無骨脂臧則陳玄被寄政所指平西殺賊事歸乃
武云崇禎時田貴妃以機警私上意后父素宦伯思治老通上下聞田妃多智嫉
莊陳姓女爲以劉辰色警向辰夫乃帝委曲國事未允合見陳侍兵周大石中丁素宦伯宜諭吳三桂漏國出故陳
興馬延齡一見遂成目笑沈白以禮求聘周詩云而吳以造謀之廣台出師通敵云又云秦宦伯已將陳氏
匿上未及告見放出予若宦人貴妃為寫名籍中出付沈凡四引通末而受于田府上見云此段說與公詩更合稱紐云

余頭白早東鄰濁酒賒未到盤餐飧疎具梨棗莫
怪貧家一飯難主人長饑客不飽解囊示我金焦
詩四壁波濤驚欲倒一氣元音接混茫想落千峰
入飛鳥近來此地擅時譽粉飾開元與天寶我把
耒鋤倦唱酬耻書蛾眉鬬工巧看君爽氣出江山
始悔從前作詩少海內悠悠識者誰汝有平生故
人好副相猶然卧茂陵侍郎已是歸嶺表況逢少
伯共登臨西子湖頭月皎皎人生貧賤何足悲縱
酒高歌白雲杳勝絕留客我輩狂劫灰燒盡雷峰

小落落窮途感快游愧我蕭蕭色枯槁佳句流傳
遍世間寄書早慰江潭老

悲歌贈吳季子 松陵人 字漢槎

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消魂別而已君獨何爲至
於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學
經并學史生在江南長紈綺詞賦翩翩衆莫比白
璧青蠅見排抵一朝束縛去上書難自理絕塞千
山斷行李送吏淚不止流人復何倚彼尚愁不歸
我行定已矣八月龍沙雪花起橐駝垂腰馬沒耳

丁酉江南科場狀兩主司及分考皆坐死榜人譚咸逐東季子臭一方也

顧星洛寄季子云武許一祠為此倡和事不為人所知耳予過其地已成土事香子梅村已死院亭石倒太息梅村今為荒草不可尋矣即於君亦也

白骨皚皚經戰壘黑河無船渡者幾前憂猛虎後
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大魚如山不見尾張鬐爲
風沫爲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揚逢半人鬼噫
嘻乎悲哉生男聰明慎勿喜倉頡夜哭良有以受
患祇從讀書始君不見吳季子

織婦詞 咸勝仲弟子外傳也

黃繭繰絲不成匹停梭倚柱空太息少時織綺貢
尚方官家曾給千金直孔雀蒲桃新樣改異繡奇
文不遑識桑枝漸枯蠶已老中使南來催作早齊

紈魯縞車班班西出玉關賤如草黃龍袱子紫豪
駝千箱萬疊奈爾何

贈穆大苑先 從汝寧確山歸確山余兄純祐治也

穆生同學今頭白讀書不遇長爲客亂離諸子互
升沉共樂同愁不相失出入知交三十年江山幾
處供游歷承平初謁武夷君荔支日啖過三百兵
火桐江遇故人釣臺長嘯凌千尺身軀雖小酒腸
寬坦腹鄉村話疇昔訪友新年到蔡州淮西風浪
使人愁峭帆直下雙崖險奇石橫空衆水流泊口

斷磯傳禹跡山根雷雨鎖獼猴舍舟別取中都道寢廟高原陵樹秋定有風雲歸大澤不堪弓劍弔荒丘仰天太息頻搔首失脚倒墮烏犍牛偶來帝鄉折左臂吾苦何足關封侯丈夫落落誇徒步苦鞋踏遍天涯路中原極目滿蓬蒿海內於今信多故萬事無如散誕游一官必受羈樓誤傷心憔悴朗陵侯征蹄奔命無朝暮身親芻秣養驊騮供頓三軍尚嗔怒赤日黃埃伏道旁鞭稍拂面將誰訴故舊窮途識苦辛掉頭舉世寧相顧嗚呼汝南風俗天下稀死生然諾終難移相逢應自有奇士客中可以談心期君行千里徇友急此意豈得無人知

遣悶

秋風泠泠蛩唧唧中夜起坐長太息我初避兵去城邑田野相逢半親識扁舟遇雨烟村出白版溪門主人立鷄黍開尊笑延入手持釣竿前拜揖十載鄉園變蕭瑟父老誅求窮到骨一朝戎馬生倉卒婦人抱子草間匿津亭無船渡不得仰視烏鵲

營其巢天邊矰繳猶能逃我獨何爲委蓬蒿搔首
回望明星高

其二

雞既鳴矣升高堂問我消息來何方欲語不語心
彷徨當年奔走雖茫茫兩親筋力支風霜上有王
母方安康下有新婦相扶將小妹中夜縫衣裳百
口共到南湖莊只今零落將誰望由門一步紛蜩
螗十人五人委道傍去鄉五載重相見江湖到處
逢征戰一家未遂昇平願百年那得長貧賤

其三

人生豈不繇時命萬事憂愁感雙鬢兄弟三人我
衰病齒牙落盡誰能信嘯昔文章傾萬乘道旁爭
欲知名姓中年讀易甘肥遯歸來擬展雲山興赤
城黃海東南勝故園烽火憂三徑京江戰骨無人
問愁吟獨向南樓凭風塵咫尺何時走故人往日
燔妻子我因親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
從之媿青史

其四

生男歡喜生女憐嗟我無子誰尤天傷心七女盡亡母啾啾乳燕枝難安一女血淚啼闌干舅姑嶺表無書傳一女家破歸閒關良人在北愁戍邊更有一女憂烽烟圍城六月江風寒使我念此增辛酸其餘燈下行差肩見人悲歎嘆無端攜手遊戲盈床前相思夜闌更剪燭嚴城鼓聲振林木衆雞怖向床頭伏搖手禁之不敢哭

其五

舍南春水成清渠其上高柳三五株草閣窈窕花扶疎園有菜茹池有魚蓬頭奴子推鹿車藝瓜既熟分里閭忽聞官馬來城隅南翁北叟當窓趨我把耒鋤心躊躇問言不荅將無愚老大無成灌蔬壤暫息干戈竊偃仰舍之出門更何往手種松杉已成長

其六

白頭儒生良自苦獨抱陳編住環堵身歷燕南遍齊魯摩挲漆經觀石鼓上探商周過三五矻矻窮年竟奚補岣嶁山頭視融火百王遺文棄如土馬

矢高於瞿相圃箋釋蠹魚付梨棗寓言何必齊莊
周屬辭何必通春秋一字不向人間留亂離已矣
吾無憂

詠拙政園山茶花并引

拙政園故大弘寺基也其地林木絕勝有
王御史者愛之以廣其宮後歸徐氏最久
兵興爲鎮將所據已而海昌陳相國得之
內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柯合理得勢爭
高每花時鉅麗鮮妍紛披照矚爲江南所

僅見相國自買此園在政地十年不歸再
經譴謫遼海此花從未寓目余偶過太
爲作此詩他日午橋獨樂定有酬唱以
看花君子也

拙政園內山茶花一株兩株枝交加艷如天孫織
雲錦賴如姹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蠟
棟凌朝霞百年前是空王宅寶珠色相生光華長
養端資鬼神力傾曇湧現西流沙歌臺舞榭從何
起當日豪家擅閭里苦奪精藍爲翦花旋拋先業

隨流水兒郎縱博賭名園一擲留傳猶在耳後人
修築改池臺石梁路轉蒼苔屐曲檻奇花拂畫樓
樓上朱顏嬌莫比千條絳蠟照鉛華十丈紅牆飾
羅綺闘盡風流富管弦更誰警眼開桃李齊女門
邊戰鼓聲人門便作將軍壘荆棘從眞馬矢高谷
斤勿剪鬱簀喜近年此地歸冠公相公勞苦承明
官寘宰陽和暗迴斡長安日日披薰風花留金谷
遲難落花到朱門分外紅獨有　君恩歸未得百
花深鎖月明中灌花老人向前說園中昨夜零霜

雪黄沙漸漸動人愁碧樹垂垂爲誰發可憐塞上
燕支山染花不就花枝殷江城作花顏色好杜鵑
啼血何斑斑花開連理古來少並蒂同心不相保
名花珍異惜如珠滿地飄颻胡不掃楊柳絲絲二
月天玉門關外無芳草縱費東君着意吹忍經摧
折春光老看花不語淚沾衣惆悵花間燕子飛折
取一枝還供佛征人消息幾時歸

短歌

王郎頭白何所爲罷官嶺表歸來遲衣囊已遭盜

六漢酬校

賊笑襆被尚少親朋知我書與君堪太息不如長作五羊客君言垂老命如絲縱不歸人且歸骨入門別懷未及話石壕夜半呼倉卒肚篋從他悞攫金告緡憐我非懷璧田園斥盡敝裘難苦乏家錢典圖籍愛子摧殘付托空萬卷飄零復奚惜吁嗟乎十上長安不見收千山遠宦終何益君不見鬱孤臺臨數百尺惡灘過處森刀戟歷遍風波到故鄉此中別有盤渦石

西巘顧侍御招同沈山人友聖虎丘夜集作

圖紀勝因賦長句

漢陽仙人乘黃鵠朝發三巴五湖宿春深潮滿闔閭城剪得晴川半鸚綠錦淫催動木蘭橈恣討名山縱心目判牘揮毫撥若雲支笻屏騎從惟鹿蒼丘虎氣鬱騰驤一片盤陀徑廣塲平座千人填語笑危欄百尺沸絲簧夫差石上杯浮月歐冶池邊劒拂霜花雨講臺孤塔迴風流捨宅六朝荒曾來此地探奇蹟薄晚迎流刺舟入攜手何人沈與吳詞客青衫我頭白脫略才知與會眞冥搜務取烟

霞適火照靈湫暑月寒鐘埋苦霧陰崖黑魯公擘
棄字如斗忠孝輪囷鬼神走蘚剝苔侵耿不磨手
捫沉吟立來久重巡官燭奏鵾絃今夕懽游逢快
友後約須聽笠澤鷺臨分忍折閶門柳七里山塘
五月天玉絲金管自年年江村茶熟橋成市溪舘
花開樹滿船賀老一歌嘗月下泰嫗雙槳卽門前
泥車瓦馬兒童戲竹几蕉團估客眠萬事韶華有
猶替烟蕪漸失層巒翠鼠竄廻廊僧舍空鴉啼廢
井漁扉閟赤幰黃驄佳氣浮姑蘇臺上春風細今

出天清鸛鶴高詩成日落溪山麗笳屐籃輿逐後
塵碧油簾舫夜留賓樓遲我已傷頹老歷落君偏
重散人好把丹青垂勝事可憑詩卷息閒身襄陽
寺壁摹羊祜句曲山圖補許詢妙手生綃經想像
兎毫點出雙瞳王抱膝看雲見礧砢擔顱藉草毹
疎放半衲誰堪竺道生一樽足擬陶元亮絹素流
傳天壤存宅年相見欣無恙黃鶴高飛玉笛殘舊
游我亦夢湘沅峭帆此去應千里郢樹參差響憂
灘飲君酒送君還王程長作畫圖看攜將老筆龍

世情詩萃閣
借讀

眼輩寫盡江南江北山

高凉司馬行 贈孫希若

高凉司馬才如龍眼看變化疇人中豪華公子作能吏刻苦不與俗常同十年太末聲名好隨牒單車向嶺表猿啼天邊雁北飛相思不斷如春草官清喜得鄉園近載米嘗聞上山郡此去雖持合浦珠炎州何處沽佳醞君言萬事隨雙屐浮踪豈必嗟行役婚嫁毕完身計空掉頭且作天涯客江南賦稅愁連天笑余賣盡江南田京華權貴書盈寸

笑余不作京華信平生聲伎羅滿前襆被獨上孤蓬船到日蘭芽開百本飽啖荔枝寧論錢故舊三人腸幾轉白頭老輩攤吟卷王宰丹青價自高周郎酒與愁來減三銜橘柚廣州柑夢遶江南與海南吾谷霜楓迴首處錯認桄榔是鄉樹

魯謙菴使君以雲間山人陸天乙所畫虞山圖索歌得二十七韻

江南好古推海虞大癡畫卷張顛書士女嬉遊衣食足丹青價重高璠璵不知何事今蕭索異聞只

說姑蘇樂西施案舞出層臺瑟瑟珍珠半空落聞
道王孫愛畫圖購求不惜千金諾此地空餘好事
家扁舟載入他人橐玉軸牙籤痛惜深丹崖翠壁
精華弱魯侯會侯何太奇此卷留得無人知一官
三載今上計粉本溪山坐卧持九峰主人寫名勝
百年絹素猶蒼潤云是探微後代孫飄殘兵火遺
名姓我也旅蘆擁被眠舊遊屈指嗟衰病忽聽柴
門枉尺緘披圖重起籃輿興島目烟巒妙蜿蜒西
風拂水響濺濺使君自是神仙尉老我堪依漁釣

船招眞治畔飛黃踔七檜盤根走麋鹿寫就青山
當酒錢醉歌何必諸絲竹魯侯笑我太顛狂不羨
金張誇顧陸登臨落日援吟毫太息當年賢與豪
請爲陸生添數筆絳雲樓榭舊東皐

九峰草堂歌 并序

九峰草堂者青溪諸乾一進士所搆也乾
一取第後未仕著書九峰山下每峰皆有
卜築而神山爲最明初彭素雲仙翁修眞
此山徵書至而蛻去丹井尚存金蛇著異

故名神鼈峰焉少參陸蕃陔訣予山麓而
其旁張王屋先生舊墅有孫漢度能繼家
風余詩中所援陸瑁張融蓋指兩人也余
山爲陳徵君眉公隱處吾友董得仲以詩
文爲此峰主人乾一草徵君廢屋置祠而
橫雲爲李氏園相望則天馬峰有鐵崖舊
墓機山則二陸故宅也乾一拉余同遊坐
客有許九日沈友聖倪思曼及故人徐陳
二子而小司空張公尋攜尊至凡乞花場

種藕塘仙人棋枰庫將軍兵書鐵鎖并玉
屏石牀龍洞虎塔皆一時杖屨所登歷故
叙次及之其詳在九峰誌中

九峰草堂神鼈峰丹崖啓白彭仙翁終南曳杖來
採藥眼看江上飛虬龍紫泥欲下早蟬蛻掉頭不
肯隨東封金蛇三寸戲沙礫玉棺萬古懸虛空仙
井曾經鬼神鑿九還洗出桃花紅霓旌羽飾往來
過月明鸞鶴吟天風九峰主人青溪曲上清謫受
金門祿一鞭槐市撼鳴珂脫却朝衫友麋鹿地近

寧移許椽家身輕未辟留侯穀層閣欲窺俯碧潭
迴廊窈窕穿修竹同志相期四五人幽棲幾處依
林麓陸瑁溪堂薄宦成張融岸屋先人築曹唐道
者件吹笙註罷南華理松菊道士曹耕雲同隱葉落閒階
閱苑鐘熏香小史清如玉主人詩酒真人豪好將
蹤跡從漁樵痛飲恕人客水部乾一善飲而余口不識杯勺長
吟懷古繼龍標名高仕宦從教懶金盡妻孥任見
嘲是處亭臺添布置到來賓客共逍遙精藍每與
支公會支公指大快友還將董相招得仲我輩漫應

誇隱遁此君猶復困蓬蒿小園涉趣知能賦中歲
離愁擬續騷右手酒杯澆塊壘雙眸書卷辨秋毫
得仲目疾復明憶昔溪山正全盛徵君比屋開三徑筍屐
籃輿鶯燕忙酒旗歌板花枝映處士詩成猿鳥知
尚書畫就烟巒潤客過嘗逢太守車書來每接高
僧信李氏名園士女遊徐公別墅琴尊興文貞別業在西余
禊飲壺觴妙妓絃餅師粔籹山翁印眉公好說餅市者以為名西風急浪五湖天四月江村響杜鵑偃客棋枰
拋浩劫道人硯鐫隱殘編乞花何處花如錦種藕

曾無藕似船鐵笛已稀天馬逝玉屏雖在石牀鐫
豢龍洞暗荒祠雨講虎經銷妙塔年九峰主人三
歎息赤烏臣主眞相得儒將雍容羽扇風歌鍾簴
戟王侯宅勳業將衰文字與江山秀弱機雲出寶
玉空埋劒影寒蘆花一片江湖白英雄已往餘氣
在後來往往生遺佚青史人間歲月遒老鐵歌殘
歌白石眉公自稱白石山人我聽君談意悽啾停樽不御青
燈耿相看徐孺與陳郎閩公大樽之子雜坐迂倪思曼偕瘦
沈友聖彊項還推一老生江都著作攄孤憤得仲履齒
俄聞到茂先一坐傾辟再張飲有客依人話過秦
客有談關中事無家二子同哀鄖鄖徐陳二子感舊思今涕淚
多荒鷄喔喔催人寢九峰九峰空巘屼朝來重上
仙翁壇浮生感嘆誠無端拂衣長嘯投漁竿烟波
一葉愁風湍願君授我長生訣攜向峰頭萬仞看

觀王石谷山水圖歌

世間勝事誰能識兵戈老盡丹青客眞宰英靈厭
寂寥江山幻出王郎筆王郎展卷閒窓淨良久呼
之曾不應剪水雙瞳鎮日看側身似向千峰進一

時儒雅高江東氣韻吾推里兩翁師授雖眞肖沿
襲後生更自開鑿叢取象經營巧且密丰神點拂
天然中頓挫淋漓寫胷臆研精毫髮摹宗工廣陵
花月扁舟送貴戚豪華盛供奉不惜黃金購畫圖
好奇往往輕南宋妙手裝潢技絶倫殘縑斷墨俄
飛動闔閭城下收藏家誅求到骨愁生涯僅存數
軸用娛老載去西風響鹿車君也侯門趿珠履晴
日湘簾憑畫几奕罷雙童捧篋來卿客何知亦咨
美笑持茗椀聽王郎鑒別妍蚩臻妙理作者風流

異代逢賞心拊掌王孫喜枉買靑娥十萬錢移人
尤物惟山水王郎魁磊滿通都軟裘快馬還東吳
道邊相識半窮餓致身猶是憂妻孥美君人材爲
世出盛年絶藝須難得好求眞訣走名山粉本終
南兼少室攬取周關入掌中歸帆重袖烟江色諸
侯書幣逃深處搦管松根醉墨跋絹素流傳天壤
間白雲萬里飛來去

京江送遠圖歌 并序

京江送遠圖者石田沈先生周爲吾高祖

遯菴公之官叙州作也圖成於弘治五年辛亥之三月京兆祝公希哲允明爲之序後一百七十有八年公之四世孫偉業謹案京兆序西書之曰公諱愈字惟謙一字遯菴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郎中清慎明敏號稱職先後九載南司寇用弘治三年詔書徵薦其屬將待以不次疏未達而命守叙州爲守既嘗論叙又險且遠公獨不以爲望南中諸大僚爲文以

寵其行太僕寺丞文公宗儒林既已自爲文又遍乞名人之什以贈文公之子待詔徵仲璧即公壻也石田爲文公執友待詔親從之受畫法京兆之交在文氏父子間故石田爲作長卷題以短歌而京兆序之長卷中平橋廣坡桃柳雜植有三峰出其上離舟揮袂送者四五人點染景物皆生動短歌右荔支初紅五馬到江山亦爲人增奇之句其風致可想見焉京兆文典雅

有法度小楷倣鍾太傅體尤其生平不多
得詩自都玄敬以下十有五人朱性甫存
理劉協中嘉績尤以詞翰著名者也先朝
自成弘以來一郡方雅之族莫過文氏而
吾宗用世講相輝映當叙州還自蜀黎政
河南而文太僕丞出爲溫州守待詔以詩
文書画妙天下睨出而與石田齊名其於
外家甥舅中表多有往還手蹟偉業六七
歲時見吾祖封詹事竹臺公所藏數十紙

今大半散失猶有存者此卷比之宅褒日
月爲最久哀門凋替不知落於何人乃劫
灰之餘得諸某氏質庫中若有神物擁護
以表章其先德不綦幸乎吾吳氏自四世
祖儀部氷蘗公以乙科起家參政再世滋
大父子皆八十有重德其行畧具吳中先
賢傳中偉業無似不能闡揚萬一庶幾邀
不朽於昔賢之名蹟而藉手當世諸君子
共圖其傳是歌之作見者其有以教之也

一起公本色王孝宗以下風格俱仰與之俱化矣

京江流水清如玉楊柳千條萬條綠畫舫勞勞送客亭勾吳人去官巴蜀巴蜀東南夔道開夷牢山下居民屋諸葛城懸斷棧邊李氷路繫顛崖腹不知置郡始何年即叙西戎啓荒服吾祖先朝事孝宗清郎遠作蠻方牧家世流傳餞別圖知交姓字摩挲讀先達鄉邦重文沈太僕絲蘿共華省徵仲當時尚少年後來詞翰臻能品師承文衡石田翁婉致姻親書画請相城高卧灑雲烟語到相知因笑背太守嚴程五馬裝山人尺素雙江景草色

官橋從騎行花時祖帳離尊飲碧樹遥遥別秋情青山疊疊征帆影首簡能書枝指生揮毫定值殘醒醒狂草平生見儘多愛看楷法藏鋒緊徵仲關心画後題石田句把前賢引杜老曾遊擘荔支涪翁有味嘗苦筍唐戎州宋紹聖四年始改爲叙杜子美客游詩有輕紅擘荔支之句黄山谷改官作筍賦言苦而有味官況似之故石田知歌引此相贈此地居然風土佳丈人仕宦堪高枕嗚呼孝宗之世真成康相逢骨肉游義皇瞿塘劍閣失險阻出門萬里皆康莊雖爲邊郡二千石經過黑水臨青羌旄牛徼外無

傳堠鐵鎖江頭弗直防去國豈愁親故遠還家詎
使髮毛蒼吾吳儒雅傾當代石田既沒風流在待
詔聲華晚更遒杖山放達長無害歲月悠悠習俗
非江鄉禮數歸時態縱有丹青老輩存故家與會
知難再京口千帆估客船金焦依舊青如黛巫峽
巫山慘澹風此州迢遞浮雲礙正使何人送別離
登高腸斷島蠻塞哀白嗟余老秘書先人名德從
頭載廢棄殘縑發浩歌一天詩思江山外

沈文長雨過福源寺 并序

余以己亥春遊石公山宿文長山館丁未
復至石公水洞挾奇呈異遠過舊游將登
歷而風雨驟至竟覿面失之殊不及我故
人之高談蕭寺追敘風昔也

昔年訪沈子石公山沒歸雲址今年過沈公石公
水落盤龍宮沈公家在石公側白頭三見山根出
而我分攜將九載相看總老溪山改石公在望風
雨作探得靈奇復蕭索沈公蠟屐曉衝泥握手精
藍話疇昨石公沈公且別去明日回頭望山樹

秋日錫山謁家伯成明府臨別酬贈

吾家司馬山陰公子弟變化風雲中堪戈帶礪周京改碣石關河禹穴通泰伯城頭逢季子登高極目霜楓紫七十烟巒笠澤圖三千歲月句吳史遍觀易象與春秋魯頌唐風贵攸求縞帶贈來同白璧干將鑄就勝純鈞此中盡說春申澗草荒幸舍飛鳧雁珠履何人解報恩荆緑杜自勤垂盼黄初才子好加餐季重翩翩画省看早負盛名游鄴下只今詩酒駐江干江干足比梁園勝追陪裘叟招

枚乘八斗君堪跨建安一編我尚慚長慶劉山東望故人遥玉局金吾未寂寥汗簡舊開都護府蘭臺新插侍中貂感君意氣從君飲燈火松窓安伏枕數枝寒菊映琴心百斛清泉定茶品歸家廻首木蘭舟鐘鼓高城暮靄收最是九龍山下水伴人離抱向東流

題劉伴阮凌烟閣圖 并序

唐閻立本十八學士圖相傳在兵科直房中余官史局慈谿馮大司馬鄴仙時掌兵

都垣嘗同直禁中出而觀之吏胥篋未及
展而馮以上命宣召遽裒鏑而去遂不果
今相去三十年六科廊燬於兵此圖不可
問矣按王氏畫苑立本畫十八學士又畫
凌烟二十四功臣故兩圖並行凌烟圖不
著著其所繇失汴梁劉君伴阮天才趍詣
書畫尤其所長自鍾王以下八分行草摹
之無不酷似山水雅擅諸家又出新意以
繪人物如所作凌烟功臣圖氣象髣髴衣

裝環異雖立本復出無以過焉伴阮遊於
方伯三韓佟公之門暫留吾吳恨尚未識
面間取是圖以想像其爲人意必嶔奇磊
落有凌雲御風之氣余因是以窺劉君之
才服方伯之知人而深有感於余之老不
足追陪名輩也爲之歌曰

大梁才子今劉生客遊書畫傾公卿江南花發遇
高會汕幢置酒羅羣英開君書堂拂素壁貞觀將
相施丹青長孫燕頷肺附咸河間窿準天潢親鄂

公衛公與英國誰其匹者推秦瓊房杜勛魏彊諫元僚濟濟高勳名二十四人半豐沛君王帶礪山河盟千載懸毫寫生面雙眸顧盼關神明長弓大矢佩刀劒元衮赤舄垂旒珩正視橫看叶奇絶一時車馬喧南城余衰卧病滄江口忽逓流傳入吾手細數從前翰墨家海內知名交八九憭淡相看識苦心殘縑零落知何有拔窮仙佛并侯王四十年來誰不朽北有崔青蚓南有陳章侯崔也餓死值喪亂緋摩一卷兵間留含牙白象貝多樹圖

成還記通都求陳生落魄走酒肆好摹倫父屠沽流笑償王媼錢十萬稗官戲墨行觥籌劉生三十稱詞伯盛名緩帶通侯席墨没休嗤此兩生古今多少窮途客繁臺家在汴流平老我相逢話鋒鏑剩有關河出後生杜將兵火催衰白君不見秘書高館羣儒修歐虞褚薛題銀鉤朔州老將解兵柄折節愛與諸生游丈夫遭際好文日布衣可以輕兜鍪似君才藻妙行草兒工絹素追營丘它年供奉北門詔大官賜食千金裘嗚呼石渠麟閣總天

白燕吟

雲間白燕巷袁海叟內舍在焉吾友單狷
巷隱居其傍鴻飛冥冥爲弋者所篡故作
此吟以贈之余年二十餘遇狷巷於陳徵
君西余山館有歌者在席迴環昔夢因及
其事狷巷解組歸田遭逢多故視海叟之
西臺謝病倒騎烏犍牛以智僅免者均有
牢落之感俾讀者前後相觀非獨因物比
興也

白燕巷頭晚照紅摧頹毛羽訴西風雖經社日重
來到終怯雕梁故壘空當年掠地爭飛俊垂楊拂
處簾櫳映徵君席上點微波雙棲有箇凝粧靚趙
家姊妹鬬嬋娟軟語輕身鬢影偏錯信董君它日
寵昭陽舞袖出尊前長安穠杏翻蹀好穿花蛺蝶
春風巧趁雨孤城儔侶稀歸心一片江南草縞素
還家念主人瓊樓珠箔已成塵雪衣力盡藍田土
玉骨神傷漢苑春衡泥從此依林木窺簷詎肯熨

籠辱高舉知無鴻鵠心微生幸少烏鳶肉探卵兒郎物命殘朱絲繫足柘弓彈傷心早已巢君屋猶作徘徊怪烏看漫留指爪空廻顧差池下上秦淮路紫領關山夢怎歸烏衣門巷雛誰哺須白天涯脫網羅向人張口爲愁多啁啾莫向斜陽語爲唱哀生一曲歌

梅村集卷第八

五言律詩一

穿山

勢削懸崖斷根移怒雨來洞深山轉伏石盡海方開廢寺三盤磴孤雲五尺臺蒼然飛動意未肯卧蒿萊

玄墓謁剖公

一衲消羣相孤峰占妙香經聲清石骨佛面冷湖光花落承趺坐雲歸識講堂空潭今夜月鐘鼓祝

前王

過聞果師園居

帆影牕中沒鐘聲樹杪移簷依懸果近閣避偃松欹萊甲春來蚤茶槍雨後遲散齋閒獨往應與道人期

游西灣

石壁猿投栗荒祠鼠竊藤鐘寒難出樹雲靜恰依人勝從吾意捫危羨客能生來幾量屐到此亦何曾

似神廟時山人詩
名為刻苦實則
大雅

送繼起和尚入天台

振錫西泠渡潮聲定後聞展侵盤磴雪衣溼渡江雲樹向雙崖合泉經一杖分石林精舍好猿鳥慰離羣

蚤起

蚤涼成偶游惜爽憩南樓甚譽鳥聲動茶烟花氣浮衫輕人影健風細客心桑餘興閒支枕清光淺夢收

五月尋山夜寒話雨

客衣輕百里長夏惜登臨正爾出門夜忽逢山雨深聊將斗酒樂無作薄寒吟年少追涼好難爲父母心

瑜芬有侍兒明慧從江上歸則言去矣

江上送君別餘情感侍兒對人先母意生小就儂嬉恃稱偏頻進含嬌托未知今來羅帳底誰解笑微窺

溪橋夜話

予偕子俶兄弟臨流比屋巽戶同橋久雨

得月新浴乍凉輒書數語以識幽事

竹深斜見屋溪冷不分橋老樹連書幌孤村共酒瓢茶香消積雨人影話良宵同入幽栖傳他年未寂寥

感事

不事扶風椽難畊好時田老知三尺法官爲五銖錢築土驚傳箭呼門避權船此身非少壯休息待何年

兎缺

舌在音何讓唇亡口半呿病同師伯鬱方問仲堪醫露涿從人詣銜碑欲語遲納言親切地補闕是良規

織女

軋軋鳴梭忌盈盈涕淚微懸知新樣錦不理舊殘機天漢期還待河梁事已非玉箱今夜滿我獨賦無衣

贈蒼雪若鏡兩師見訪

孤雲所宿處清磬出層陰高座惟斯道扁舟亦此

心尋秋逢講樹到海發禪音月色霜天正吾師詩思深

謝蒼雪贈葉染道衣

娑羅多寶葉煎水衲衣黃不染非眞色拈來有妙香足趺僧相滿手綻戒心長一笠支郎許安禪向石傍

送李友梅還楚寄題其所居愛吾廬友梅慕陶故詩以記之

寒雪滿潯陽江程入楚鄉灘逢黃鵠怒嶺界白雲長十里魚蝦市千頭橘柚莊歸人貰村酒彷彿是柴桑

黃州杜退之改號蛻斯其音近而義別索詩爲贈

述志賦秋蟲孤吟御遠風掇皮忘我相摸骨失衰翁画以通靈妙詩因入悟空少陵更字說不肯效韓公

王瓜

同摘誰能待離離早滿車弱藤牽碧蔕幽頃戀黃

花客醉嘗應爽兒涼枕易斜齊民編月令瓜爬重
王家

豇豆

綠畦過驟雨細束小虹蜺錦帶千條結銀刀一寸
齊貧家隨飯熟餉客借饑趣五色南山豆幾成桃
李谿

送照如禪師還吳門

秋氣肅羣慮衲衣還故栖雲生孤杖迴月出萬山
低乞火青楓寺疏泉紫芋畦石牀欒拂子盡說是

曹溪師姓曹

初冬月夜過子俶

月色破林巒貧家共一灘門開孤樹直影逼兩人
寒淪茗誇陽羨論詩到建安亦知譚笑久良夜睡
應難

園居柬許九日

逆笋穿茶竈欹花巷釀房曝書移畫几敲篁響琴
牀晚食知眠懶輕衫便酒狂翛然吾願足不肯負
滄浪

晚泊

寒鋤依岸直輕槳蕩潮斜樹脫餘殘葉風吹亂晚鴉沙深留豕跡溪靜響魚叉乞火村醪至炊烟起荻花

題心函上人方丈

頂相安單穩圓塵覆鉢銷誰知眼丈室不曾效團焦石鼎支茶竈匡牀掛瘦瓢一枝方竹杖夜雨話參寥

題傚上人代笠

空山無住着就石架孤節愛雪編茅整愁風剪箬工樹陰休灌叟簷雨滴漁翁要自謀安隱吾師息此中

過南屏訪無生上人

謂此一公住偶來聞午鐘山容參雪嶠無生壁間有雪嶠師畫佛火隱雷峰路細因留竹雲深好護松精廬人不到相對話南宗

簡武康姜明府

地僻誰聞政如君自不同放衙山色裏聽事水聲

中竹稅官橋市茶商客渚蓬前溪歌舞在父老習遺風

其二

花發訟庭香松風夾道涼溪喧因紙貴邑靜爲蠶忙魚鳥高人政烟霞仙吏裝知君趨召日取石壓歸航

夜泊漢口

秋氣入鳴灘鉤簾對影看久游鄉語失獨客醉歌難星淡漁吹火風高笛倚闌江南歸自近盡室寄長安

曉糈

學母糈應早留花爾小聞爲憐新繡領故着舊時衣性急梳難理衫深力易微素奩猶未斂祇道侍兒非

送友人還楚

燈火照殘秋聞君事遠游客心分暮雨寒夢入江樓酒盡孤峰出詩成衆壑收一帆灘響急落日滿黃州

送黃子羽之任四首子羽能詩以徵辟爲新都令

襄陽

始見征途亂十年憂此方君還思　聖主何意策賢良楚蜀烽烟接江山指顧長祇今龐德舊不復卧襄陽

巫峽

高深積氣浮水石怒相求勝絶頻宜顧奇情不易留蒼凉難久立浩蕩復誰收詩思江天好春雲滿益州

成都

魚鳧開國險花月錦城吞巨石當門觀奇書刻澌茫江流人事勝臺榭霸圖荒萬里滄浪客題詩問艸堂

新都

丞相新都後如今復幾人　先皇重元老大禮自尊親舊俗科條古前賢風尚醇似君眞茂宰白石水潾潾

讀史雜感

十首紀中百建原時事詞健調高可傳の傳

吳越黃星見園陵紫氣浮六師屯鵲尾雙闕表牛頭鎮靜資安石艱危仗武侯新開都護府宰相領揚州

其二

莫定三分計先求五等封國中惟指馬閫外盡從龍朝事歸諸將軍輸仰大農淮南數州地幕府但歌鐘

其三

北寺讒成獄西園賄拜官上書休討賊進爵在迎鑾相國爭關第將軍罷築壇空餘蘇武節流涕向長安

其四

御刀周奉叔應敕阮佃夫列戟當關怒高軒哄道呼監奴右衛率小吏執金吾匍匐車塵下腰間玉鹿盧

其五

聞築新宮就君王擁麗華尚言虛內主廣欲選良家使者螭頭舫才人豹尾車可憐青塚月已照白

門花

其六

貴戚張公子奄人王寶孫入陪宣室宴出典羽林屯狗馬來西苑俳優待北門不時中旨召著籍並承恩

其七

漫說黃龍府須愁朱雀桁三軍朝坐甲十客夜傳觴王氣矜天塹邊書棄御牀江州陳戰艦不肯下潯陽

其八

偏師過采石突騎滿新林已設牽羊禮難爲刑馬心孤軍摧鞏洛百戰死王琳極目蕪城遠滄江暮雨深

其九

耨棘干夫聚艨衝百里通白衣搖急槳青帢伏彊弓塢壁推嚴虎江湖屬管崇丹陽故郭郡山越七人風

其十

越絕山河在征人尚錦袍乘風竹箭利狎浪水犀豪
怪石千灘險疑城百里高臨江諸將帥委甲甬東逃

贈徐子能

如子聲名早相聞盡故人懶余交太晚知我詰偏眞
道在應非病詩成自不貧休教嗟拇髀纔得保沉淪子能病瘵

其二

未卜林塘隱還將野興消鶴聲常入市樹勢欲侵橋
老病人扶拜狂吟客見招知從甫里近白首共逍遙

初春同王惟夏郁計登夜坐奇懷室

長日誰教睡夜深還擁書一燈殘酒在斜月暗牕虛
官退才須減名高懶不除梅花侵曉發蚤得伴閒居

新霽喜孫令修至同步後園探悔

偶來因客興信步得吾園雨足山低樹花開日滿軒
掃林休石磴剔藥遇泉源絕徑人聲至驚栖聽

易喧

王子彥 王以孝廉不仕後因事避吏將入都

失意猶焉往自憐歸計非無家忘別苦多難愛書稀白首投知已青山負布衣秋風秣陵道惆悵素心違

遇舊友

已過纔追問相看是故人亂離何處見消息苦難真拭眼驚魂定銜杯笑語頻移家就吾住白首兩遺民

偶值

偶值翻成訝如若不易尋出門因酒癖謝客爲書淫久坐傾愁抱高譚遇賞心明朝風日暇餘興約登臨

座主李太虛師從燕都間道北歸尋以南昌兵變避亂廣陵賦呈八首

風雪問關路江山故國天還家蘇武節浮海管寧船妻子驚還在交朋淚泫然兩京消息斷離別蔓經年

其二

白鹿藏書洞青牛采藥翁買山從五老避世棄三公舊德高詞苑長編續史通十年金馬夢回首暮雲中

其三

愛酒陶元亮能詩宗少文桃花忘世事明月望湘君山靜聞鼙鼓江空見陣雲不知時漢晉誰起灌將軍

其四

浩劫知難問秋風天地哀神宮一柱火仙竈五丁雷劍去龍沙改鐘鳴鼉鼓來可憐新戰骨落日獨登臺

其五

彭蠡初無雁潯陽近有書干戈愁未定骨肉苦離居江渚宵傳柝山城里出車終難致李白臥病在匡廬

其六

世路長爲客家園況苦兵酒偏今夜醒新恢切簡章

去年聲一病餘孤枕千山送獨行馬當風正緊掖
枕下溢城

其七

莫問投何處輕帆且別家漫栽彭澤柳好種廣陵
瓜飲與愁來減詩懷老自誇南徐山色近題語報
佞芭

其八

海內論知已天涯復幾人關山思會面戎馬涕沾
巾賓客佞羸老諸生原憲貧相看同失路握手話

艱辛

歲暮送穆大苑先往桐廬

客中貪過歲又上富春船燭影欹寒枕江聲聽夜
眠石高孤岸遒雪重牛帆偏明日停橈處山城落
木天

其二

卧病纔回棹征輈此再游亂山穿鳥道匹馬向蠻
州遠水浮沙嶼高楓入郡樓知君風雨夜落葉起
鄉愁

其三

到日欣逢節招尋有故人官厨消絳蠟客舍煖烏薪鎖印槐廳靜頒春柏酒新翻翻杜書記瀟灑得閒身

其四

知爾貪乘興衝寒蠟屐忙鶴翻松徑雪猿守栗林霜官醞移山榼仙碁響石房巖光如可作故態客星狂

曉發

曉發桐廬縣蒼山捕霧中江村荒店月野戍凍旗風衣爲裝綿暖顏因被酒紅日高騎馬滑愁殺白頭翁

客路

客路驚心裏棲遲苦未能龍移對江塔雷出定龕僧武林近事林黑人譚虎臺荒吏按鷹清波門外宿潮落過西興

贈劉虛受

中歲交朋盡新知得此翁道因山水合詩向病愁

工悟物談功進亡情耳識空重聽眞長今第一兄弟
擅宗風

其二

識面已頭白論心惟艸玄孝標三世史摩詰一門禪獨宿高齋晚微吟細雨天把君詩在手相慕十年前

苦雨

亂烟孤望裏雨色到諸峯野漲餘寒樹江昏失暝鐘夜深溪碓近人語釣船逢愁聽惟支枕艱難媿

老農

海濵

積氣知難極驚濤天地奔龍魚居廢縣人鬼語荒村異國帆檣落新沙島嶼存橫流如可救滄海漢東門

閶闔詩 并序

閶闔者李太虛先生所創別墅也廣厦層軒迴廊曲檻門外有修陂百頃堂前列灌木千章采文石於西山導清流於南浦繚

蕖被沼紫柰當牕芳枳樹籬修藤作架白鶴文鸂飛翔廣囿鴛鴦黃鵠游詠清池豈止都蔗爲鄉素馨成幄已哉況經傳惠遠厨藏金粟之儀山近麻姑壇擬玉臺之觀果名羅漢花號佛桑紺室聞鐘丹泉洗藥茲爲靈境夫豈塵區而吾師假御茂林從容長薄千里致羅鄉之酒十年探禹穴之書叔夜鍼鑪可容一斗茂先寶劍足值千金焚香而明月滿簾鬬茗而清風入座張華燈而度曲指孤嶼以題詩若將終焉洵可樂也不謂平原鹿走一柱蛟飛始也子魚已下虞翻之說既而孝頊遽來周廻之軍浪激亭湖兵焚樵舍馬矢積桓伊之墓鼓聲震徐孺之臺將仙人之藥臼車箱俱移天上豈帝子之珠簾畫棟尚出人間雲卿棄藥圃而不歸少陵辭瀼谿而又往放舟采石浪跡雷塘愛子則痛甚元規故園則情同王粲望匡山而不見指章水以爲

言嘿嘿依人傷心而已於是稽生授簡趙子抽毫重邀大別之雲再續小園之賦庶幾峰連北固不異香爐潮上邗溝居然溢口心乎慰矣歎也何如偉業幸遇龍門曾隨兎苑自灌園於海畔將負笈於山中顧茲三逕之荒已近十年之別願依杖屨共肆登臨弟子畀陶令之輿興思彭澤故吏逐謝公之屐寄念東山爰托五言因成十律華林園追陪之宴而今渺然浣花潭話舊之遊於茲在矣

先生家住處門泊九江船彭蠡春來水匡廬雨後天芰荷香石浦秔稻熟湖田獨坐憑闌久虛堂且晏眠

其二

有客扶藜過空山猿鳥知苔侵蘿逕展松覆石牀暮楚米炊菰早吳羹斫鱠遲柴門相送罷重定牡丹期

其三

性僻虬書画蹉跎遍兩京提攜詩卷重笑傲容襄
輕小閣尊奚古高人池館清平生無長物端不負
虛名

其四

興極歌還哭狂來醉復醒牀頭傾小榼壁後臥長
瓶月出呼漁艇花開置幔亭門前流水意數點暮
山青

其五

絕磴非人境丹砂廢井留移家依鶴砦穿水遇龍
湫白石心長在黃金藥可求何時棄妻子還伴葛
洪游

其六

我愛東林好還家學戴顒經臺憑怪石塵尾折青
松書卷維摩論溪山曹洞宗欲修居士服持偈問
黃龍

其七

倦策登臨減名山坐臥圖避人來聚里授老乞菱
湖舊業存榆柳新齋待竹梧亂離知又至安穩故

園無

其八

陶令休官去迎門笑語忙那知三逕菊却怕九秋霜十具牛誰種千頭橘未荒可憐思愛子付托在滄浪

其九

青史吾徒事　先朝忝從臣十年搜典冊萬卷鎖松筠好友須分局奇書肯借人劫灰心力盡牢落感風塵

其十

早買淮陰棹仍登江上樓曉來看北固何處似南州王謝池臺盡齊梁寢樹秋天涯憂國淚豈爲故鄉流

課女

漸長憐裘易將衰覺子難晚來檐下立搗衣月中看弱喜從師慧貧疑失母寒亦知談往事坐自在長安

嘉湖訪同年霍魯齋觀察

官舍鶯聲裏旌旗拂柳堤湖開山勢斷塔迥樹痕
齊世路催青鬢春風到紫泥還看鮑司隸聰馬灞
橋西

其二

蹤跡知何處溪山與不孤閒亭供鳥雀仙吏得尊
鱸紅荔浴江樹青楓笠澤圖須教趙承旨烟雨補
南湖

其三

門外銀塘滿鷗飛入晚衙公田若下酒鄉夢杜陵

花水碓筒輸紙溪船篷貢茶看雲堪拄笏幕客莫
思家

其四

羽蓋菰城道春風行部勞長公山郡簡小杜水嬉
豪簫鼓催征騎琴書壓畫舫獨憐憔悴客剪燭話
同袍

贈郡守李秀州隆吉

偶值溪山勝相逢太守賢邀人看水閣載酒上菱
船鶴料居官俸魚租讌客錢今朝風日好春草五

湖烟

野望

京江流自急客思竟何依白骨新開壘青山幾合圍危樓帆雨過孤塔陣雲歸日暮悲笳起寒鴉漠漠飛

其二

衰病重聞亂憂危往事空殘村秋水外新鬼月明中樹出千帆霧江橫一笛風誰將數年淚高處哭塗窮

送張學博孺高之官江北

薄宦非傷郡孤舟幾日程詩傳沛子弟禮問魯諸生水冽官廚釀城荒射圃耕北來車馬迓猶喜簡逢迎

冬霽

烟盡生寒日山雲不入城船移隔縣雪屋遶半江晴照眼庭花動開顏社酒清渚田飛雁下近喜有人耕

松化石 金陵任自受所藏

高士無凡好常思買一峯如何三徑石却本六朝松老筆應難画名山不易逢穀城相遇處肯復受秦封

嘲張南垣老遇雛妓

莫笑韋郎老還堪弄玉簫醉來惟捫腹興極在垂髫白石供高枕青樽山細腰可憐風雨夜折取最長條

破山興福寺僧鶴如五十

聽法穿雲過傳經泛海來花深山徑遠石破講堂

開潭出高人影泉流古佛苔長留千秋鶴聲繞讀書臺

園居

傍城營小築近水插疎籬岸曲花藏釣牕高鶴聽棋移床穿磴遠喚茗隔溪遲自領幽居趣無人到此知

梅村集卷第九

五言律詩二

高郵道中

野宿菰蒲晚荒陂積雨痕湖長城入岸塔動樹浮村漁出沙成路僧歸月在門牽船上瓜埭吹火映籬根

其二

十里藕塘西浮圖插碧虛霜清見江楚山斷入淮徐水驛難逢樹溪橋易換魚客程愁幾日已覺久無書

其三

曾設經年戍殘民早不堪柳營當午道水柵算丁男雪滿防旗暗風傳戰鼓酣淮張空幕府樓艦隔江南

其四

鼃社重來到人家出遠林種荷泥補屋放鴨柳成陰蝦菜春江酒烟簑暮雨砧曹生留畫水三十六陂深 高郵有曹生畫水壁米元章稱之其地有三十六陂

清江閒

岸束穿流怒帆遲幾日程石高三板浸鼓急萬夫爭善事監河吏愁逢橫海兵時有事兩粵兵過海上我非名利客歲晚肅宵征

得廬山願雲師書

絕頂誅茅處蒼崖怪瀑風書來飛鳥上僧出亂流中世事千峰斷鄉心半偈空却將兄弟夢烟雨問江東

過姜給事如農

侍從知名早蕭條淮海東思親當道梗如農迎母會膠萊有兵哭弟在途窮如須避地沒於吳下骨肉悲歌裏君臣信史中翩翩同梅客相對作哀翁

遠路

遠路猶兵後寒程況病餘裝綿妻子線致寒友人書晚渡河津馬晨氷驛舍車蕭條故園樹多負向山廬

過東平故壘

重鎮銅龍第雄邊珠虎牌柳穿驍騎箭花落美人

為畢迥救汪奉毋居美門陷終語向子安節寧節曰死埋敷亭哉成哉吾君所命吾主閔後命節君亡吾犯罪公也莊墨代背死君非二子之過遠千荃之

釵有客謀亡海無書勸正淮將軍留戰骨狼藉維
陽街

旅泊書懷

已遇江南雪須防濟北氷扁舟寒對酒獨客夜挑
燈流落書千卷清羸米半升徵車何用急慚媿是
無能

黃河 金龍口決河從北入海清江
宿遷水勢稍緩皆起新沙

白浪日崔嵬魚龍亦壯哉河聲天上改地脈水中
來潮落神鴉廟沙平戲馬臺滄桑今古事戰鼓不
須哀

桃源縣 在黃河南去
淮陽八十里

豈有秦人住何來浪得名山中難避地河上得孤
城桃柳誰曾植桑麻近可耕君看問津處烽火只
縱橫

膠州 時有
兵變

將已三年憊兵須六郡豪一時緣調遣平昔濫旌
旄後顧憂輜重前軍敢逗逃只今宜早擊都護莫
辭勞

平情语
與下相懷古作俱佳

白洋河在淮安西北膠州叛兵從此過河時已收縛

膠海愁難定孫恩戰艦多却聞挑白馬此處渡黃河一戰收豹虎千軍唱豪駝淮西兒女笑溟渤亦安波

過古城謁三義廟古桃源八十里爲石梁鎮也土人以傳說立廟傳奇有桃源結義耳食附會幾以爲眞矣

廟貌高原古村巫薦白蘋河山雖兩地兄弟只三人舊俗傳香火殘碑誤鬼神普天皆漢土何必史書眞

項王廟在宿遷項王下相人即其地也

救趙非無算坑秦亦有名情深存魯沛氣盛失韓彭垓下雖難逝江東劍不成凄凉思畫錦遺恨在彭城

過南旺謁分水龍王廟

鱗甲往來中靈奇奪禹功平分泰山雨兩使濟河風岸似黃牛斷流疑白馬通始知青海上不必盡朝東

送天台何石湖之官臨晉兼簡蒲州道嚴方

為報平安到報早
押送批

公

山色界諸盤河流天際看孤城當古渡絶岸入王官社鼓堯祠近鄉書禹穴難若逢嚴夫子爲報故人安

送紀伯紫往太原

不識盧從事能添幕府雄河穿高關塞山壓晉陽宮霜磧雁關樹秋原萬馬風相依劉越石清嘯戍樓中

其二

羨殺狂書記翩翩負令名軍知長揖貴客傲敝裘輕酒肆傳呼醉氈場倒屣迎須看雁門守不及洛陽生

其三

客舍同三子春風去住愁那知爲此別五月又并州榆莢催征騎榴花落御溝知君分手意端不爲封侯三子聲聖秋胡彦遠及伯紫也時彦遠已先行

其四

佐府偏多暇從容岸幘時詩成千騎待檄就百城

知從猶貪呼妓行邊快賭碁歸將出塞曲唱與五陵兒

送友人往眞定

五月常山去滹沱雨過淸賣漿無舊隱挾瑟有新聲曳履叢臺客投戈熊耳兵如逢趙公子須重魯連生

送純祐兄浙中藩幕

散吏仍爲客輕帆好過家但逢新種柳莫話久看花黃閣交須舊靑山道未賒獨嗟兄弟遠辛苦滯京華

其二

一第添憔悴似君遭遇稀杜門先業廢乞祿壯心違歌管移山棹湖光上客衣浪遊裘馬足即我故園扉

其三

亦有湖山興樓船滅宦情官非遷吏做客豈故侯輕粉壁僧寮畫烟堤妓舫聲從容趨府罷斗酒聽流鶯

其四

忽忽思陳事全家客剡中江山連暮雨身世隔殘虹高館燃官燭清猿叫曉風一竿秋色裏踪跡媿漁翁

曹秋岳龔芝麓分韵贈趙友沂得江州書三字

策馬高原去烟鴻仰視雙疎鐘穿落木殘日動寒江浪跡愁偏劇孤懷俠未降舊交相見罷沽酒話南牕

其二

誰識三公子蕭條下澤車門高輕仕宦才大御樵漁黃葉窮幽興青山出異書不須身貴早千騎上頭居

其三

已歸仍是客不遇却難留更作異鄉別倍添游子愁風霜逢北士兵甲阻西州一雁低飛急關河萬里秋

病中別孚令弟

情真語切聲泪俱下

昨歲衝寒別蕭條北固樓關山重落木風雪又歸舟地僻城鴉亂天長塞雁愁客程良不易何日到揚州

其二

秋盡霜鐘急歸帆畏改風家貧殘雪裏門閉亂山中客睡愁難熟鄉書喜漸通長年沽市酒宿火夜推蓬

其三

十日長安住何曾把酒尊病憐兄彊飯窮代女營

婚別我還歸去憐渠始出門往來幾半載辛苦不須論

其四

消息憑誰寄羈愁祇自哀逾時游子信到日老人開久病吾猶在長途汝却回白頭驚起問新喜出京來

其五

早達成何濟遭時信耶歡客游三月病世路一生難憂患中年集形容老輩看相逢俱壯盛五十未

爲官

其六

此意無人識惟應父子知老猶經世亂健反覺兒
衰萬事愁何益浮名悔已遲北來三十口盡室更
依誰

其七

似我眞成誤歸從汝伸兒教兒勤識字事母學躬
耕鄰都着士請門庭簡送迎古人親在日紀意在
虛名

其八

老母營齋誦家貧只此心飯僧餘白氎裝佛少黃
金骨肉情難盡關山思不禁楞嚴經讀罷無語淚
痕深

其九

寡妹無家苦拋離又一年老親頻念此別語倍潸
然性弱孤難立門衰產易捐獨留兄弟在中外幾
人憐

其十

是盛唐高李雄

稺子稱奇俊迎門笑語忙挽鬚憐尚幼摩頂喜堪狂小輩推能慧新年料已長吾家三萬卷付托在兒郎

再寄三弟

拙宦真無計歸謀數口資海田人戰後山稻雨來時官稅催應早鄉租送易遲荷鋤西舍叟憐我問歸期

其二

五畝山園勝春來客喚茶籬荒謀補竹溪冷課栽

花石逝墻根動松歌晕脚斜東莊租苟足修葺好歸家

再送王玄照

行止頻難定裝輕忽戒塗望人離樹立征棹入雲呼野色平沙雁朝光斷岸蘆此中蕭瑟意非爾不能圖

送孫令修游真定

窮達非吾事霜林萬象凋北風吹大道別酒置河橋慈雪迴征雁低雲壓怒颸曾爲燕趙客寥落在

六首環青書齋

今朝

送周子俶張青琱往河南學使者幕

不第仍難去棲遲幕府游幾人推記室自古在中州置酒龍門夜論文虎觀秋得依張壯武揮麈盡風流

其二

少室多奇士君尋到幾峰山深惟杖策雲盡却聞鐘文字眞詮近鬚眉道氣濃相貽書一卷歸敕葛陂龍子俶好道

其三

二陸來江左三張入雒中賦誇梁苑雪歌起鄴臺風倦攵休輕笑吳儂雅自雄短衣頻貰酒射獵過城東

其四

誰失中原計經過廢壘高秋風向廣武夜雨宿成皐此地關河險曾傳將士勞當時軍祭酒何不用吾曹

其五

未二首可論

極目銅駝陌宮墻噪晚鴉北邙空有骨南渡更無家青史憐如意蒼生遇永嘉傷心譚往事愁見雒陽花

其六

河流天地盡白日待銷沉不謂斯文喪終存萬古心典墳留太學鐘鼓起華林清雒安瀾後遺編定可尋

送湘陰沈旭輪謫判深州

謫宦經年待蹉跎泰此州猶然領從事朱得比諸

侯旅食沾微祿官塗托浪游却嫌持手板廳壁姓名留

其二

月出瀟湘水思家正渺然不知西去信可上北來船故舊憐除目妻孥笑俸錢免教烽火隔瓢泊楚江邊

其三

武亦堪爲政無因笑傲輕爾能高治行世止薄科名烟井流移復春苗斥鹵耕古來稱一尉何必尚

粵城

其四

豈不貪高卧其如世路非故園先業在多難幾時歸遇事愁官長逢人羨布衣君看洞庭雁日夜向南飛

送王子彥南歸

得失歸時輩如君總不然其如三徑志早定十年前身業先疇廢家風素德傳蕭條書一卷重上故鄉船

其二

一第雖無意名場技有餘解願匡鼎說運腕率更書材已遭時棄官猶辱詔除白頭纔一命需次復何如子彥已謁選得官需次未授

其三

錯受塵途誤栖栖叅半生中年存舊業雅志畢躬耕憂患妨高臥衰遲累遠行與君嗟失路不獨爲無成

其四

客裏逢中表登臨酒一杯好將身計拙留使後人材燈火鄉園近風塵笑語開相携孫入抱解喚阿翁來（子彥近得孫余之外孫也）

代州

萬里無征戍三關却晏然河來非漢境雪積自堯年將老空屯卧僧高絕漠還中原偏戰鬬此地不爲邊

送穆苑先南還

遍欲商身計相逢話始眞幸留殘歲伴忍作獨歸人年逼愁中老家安夢裏貧與君謀共隱爲報故園春

其二

驟見疑還喜堪當我半歸路從今日近信果向來稀同事交方散殘編道已非老親看慰甚坐久更沾衣

其三

舍弟今年別臨分恰杪秋苦將前日淚重向故人流海國愁安枕鄉書薄收相期裁數紙春雨便

歸舟

其四

庭樹書來長空階落葉黃酒乘今夜月夢遠一林霜客過探松塢童饑偃石床因君謝猿鶴開我北山堂

送何蓉菴出守贛州

想見征途便還家正早秋江聲連賜第帆影上浮丘兒女貪成長親朋感去留無將故鄉夢不及石城頭

其二

郡閣登臨遍江湖已解兵百灘爭二水一嶺背孤城石落蛟還鬬天清雁自橫新來賢太守官柳戰場生

其三

三載爲郎久棲遲共一貧師恩竟境貧友道客途貞世德推醇謹鄉心入隱淪蕭條何水部未肯受風塵

其四

句三韻家字押麻字韻如張家猛云大人也古語如此張押也

梅村咏物雖不入杜老法度而其調俊雅勝於家派

弱息憐還幼扶持有大家高門雖宦跡遠嫁況天涯小字裁魚素長亭響鹿車白頭雙淚在相送日將斜

猿

得食驚心裏逢人屢顧中側身探老樹長臂引秋風傲弄忘形便羈棲抵掌工忽如思父子回叫故山空

橐駝

獨任三軍苦安西萬里行鑄銅疑鶴頸和肉廢驢

鳴山負荷連重泉知鄰善清可憐終後載汗血擅功名

象

神象何年至傳聞自戰場齒能齊玉德性不受金創白足跡趺坐黃門拜舞行越人歸駕馭未許鼻亭狂

牛

瑩角偏轅快奔蹄伏軛窮賣刀耕隴上執鞚犒軍中游刃庖丁技扶犁田父功　君王思繭栗塵右

置圃風時須戒殺牛文

蒲萄

百斛明珠富清陰翠幕張曉懸愁欲墜露摘愛先嘗色映金盤果香流玉椀漿不勞葱嶺使常得進君王

石榴

五月華林宴榴花入眼來百株當戶牖萬火照樓臺絳帳垂羅袖紅妝出粉腮江南逢巧笑齲齒向人開江南石榴多裂北方獨否

蘋婆

漢苑收名果如君滿玉盤幾年沙海使移入上林看對酒花仍艷經霜實未殘茂陵消渴甚飽食勝加餐

文官果

近世誰來尚何因擅此名小心氷骨細虛體綠袍輕味以經嘗淡香從入手清時珍誇衆口殺核大縱橫

氷

清濁看都淨長安喚買氷兒來消夏待欲問價偏
增潔自盤中顯凉因酒後勝若求調燮理坐上去
青蠅

南苑春蒐應制

詔閱期門旅鐃歌起上林風雲開步伍草木共登
臨　天子三驅禮將軍百戰心劒鮮親讌罷告語
主恩深

送田鼎淵孝廉南還

客路論投分三年便已深每尋蕭寺約共話故園

心遠水明浮棹疎村響急砧瀟亭橋畔柳恰爲兩
人陰

其二

窮老無相識如君得數過祇貪懷抱盡其奈別離
多晝靜堪攤卷江寬足放歌勝游佳絕處回首隔
關河

其三

拂袖非長策蹉跎爲老親還家仍作客不仕却依
人勝識酬知已奇懷答鬼神鏡湖千丈月莫染雒

陽塵

其四

浪跡存吾道風流獨有君羣公雖走幣狂客自掄文樽酒堪呼月雙蜂看出雲可憐滄海上宋玉正參軍

偶見

挾彈打文鵝翻身馬注坡輕鞭過易水大雪滿滹沱錦帽垂青鼠銀罌出紫駝少時從出塞十五便橫戈

送詹司理之官濟南詹楚人余所得士

匹馬指營丘風清肅爽鳩齊言盈萬戶楚客長諸侯梅發江關信松高日觀秋故人慚鮑叔相送話東游

幼女

抱去纔周晬應難記別時信來偏早慧似解識京師書到遲回問人前含吐詞可憐汝母病臨絕話相思

送程太史翼蒼謫姑蘇學博

道重何妨謫官輕却便歸程門晴雪迴吳市暮山微舊俗弦歌在前賢文字非卽今崇政殿寥落侍臣衣

送郭宮贊次庵謫宦山西

薄宦知何恨秋風刷羽毛因沾太行雪憶賜未央袍問俗壺關老籌邊馬邑豪爭傳郭有道名姓壓詞曹

送純祐兄之官礱山

五十猶卑宦栖栖在此行官從鵝炙貴客向馬蹄

輕風俗高持論山川喜罷炭清時人物重縣小足知名

其二

絕有明湖勝青山屬蔡州曾爲釣臺客今作朗陵侯定訪袁安卧須從叔度游政閒人吏散廳壁掃丹丘

其三

懸瓠城西路關山雪夜刀至今勞戰伐何日剪蓬蒿地瘠軍租少官輕客將豪相逢蔡父老閒說漢

功曹

其四

落日龍陂望西風動黍禾歸人淮右近名士汝南多河上孤城迴天中萬馬過一官猶察後兒弟意如何

梅村集卷第十

五言律詩三

過中峰禮蒼公塔

下馬支公塔經聲萬壑松影留吟處石智出定時鐘尚記山中約誰傳海外逢平生詩力健翅足在何峰

其二

明月心常湛寒泉性不枯鳥啼香積散花落影堂孤道在寧來去名高定有無淒涼看筆塚遺墨滿江湖

其三

慧業誰能繼宗風絕可哀昔人存馬癖近代薄詩才鹿走譚經苑鴉飛說法臺空懸竹如意落日講堂開

其四

故國流沙近黃金窣堵坡胡僧眉拄地梵夾口懸河傳法青蓮湧還家白馬馱他年乘願到應認舊山阿蒼公滇人

過王菴看梅感興

練川城南三十里爲王菴學憲王先生著書地也有梅萬株不減鄧尉余以春日過其廢圃學憲所著數種其版籍尚存地僻幽人賞名高拙宦居客來唯老樹花發爲殘書斜日空林鳥微風曲沼魚平生貪著述零落意何如

獨往王菴看梅沈雨公攜尊道值余已溢返賦此爲笑

屢負尋山約偶然來此間多君攜酒至愧我放船還雙屐成孤往千林就一開誰知種花叟鎮日不開關

送致言上人

獨下千峰去蒼溪出樹腰雲生穿磴屐月滿過江瓢一飯從村寺前身夢石橋經行無定着惆悵故山遙

過韓靳王墓

訪古思天壑江聲戰鼓中全家知轉鬬健婦笑臨

戎汗馬歸諸將疲驢念兩宮婁涼岳少保宿艸起

秋風

其二

行在倉黃日提兵過故鄉傳聞同父老流涕說君王石馬心猶壯雲臺跡已荒一坏堪漬酒殘日下平岡

其三

詔起祁連塚豐碑有賜亭掛弓關塞月埋劍羽林星百戰黃龍艦三江白石銘趙家金椀出山鬼哭冬青

其四

丘壟今蕪沒江山竟寂寥松風吹北固碑雨洗南朝細路牛羊上荒岡草木凋宵客樵豎擾遺恨在金焦

宿沈文長山館

一徑艸堂偏湖光四壁天啼茶松竈火浴蘭竹籬泉玉鼠仙人洞銀鱸釣客船前村呼種樹偶語石橋邊

其二

遇山思便住此地信堪留謀食因溪碓齋心在石樓漁舟帆六面橘井樹千頭長共鴟夷子翩然結伴游

福源寺 去毛公壇三里爲攢雲嶺有福源泉寺以泉名羅漢松係梁朝舊物

千尺攢雲嶺金銀佛寺開鹿仙吹竹過龍女換珠來泉繞譚經苑松依說法臺蕭梁留古樹風雨不凡材

包山寺贈古如和尚

古木包山寺蒼然曉氣平石毛仙蛻冷近毛公壇雲影佛衣輕咒鉢蛟人聽彈碁鶴子驚相逢茶早熟匡坐說無生

過圻村

萬壑響鳴蟬湖光樹杪懸雲鬟神女廟雪乳隱若泉山籠櫻桃重溪船菱芡鮮相攜從此住松老不知年

湖中懷友

渺渺晴波晚青青芳草時遠帆看似定獨樹去何

渥花落劉根廟雲生柳毅祠香尊正可擷欲寄起相思

七夕即事

羽扇西王母雲軿薛夜來鍼神天上落槎客日邊回鵲渚星橋迥羊車水殿開祇今漢武帝新起集雲臺

其二

今夜天孫錦重將聘碓神黃金裝鈿合寶馬立文茵刻石昆明水停梭結綺春沉香亭畔語不數戚夫人

其三

仙醞陳瓜果天衣曝綺羅高臺吹玉笛複道入銀河曼倩詼諧笑延年婉轉歌江南新樂府齊唱夜如何

其四

花萼高樓迥岐王共輦游淮南丹未熟緱嶺樹先秋詔罷驪山宴恩深漢渚愁傷心長枕被無意候牽牛

大根菜

幾葉青青古窄泥弗染痕誰人愛高潔留汝屡凉溫輪菌形難老芳辛味獨存古來磐石重不必取深根

趵突泉

似瀑懸何處飛來絕壑風伏流根窈渺跳沫拂虛空石破奔泉上雲堰廢井通錯疑人力巧天地桔槔中

其二

不信乘空起憑闌直濺衣池平難作勢石隱定藏機曲水金人立凌波玉女歸神魚鱗甲動咫尺白雲飛

贈新泰令楊仲延其地爲羊叔子故里

置邑徂徠下雙槐夾訟堂殘民弓作社遺碣石爲莊野蔬齊紈美春泉魯酒香歸來羊太傅不用泣襄陽

靈巖觀設戒

湖山留霸跡花鳥供經臺不信黃池會今看白社

開枯潭龍洗出妙塔雁歸來此地關興廢須從法
將才

遥別故友

絕域重分路知君萬里餘馬頭辭主淚雁足覆巢
書艸沒還家夢霜飛過磧車齊諧他日事應記北
溟魚

其二

雪深難見日海盡再逢關野鼠多同穴神魚斷似
山只應呼草地都不類人間勉謝從行者他年有
箇還

秋夜不寐

秋多入衆音不寐夜沉沉浩劫安危計浮生久暫
心鄰雞殘夢斷牕雨一燈深薄冷披衣起晨烏已
滿林

七夕感事

南飛烏鵲夜北顧鶺鴒軍圍壁鉦傳火巢車劍拄
雲江從嚴鼓斷風向祭牙分眼見不曹事他年著
異聞

喜願雲師從廬山歸 并序

願師從雲居十年而歸出其匡廬詩道五老石門九奇三疊諸勝飛泉怪瀑不可思議而尤以御碑亭雲海爲第一觀竟似住鏡光白銀二種世界不知滄桑浮塵爲何等事矣願公贈予五十初度詩其落句曰半百定將前諸踐攷期對坐聽松聲蓋責予前約會時方喪亂衰病無家顧以高堂垂白不能隨師以去也乃爲此詩荅之

勝絕觀心處天風萬壑聲石門千鏡入雲海一身輕出世悲時事忘情念友生亂離兄弟恨辜負十年盟

贈錢受明

獨喜嘗時譽疎通邁等倫地從諸父重性似外家貧裘馬無他好詩書別有神古來傳孝謹非必守前人

受明得子東賀

長因故人子往事憶流連曾忝充閭會俄逢拜袞

年諸甥今甫爾入抱却依然吾老猶堪待公卿只
眼前

宿徐元歎落木巷元歎棄家住故鄣山中亂後歸天池丙舍落木巷竟陵譚友夏所題也

落木萬山心蕭條無古今棄家歸去晚別業住來深客過松間飯僧留石上琴早成茅屋計枉向白雲尋

送王子惟夏以牽染北行

晚歲論時輩空羣汝擅能祇疑櫟陽逮猶是濟南徵名字供人借文章召鬼憎阿戎才地在到此亦何憑

其二

二十輕當世愁君門戶難比來狂大減翻致禍無端落木鄉關遠疲艫道路寒敝衣王謝物請勿笑南冠

其三

客睡愁頻起霜天貫索明此中多將相何事一書生末俗高門賤清時頌繫輕爲文投獄吏歸去就

西北大學圖書館藏

躬耕

其四

但可寬幽縶從教察孝廉昔人能薦達名士出髡鉗世局胥靡夢生涯季主占定聞收杜篤寧止放江淹

虎丘中秋新霽

萬籟廣場合道人心地平天留今夜月雨洗去年兵歌管星河動禪燈風露清婆涼闔閭墓斷磬起松聲

哭亡女

喪亂才生汝全家竄道邊畏啼思便棄得免意加憐兒女關餘劫干戈逼小年與亡天下事追感倍淒然

其二

一慟憐渠幼他鄉失母時止因身未殞每恨見無期白骨投懷抱黃泉訴別離相依三尺土腸斷孝娥碑

其三

扶病常聞亂漂零實可憂危時難共濟短算亦良謀訣絕頻攜手傷心但舉頭昨宵還勸我不必淚長流

中秋看月有感

今年京口月猶得杖藜看暫息干戈易重經少壯難江聲連戍鼓人影出漁竿晚悟盈虧理愁君白玉盤

支硎山齋聽雨明日早晴更宿法螺精舍

秋山所宿處指點白雲生故作中宵雨倍添今日晴一峰當止觀萬象逼孤清更上上方去松風吹玉笙

憩趙凡夫所鑿石

石骨何年斷蒼然萬態收直從文字變豈止斧斤搜亂瀑垂猿古枯松結體遒即今苦薛劍一一類銀鈎

趙凡夫山居爲祠堂今改爲報恩寺

高人心力盡石在道長存古佛同居住名山即子孫飛泉穿樹腹奇字入雲根夜半藤蘿月鐘聲冷

墓門

靈巖繼起和尚應曹村金相國請住虎丘祖席

應物心無繫觀空老辯才道隨諸佛住山是相公開日出巖齋鼓天清護講臺居然歌舞地人爲放衆來

王增城子彥罷官哭子留滯不歸近傳口信不得一字詩以歎之

老狗妻孥意辭家苦萬端關心惟少子失計在徼

官客夢島衣巷鄉愁白石灘可憐消息到猶作兩人看

其二

庾嶺應逢雁章江莫寄魚遥知雙淚盡不道一行書家在無歸趣途窮失所如故鄉宜早去臨發乃長吁

寄懷陳眞方

漢法三冬繫秦關萬里流可憐諸子壯不料閭門收要路寬誰救寬恩病獨留羈栖騎瘦馬風雪阻

他州

其二

百口風波大三生夢寐真膏粱虛早歲辛苦得前身索米芒鞋雪傭書布帽塵不知公府椽可識路傍人

其三

萬事偶相値愁中且遣家江山俄轉戰妻子又天涯客酒消殘漏軍書過落花出門翻自笑安穩只龍沙

其四

時世高門懼似君誠又稀何辜憂并坐即免忍先歸若語思持滿勞生羨息機向來兄弟輩裘馬自輕肥

詠月

長夜清輝發愁來分外明徘徊新戰骨經過舊臺城秋色知何處江心似不平可堪吹急管重起故鄉情

訪商倩郊居有贈

花影瘦籬根江平客在門曉吟寒入市晚食雨歸
村管記看山爽傭書宿火痕西京游俠傳乃父姓
名存

假寐得月

滅燭貪涼夜牖陰夢不成雲從閉目過月向舉頭
生樹黑添深影溪長耐獨行故人多萬里相望祇
盈盈

三峰秋曉

曉色近諸天霜空萬象懸雞鳴松頂日僧語石房

烟清磬秀羣水幽花香一泉欲參黃蘗義便向此
中傳

偕顧伊人晚從維摩踰嶺宿破山寺

樹老不言處秋深無事中雲根僧過白霜信客來
紅樵語隔林火茶烟小院風杳然松下路人影石
橋東

維摩楓林絕勝則公獨閉關結足出新詩見
示

遇賞只枯坐秋林日着霜道心黃葉澹勝事白雲

忘澗水通茶竈山花對石牀靜中幽思足爲我出詩囊

夜發破山寺別鶴如上人

得來松下宿初月澹相親山近住難定僧高別更眞暗泉隨去馬急葉捲歸人過盡碧雲處我心慚隱淪

苦雨

響苔滴殘更愁中耳倍明生涯貪舊業天意誤躬耕乞火泥連屋輸租潦滿城誰家歌舞宴徹曉不聞聲

茸城客樓大風曉寒吟眺以示友聖九日玉符諸子

偶作扁舟興偏逢旅夜窮鴉啼殘夢樹客話曉樓風月落三江外城荒萬馬中空持一尊酒歌哭與誰同

遇宋子建話故友有感

對酒徐君劍披襟宋玉秋蕭條當晚歲生死隔炎洲萬里書難到三山夢可求子建學仙傷心南去雁老

泯只交流

樓聞晚角

霜角鼙譙聞天邊橫海軍旗翻當落木馬動切寒雲風急城烏亂江昏野燒分何年鼙鼓息倚枕向斜曛

送錢子璧赴大名

一騎衝寒雪孤城叫晚鴉黎軍雄鎮地上客相公家酒盡河聲合燈殘劍影斜信陵方下士旅思莫興嗟

過諸乾一細林山館

興極期偏誤名山識旅愁橋痕穿谷口亭影壓溪頭霞爛丹山鼎松鳴白石樓居然華燭夜先爲一峯留

神山夜宿贈諸乾一

高士能調鶴仙人得臥龍穿雲三徑杖聽月五聲鐘管樂名堪亞彭佺道自濃獨來天際住嘯詠赤城松

過徐文在西余山莊

已棄藍田第還來灞水濱烟開孤樹迥霜淨一峰
眞路曲山迎杖廊空月就人始知蕭相計留此待
沉淪

細林夜集送別倩扶女郎

遠翠入嚬眉輕寒袖半垂花生神女廟月落影娥
池深竹微風度晴沙細履移回看下山路紅燭爲
誰遲

天馬山過鐵崖墓有感

天馬龍爲友雲山鳥自飛定愁黃紙召獨羨白衣

歸長卷心同苦狂歌調已非悲來吹鐵笛莫笑和
人稀

陳徵君西佘山祠

通隱居成市風流白石仙地高卿相上身遠亂離
前客記茶龕夜僧追筆冢年故人重下拜酹酒向
江天

橫雲

青嶂千金鑿丹樓百尺高空山關化迹異代接賢
豪李氏園亭廢後逾爲緒乾一改築身世傷危眺妻孥付濁醪雞

睥雲背豁飛鳥敢吾逃

送聖符弟之任蘄水丞

隨牒爲人佐全家漢水東放衙廳壁冷趨府戟門雄屈宋風塵下江山醒醉中丈夫從薄祿莫作故園窮

其二

四十未專城除書負姓名才高方薦達地僻鮮逢迎夏簟琴牀淨春泉茗椀清公餘臨墨沼洗筆畫圖成蘄有陸羽泉右軍洗筆池聖符善畫

其三

西上今吾弟分攜北固樓最高搔白首何處望黃州故舊忻無恙烟波感昔游蘄春有香草相寄慰離愁兼柬畢協公侍御

其四

訪俗曾經亂車過大澤鄉殘民談勝廣舊國記江黃廿載流移復三湘轉運長正逢休息後溫詔重循良

暑夜舟過溪橋示顧伊人

深岸聽微風江清不寐中舟行人影動橋語月明
空寺樹侵門黑漁燈颭水紅誰家更吹笛歸思澱
湖東

余山遇姚翁出所画花鳥見贈

七十忘機叟空山羨獨行只今來白石當日住青
城一斗開顏笑千花洗筆成那知牙齒落忽發浩
歌聲

贈青溪蔡羽明

家傍山城住前賢定可追一經傳漢相八法繼秦

碑仙是麻姑降才非唐舉知逃名因賣藥不愧鹿
門期

橘

莫設西山戍蕭條是橘官時洞庭初增兵將果從今歲少
樹爲去年寒昨冬大寒橘大半枯死一絹輸將苦千頭剪伐
殘茂陵消渴甚只向上林看

蛤蜊

彊飯無良法全憑適口湯食經高此族酒客得誰
方水斷車螯味厨空牡蠣房江南沈貽略苦嗜不

能嘗

膾殘

棄擲誠何細夫差信老饕微莊經七箸變化入波濤風俗銀盤薦江湖玉餌高六千殘卒在脫網總秋毫

石首

採鮮諸狹少打鼓伐藏氷五月三江去千金一網能尾黃荷葉蓋腮赤柳條勝笑殺兒童語烹來可飯僧

燕窩

海燕無家苦爭啣白小魚却供人採食未卜汝安居味入金罍美巢營玉壘虛大官求遠物早獻上林書

海參

預使燀湯洗遲纔入鼎鐺禁猶寬北海餌可佐南烹（產登萊海中故無禁）莫辨蟲魚族休疑卓木名但將滋味補勿藥養餘生

比目

題佳詩與序之相稱西城迎猴而歸以兩盤饋為天下高士壽子金余為具眼者入賀酬梅村先生信不凡矣

比目誠何恨滄波作伴游幸逃網罟厄可免別離
愁小市時珍改殘書土物收若逢封禪詔定向海
邊求得東海比目魚始可封禪見管子

魯

舊俗魚鹽賤貧家入饌輕自慚非食肉每飯望休
兵餘骨羶何附長簪臭有情腐儒嗟口腹屬饔負
昇平

過吳江有感

落日松陵道堤長欲抱城塔盤湖勢動橋引月痕

生市靜人逃賦江寬客避兵廿年交舊散把酒歎
浮名

莫釐峰

始信一生誤未來天際看亂峰經數轉遠水忽千
盤獨立久方定孤懷驟已寬亦知歸徑晚老續此
游難

送沈友聖漢川哭友詩并序

漢川顧西巖侍御與雲間沈山人友聖爲
布衣交使吳深白折節友聖長揖就坐箕

踞狂嘯無所不敢當所居田圻蓬蔚衡門
兩版侍御出郊枉訪停車話舊一郡皆驚
西巘亡友聖徒步三千里哭之糧盡道寒
直前不顧予與友聖交厚侍御亦以友聖
之故厚予嘗三人虎丘夜飲其鄭重之意
形諸圖畫見於歌詩漢川之行惜予不能
從也爰作詩寓其悲焉
士有一知已無須更不平世翻嫌鮑叔人竊罵侯
生署飲忘形踞停驂廢禮迎柴門車轍在感舊淚

縱橫

其二

得信俄狂走千山一哭中棄家芒屩雪爲位草亭
風兩水江聲合三生友道空祇留黃鶴夢相見話
詩翁

其三

貧賤誰曾託相逢許此身論文青眼客清酒白衣
人丘壠松楸冷江山薤露新一杯傾漢水不肯負
春申

其四

徒步愁糧盡傷心是各天雲埋大別樹雪暗小孤船死友今朝見狂名到處傳范張千里約重補入晴川

秦留仙寄暢園三詠 同姜西溟嚴蓀友賴伊人作

山池塔影

黛色常疑雨溪堂正早秋亂山來衆響倒景漾中流似有一帆至何因半塔留眼前通妙理斜日在峰頭

惠井支泉

石斷源何處涓涓樹底生遇風流乍急入夜響尤清枕可穿雲聽茶頻帶月烹只因愁水遞到此暫逃名

宛轉橋

斜月掛銀河虹橋樂事多花欹當曲檻石礙折層波客子沉吟去佳人窈窕過玉簫知此意宛轉采蓮歌

慧山酒樓遇蔣翁

桑苧誰來繼名泉屬賣漿價應誇下若味豈過程
鄉故老空山裏高樓大道旁我同何水部漫說撥
醅香

家園次罷官吳興有感

世路嗟誰穩栖遲可奈何官隨殘夢短客比亂山
多閉閣凝香坐行厨載酒過却聽漁唱響落日有
風波

其二

勝事難忘處陰晴檻外峰高臺爭見水曲塢自栽
松失志花還放離程鶴未從白雲長澹澹猶作到
時容

其三

枉殉千金諾空酬一飯恩只今求國士誰與報王
孫強悶裁詩卷長歌向酒尊古人高急難歎息在
夷門

其四

劇郡非吾好蕭條去國身幾年稱傲吏此日作詩
人京洛虛名誤江湖懶病真一官知已愧所得是

長貧

許九日顧伊人和元人齋中雜咏詩成持示

戲效其體

焦桐

流落中郎怨薰風意乍開響因知已出歌爲逐臣

哀一曲尊前奏千金爨下材漢家忘厝火絶調過

江來

蠹簡

飽食終何用難全不朽名秦灰招鼠盜魯壁窟鰌

生刀筆偏無害神仙豈易成却留殘闕處付與豎

儒爭

殘書

原自無多筆年深色便凋茶烟衝雨過竹粉遇風

飄童懶犀從墮兒頑墨誤描六朝金粉地落木更

蕭蕭

舊劒

此豈封侯日摩挲憶往年恩仇當酒後關塞卽燈

前解去將誰贈輸來弗值錢不逢張壯武辜負寶

刀篇

破硯

一擲南唐恨拋殘剩石頭江山形半截寶玉氣全收洗墨池成玦窺書月仰鈎記曾疏闕失望斷紫雲愁

廢檠

憶曾同不寐棄置亦何心喜伴疎窓冷愁添老屋深書將隣火映夢共佛燈沉莫歎蘭膏燼應無黠鼠侵

塵鏡

舉目風塵暗全遮皓魄輝休嗟青鏡改憐我白頭非秦女粧猶在陳宮淚怎揮不知徐孺子負局幾時歸

斷碑

妙蹟多完闕天然反失眞銷亡關世代洗刷見精神揚處懸崖險裝來斷墨新正從毫髮辨半字亦先秦

過東山朱氏書樓有感 并序

東洞庭以山後爲尤勝有碧山里朱君築樓教其家姬歌舞君每歸白湖中不半里今從者據船屋作鐵笛數弄家人聞之皆出樓西有赤欄干累丈餘諸姬十二人艷粧凝睇指點歸舟於烟波杳靄間既至卽洞簫鉦鼓諸笑並作見者初不類人世也君以布衣嗇伎晚而有指索其所愛者以是不樂遣去無何竟卒余偶以春日過其里雖簾幙凝一而湖山晴美樓頭有紅杏

一株傍簷欲笑客爲余言君生平愛花病困猶扶而澼酒再拜致別諸伎中有紫雲者爲感其意至今守志不嫁嗟乎由此足以得君之爲人矣爲題五言詩于壁上

盡說凝眸望東風徙倚身如何踏歌處不見看花人舊曲拋紅豆新愁長白蘋傷心關盼盼又是一年春

葉君允文偕兩叔及余兄弟游寒山深處投足疑無地逢泉細聽來松顛湖影動峰背夕陽

別客過攜山榼僧歸掃石臺狂呼聲撼木麋鹿莫驚猜

查灣西望

屢折纔成望山窓插石根溼雲低染徑老樹半侵門漁直看疑岸沙橫欲抱村湖光猶在眼燈火動黃昏

拜王文恪公墓

舊德豐碑冷湖天敞寂寥勳名高故相經術重前朝致主惟堯舜憂時在暨刁百年人世改野唱起漁樵

晉王廟

伍相丹青像鬚眉見老臣三江籌楚越一劒答君親雲壑埋忠憤風濤訴苦辛平生家國恨偏遇故鄉人

查灣過友人飯

碧螺峰下去宛轉得山家橘市人沽釀桑村客焙茶溪橋逢樹轉石路逐灘斜莫負籃輿興天桃已著花

寒山晚眺

驟入初疑誤沿源興不窮穿林人漸小攬葛道微通湖出千松杪鐘生萬壑中晚來山月吐遥指斷巖東

翠峰寺遇友

卧疾峰腰寺欹危脚步勞松聲侵殿冷花勢擁樓高薄俗詩書賤空山將吏豪時有戍將居寺中不堪從置酒白髮自蕭騷

登寒山高處策杖行崖谷中

側視峰形轉空蒼萬象陰斷巖湖數尺絶澗樹千尋日透玲瓏影烟生窈靄心忽逢天際廣始覺所來深

沙嶺

亂峰當面立反愁得平丘坐卧此云適歌呼不自由支頤蒼鹿過坦腹白雲留笑指鳥飛處有人來上頭

飯石峰

半空鳴杵臼狼藉覩山傍莫救黔黎餓誰開白帝

倉養芝香作粒煮石露爲漿飯顆相逢瘦詩翁詎
飽嘗

柳毅井 其地即橘社

仙井鹿盧音原泉瀉橘林寒添玉女恨清見柳郎
心短綆書難到雙魚信豈沉波瀾長不起千尺爲
情深

雞山 夫差養鬬雞處

飲豚丹山小長鳴澤畔雲錦冠虎恃氣金距耿趙
羣歛翅雖猶守專場勝未分西施眠正熟啼報越

來軍

厥里 在武山吳王養馬處

夫差芻秣地遺跡五湖傳柳葉青絲整桃花赤汗
韉 武山桃花爲東洞庭一勝 降王羞執轡艷妾笑垂鞭老驥哀
鳴甚西風疚骨捐

仙掌樓留別衆友

杯酒鏡湖平持來送客行可憐高會處偏起故園
情烟島窓中滅風帆樹杪生遥看沙渡口明日是
離程

登東山雨花臺

白雲去何處我步入雲根一水圍山閣千花夾寺門日翻深谷景烟抹遠天痕變滅分晴晦悠然道已存

留洞庭二十日歸自水東小港

漸覺湖天改扁舟曲曲行野橋誰繫姓村樹亦知名晚市魚蝦賤煙汀菰米生偶逢空濶處重起舊灘聲

武山本名虎山夫差於其地養虎李唐諱虎爲武至今仍之

霸略誇擒縱君王置虎牢至今從震澤疑是射成皐土俗無機穽山風少怒號千秋遺患處誰始剪蓬蒿

題郁靜巖齋前壘石

就石補奇雲潭幽亂石文貞堅應有性高下亦唯君鳥雀因人亂松杉我獨聞苔階含古色落落自同羣

梅村集卷第十一

七言律詩一

梅村

枳籬茅舍掩蒼苔乞竹分花手自栽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荅愛書來閒牕聽雨攤詩卷獨樹看雲上嘯臺桑落酒香盧橘美釣船斜繫草堂開

王烟客招往西田同黃二攝六王大子彥及家舅氏朱昭芑李爾公賓侯兄弟賞菊

九秋風物令公香文肅嗜菊此其遺愛三徑滋培處士莊花

似賜緋兼賜紫人曾衣白對衣黃未堪醉酒師彭澤欲借飡英問首陽轉眼東籬有何意莊嚴金色是空王

其二

不扶自直疎還密已折仍開瘦更妍最愛蕭齋臨素壁好因高燭耀華鈿坐來艷質詩林逸老去孤根僅瓦全蒔者以瓦束土若向鄰家慫移植寄人籬下受人憐

和王太常西田雜興韻

一卧溪雲相見稀繫船枯柳叩斜扉橋通小市魚蝦賤水遶孤邨烟火微到處琴書携自近騷來賓客看人圍画將松雪花溪卷補入西田老衲衣

其二

積暑空庭鳥雀稀泉聲入竹冷巖扉芒鞋藤杖將迎少蝌舍魚莊生事微病酒客攜茶舜到罷棋人簇画圖圍日斜清簟追凉好移榻梧陰見解衣

其三

苦竹黃蘆宿火稀渡頭人散望歸扉偶添小閣林

巒秀漸見歸帆烟靄微蔬圃卓深鳧雁亂水亭橋沒芰荷圍夜凉捲幔深更話已御秋來白袷衣

其四

竹塢花潭過客稀灌畦纔罷掩松扉逍人石上支頤久漁父磯頭欸乃微潮沒秋田孤鶩遠閣含山雨斷虹圍亭皐水落黃州夢江海翩躚一羽衣

其五

亂後歸來桑柘稀牽船補屋就柴扉游魚目見江湖濶野雀何知身體微聽說詩書田父喜偶譚城

梅村題畫詩補載 時代先後互錯 於此書更

車醉人圖昨朝換去檻頭布已見新縫短後衣

其六

勝情今日似君稀鷺立灘頭隱釣扉屋置茶寮圖
陸羽軒開画壁祀探微蕭齋散帙知魏癖高座談
經早解圍手植松枝當塵尾雲林居士水田衣

其七

相逢道舊故交稀偶過鄰翁話掩扉陶氏先疇思
士行謝家遺緒羨弘微城中賜第書千卷祠下豐
碑柳十圍今日亂離牢落甚秋風禾黍淚沾衣

其八

春曉臺前春思稀故園蘿薜繞山扉僮哄十畝桑
麻熟僧住一龕鐘磬微題就詩篇纔滿壁種來松
栝已成圍而今却向西田老換石栽花典敝衣

壽王子彥五十

二十登車俊壯游軟塵京雒紫驊騮九成宮體銀
鈎就善歐體萬卷樓居玉軸收家有樓名萬卷縱解撈蒲非
漫戲即看哺啜亦風流善嗽筍輿芒屩春山路故舊
相逢總白頭

其二

舊業城西二頃田著書聞已續長編兩賢門第知應補十上才名祇自憐投老漫栽居士服畏人還趁孝廉船只因梅信歸來晚手植松枝暗記年

其三

懶將身世近浮名殘客緜來厭送迎獨處意非關水石逢人口不識杯鐺衣帢蘊藉多風貌硯几清嚴見性情子弟皆賢賓從好似君纔勿媿平生

其四

雖云文籍與儒林獨行居然擅古今五簋留賓高士約百金投客故人心尊彝布列圖書貴花木蕭疎池館深晚向鹿門思采藥漢濱漁父共浮沈

姜如須從越中寄詩次韻

漂泊江湖魯兩生亂離牢落暮雲平泰餘祀日刊黃縣越絕編年紀赤城南菊逢人懷故國西牕聽雨話陪京不堪兄弟頻回首落木蕭蕭非世情

言懷

苦留蹤跡住塵囂學道無成且閉關只爲魯連寧

蹈海誰云仝子不焚山枯桐半死心還直斷石經移蘚自斑欲就君平問消息風波幾得釣船還

周五子俶讀書愛客白擲劇飲又善音律好方伎爲此詩以啁之

大隱先生賦索居比來詩酒復何如馬融絳帳仍吹笛劉向黃金止讀書窮賴文章供飲博典因賓客賣田廬莫諱廣武頻長嘆醉後疎狂病未除

同許九日顧伊人洞庭山館聽雨

曉閣登臨意渺然蘆花蕭瑟五湖天雲深古洞藏書卷木落空山奏管絃魚市有租堪載酒橋官無俸且高眠莫愁一夜西牕雨笠澤烟波好放船

過甫里謁顧公因遇雲門具和尚

晴湖百頃寺門橋梵唱魚龍影動搖三要宗風標漢月具公之師同論三玄三要四明春雪送江潮具公越人高原落木天邊斷獨夜寒鐘句裏銷布襪青鞋故山去扁舟蘆荻冷蕭蕭時應佛日請將行

代具師荅贈

微言將絕在江南一杖穿雲過石龕早得此賢開

杜詩義山悼亡詩

講席便圖作佛住精藍松枝豎義無人會貝葉翻經好共參塵尾執來三十載相逢誰似使君談

與友人譚遺事

曾侍驪山清道塵六師講武小平津雲旌大纛星辰動天策中權虎豹陳一自羽書飛紫塞長教鉦鼓恨黃巾孤臣流涕青門外徒使田橫客笑人

追悼

秋風蕭索響空幃酒醒更殘淚滿衣辛苦共嘗偏早去亂離知否得同歸君親有媿吾還在生死無

端事總非最是傷心看稱女一窓燈火照鳴機

謁范少伯祠 在金明寺中有陶朱公塑四字碑

艤棹滄江學釣魚五湖何必計然書山川禹穴思文種烽火胥臺弔伍胥浪擲紅顏終是恨拜辭島喙待何如却嗟愛子猶難免霸越平吳事總虛

題登封兩烈婦井梧遺恨詩 焦太僕孫婦楊氏牛氏

少室山頭二女峰斷猿哀雁暮雲重早題蘚石留貞史却寫椒漿事禮宗恨血千年埋慘澹寒泉三尺照從容碧梧夜落秋堦冷環珮歸來聽曉鐘

鴛湖感舊

予曾過吳來之竹亭湖墅出家樂張飲後來之以事見法重游感賦此詩

落日晴湖放棹廻故人曾此共登臺風流頓盡溪山改富貴何常簫管哀燕去妓堂荒蔓合雨侵鈴閣野棠開停桡却望烟深處記得當年載酒來

武林謝同門張石平 河南人官糧儲觀察

湖山曉日鳴笳吹楊柳春風駐羽幢二室才名官萬石兩河財賦導三江舊游笑我連珠勒多難逢君倒玉缸十載弟兄無限意夜深聽雨話西牕

登數峰閣禮浙中死事六君子 鴻寶倪公著 柯凌公巢軒 周公四名旋公磊 齋吳公宸日陳公

四山風急萬松秋遺廟西泠枕碧流故國衣冠懷舊友孤忠日月表層樓赤虹劍血埋燕市白馬銀濤走越州盛事若修陪祀典漢家園寢在昭丘

陳青雷以半圃索題走筆戲贈

半間茅屋半牀書半賦閑游半索居領略溪山應不盡平分風月復何如點癡互有纔忘世廉讓中

梅村原唱稼軒者為近之。公此六峰買之黃石齋得為之沒未之徐紅半幌望著園角西陵等九篇亦少矣以後沒之篇之人不易子世情之遠說如此石齋當時著十首不復吳源未詩集沒為為近之于閩鎮閩世之遠之

永昌陳宗藩謹校
李義山松陵集

閒好結廬自是圖全非易事與君隨意卻樵漁

題西泠閨詠 并序

石城卞君者系出田居隱偕蠶室巖子著同聲之賦玄文詠嬌女之篇辭旨幽閑才情明慧寫柔思於却扇選麗句以當窓足使蘇蕙扶輪左芬失步矣故里秦淮早駕木蘭之檝僑居明聖重來油壁之車風景依然湖山非故趙明誠金石之錄卷軸亡存蔡中郎蘼曰之詞紙筆猶在予覽其篇

什擬彼風華體寄七言詩成四律愧非劉柳聞白雪之歌諺學徐陵敘玉臺之咏云爾

落日輕風雁影斜蜀牋書字報秦嘉絳紗弟子稱都講碧玉才人本內家神女新詞填杜若如來半偈繡蓮花粧成小閣熏香坐不向城南鬬鈿車

其二

晴樓初日照芙蕖姑射仙人賦子虛紫府高閑詩博士青山遺逸女尚書賣珠補屋花應滿刻燭成

海市觀回次韻
留守程秀

爲錦不如自寫雒神題小像一簾秋水鏡湖居

其三

五銖衣怯鳳皇雛珠玉爲心氷雪膚綠鬢侍兒春被褓紅牙小妹夜携捕瓊臆日暖櫻桃賦粉箑風輕蛺蝶圖頻斂翠蛾人不識自將書札問麻姑

其四

石城楊柳碧城巒謝女詩篇張女彈鸚鵡歌調銀管細琅玕字刻玉釵寒雙聲宛轉連珠格八體濃纖倒蘸看開整筆牀攤素卷棠梨花發倚闌干

海市四首次張石平觀察韻

仙人太乙祀東萊不信蓬瀛此地開虹跨斷崖通羽蓋魚吞倒景出樓臺碧城烟合青葱樹赤岸霞蒸絳雪堆聞道秦皇近南幸舳艫千里射蛟回

其二

瀕氣空濛萬象來非烟非霧化人裁仙家困爲休糧閉河伯宮因娶婦開金馬衣冠蒼水使石鯨風雨濯龍臺鑿空博望頻回首天漢乘槎未易才

其三

東南天地望中收神鬼蒼茫百尺樓秦時長松移
絕島梁園脩竹隱滄洲雲如車蓋旌旗繞蜂近香
爐烟靄浮却笑燕齊迂怪士祇知碣石有丹丘

其四

激浪崩雲壓五洲天風吹斷海城孤千門聽擊馮
夷鼓六博看投玉女壺蒲類草荒春徙帳滄溟月
冷夜探珠誰知曼衍魚龍戲翠蓋金支滿具區

別丁飛濤兄弟

把君詩卷過扁舟置酒離亭感舊游三陸雲間空

想像二丁鄴下自風流濕山意氣歸詞苑兄弟文
章入選樓爲道故人相送遠藕花蕭瑟野塘秋

贈馮子淵總戎

令公專閫擁旌旄鸂鶒秋風賜錦袍十二銀箏歌
芍藥三千練甲醉葡萄若耶溪劍凝寒水秦望樓
船壓怒濤自是相門雙戟重野王父子行能高

丁亥之秋王烟客招予西田賞菊踰月蒼雪
師亦至今年予旣卧病同游者多以事阻追
叙舊約爲之慨然因賦此詩

露白霜高九月天匡林臥疾憶西田黃雞紫蟹堪
攜酒紅樹青山好放船秔稻將登農父喜菜黃編
插故人憐舊游多病難重省記別蒼公又二年

友人齋說餅

舍北溪南樹影斜主人留客醉黃花水漫非用淘
槐葉蜜餅寧關煮蕨茅閣老齋環常對酒徵君寒
具好烹茶食經二事皆堪註休說公羊賣餅家

贈李寀居御史 督學江南

中條山色綠帷開苑餅春風桃李栽地近石經緣

虎觀家傳漆簡本蘭臺花飛驛路生徒滿潮落江
城鐘磬來置酒一帆黃浦月登臨早訪陸機才

穆大苑先卧病桐廬初歸喜贈

富春山下趁歸風客病孤舟夜雨中千里故園惟
舊友十年同學半衰翁藥爐姚我形容稿腹尺輸
君飲啜工却向清秋共消損一尊無恙笑顏紅

壽陸孟鳧七十

楓葉蘆花霜滿林江湖蕭瑟鬢毛侵書生藤峽功
名薄漁父桃源歲月深入市蹇驢晨賣藥閉門殘

酒夜橫琴舊游烽火天涯夢銅鼓山高急暮砧陸爲
潯州司李藤峽在潯
州嘗熟有桃源澗

其二

講授山泉遶戶庭苧翁無事爲中泠偶支鶴俸分
魚俸閉點茶經補水經千里程鄉浮大白一官勾
漏養空青歸來松菊荒凉甚買得雙峰縛草亭

壽申少司農青門六十

相門三戟勝通侯兄弟衣冠盡貴游白下高名推
謝朓黃初耆德重楊彪千山極目風塵暗一老狂

歌天地秋還憶淮淝開制府江聲吹角古揚州

其二

脫却朝衫上釣船餘生投老白雲邊買山向乞分
司俸餉客還存博士錢世事烟霞娛晚歲黨人名
字付殘編扁舟百斛烏程酒散髮江湖任醉眠

宴孫孝若山樓賦贈

千章喬木俯晴川高閣登臨雨後天明月笙歌紅
燭院春山書畫綠楊船鄰趙好客眞名士蘇晉翻
經正少年最是風流揮玉麈烟霞勝處着神仙

琴河感舊 并序

楓林霜信放棹琴河忽聞泰淮卞生賽賽到自白下適逢紅葉余因客座偶話舊游主人命攬車以迎來持羽觴而待至停驂初報傳語更衣已託病疝遷延不出知其憔悴自傷亦將委身於人矣予本恨人傷心往事江頭燕子舊壘都非山上蘼蕪故人安在久絕鉛華之夢況當搖落之辰相遇則唯看楊柳我亦何堪爲別已屢見櫻

桃君還未嫁聽琵琶而不響隔團扇以猶憐能無杜秋之感江州之泣也漫賦四章以誌其事

白門楊柳好藏鴉誰道扁舟蕩槳斜金屋雲深吾谷樹玉杯春暖尚湖花見來學避低團扇近處疑嗔響鈿車却悔石城吹笛夜青驄容易別盧家

其二

油壁迎來是舊游尊前不出背花愁緣知薄倖逢應恨恰便多情喫却羞故向閑人偷玉筯浪傳好

語到銀鉤五陵年少催歸去隔斷紅墻十二樓

其三

休將消息恨樽城猶有羅敷未嫁情車過捲簾勞悵望夢來攜袖費逢迎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記得橫塘秋夜好玉釵恩重是前生

其四

長向東風問畹蘭玉人微嘆倚闌干乍拋錦瑟描難就小疊瓊箋墨未乾弱葉懶舒添午倦嫩芽嬌染怯春寒書成粉箋憑誰寄多恐蕭郎不忍看

辛卯元旦試筆 除夕再夢杏花

十年車馬盛長安仙仗傳籌曙色寒禁苑名花開萬樹上林奇果賜千官春風紫燕低飛入曉日青驄緩轡看舊事已非還入夢畫圖金粉碧闌干

雜感

聞說朝廷罷上都中原民困尚難蘇雪深六月天圍塞雨漲千村地入湖瀚海波濤飛戰艦禁城宮闕起浮圖關山到處愁征調願賜三軍所過租

其二

黨錮中流進奉船司空停索導行錢八蠻名繭盤花就千繩奇文舞鳳旋裲襠射雕砂磧塞箜箜箱市馬玉門邊秋風砧杵催刀尺江左無衣已七年

其三

居庸千尺薊門低八部雲屯散馬蹄日表土中通極北河源天上接安西金城將吏耕黃犢玉壘山川祭碧雞世會適逢須粉飾十年辛苦厭征鼙

其四

急峽天風捲怒濤穿雲棧石度秋毫雞豚絕壁人烟少珠玉空江鬼哭高縱火千村驅草木齎糧百日棄弓刀綿州邦報傳烽緊峒戶溪丁轉戰勞

其五　此亦為陳圓事

武安席上見雙鬟血淚青娥陷賊還只爲君親來故國不因女子下雄關取兵遼海哥舒翰得婦江南謝阿蠻快馬健兒無限恨天教紅粉定燕山

其六　此為壯梅軒

萬里從王擁節旄通侯青史姓名高禁垣遺直看封事絕徼孤忠誓佩刀元祐黨碑藏北寺辟疆山

墅記東皐歸來畊石堂前夢書畫平生結聚勞

題王端士北歸草

讀罷新詩萬感興夜深挑盡草堂燈玉河嗚咽聞嘶馬金殿凄凉見按鷹南內舊人逢庾信北朝文士識崔陵蹇驢風雪蘆溝道一慟昭陵恨未能

贈糧儲道步公乾州人

臨湘家世擁旌旄策馬西來劍珮高華嶽風雲開閒氣乾陵草木壯神皐山公盡職封章切蕭相憂時饋運勞青史通侯餘事在江南重見舊人豪

七言律詩二

題鴛湖閨詠

石州螺黛點新粧小拂烏絲字幾行粉本留香泥蛺蝶錦囊添線繡鴛鴦秋風擣素描長卷春日鳴箏製短章江夏只今標藝苑無雙才子掃眉娘

其二

休言金屋貯神仙獨掩羅裙淚泫然栗里縱無歸隱計鹿門猶有賣文錢女兒浦口堪同住新婦磯頭擬種田夫壻長揚須執戟不知世有杜樊川

其三

絳雲樓閣敞空虛女伴相依共索居學士每傳青鳥使蕭娘同步紫鸞車新詞折柳還應就舊事焚魚總不如記向馬融譚漢史江南淪落老尚書

其四

誰吟紈扇繼詞壇白下相逢吳綵鸞才比左芬年更少壻求韓重遇應難玉顏屢見鶯花度翠袖須愁烟雨寒往事只看予薄命致書知已到長干

補禊

壬辰上巳蔣亭彥篆鴻陞我謀於鶩湖禊飲余後三日始至同集有道開師朱子容沈孟陽徵詩以補禊事余分得知字

春風好景定昆池散誕天涯却誤期湊洧漫寒芳杜晚維濱須泛羽觴遲右軍此會仍堪記白傅重游共阿誰故事禊堂看賜柳年來無復侍臣知

過朱買臣墓在嘉興東塔寺前閣後即唐福嚴院

翁子窮經白不貧會稽連守拜爲真是非難免三

長史富貴徒誇一婦人小吏張湯看跼傲故交莊助嘆沉淪行年五十功名晚何似空山長負薪

題朱子葵鶴洲草堂

別業堂成綠野邊養雛丹頂已千年仙人收箭雲歸浦道士開籠月滿天竹下縞衣三徑石雪中清唳五湖田裴公舊宅松陰在不數孤山夜放船

題孫銘常画蘭

誰將尺幅寫瀟湘窮谷無人吹氣香斜筆點芽依蘚石雙鉤分葉倚籌牀謝家樹好臨芳砌鄭女花

堪照洞房我欲援琴歌九畹江潭搖落起微霜

送林衡者歸閩 名佳樹字行從始祖云一生在宛洛子服泳離騷作芳逐臭又云遷客休辭日逐臭吾生不忍聞字改

五月關山樹影圓送君吹笛柳陰船征途鵾鴈愁中雨故國桃柳夢裏天夾際草荒書滿屋連江人去雁飛田無諸臺上休南望海色秋風又一年

送文學博以蒼公招同住中峰寺 二公皆雲南人

西風驅雁暮雲哀頭白衡寒到講臺莫問閒關應路斷偶傳消息又兵來一峰對月茅菴在二老論心石壁開揀取梅花枝上信明年移向故園栽

鄧元昭奉使江右相遇吳門却贈

五湖春草隱征旂畫舫書消晚沙人謂相如初奉使客傳高客且還家黑貂對雪尋陽樹綠酒看山茂苑花回首石渠應賜馬玉河從獵雁行斜

雪夜苑先齋中飲博達旦

扶杖衝泥逐少年解衣箕踞酒爐邊愁燒絳蠟消千卷愛把青樽擲萬錢痛飲不甘辭久病狂呼却笑勝高眠丈夫失意須潦倒劇孟平生絕可憐

其二

相逢縱博且開顏興極歡呼不肯還別緒幾年當
此夜狂名明日滿人間松牕燭影花前酒草閣雞
聲雪裏山殘賸豈妨吾作樂儘教游戲一生閒

癸巳春日禊飲社集虎丘即事

楊柳絲絲逗禁烟筆牀書卷五湖船青溪勝集仍
遺老白衿高談盡少年筍蕨鶯花看士女羽觴冠
蓋會神仙茂先往事風流在重過蘭亭意惘然

其二

蘭臺家世本貽謀高會南皮話昔游執友淪亡驚

歲月諸郎才調擅風流十年故國傷青史四海新
知笑白頭脩禊只今添俯仰北風杯酒醉營丘

其三

訪友扁舟挂席輕黎花吹雨五茸城文章興廢關
時代兄弟飄零寫甲兵茂苑聽鶯春社飲華亭聞
鶴故園情衆中誰識陳驚座顧陸相看是老成

其四

絳帷當日重長楊都講還開舊草堂少弟詩篇標
赤幟故人才筆繼青箱抽毫共集梁園製布席爭

飛曲水觴近得廬陵書信否寄懷子美在滄浪

投贈督府馬公 石進一俟

伏波家世本專征畫舸油幢細柳營上相始興開北府通侯高寄鎮西京江山傳箭旌旗色賓客圍棋劒履聲勞苦潯陽新駐節舳艫今喜下湓城

其二

十年重到石城頭細雨孤帆載客愁累檄久應趨幕府扁舟今始識君侯青山舊業安常稅白髮衰親畏遠游慚媿推賢肯相國邵平只合守瓜丘

自嘆

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松筠敢厭風霜苦魚鳥猶思天地寬鼓枻有心逃甫里推車何事出長干旁人休笑陶弘景神武當年早掛冠

登上方橋有感 橋時新修極雄壯望見天壇崩圮盡矣

石梁天際偃長垠勢壓魚龍敢遁逃壯麗氣開浮廣術虛無根削揷崩濤秋騰萬馬鞭梢整日出千軍輓餉勞回首泰壇鐘磬遠江流空繞斷垣高

鍾山

王氣消沉石子岡放鷹調馬蔣陵旁金棺移塔處
原廟金棺爲誌公在雞鳴寺玉匣藏衣記奉常太常有高廟衣冠藏
柳垂栽馳道改櫻桃莫薦寢園荒時當四月聖公沒後
無人主姑孰江聲空夕陽

姑孰

形勝當年百戰收子孫容易失神州金川事去家
還在玉樹歌殘恨未休徐鄧功勳誰甲第方黃骸
骨總荒丘可憐一片秦淮月曾炤降幡出石頭

國學

松柏曾垂講院陰後湖烟雨記登臨桓榮空有窮
經志伏挺徒增感遇心四庫圖書勞訪問六堂絃
管聽銷沉白頭博士重來到極目蕭條淚滿襟

觀象臺

候日觀雲倚碧空一朝零落黍離同昔聞石鼓移
天上元移石鼓于大都今見銅壺沒地中黃道只看標北
極赤烏還復紀東風郭公柱自師周髀千尺荒臺
等廢宮渾儀郭守敬所造

雞鳴寺

雞鳴寺接講臺基扶杖重游漸波垂學舍有人鋤
野菜僧寮無主長棠梨雷何舊席今安在支許同
棊更阿誰惟有誌公留布帽　高皇遺筆讀殘碑
寺壁有石刻高廟御筆題贊誌公像
功臣廟
畫壁精靈間氣豪鄂公羽箭衛公刀丹青賜額豐
碑壯棨戟傳家甲第高鹿走三山爭楚漢雞鳴十
廟失蕭曹英雄轉戰當年事采石悲風起怒濤
玄武湖

覆舟西望接陂陀千頃澄潭長綠莎六代樓船供
士女百年版籍重山河湖置黃冊庫禁人游玩平川豈習昆
明戰禁地須通太液波烟水不關興廢感夕陽聞
巳唱漁歌時已有漁舟非復昔日之禁矣
秣陵口號中山宅今為布政司署西園廣堂皆改作公署
車馬垂楊十字街河橋燈火舊秦淮放衙非復通
侯第中山賜宅改作公署廟圖誰知博士齋易餅市傷王殿
鬼換魚江上幸陵柴無端射取原頭鹿收得長
長生苑內牌

無題

繫艇垂楊映綠潯玉人湘管畫簾深千絲碧藕玲瓏腕一卷芭蕉展轉心題罷紅牕歌緩緩聽來青鳥信沉沉天邊恰有黃姑恨吹入蕭郎此夜吟

其二

到處鶯花畫舫輕相逢只作看山行鏡因硯近螺頻換書爲香多蠹不成嬾我白頭無冶習讓君紅粉有詩名飛瓊漫道人間識一夜天風返碧城

其三

錯認微之共牧之誤德舉舉與師師疎狂詩酒隨同伴細膩風光異舊時畫裏絲楊堪贈別曲中紅豆是相思年華老大心情減辜負蕭娘數首詩

其四

鈿雀金蟬籠臂紗鬧粧初不鬬鉛華藏鉤酒向劉郎賭刻燭詩從謝女誇天上異香須有種春來飛絮恨無家東風燕子知多少珍重雕闌白玉花

百尊堂觀劇

肯將游俠誤躬畊愛客村居不入城亭占綠疇朝

置酒船移紅燭夜鳴箏金罍斫鱠霜螯美玉粒呼鷹雪爪輕主人好獵却話少年逢社飲季心然諾是平生

送李秀州擢寧紹道

楊柳春風起郡樓故人嚴助昔同游烟霞到處推仙吏棨戟今看冠劍恢長水圖書移遠棹大雷笳鼓對清秋閱兵海上應西望泰駐山高卽秀州

周欒園有墨癖嘗蓄墨萬種歲除以酒澆之作祭墨詩友人王紫崖話其事漫賦二律

舍香詞賦擲金聲家住玄都對管城萬笏雅應推正直一囊聊復貯縱橫藏雖黯澹終能守用任欹斜自不平磨耗年光心力短只因貌誤褚先生

其二

山齋清玩富琳琅似璧如圭萬墨莊口啜飲同高士癖頭濡書類酒人狂但逢知己隨濃澹若論交情耐久長不用黃金費裝裹件他銅雀近周郎

贈陽羨陳定生

溪山卷畫好歸畊櫻笋琴書足性情茶有一經真

處士橋無千絹舊清卿故御史知交東冶傳鉤黨
子弟南皮負盛名却話宋中登望遠天涯風雨得
侯生（定生偕侯朝宗在南中幾及鉤黨禍侯生歸德人）

江樓別幼弟孚令

野色滄江思不窮登臨傑閣倚虛空雲山兩岸傷
心裏雨雪孤城淚眼中病後生涯同落木亂來身
計逐飄蓬天涯兄弟分攜苦明日偏舟聽曉風

揚州

疊鼓鳴笳發棹謳榜人高唱廣陵秋官河楊柳誰

新種御苑鶯花當舊游十載西風空白骨廿橋明
月自朱樓南朝枉作迎鑾鎮難博雷塘土一丘

其二

野哭江村自感生鬬雞臺憶漢家營將軍甲第稟
弓臥丞相中原拜表行白面談邊多入幕赤眉求
印却翻城當時只有黃公覆西上徧隨阮步兵

其三

盡領通侯位上卿三分淮蔡各專征東來處仲無
他志北去深源有盛名江左衣冠先解體京西豪

傑竟投兵只今八月觀濤處浪打新塘戰鼓喧

其四

撥盡琵琶馬上絃玉鉤斜畔泣嬋娟紫駝人去獎花院青塚魂歸錦纜船萱蔻梢頭春十二茱萸灣西路三千隋堤螢月珠簾夢小杜曾游記昔年

過維揚弔衛少司馬紫岫 衛韓城人與余同年同官後以少司馬死揚州難

畫省連床止論文天涯書劍忽離羣非關衛瓘需開府欲下高帝任護軍 高杰泰人朝議以紫岫同鄉拜兵部侍郎典其軍事

葬骨九原江上月思家百口隴頭雲故人搖落邗溝暮爲爵椒漿一慟君

過淮陰有感

落木淮南雁影高孤城殘日亂蓬蒿天邊故舊愁開笛市上兒童笑帶刀世事眞成反招隱吾徒何處續離騷昔人一飯猶思報廿載恩深感二毛

其二

登高悵望八公山琪樹丹崖未可攀莫想陰符遇黃石好將鴻寶駐朱顏浮生所欠止一死塵世無

縣識九還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

贈淮撫沈公清遼

秋風杖節賜金貂高會嚴更響鼉譙去國丁年遼海月還家甲第浙江潮書生禮樂修玄雁諸將弓刀掣皂鵰最是東南資轉餉功成蕭相未央朝

淮上贈嵇叔子

湖海相逢一俊英風流中散舊家聲琴因調古須防怨詩爲才多莫近名濁酒如淮歌慷慨蒼髯似戟論縱橫懶奈亦與山公札抱病推遷累養生

邊宿遷懽樂巷明日賠陸紫霞年兄話舊有感

同時知已曲江游縱酒高歌玉麈揮黃葉渾隨諸子散白頭猶幸故人留雲堂下榻逢僧飯雪夜聽鐘待客舟如此衡寒緣底事相逢無計訴離愁

白鹿湖陸墩詩 在宿遷縣東爲紫霞年兄避兵處

招提東望柳堤深雁浦魚莊買棹尋墩似謝公堪賭墅湖如賀監早抽簪雲遮老屋容君卧月落空潭照此心白頂荷花千尺水夜涼兄弟好披襟

自信

自信平生懶是眞底須辛苦踏春塵每逢墟落憁戎馬却聽風濤話鬼神濁酒一杯今夜醉好花明日故園春長安冠蓋知多少頭白江湖放散人

新河夜泊

百尺荒岡十里津夜寒微雨濕荊榛非關城郭炊烟少自是河山戰鼓頻倦客似歸因望樹遠天如夢不逢人扁舟蕭瑟知無計獨倚蓬牕暗愴神

將至京師寄當事諸老

紫門秋色草蕭蕭幕府驚傳折簡招敢向烟霞堅笑傲却貪岡鑒久遊遙楊彪病後稱遺老周黨歸來話聖朝自是 璽書脩盛舉此身只合伴漁樵

其二

莫嗟野老倦沉淪領略青山未是貧一自弓旌來退谷若將行李累衰親田因買馬頻書券屋爲牽船少結鄰今日巢由車下拜妻涼詩卷乞閒身

其三

匹馬天街對落暉蕭條白髮悵誰依北門待詔寧
朋盛東觀趨　朝故舊稀雪滿關河書未到月斜
宮闕雁還飛赤松本是留侯志早放商山四老歸

其四

平生蹤跡儘繇天世事浮名總棄捐不召豈能逃
聖代無官敢即傲高眠匹夫志在何難奪　君相
恩深自見憐記送鐵崖詩句好白衣宣至白衣還

讀友人舊題走馬詩寄郵壁漫次其韻

數卷殘編兩石弓書生搖筆壯懷空南朝子弟誇

諸將北固軍營畏阿童江上化龍圖割據國中指
鹿詎成功可憐曹霸丹青手徇策無人付朔風

其二

君是黃驄最少年驊騮淵藪使人憐當時只望動
名貴後日誰知書畫傳十載鹽車悲道路一朝天
馬蹴風烟軍書已報韓擒虎夜半新林早着鞭

過鄴州

馬滑霜蹄路又長鴉鳴殘雪古城荒河氷雨入車
難過野岸沙崩樹半僵邢郤文章埋斷碣公孫樓

櫓付斜陽只留村酒雞豚社香火年年賽藥王

七言律詩三

恭紀

聖駕幸南海子遇雪大獵

君王羽獵近長安龍雀刀鏤七寶鞍立馬山川千騎擁賜錢父老萬人看賑饑霜林白鹿開金彈春酒黃羊進玉盤不向回中逢大雪無因知道外邊寒

聞撤織造志喜

春日桑桑士女歌東南抒軸待如何千金織綺花成市萬歲迴文月滿梭恩詔只今憐赤子貢船從此罷黃河尚方玉帛年來盛早見西川濯錦多

土駐驊南苑閱武行蒐禮召廷臣恭視賜宴行宮賦五七言律詩五七言絕句每體一首應制

露臺吹角九天聞射獵黃山散馬群練甲曉懸千鏡日翠旗晴轉一鞭雲奇鷹出架雕弓動新兎登盤玉饌分最是小臣慚獻賦屬車叨奉羽林軍

送無錫堵伊令之官歷城

攬轡朱輪起壯圖遺民喜得管夷吾城荒尸少三
男子名重人看五大夫画就烟雲連泰岱詩成書
札滿江湖茶經水傳平生事第二泉如趵突無

元夕

諸王花萼奉宸游清路千門照夜騶長信玉杯箸
戴勝昭陽銀燭擘墜侯傳柑曲裏啼鶯到爆竹光
中戰馬收却憶征南人望月金閨燈火別雛愁

讀魏石生懷古詩

長安雪後客心孤画省論文折簡呼家近叢臺推

意氣山開全趙見平蕪憂時危論書千卷懷古高
歌酒百壺自是漢廷眞諫議蕭王陌上賦東都

送永城吳令之任

春風驛樹早聞鶯馬過梁園候吏迎山縣尹來三
月雨人家兵後十年啼鴉啼粉堞河依岸草浸旗
亭路入城曾見官軍收賊壘時清今已重儒生

送安慶朱司李之任

到官春水画桃輕天柱峰高即郡城百里殘黎半
商賈十年同榜盡公卿雞豚塢壁山中稅鼓角帆

檣江上兵亂後莫言無吏治此方朱邑最知名

送彥遠南還河渚

匹馬秦風返故林松杉書屋晝陰陰猿愁客倦晨投果鶴喜人歸夜聽琴我有田廬難共隱君今朋友獨何心還家早便更名姓只恐青山尚未深

江上

鐵馬新林戰鼓休十年軍府笑諮謀仙虞莊蹻爭南郡不信孫恩到蔡州江邏濡須誰築壘潮通滬瀆在今上海總安流蘆花一夜西風起兩點金焦萬里愁

送顧蒨來典試東粵

客路梅花嶺外飄江山才調屬車招石成文字兵須定珠出風雷瘴自消使者干旌開五管諸生禮樂化三苗憑君寄語征南將誰勒炎天銅柱標

送李書雲蔡閒培典試西川

柳陌征衫錦帶鉤詔書西去馬卿游棧縈秦嶺千盤細水落巴江萬里流兵火才人羈旅合山川奇字亂離搜莫愁沃野猶難問取得揚雄勝益州

先是吳逸教司徒行至海外黃冠有期非教遷老放清時身隨杜宋前文社代通南國重最葵陰地江湖傷白髮拙吾甲帳鳥皮重支窮筆硯明廣祖拜臺出每遣慕府徵書口和作宮閨稱名行果未保心更廣桑乾外伏櫪重宇郭隗是先容事國教侍江風雲氣漢日蓬萊暮年修烟江閑釣輪初城南十里桉凡四篇

序已交事
已交三兵教至即收
結句隱、及之

送山東耿中丞青蓁

三經持節領諸侯好畤家風指顧收岱頂磨崖看出日海邊吹角對清秋幕中壯士爭超距稷下高賢共唱酬北道主人東郡守丹青剖策本營丘

送友人之淮安管餉

高牙鼓角雁飛天估舶千帆落照懸使者自徵滄海粟將軍輒費水衡錢中原河患魚龍窟江左官租粳稻年聞道故鄉烽火急淮南幾日下樓船

送隴右道吳贊皇之任

旆鼓千人度隴頭使君斜控紫騮騅城高赤坂魚鹽冷日落黃河鳥鼠秋移檄北庭收屬國閱兵西海取封侯請傾百斛葡萄酒玉笛關山緩帶游

恭遇

聖節次安丘劉相國韻 乙正宗

興慶樓前捧玉觴金張岐薛儼分行龍生大漠雲方起河出崑崙日正長節過放燈開禁苑春將射柳幸平陽燕公上壽　天顏喜親定甘泉賜宴章

朝日壇次韻

曉日曈曨萬象鋪六龍銜燭下平蕪石壇燼火猶
玄牡露掌華漿飲渴島不夜城傳宣夜漏王宮朝
奉竹宮符即今東汜西崐處盡入銅壺倒景殊

李退菴侍御奉使湖南從兵間探衡山洞壑
諸勝歸省還吳詩以送之

一官之楚復游燕歸去還乘笠澤船戎馬千山尋
洞壑鶯花三月美神仙路穿江底聞雞犬家在湖
中接水天侍御吾吳洞庭人不似少陵長作客祝融峰下
住年年

得蒲州道嚴方公信却寄

西風對酒夢魂勞聞道蒲津着錦袍山遶塞垣長
坂峻河分天地斷崖高登樓楚客看雲樹隔岸秦
人拜節旄回首舊游飛雁遠書來嚴助問枚皐

送趙友沂下第南歸

秋風匹馬試登臨此日能無感慨心趙氏只應完
白璧燕臺今已重黃金鄉關兵火傷王粲京國才
名識杜欽最是淮南遇搖落相思千里暮雲深

懷王奉常烟客

把君詩卷問南鴻憔悴看成六十翁老去祇應添
髮雪愁來那得愈頭風田園蕪沒支笻懶書畫蕭
條隱几空猶喜梅花開遠屋臘醅初熟草堂中

送友人從軍閩中

客中書劍愴離羣貰酒新豐一送君絕嶠烽烟看
草檄高齋風雨記論文中宵清夢猿啼月百道飛
泉馬入雲　詔諭諸侯同伐越可知勞苦有終軍

其二

平生不識李輕車被　詔揮鞭白鼻騮簫鼓濟江

催落木旌旗衝雪冷梅花胡床對客招虞寄羽扇
麾軍逐呂嘉自是風流新制府王孫何事苦思家

紀事

鄠杜山南起直廬從禽載筆有相如秋風講武臨
熊館乙夜橫經勝石渠七萃車徒堪討習百家圖
史可佃漁上林獸簿何曾問叩馬無煩諫獵書

送汪均萬南歸

扁舟春草五湖寬歸去酴醾架未殘撥刺錦鱗初
上筯團枝珠實已堆盤漬瓢量水僧燒筍拳石分

公述談閩事四詩見之
吳江詩多甚佳今附
君到西河五月深荷吹
空留擬滿潮雕龍白鬼
霜毛閩千村井如在舉
常長國南朝未小憂
冷陳處風回玉雁急
具斑猶牧丹高不
向子空投越裳鶴胡
愛鳥兩生閒花家地
藏度石格路徑筍以
求小雨人來熟物生
山趣藏約小更高其後
學詩要短功五箇為
宇枝柳青下如可鴻雪
上木蘭橈一石床井灶
飯胡麻不見仙人葉綠
華雲薤松心實物月
兩翻松樹空庭沙塵
往若船妙蜜豆英如
當點乳茶歸主實是
湖上西岑茗松竹供柔
花　吳六奇重陳
仙樓的父曜神川現
珀松漆柳之蝨小品
第六荔支錄山中荼
蜂江南雪城上餞鮮
異國私我心耶惟梅
耐隊乃里先之武夷
田

泥客買蘭四月山塘風景好知君　端不憶長安

壽座師李太虛先生

放懷天地總浮鷗客裏風光爛熳收一斗濁醪還太白二分明月屬揚州錦箏士女觴飛夜鐵笛關山劍舞秋猶有壯心消未得欲從何處訪丹丘

其二

好客從無二頃田勝游隨地記平泉解衣白日消暮局岸幘青山入釣船故國風塵驚晚歲天涯歌舞惜流年篋中別有龍沙記不許傍人嗔謫仙

其三

讀易看山愛息機閉門芳草雁還飛江湖有夢爭南幸滄海無家記北歸烟水一竿思舊隱兵戈十口出重圍杜陵豈少安危志老大飄零感布衣

其四

廬頂談經破碧苔十年不到首重回風清鐘鼓吳山出雲黑帆檣楚雨來痛飲長江看自注異書絕壁訪應開芒鞋歸去身差健白鹿諸生掃講臺

寄房師周芮公先生　并序

偉業以庚午受知於晉江周茗公師進謁
潤州官舍維時上流無恙京口晏然吾師
以陸生入維之年弟子亦終軍棄繻之歲
南徐月夜北固江聲揮麈論文登樓置酒
笑譚甚適賓從皆賢已而入主銓衡地當
清切周旋禁近提挈聲華拜別河梁十有
八載滄桑兵火萬事都非偉業負未躬畊
誓終沒齒不謂推遷塵事潦倒浮生病苦
窮愁羈縻煎迫師以同徵獨得不至方推

周黨共羨管寧而家居窮海身受重闔羽
檄時聞音塵莫及雖然江南近信已泊樓
船京峴舊游皆非桑土何必無諸臺上始
接烽烟歐冶城邊纔開壁壘也既知援師
南下山郡依然鄭樵居第可保圖書楊僕
軍營惟聞笳吹欣故人之杖屨致遠道之
郵筒爰作短章聊存微尚抒平生於慷慨
寫盡日之羈愁庶幾同經喪亂識此襟情
雖隔山川無殊會面云爾

東岸名景時乙丑進士

即事義言書之先杜秋兵法時敘事遠

惆悵平生負所知尺書難到雁來遲桃榔月暗號城閉鵾鴞風高画夠悲湖裏逢仙占昔夢洞中遇叟看殘碁脫身衰白干戈際筍展尋山話後期

其二

北府風流坐嘯清蕭郎白帢愛將迎蒜山望斷江干月荔浦愁看海上城劉舒闘河雖險塞盧循樓艦正縱横莫嫌戰鼓鄉關急風步年來已用兵晉江貴東崖先生和子此詩中一聯曰微書鄭重眠食損法曲凄涼涕淚橫知已之言讀之感歎

其三

但若盤桓便見收詔書趨迫敢淹留始知處士青門里須傍仙人白石樓晉室衣冠依嶺嶠越王刀劒閉林丘少微却炤南天遠榕樹蜂高隱故侯

其四

白鶴青猿叫晚風若將身世訴飄蓬千灘水惡盤渦險九曲雲迷絶磴空廣武登臨狂阮籍承明寂寞老揚雄巨源舊日稱知已誤玷名賢啓事中

即事

夾城朝日漸臺風玉樹青葱起桂宮時乾清宮成謝者

北衙新掌節初設內監郎官西府舊乘驄新選部郎爲巡方
孫禮在終應復蕭相功成固不同百戰可憐諸將帥幾人高會未央中

其二

六龍初幸晾鶯臺千騎從官帳殿開南苑車聲穿碧柳西山馳道夾青槐繙書夜半移燈召教射樓頭走馬來聞道上林親試士郎今誰是長卿才

其三

元僚白髮領魂驄風度須看似九齡疏乞江湖陳

老病 韶傳容貌寫丹青 曹村相公乞休不允畫其像賜之 從游西苑花初放侍宴南臺酒半醒最是御書房下過賜茶清燕共談經

其四

列卿嚴譴赴三韓貰酒悲歌行路難妻子幾隨關外去都人爭擁路旁看樂浪有吏崔亭伯遼海無家管幼安盡說日南多瘴癘如君絕域是流官

其五

黃河東注出滝關本濟漕渠竟北還淮水獨流空

淮水爲黃河所逼始于滿口濟漕河
到海去則淮竟入海此清江開所以泗也汴堤橫
嗡不逢山天心豈爲授圭璧民力何堪棄草菅瓠
子未成湫竹盡龍門遠掛白雲間金龍口決用柳
梢作土牛塞河
功竟不就悼兩
河民力之盡也

其六

西山盜賊尚縱橫白晝畿南桴鼓鳴誰道盡提龍
武將翻教遠過闔閭城軍需苦給嫖姚騎節制難
逢僕射營斥候但嚴三輔禁頓需兵甲罷長征

其七

新傳使者出皇都十道飛車算國租故事已除將
作監他年須尚執金吾王朝論事魚袋料理軍
書下虎符始信蕭曹務休息太平良策未全無

其八

柳營江上羽書傳白馬三郎被酒眠無意漫提歐
冶劒有心長放呂嘉船金錢北去緣求印鐵券南
來再控弦廟算只今勤遠略伏波橫海已經年

其九

秋盡黃陵對落暉長沙西去不能歸甘寧舊壘潮

初落陶侃新營樹幾圍五嶺烽烟城郭改三湘征調吏人稀老臣裹革平生志往事傷心尚鐵衣

其十

巴山千丈擘雲根節使征西入劍門蜀相軍營猶石壁漢高原廟自江村（兵南鄭分關閬州凡地皆有高祖廟）全家故國空從難異姓眞王獨拜恩回首十年成敗事笛聲哀怨起黃昏

長安雜詠

玉泉秋散鼎湖龍　世廟玄郊閟御容絳節久銷

金竈火青詞長護石壇松運移梅福身難去道向麻姑使未逢重過竹宮聞夜祭徐無仙客話乾封

其二

石門秋聳妙高臺慈聖金輪寺榜開龍苑樹荒香界壞鹿園花盡塔鈴哀燈傳初地中峰變經過流沙萬里來代有異人爲教出婆摩天付不凡材

其三

鼓肉鳴鞘下建章平明羽獵火照咸陽黃山走馬開新埒青海求鷹出大荒奉樂烏垣生新宿衛帶刀行

炙舊名王侍臣獻賦思遺事指點先朝說豹房

其四

百戰關山馬槊高耻將階級鬬蕭曹兩河子弟能談劍一矢　君王已賜袍此日大家親較武他時年少定分茅功成老將無人識看取征南帶血刀

哭蒼雪法師

憶昔穿雲到上方飛泉夾路筍輿忙孤峰半榻霜顛白清磬一聲山葉黃得道好窮詩正變觀心難遣世與亡汰公塔在今同傳無着天親共影堂汰如

住華山與師爲法侶最相得滅度已十六載矣

其二

說法中峰語句眞滄桑閱盡剩閒身宗風實處都成教慧業通來不礙塵白社老應空世相青山我自哭詩人縱教落得江南夢萬樹梅花繞比鄰

送友人出塞

上書有意不忘君竄逐還將諫草焚　聖主起居當日愼小臣忠愛本風聞玉關信斷機中錦金谷園空画裏雲塞馬一聲親舊哭焉支少婦欲從軍

即事

擊鼓迎神太乙壇越巫吐火舞珊珊露臺月上調絲管禁苑霜凋挾彈丸赤驥似龍徠萬里白鷹如雪致三韓柏梁焚後宜春起只有西山作舊看

送同官出牧

露掌明河玉漏寒侍中出宰據征鞍　君王此日親除吏臣子何心道換官壯士驪山秋送戍豪家渭曲夜探丸扶風馮翊皆難治努力諸公奏最看

寄周子俶中州

聞道周郎數酒悲中原極目更依誰雲遮二室關山在河奪三門風雨移銅狄紀年何代恨石經傳字幾人知狂歌落日登臨罷殘醉歸來信馬遲

懷古兼弔侯朝宗

河洛風烟萬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門氣傾市俠收奇用策動宮娥報舊恩多見攝衣稱上客幾人刎頸送王孫死生總負侯嬴諾欲滴椒漿漲滿樽朝宗歸德人貽書約終隱不出余爲世所遇有負風諾故及之

送曹秋岳以少司農遷廣東左轄

江東才子漢平陽身歷三臺拜侍郎五管清秋懸
使節百蠻風靜據胡床珠官作貢通滄海象郡休
兵奉朔方早晚鄭侯能薦達鋒車好促舍人裝

其二

秋風匹馬尉佗城銅鼓西來正苦兵萬里虞翻空
遠宦十年楊僕自專征山連鳥道天應盡日落蠻
江浪未平此去好看宣室召漢皇前席問蒼生

其三

銅柱天南起暮笳蒼山不斷火雲遮羅浮客到花

爲夢庾嶺書來雁是家五月蠻村供白越千年仙
竈訪丹砂炎州百口堪同住莫遣閒愁感髮華

其四

懸瀑丹崖萬仞流越王臺上月輪秋江湖家在堪
回首京國人多獨倚樓海外文章龍變化日南風
俗鳥鞾輈知君此地登臨罷追憶平生話少游

送楊稚龍學士按察山西

碧山學士起嚴裝新把牙旌下太行玉壘開尊從
將吏銀臺判牒喜文章三關日落凝笳吹千騎風

流出射堂憶賜錦袍天上暖西游早拂雁門霜

其二

一天凉影散鳴珂落木平沙雁度河北地詩名三輔少西風客思五原多紫貂被酒雲中火鐵笛迎秋塞上歌回首禁城從獵處千山殘雪滿滹沱

送王藉茅學士按察浙江

始與門第故人稀才子傳家典北扉画省日移花更發御溝春過柳成圍江湖宦蹟飄蓬轉嵩少鄉心旅雁飛重到治城開戰地豈堪還問舊島衣

其二

訟堂閒嘯聽流鶯十載東南憶避兵江左湖山多故吏千家書画豈虛名從容簿領詩還就料理烟霞政自成欲過會稽尋戮事斷碑春草曲池平

送常湖馬觀揚備兵岢嵐

絕塞驅車出定羌洗兵空磧散牛羊黃河盡處無征戰紫燕飛時敢望鄉獨客登臨傷廢壘前人心力困危疆君恩不遣邊臣苦高卧荒城對夕陽

送王孝源備兵山西

秋盡黃河氣欲收千山雪色照并州鵰盤落木蒼
鷹壯馬蹴層氷斷潤流冬老壺關迎節使將軍廣
武耻封侯雖客寶佐資譚笑吹笛城南月夜樓

送同年江右朱遂初憲副固原

銜杯落日指雕鞍渭北燕南兩地看士馬河湟征
戰罷弟兄關塞別離難荒祠黑水龍湫暗絕坂丹
崖鳥道盤錯認故京還恐尺幾人遷客近長安

其二

清秋柳陌響朱輪帳下班聲到近臣萬里河源通

大夏七盤山勢控新秦北庭將在黃驄老西海僧
來白象馴最喜安邊眞節使君恩深處少風塵

其三

白草原頭驛路微十年踪跡是耶非月明雨谷朝
雞遠木落蕭關塞馬肥便道江城鄉思憩故人京
洛諫書稀一官漂泊知何恨老大匡山未拂衣

其四

長將詩酒付奚囊此去征途被憩裝苜蓿金鞍調
白馬梅花鐵笛奏青羌涼州水草軍營盛漢代亭

臺獵火荒往事功名歸衛霍書生垂老玉門霜

七言律詩四

七夕感事

天上人間總玉京今年牛女倍分明畫圖紅粉深宮恨砧杵金閨瘴海情南國緣珠辭故主北邙黃鳥送傾城憑君試問雕陵鵲一種銀河風浪生

和楊鐵崖天寶遺事詩

漢主秋宵宴上林延年供奉漏沉沉給來妙服裁文錦賞就新聲賜餅金鳩鵲風微清笛迥蒲萄月落畫弦深明朝曼倩思言事日午君王駕未臨

其二

複道笙歌幾處通博山香裊綺疏中檀槽豈出龜茲伎玉笛非關于闐工浩唱扇低槐市月緩聲衫動石頭風霓裳本是人間曲天上吹來便不同

送少司空傅夢禎還嵩山

高臥千峰鎖暮霞洛城春盡自飛花銅仙露冷宮門草玉女臺荒洞口沙被褐盧鴻仍拜詔賜金疏受早還家西巡擬上登封頌抱犢山莊候翠華

夜宿蒙陰

客行杖策魯城邊訪俗春風百里天蒙嶺出泉茶辨性龜田加火穀占年野蠶養就都成繭村酒沽來不費錢我亦山東狂李白倦游好覓主家眠

郊城曉發

匹馬孤城望眼愁雞聲喔喔曉烟收魯山將斷雲不斷沂水欲流沙未流野戍凄涼經喪亂殘民零落困誅求他鄉已過故鄉遠屈指歸期二月頭

聞台州警

高灘響急帆收橘柚人烟對鬱洲天際燕飛黃石嶺雲中犬吠赤城樓投戈將士逍遥臥橫笛漁翁縹緲愁聞說天台踰萬丈可容長嘯碧峰頭

其二

野哭山深叫杜鵑閶風臺畔羽書傳軍門絕磴松根火士接飛流馬上泉雁積稻粱池萬頃猿知擊刺劍千年桃花好種今誰種從此人間少洞天

其三

天門中斷接危梁玉館金庭跡渺茫石鼓響來開

哨壁干將飛去出滄浪仙家壘是何年築刺史甘
無不死方亂後有人還采藥越王餘算禹餘糧

其四

三江木落海天西華頂風高聽鼓鼙瀑布洗兵青
嶂險石橋通馬白雲齊途窮鄭老身何竄春去劉
郎路總迷最是孤城蕭瑟甚斷虹殘雨子規啼

贈遼左故人 此為海寧相之作也

詔書切責罷三公千里驅車向大東曾慕流移哳
塞下豈遷豪傑實關中桑麻亭障行人斷松杏山

河戰骨空此去纍臣聞鬼哭可無杯酒酹西風

其二

短轅一哭暮雲低雪窖氷天路慘悽青史幾年朝
玉馬白頭何日放金雞燕支塞遠春難到木葉山
高鳥亂啼百口總行君莫歎免教少婦憶遼西

其三

潦倒南冠顧影慚殘生得失懺瞿曇君恩未許誇
前席世路誰能脫左驂雁去雁來空塞北花開花
落自江南可憐庾信多才思關隴鄉心已不堪

公于海寧黃相國官之重相知之深故易起官共論成功
易起官共論成功之易而不知公之不易也公之不易
而思主不以公之不易而遂主遂起科場之議主司論官舍之程可別置副榜及別科舉為不失拔薦之門路庶幾公之南陽耕雪時成霖霪霖之鄉作伐將相之淮海寧應場能遂彩之玉山敲出氣稿之硯台于此海寧廣場得健為此海寧廣場得健為之卓犖卓犖直錚為相相論之最之為引匹而生玉曹

其四

浮生蹤跡總茫然兩拜中書再徙邊儘有溫湯堪
療疾恰逢靈藥可延年垂來文鳳裝綿暖射得寒
魚入饌鮮只少江南好春色孤山梅樹罨溪船

其五

路出西河望八城保宮老母淚縱橫重圍屢困孤
身在垂死翻悲絕塞行盡室可憐逢將吏生兒眞
悔作公卿蕭蕭夜半玄菟月鴻唳歸來夢不成

其六

齊女門前萬里臺傷心砧杵北風哀一官悞汝高
門累半子憐渠快壻才失母況經關塞別從夫只
好夢魂來摩挲老眼千行淚望斷寒雲凍不開

春日小園即席次白林九明府韻

小築疎籬占綠灣釣竿斜出草堂間柳因見日頻
舒眼花爲迎風早破顏地是廉泉連讓水人如退
谷遇香山新詩片石留題在採蕨京葵數往還

題畫

古藥

花到春深爛熳紅香來士女踏歌中風知相謔吹芳蒂露恨將離浥粉叢漬酒穩教顏色異調羹誤許姓名同內家彩筆新成頌肯讓玄暉句自工

石榴

碧雲剪剪月鉤鉤狼藉珊瑚露未收絳樹憑闌看獨笑絳衣傳火照梳頭深房莫倚含苞固多子還憐齲齒羞種得葛蒲堪漬酒劉郎花底拜紅侯

洛陽花

綠窓昨夜長輕莎玉作欄杆錦覆窠丹纈好描秦

氏粉墨痕重點石家螺剪同翠羽來金谷織並紅羅出絳河千種洛陽名卉在不知須讓此花多

茉莉

剪雪裁冰莫浪猜玉人纖手摘將來新泉浸後香恒滿細縷穿成藥半開愛玩晚涼宜小立護持隔歲爲親栽一枝點染東風裏好與新粧報鏡臺

芙蓉

細雨橫塘白鷺拳窺紅婀娜向風前千絲衣薄荷同製三醉顏酡柳共眠水殿曉涼粧徙倚玉河春

淺共遷延涉江好把芳名認錯讀陳王賦一篇

菊花

夜深銀燭最分明翠葉金鈿認小名故着黃絨貪入道却翹紫袖擅傾城生來艷質何消瘦移近高人恰老成幾度看花花耐久可知花亦是多情

繭虎

南山五日鏡奩開綵索春葱縛軟材奇物巧從蠶館製內家親見豹房來越巫辟惡鏤金勝漢將擒生畫玉臺最是繭絲添虎翼難將續命訴牛哀

茄牛

擊鼓喧闐笑未休泥車瓦狗出同游生成豈比東鄰犢觳觫何來孺子牛老圃盤飧誇特殺太牢滋味入常羞看他諸葛貪游戲苦鬬兒曹巧運籌

鴛鴦

丁令歸來寄素書羽毛零落待何如雲霄豈有捕糟計飲啄寧關逐臭餘雪比撒鹽堆勁翮蟻旋封垤附專車泰皇跨鶴思仙去死骨何因葬鮑魚

擲猴

仙蛻誰傳不死方最高枝處憶同行移將吸露迎
風意倣就輕軀細骨粧薄髮影如逢越女斷腸聲
豈怨齊王內家近作通侯相賜出貂蟬倣粉郎

蘆筆

採箬編蒲課筆畊纖簾居士擅書名歸來魯壁枯
難用焚就秦灰煮不成飛白夜窓花入夢草玄秋
閣雁銜橫中山本是盧郎宅錯認移封號管城

橘燈

掩映蘭膏葉底尋玉盤纖手出無心花開槐市枝

枝火霜滿江潭樹樹金繪佛傳燈珠錯落洞仙爭
奕漏深沉饒他丁緩施工巧不及生成在上林

桃核船

漢家水戰習昆明曼倩偷來下瀨橫三十漫成齊
相計五湖好載越姝行桑田核種千年久河渚槎
浮一葉輕從此武陵漁問渡胡麻飯裏棹歌聲

蓮蓬人

獨立平生重此翁反裘雙袖倚東風殘身顛倒憑
誰戲亂服麤疎恥便工共結苦心諸子散早拈香

粉美人空莫嫌到老絲難斷總在污泥不染中

戲詠不倒翁

掉首浮生半紙輕一旦封就任縱橫何妨失足貪游戲不耐安眠欠老成儘受推排偏屈強敢煩扶策自支撐却遭桃梗妍皮誚此內空空浪得名

海虞孫孝維三十贈言

法護僧彌並絕倫聽經蕭寺紫綸巾高齋點筆依紅樹画檝徵歌轉綠蘋一榻茶香專供佛五湖蝦菜待留賓丈夫早歲輕名宦鄧禹無爲苦笑人

其二

招真臺下讀書莊總角知名已老蒼何氏三高推小隱荀家羣從重中郎鬬茶客話千山雨寄橘人歸百顆霜太末里官孝若其兄也地產橘最佳麈尾執來思弦義旻公同飯贊公房

其三

始立何容減宦情法曹有弟尚諸生松窓映火茗芽熟貝葉研朱梵夾成金谷酒空消冶習曲江花落悟浮名花落者爲扶桑志感也年來耻學王懷祖初辟中

兵捧檄行

其四

高柳長風六月天青鞋白韈尚湖邊輕舟掠過破山寺橫笛邀來大石仙孫氏之先遇仙丁昜目山之大石　王儉拜公猶昨歲張充學易在今年種松記取合圍後樹下著書堪醉眠

贈錢臣宸同年紿諫公弟

杜家中弟擅閒身處士風流折角巾花萼一樓圖史遍竹梧三徑管絃新東都賓客多同輩西息田

園有主人酒熟好從君取醉在今原上獨傷神

贈荊州宇哀大鼈玉哀為吳郡佐公子風流才調倜儻名遊亂北都佐幕西楚尋以失職空囊倚寓白下扁舟歸里惆悵無家為作此詩贈之

晚日珠簾半上鈎少年走馬過紅樓五陵烽火窮途恨三峽雲山遠地愁盧女門前烏相樹昭君村畔木蘭舟相逢莫唱思歸引故國傷心恐淚流

其二

霓裳三疊遍天涯浪跡巴丘度歲華賴有往名堪作客誰知拙宦已無家西州士女章臺柳南國江

表川西楊一劉詩名于鵑自寫也他日言兩京會先趙伯將指兩京會先趙伯將指兩京會先趙伯將指

山玉樹花正遇秋風蕭索甚凄凉賀老擪琵琶

其三

詞客開元擅盛名蕭條鶴髮可憐生劉郎浦口潮初長伍相祠邊月正明擊筑悲歌燕市恨彈絲法曲楚江情袁西樓樂府中有楚江情一齣善才已死秋娘老澤盡青衫淚不成

其四

湘山木落洞庭波杜宇聲聲喚奈何千騎汹幢持虎節扁舟鐵笛換漁簑使君灑意風濤阻神女臺荒雲雨多楚相歸來唯四壁故人優孟早高歌

送楊校尉權臨安令

聽松鈴閣放衙陰飛瀑穿階石室琴許椽仙居丹井在謝公游策碧雲深山農虎善樵微徑溪女蠶忙採遠林此地何王誇衣錦錦城人起故鄉心令成

郡人臨安乃錢鏐衣錦城也

登縹緲峰

絕頂江湖放眼明飄然如欲御風行最高尚有魚龍氣半嶺全無鳥雀聲芳草青蕪迷近遠夕陽金

碧變陰晴夫差霸業銷沉盡楓葉蘆花釣艇橫

過席允來山居

碧梧門巷亂山邊灑掃雖頻得自然石筍一林雲活活藥欄千品雨娟娟養花性爲先人好種樹經從伯氏傳社酒已濃茶已熟客來長繫五湖船

贈武林李笠翁笠翁名漁能爲唐人小說兼以金元詞曲知名

家近西陵住薛蘿十郎才調歲蹉跎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海外九州書志怪坐中三疊舞廻波前身合是玄真子一笠滄浪自放歌

贈崑令王幸雲尊人杏翁永平人

半載江南客未深正山秋靜夜沉吟九邊田牧思一班壹三輔交游識季心快馬柳城常命酒軟輿花縣暫聞琴白頭閒說西京事曾記循良久賜金幸雲有能名未半載以錢糧報罷

客譚雲間帥坐中事

五茸絲管妓堂秋奪得蛾眉付上謳豈是絕纓諸將會偶因行酒故人留青尊有恨琴他手白刃無情笑者頭若遇季倫西市日可宜還墮綠珠樓

別維夏

惆悵書生萬事非褚衣今抵舊島衣六朝門第殤啼遠九月關河木葉飛庾嶺故人猶未別維夏叔增城公子豈燕山游子早應歸正逢漉酒登高會執手西風歎落暉

庚子八月訪同年吳永謁於錫山有感賦贈

廿載京華共酒尊十人今有幾人存京師知己爲眞率會今其人零落多愁我已嫌身世高卧君還長子孫上馬已盡孤城喧渡口雲山老屋冷溪門相逢萬事從頭問樺燭三條照淚痕

其二

杖藜何必遠行游抱膝看雲鶴氅裘天遣名山供戶牖老逢佳節占風流干戈定後身還健花月閒時我欲愁莫嘆勝情無勝具亂峰深處着高樓永謁有足疾

其三

黃花秋水五湖船客鬢蕭騷別幾年老去妻孥多下世窮來官長有誰賢酒杯驅使從無分書卷消

磨絕可憐賸得當時舊松菊數間茅屋對晴川

其四

虛臺便闕信沉沉話及清郎淚不禁到處風波寧敢恨僅存兄弟獨何心南州師友江天笛北固知交午夜砧從此溪山避矰繳暮雲黃葉閉門深

送張玉甲憲長之官邛雅

秋水連天棹五湖勞勞亭畔客心孤飄蓬宦跡空追遞浩劫山川尚有無石鏡開花惟自照郵筒憶酒向誰沽蕭條大散關頭路匹馬西風入畫圖

其二

劍外新傳一道通十年羣盜漫稱雄橫刀割取青神渡烈火燒殘白帝宮豈有山川歸李特猶能車馬識文翁誰將牛斗龍泉氣移在天彭井絡中張從江南學使者遷是職

其三

岷峨悽愴百蠻秋路折邛崍九坂愁城裏白雲從地出馬前黑水向人流松番將在看高卧雪嶺僧歸話遠游欲問辟支諸佛土貝多羅樹即關頭雅州

其四

錦官春色故依然料理蠻叢半壁天葛相祠堂尋有蹟譙玄門戶訪誰傳還家杜宇三更夢寄遠菖蒲十樣箋此去壯游何所恨思君長問楚江船

哭中書趙友沂兼柬其尊甫洞門都憲

長沙長子九江船御史臺西月正圓兩省親朋歡笑日一官詩酒亂離年朱樓有淚看楊柳白髮無家聽杜鵑太息賈生歸未得湘花湘草夕陽邊

贈學易友人吳燕餘

風雨菰蘆宿火紅胥靡憔悴過墻東吞爻夢逐虞生放蓍策占成屈子窮縱絕三編身世外橫添一畫是非中道人莫訝姚平笑六十應稱未濟翁

其二

註就梁丘早十年石壕呼怒簞門前范升免後成何用寧越鞭來絕可憐人世催科逕此地吾生憂患在先天從今鄂上田休種簾肆無家取百錢

壽繼起和尚

故山東望路微茫講樹秋風老着霜不羨紫衣誇
妙相惟憑白足遍諸方隨雲舒卷身兼杖與月空
明詩一囊台頂最高三萬丈道人心在赤城翠

惠山二泉亭爲無錫吳邑侯賦

九龍山作二泉亭水遞名標陸羽經寺外流觴何
處訪公餘飛舄偶來聽丹凝高閣空潭紫翠溼層
巒萬樹青治行吳公今第一此泉應足勝中泠

贈張以韜來鶴詩

草聖傳家久著聞斗看孤鶴下層雲路從蓬島三

山遠影落寒川七水分白髮昂藏仍鳳侶休致嫉
妬報雞羣春風一樹梅花發耐守寒香孰似君

七言律詩五

過三峯葉公話舊

霜落千峯曳杖尋筍輿衝雨過高林埋書草沒松根史洗鉢泉流石磴琴萬事幾經黃葉夢三生難負碧潭心山童不省團圞話催打溪鐘夜未深

永平田君宗周吳故學博也袁重其識之尤展成司李其地相見詢袁年百有二矣索詩紀異并簡展成

北平車馬訪烟蘿記向夷齊廟下過百歲共看秦伏隊一經長在漢田何知交已料滄江少耆舊翻疑絕塞多聽罷袁絲數東望酒酣求作絳人歌

顧西巖侍御同沈友聖虎丘即事

註就逍遥賦大風彥先才調擅諸公晴川兩岸憑欄外雪嶺千尋攬轡中我昔楚江同宋玉君今吳市訪梁鴻芳洲杜若無能採慚愧當年過渚宮

其二

喻蜀書成楚大夫征帆萬里到江湖鄉心縹緲思

黃鶴祖德風流話赤舄問俗駐車從父老尋山着
屐共牛徒君家自有丹青筆衰白追陪入畫圖

其三

生公石畔廣場開短簿祠荒閉綠苔山檻偶攜羣
吏散布帆無恙故人來爭渡五月登高會應改三
江作賦臺自是野王思故里可知先賞陸機才

其四

一馬雙僮出野塘論文蕭寺坐匡床花移蜨鼓青
油舫月映行廚白石廊漫與短歌傷老大散人長

揖恕清狂細將朋友從頭數落落申生皃與沈郎

贈松江郡侯張升衢（從江寧遷任）

石城門外水東流簫鼓千人最上頭二陸鄉園江
畔樹三張詞賦郡西樓油幢置酒蓴鱸夜畫舫鉤
簾秔稻秋聞道青溪行部近兒童欣喜使君游

贈松郡副守浩陵陳三石（官灌濯）

獨上高城回首難揚雄老去滯微官湖天搖落雲
舒卷巫峽蕭森路折盤廿載兵戈違故里十村蟬
輓向長安京江原是三巴水莫作鄂筒萬里看

贈松郡司李內江王擔四

十月江天曉放衙葺城寒祭錦城花金隄更植先人柳玉壘重看使者車文待御治京口湖隄庾嶺霜柑書憶弟舅曲阿春釀夢思家侍御避亂僑居丹陽詩成別寫鵝溪絹廳壁風篁醉墨斜善寫竹

贈彭郡丞益甫

樓船落日紫貂輕坐嘯胡床雁影橫雨過笛生黃歇浦花開夢遶發干城舊榮邑令龍蛇絹素爭搖筆善書松杏山河已息兵本山人慷慨與君談舊事夜深欣共酒盃傾

十月下澣偕九日過雲間公讌閻石蒼水齋中同文饒諸子

百里溪山訪舊游南皮賓客盛風流文章座上驚黃絹名字人間愧白頭董相園開三徑夜陸生臺在九峯秋酒酣莫話當年事門外滄江起暮愁

其二

霜落南樓笑語清無端街鼓逼嚴城三江風月尊前醉一郡荊榛笛裏聲花滿應徐陪上讌歌殘稽

阮隔平生歸來枕底天涯夢喔喔荒雞已五更

贈松江別駕日照安肇開

秋盡西風髮影蒼伏生經術蓋公堂雞聲日出泰祠遠鶴唳江空禹蹟荒二水淄澠杯酒合三山樓觀畫圖裝歸來好唁安期裹不夜城頭是故鄉

滇池鐃吹

碧雞臺榭亂雲中舊是梁王避暑宮銅柱雨來千嶂洗鐵橋風定百蠻通朱鳶縣小輸寶布白象營高掛柘弓誰唱太平滇海曲檳榔花發去年紅

其二

苴蘭城闕鬱岧嶢貝葉金書使者朝海內徵輸歸六詔天邊勳伐定三苗魚龍異樂軍中舞風月蠻姬馬上簫莫向昆明話疏鑿道人知已劫灰消

其三

霧翠奢香祠總荒蘆笙吹徹瘴雲黃縱擒有策新疆定叛服何嘗舊史亡鬼國三年勞薄伐王師五月下殊方瀾滄肯爲他人渡不許窺人有夜郎

其四

盤江西遶七星關可渡河邊萬仞山隴上舊傳收
白帝南中今喜定烏蠻龍坑壯馬看馳驟雞足高
僧任往還辛苦武侯停節處殘碑零落草班班

儒將

河朔功名指顧收身兼使相領諸侯按兵白道謝
神鶻挾妓青山駕快牛論敵肯輸楊大眼知書不
減范長頭它年信史推儒將馬稍清談第一流

俠少

寶刀千直氣凌雲俠少新參龍武軍柳市博徒珠

勒馬柏堂箏妓在華裾招權夜結金安上挾策朝
干王長君琪笑年年秘書客白頭空守太玄文

山居

郎事示王惟夏郁計登諸子
灌木清漳五畝居山菘簷果釣竿魚金龜典後頻
賒酒塵尾燒來爲著書對客好穿高齒屐出門常
駕短轅車牽錘張率呼同載三月江南正祓除

九峰詩

鳳凰山

碧樹丹山千仞岡夫差親獵雉媒場五茸風動琅

玕寶三洲雲流沆瀣漿鳥聽和鳴巢翡翠花舒錦
翼照文章西施醉唱秦樓曲天半吹簫引鳳凰

庫公山

庫公石磯掩莓苔千載陰符戰骨哀鐵鎖任從田
父識玉書休爲道人開三分舊數江東望二俊終
非馬上才恨殺圯橋多授受闢宅劉項至今來

神山

紫蓋青童白鹿巾細林仙館鶴書頻洗來丹井千
年藥蛻去靈蛇五色鱗洞起春雲招勝侶潭空秋

月證前身赤松早見留侯志何況商顏避世人

余山

溪堂剪燭話徵君通隱昇平半席分茶笋香來朝
命酒竹梧陰滿夜論文知交倒屣傾黃閣妻子誅
茅住白雲處士盛名收不盡至今山屬余將軍

薛山

薛公高卧始何年學士傳家有墓田枉自布衣登
侍從長將雲壑讓神仙坐來石榻蒼苔冷採得溪
毛碧藕鮮最愛玉屏山下路月明橋畔五湖船

機山

兼葭滿目雁何依內史村邊弔陸機豪士十年貪
隱遯通侯三世累輕肥江山麗藻歸文賦京洛浮
沉負釣磯白袷未還青蓋遠辨亡書在故園非

橫雲山

橫雲揷漢領諸峯雨過泉飛亂壑松赤壁豈經新
戰伐丹楓須記舊游蹤祠荒故相江村鼓客散名
園蘭若鐘莫信參龍雲不去此山雲只爲人龍山有龍母祠又陸雲故宅

天馬山一名千山

龍媒天馬出昆崙青海長留汗血痕此地干將騰
劍氣何來逸足鏁雲根石鯨潭影秋風動山有二石魚飛去鐵笛江聲夜雨昏鐵崖葬處芻秣可辭銜勒免空山
長放主人恩

小昆山

積玉昆岡絕代無讀書臺上賦吳都君臣割據空
祠廟家國經營入畫圖勢去河橋悲士馬詩成山
館憶蓴鱸傷心白璧投何處汗簡秦京陸大夫

送贛州曾庭聞孝廉移家寧夏

十年走馬向天涯回首關河數暮鴉大庾嶺頭初罷戰賀蘭山下不思家詩成磧裏因聞雁書到江南定落花夜半酒樓羌笛起軟裘衝雪踏鳴沙

贈何匡山

早年納節卧滄浪回首風塵鬢髮蒼陶令軍營姑孰口大兵收溧陽謝公游墅石門莊後儁寓溧陽太白所謂石門精舍即其地也山田種罷輸嘗稅海國歸來認故鄉本何氏遼城人今歸二月村居春雨足官梅花發爲何郎

題海虞孫子長七十壽圖

春秋註就授生徒虞仲祠前一老夫島几看雲吟菡閣布帆衝雨醉菱湖空山撫操彈三峽故國興懷賦兩都同輩半非身健在爲誰寫入煉丹圖虞有徐神翁煉丹處

觀蜀鵑啼劇有感并序

蜀鵑啼者丘子嶼雪爲吾兄成都令志衍作也志衍一官遠宦萬里嚴裝愛弟從行故人送別上游梗塞盡室扶攜既舍水而

序遠明文閣學汪石
晚甲午春集
序遠明文閣學汪石
猿啼詩志私意志
衍事不確

登山甫自滇而入蜀北都覆沒西土淪亡
身殉封疆家罹鋒鏑嗚呼三十六口痛碧
血之何存一百八盤招游魂而莫返無兒
可托有弟言歸窴身荆棘之林乞食猶猱
之族望蠻烟而奔走脫賊刃以崎嶇耻趙
禮之獨全赤眉何酷恨童烏之不免黃口
癸辛爰將委巷之謳展作巴渝之舞庾子
山之賦傷心時方板蕩袁山松之歌行路
聞且唏歔余也老逐歡游閉逢浩唱在中

年早傷於哀樂況昔夢重感乎交朋豈獨
伍相窮來憐者有同聲之歎遂使雍門曲
罷泫焉如亡邑之人瞻望兄兮猶來思悲
翁而不見蘭堂客散金谷詩成非關聽伎
之吟聊當懷人之什爾

花發春江望眼空杜鵑聲切畫簾通親朋形影燈
前月家國音書笛裏風百口悔教從島道一官催
去墮蠻叢雪山盜賊今何處腸斷箜篌曲未終

其二

江關蕭瑟片帆留策馬俄成萬里游失計未能全愛子端居何用覓封侯雲山已斷中宵夢絃管猶開舊日樓二月東風歌水調鵜鴣原上使人愁

其三

平生兄弟劇流連高會南樓盡少年往事酒杯來夢裏新聲歌板出花前青城道士看游戲白髮哀翁漫放顛雙淚正垂俄一笑認君眞已作神仙劇中志衍兵解仙去

其四

過盡蠻江與瘴河還家有弟脫兵戈狂從劇孟千場博老愛優旃一曲歌紅豆花開聲宛轉綠楊枝動舞婆娑不堪唱徹關山調血汚游魂可奈何

題華山蘗菴和尚畫像和尚熊姓字魚山直諫子杖不死後入道

清如黃鵠矯如龍浩劫長擔不壞松四國雄壇趨北面千年雪嶺啓南宗西銘復社漢月禪燈皆師令吳江時身所興起江湖夙世歸檇福經寒殘生繼戴顒諍論總銷隨諫草故人已隱祝融峯繼公隱南嶽蘗公本師也

其二

重小宰吳江庭論生論整飭兵機吳楚九吳主盟決西陵事在肇興陵社圖地雲間名社松江西有南社望社吳門和社正社啓會于吳江統于淫社四國相望兼括此也

西南天地嘆無歸漂泊干戈愛息機黃蘗禪心清磬冷白雲鄉樹遠帆微全生詔獄同官在（指姜如農）乞食江城故老稀（松陵）布衲綻來還自笑篋中血裹舊朝衣

戊申上巳過吳興家園次太守招飲郡圃之愛山臺坐客十人同脩禊事余分韻得苔字

六客堂西禊飲臺愛山高會嘯歌開塔懸津樹雨中出鐘送浦帆天際來同輩酒狂眠怪石前賢墨妙洗蒼苔右軍勝集今誰繼仗有吾家季重才

立夏日陪園次郡伯過孫山人太白亭落成置酒分韻得人字

春盡山空鶴唳頻亂雲歸處鎖松筠江湖有道客奇士關隴無家出俊人招隱起亭吟社客散仙留家醉眠身一瓢零落殘詩在誰件先生理釣緡

得友人札問近況詩以答之

溪堂六月火雲愁支枕閒窓話貴游王令文章今日進丘公仕宦早年休道衰薄俗甘棲遁才退殘書勉勘讐京維故人聞健飯黃塵騎馬夾城頭

八風詩并序

余消夏小園風塲然而四至雖泠泠可以折醒已疾而凄其怒號不能無爰居之思避其庶人之雌風乎聊廣其意作爲此詩莊列寓言沈謝作賦庶以鳴候蟲而諧比竹若云俟諸轄軒則此不足採也

其一東風

汴水楊花撲面迎飄飄飛過雒陽城陶潛籬畔吹殘醉宋玉墻頭送落英油壁馬嘶羅袖舉綠塘波

皺画簾聲獨憐趙后身輕甚斜倚雕闌待月生

其二南風

玉尺披圖解慍篇相烏高指越裳天終南雲出松檜響雙闕雨飛鈴索懸師曠審音吹不競鍾儀懷土操誰傳九疑望斷黃陵廟曾共湘靈拂五絃

其三西風

落日巴山素女秋梧宮蕭瑟唱涼州白團掌內恩應棄絳蠟窓前淚未收隴坂征夫蘆管怨玉關思婦杵聲愁可堪益部龍驤鼓獵獵牙旗指石頭

其四 北風

萬里扶搖過白登少卿書斷雁難憑蕭梢駿尾依
宛馬颯爽雄姿刷代鷹野火燒原青海雪驚沙擊
面黑河氷憲公墜戶頭如蝟傳道君王獵霸陵

其五 東南風

紫蓋黃旗半壁中斗牛斜直上游通漫分漢沔魚
龍陣須仗江湘烏鵲風旋柁引船濡口利禦牙揮
扇赭圻功試看片刻商郎火一捲曹公戰艦空三
國志周瑜傳註書蓋取輕疾十舫載燥荻枯柴漬膏旗于上時東南風急同時發火燒盡北船曹公退走

其六 西南風

武帝雄圖卬筰弱相如馳傳夜郎回巴童引節旌旄動棘馬隨車塵土來堯女尚應愁赭樹史記秦皇西南渡淮水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卻是堯女使湘山樹赭其山楚王從此怕登臺小臣欲進乘槎賦萬里披襟好快哉

其七 東北風

飛廉熛怒向人間徐福求仙恨未還萬乘雨休封禪樹史記封禪書始皇上太山遇暴風雨休于大樹下八神波斷羨門山

史三神山在渤海中患且至則船引風而去始皇時方士皆以風爲解○八神皆在齊北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蕭蕭班馬東巡海發發巖旌北距關錯認祖龍噫氣盛蓬萊咫尺竟誰攀

其八 西北風

沛宮親作大風歌往事彭城奈楚何身陷重圍逢晦冥天留數騎脫干戈史記項王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窮冥晝晦楚軍亂乃得遁去 威加河朔金方整地遶幽并殺氣參好祭畢公祠風伯飛揚長護漢山河

贈同年嘉定王進士內三

煙浦岡頭自種田居然生活勝焦先赤松採藥深山隱白鶴讀經古寺禪孺仲清名交宦絕彥方高行里閭傳曲江細柳新蒲綠回首銅龍對策年

其二

翠竹黃花一草堂柴門月出課畊桑蘇林投老思遺事謝秀辭徵住故鄉彊飯却扶芒屨健高歌脫帽酒杯狂莫嗟過眼年光易征調初嚴已十霜

其三

先生吟社夜照賓紫蟹黃雞甕面春萬事夢中稱

幸叟一家榜下出閒人（內三及二子皆科第而不仕）君房門第多遷改叔度才名固絕倫（指上谷江夏）青史舊交餘我在北窓猶得岸烏巾

其四

絕藝風流孰似君烏衣子第總能文青箱世業高門在白髮遺經半席分正禮雙龍方矯矣釋奴千里又空羣外家流輩非容易肯信衰宗有右軍

大中丞心庵韓公九月還白淮南生日爲壽

闔園滿秋爽氣來尚書新自上游回八公草木登高宴九日茱萸置酒臺兵食從容經久計江淮安穩濟時才高論好唱南山曲窮鼓西風笑語開

先慈得年纔壽考（許）青雲零落剩閒身雲山笑傲容遺愛（郡）都稱壽母（義）人猶有田園供伏臘豈無書卷慰沉淪只看五月開樽宴撥刺江魚入饌新

庚戌梅信日雨過鄰尉哭剖石和尚遇大雪夜宿還元閣

商音哭參家宿鳥啾鳴萬 永凋北寺九成新

妙塔師修報恩塔初成　南湖千頃舊長橋雲堂過飯言猶在去歲與師同飯山閣雪夜挑燈夢未消最是曉鐘敲不寐半天松栢影蕭蕭

其二

投老相期共閉關師有招住山中之約影堂重到淚潺潺身居十地莊嚴上師初刻華藏圖道出三峰玄要間壞衲風光青柱冷四宜堂基徃最感殘經燈火白雲閒吾師末句分明在雪裏梅花雨後山

送許堯文之官莆陽

舄石烟巒列畫圖雙旌遥喜入名都路經鷓嶺還龍嶺符剖鴛湖更鯉湖訪舊草堂搜萬卷吟詩別墅補千株知君不淺絃歌興別有高樓起望壺

其二

榕陰五馬快驂驒親到游洋古越南抹麗香分魚鮓細荔支漿勝橘奴甘鮫宫月映浮春蜃蜃市烟消見夕嵐此去蓁帷先問俗上溪秋色正堪探

感舊贈蕭明府

余年三十有一以巳卯七月奉命封延津

孟津兩王於禹州過汴梁登梁孝王臺適
學使者會課屬郡知名士於臺上因與其
人諮訪古蹟徘徊久之而後行逾三十三
年徘陽蕭公涵三從道臣左官來治吾州
拭目驚視云曾識余則蕭公乃臺上諸生
中一人也感舊太息爲賦此詩
三十張旌過大梁繁臺憑眺遇蕭郎黃河有恨歸
還老朱邸何人問故王授簡肯忘羣彥會棄繻誰
識少年裝長卿駟馬高車夢臥疾相逢話草堂

同系浣心郁諍巖家純祜過福城觀華嚴會
不求身世不求年二六時中小有天今日雲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梅村集卷第十六

五言排律

晚眺

萬壑亂烟霜浮圖別渺茫江山連楚蜀鐘磬怨齊梁原廟寒泉裏園陵秋草傍雁低連雨色鷺遠入湖光戲馬長干里歸人石子岡舟車走聲利衣食負畊桑欲問淮南信砧聲繞夕陽

送吳門李仲木出守寧羌

君到南山去輿元驛路長孤城當沮口舊俗問華

陽稻近嶓溪種魚從丙穴嘗殘兵臼馬戍廢塲赤亭羌鐵鎖穿天上金牛立道傍魄嚴宮尚在諸葛壘應荒往事英雄恨新愁旅客裝七盤遮駱谷十口隔秦倉黑水分榆柳青泥老鸛鶴不堪巴女曲尚賽武都王

梅花庵同林若撫話雨聯句

放策名園勝停驂客思淹 雲鳳 初涼欣颯爽入夜苦霾霾 偉業 有待聞乾鵲無因見蛟螭 鳳 蒲荒逃鷺影花落冷魚喁島語枝頭咽蟲鳴葉底潛清齋

五律作改不多即在六縣缺不易堂工部之句也雅思清長今重一首亦足補名之休

陳韓城詩才似陸務觀此上種世小大雜取而勿項梅村評

幽事足良會逸情兼 業 貧士藏書富高人取友嚴
曹騰長自卧剡啄遺童覘北郭余偕隱東山爾共
瞻 鳳 生來門是德住處水名廉 業 觸地詞源湧推
鋒筆陣銛萬言成寸晷一字直三縑雜佩紉蘭蓀
名材貢杞梓三千登甲第四十到宮詹 鳳 仙樂清
商奏天厨法酒霑使車游宛雒樓艦出沱灣職亞
成均掌官同秘院僉合毫芸閣草揷架石渠籤 業
翰染丹青障暮分黑白盦望崇效雅素氣直折王
儉 鳳 道已銘鐘鼎交仍隔釜鬻雲霄三省相虎豹

九關閽 業 宰物磨牙慘持拳炙手炎游夫空捫闔
武士浪韜鈐 鳳 海寓洪鑪焰民生鼎沸爐天心何
叵測宸極竟危貼 業 夏社松陰改周原麥秀漸詩
書遭黨錮冠蓋變髡鉗 鳳 暴骨巖城陌燒屯甲士
殲孑民餘襲棘尺土剩滇黔 業 越俗更裳珮秦風
失帽幘短衣還戍削長帶孰裴徽絕跡違朝市全
身混里閭 鳳 挐舟浮嘯曲扶杖度山崦菌閣迎寒
茸茅亭帶雨苫 業 冥鴻思避弋老馬脫銜箝朋舊
從頭數篇章信口占 鳳 境奇窮想入才退苦言砭

海螺支離陸入機巧

大曆塲誰擅元和體獨繼聆音唾下里覩貌嘆無鹽好句奚囊貯清談麈尾拈飛觴邀阮籍豔義問劉惔業情洽蠲苛禮形忘略小嫌詼諧文乞巧憔悴賦驅疸書擬中郎秘香憑小史添搴蘭將滿握采菊不盈襜鳳紙帳蛛絲罥紗屏蝶粉黏試茶追陸羽退筆弔蒙恬玩物高居澹安心老境甜食羨調芍桑釀法製蒋蓎黃擘團臍蟹霜肥巨口鮎香流金杏酢脆入玉梅腌送酒橫波艷調箏素手摻新聲歌緩緩沉飲醉厭厭業梅老看圍屋花開待

放簷道人君勿愧處士我何謙鳳緣印苔間展青飄柳外帘池流緣岸折蓴勢出墻尖業與劇神偏王狂來語類譫徘徊吟數過撚斷幾枯髯鳳

海螺

不肯依墻壁其如羅網偏文身疑蝌蚪長髻學螺旋蹋足蟠根固容頭掩的圓但能防尾擊誰敢陷中堅氣及先聲取鬭存裹肉捐空虛寧棄擲辛苦是連蜷處世遭多口浮生悞一鮮白鹽看雨後紅醯向花邊入穴鉤難致呼門慘不前廻腸縈鎖甲

髓脚怨刀錢海粟蝸廬滿蠹書屢市懸知君爾雅熟爲譯小言篇

麥蠶

月令初嘗麥豳風小宋綿蠻絲供歲早芒刺用心勞舊穀憂蛾賊先農攝馬曹三眠收滯穗五色鷹溪毛簇箔同丘阯繰車借牯惲筐分南陌採縷細北宮繅奉種鶻鳴降榆魁蟹績高仙翁蜂化飯醉士蟻餔糟桑蠋偪應化水蛆卧未逃婦驚將絡緯客咽牛蟻蟷纖手揉乾糒春綿滑冷淘非關蠹食

稼恰並鳥含桃

思陵長公主輓詩

貴主徽音美前朝典命光鴻名垂遠近哀誄著興亡托體皇枝貴承休聖善祥母儀惟謹肅家法在矜莊上苑穠桃李瑩池小鳳凰鸞音青繡雁魚笏皂羅囊沉燎熏爐細流蘇寶盞香襟期陪祓水蘭館助條桑綠綴花蘭佩紅螭薤葉璋錫封靈大國喚仗及廻廊受冊威儀定傳烽羽檄忙司輿停鹵簿掌瑞徹珩璜發宿明河濟薇垣太白芒至尊憂

漫法寺殊周圍有神
此卧宮居第一秋
律吳光邑之集外
删之真不可解
不雖于押而雖于
句精當

咄吒仁壽涕彷徨鄙邑年方幼瓊華齒正芳艱難
愁付託顛沛懼參商支葆憐還戲勝衣泣未遑從
容咨傅母倥傯詢貂瑞傳箭聞嚴鼓授籤見拊牀
內人縫使甲中旨票支糧使者填平朔將軍帶護
羌寧無一矢救足慰兩宮堅盜賊孤篝火關山蟻
潰防逍遥師逗撓奔突笳披猖牙纛看吹折梯衝
舞莫當妖氛纏象闕殺氣滿陳倉天道眞蒙昧君
心顧慨慷割慈全國體處變重宗潢胄子除華綅
家丞具急裝救須離禁闥手爲擐衣裳社稷仇宜
報君親語勿忘遇人前退讓慎已舊行藏國母摩
笄刺宮娥掩袂傷他年標信史同日見高皇元主
甘從狥君王入未央抽刀凌左闥申脰就干將嗟
血彤闇地橫尸紫禁汪絕吭甦又咽瞋睫倦微揚
裹褥移私寧害胸進勺漿誓肌封斷骨茹戚吭殘
創死早隨諸妹生猶望二王股肱羞魏相肺腑恨
周昌賊遁仍函谷兵來豈建康六軍務面慟四海
遏音喪故國新原廟羣臣舊奉嘗賵圭陳厭翟題
湊載轀輬隧逼賢妃冢山疑望子岡衙哀存父老

魏相周昌借用魏謂
蒲注用劉周奉也
奎蘇州人周皇后父早卒外戚稱之壬辰長城之師上遣使令勑餉堅謝云有內官徐宮侯注皇后父為此國可言矣奎不但已捐家金且之后為勑餉戚指女字得義爾金

宏主舍悲而北序述
宮禁事物

主祭失元良訣絕均坏土飄零各異方衣冠巍博
葬風雨鶴鴒行浩劫歸空壤浮生寄渺茫玉真圖
下髮申伯勒承筐沅浦餘堯女營丘止孟姜君臣
今世代甥舅即蒸嘗湯沐鄉亭秩家門殿省郎妻
涼脂粉磴零落綺羅箱宅枕平津巷街通少府墻
晝閒偕妯娌曉坐向姑嫜偶語追銅雀無聊問柏
梁豫游推插柳勝蹟是桃裝茵茜鴛鴦扇茱萸翡
翠鵁鶄六疱南膳厭奇卉北花房暖閣葫蘆錦溫泉
荳蔻湯雕薪獅首炭甜食虎睛糖壯麗成焦土榛
蕪拱白楊麋游鵲鵲觀苦沒鬬雞坊荀灌心惆悵
秦休志激昂崩城身竟殞填海願難償命也知奚
憾天乎數不臧累歔床簀語即宴寢園傷半體先
從父遺骸始見娘黃泉母子痛白骨弟兄殤夙昔
銅駝泣諸陵石馬荒三年修荇藻一飯莫嵩邛寒
食重來路新阡宿草長溪田妞秦稼隴笛卧牛羊
朽壤穿螻蟻驚沙起鵁鶄病樓眠廢社蓑葦折寒
塘刻刹皇姑寺馱經內道場倚髮稱練行小像刻
沉香玉座懸朱帳金支渡法航少見添画燭保媼

陸家藏右丞送侍挽
詞二京賦乃柳誠悬
望送侍卒于京邸
十二年

謀詞凄絶不減度蕭
成

伴帷堂露濕丹楓冷星稀青鳥翔幡旄晨隱隱鈴鐸夜將將控鶴攀龍馭驂麟謁帝閶靈妃歌縹緲神女笑徜徉苦霧迷魂帝雌霓遠建章歸鄭思五廟涉漢波三湘柔福何慚宋平陽可佐唐虞淵瞻返日嵩里叫飛霜自古遺兵櫬偏嗟擁樹妨魯元馳孔亟羊季負含黃漂泊悲臨海包含耻澤陽本朝端閫閾設制勝嚴疆處順惇恭儉時危權紀綱英聲超北地雅操邁東鄉新野墳松直招祇祠柏蒼薤歌雖慘澹汗簡自輝煌謚號千秋定銘旌百

禩彰秦篇吹斷續楚挽哭滄浪

附 謚江張宸長平公主誄曰長平公主者明崇禎皇帝女周皇后產也甲申之歲淑齡一十有五皇帝命掌禮之官詔司儀之監妙選良家議將降主時有太僕公子都尉周君名世顯者將築平陽以館之開沁水以宅之貳室天家行有日矣夫何蛾賊鴟張逆臣不誠天子志殉宗社國母嬪嬪懼懼死焉公主時在稱齡御劒親揮傷頰斷腕頽然玉折霣矣蘭摧賊以貴主既殞授處國喪覆以錦茵載歸椒里越五宵日宛轉復生泉途已宮龍髯脫而劒遠蘭熏罷殿蕙性折而神枯順治二年上書今皇帝九死臣妾踴踊高天髣緇空手庶申罔極上不許詔求元配命吾周君故劒是合土出郊築金錢牛車錦子有加稱備物焉嗟人乘鵾翮引定情於改卿之新金犢車來降禮於故侯之第人非鶴市魄繫王之重生鏡異鸞臺看樂昌之

再合金枝秀發玉質含章逐德罹於皇家迍恒
君於帝女然而心戀宮帷神傷輦路重雲既陷
何心金榜之門飛霜殺林豈意玉簫之館弱不
勝悲溘焉遽逝當扶桑上仙之日距穠李下嫁
之年星燧初周芳華未歇嗚呼悲哉都尉其如
去鳳之不留嗟沉珠之在窮銀臺竊藥想奔月
以何年金殿煎香思返魂而無術越明年三月
之吉葬於彰義門之陽莊禮也小臣宸薄游京
輦式視遺容京兆雖阨雖披柘銘祁連象塚祇
叩松關擬傷逝於予荊剡香空設代悼亡於潘
令遺掛猶存敢再拜爲之誄云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田公主名巖娖

途中遇雪即事言懷

雪來榆塞北人去衛河西川隴方瀰漫關山正慘
淒短衣吹帶直矯帽壓簷低漁卧舟膠浦樵歸柳

斷蹊危灘沙路失廢井草痕齊塔迴堙櫬柄臺荒
凍鼓鼙襆輕裝易發書重笈難攜久病人貽藥長
途友贈梯橫津船渡馬野店屋棲雞家訴兵來破
墻嫌客亂題簀床寧有席葦壁半無泥路遠人呼
飯厨空婦乞醪白漫麵作餌綠糝韭成虀入筋非
鮭菜堆柈少棗梨山新土銼續村釀瓦罌提甌莖
驢如怒窺燈鼠似啼旗亭人又起草市路偏擠遇
淖前驅唱衝風後騎嘶輿肩幾步撿囊糒一夫齎
行子誰停轡居人尚掩閨漸逢農荷鍤稍見婁扶

王子容穆子藏

蔡往事觀車轂浮踪信馬蹄世應嘲僕僕我亦嘆栖栖赤縣初移社青門早灌畦餘生隨雁鶩壯志失虹蜺築圃千條柳畊田十具犁昔賢長笑傲吾道務提撕得失書新語行藏學古稽詩才追短李画癖近迂倪室靜閒支枕樓高懶上梯老宜稱漫士窮喜備殘黎有道寧徵管無才却薦稊北山休誚讓東觀豈攀躋令伯親垂白中郎女及笄離程波渺渺別淚草萋萋憶弟看雲遠思親望樹迷書來盤谷友夢向鹿門妻蹭蹬吾衰矣飄零歸去兮

蓴鱸三泖宅花鳥五湖堤着屐尋廬嶠張帆入剡溪江南春雨足把酒聽黃鸝

贈家園次湖州守五十韻

清切推華省風流擅廣陵俊從江左造賢比濟南徵經學三公薦文章兩府稱北門供奉吏西掖秘書丞月俸鴉翎鈔春衣鳳尾綾賜酺班上膳從獵賦奇鷹粉署勞偏著仙曹跡屢陞赤囊條每對黃紙詔親承乞外名都重分符寵命仍爭傳何水部新拜柳吳興城闕晨笳動旌旗瑞靄凝射堂青嶂

合訟閣絳霞蒸教出漁租減詩成紙價增笙歌前
隊引賓客後車乘石戶樵輸栗銀塘女採菱水嬉
鈎卷幔社飲鼓分堋忌雨溪誼確斜陽岸驢習宗
盟高季札史局慨吳統官退囊頻澀年侵鏡漸憎
鹿皮朝擁卷松火夜挑燈舊業洞林薄殘身瘦石
稜彈琴伐木澗荷鍤種瓜牖撥刺魚竟網偷晴易
避簪已就畊稼憑慈受嚴碑戀寥落依兄弟艱難
忽友朋殷勤書一紙雖別思千層逸興詩佳甌綈
袍製異繒蠶忙供杼軸茶熟裹絨縢族姓叨三謝

詞場繼二應教宜陪魯衛賦僅半鄒滕謙抑君胡
過慚惶我易勝長緘招鄭重短策寄飛騫好士公
投轄尋山客攜籃竹溪春漲蕩梅臘雪崚嶒孤館
披襟坐危欄送目凭嵐光浮翠黛峀勢界金繩爲
政崔元亮相逢皇甫曾蘭橈輕共載蠟屐響同登
笛冷荒臺妓鐘沉廢寺僧趙碑娟露滴顏壁壯雲
崩衰至容吾放狂來敢自矜雄談客是戰良會酒
如澠楚澤投劉表江樓謁庾冰故交當路遍前席
幾人曾妄把歡遊數癡將好夢憑嶽人吟力健觀

物道心澄雅意通毫素閒愁托寒山折花貽杜牧
採菊寄王弘瑣屑陳篇蠹敢邪醉墨蠅非云聊以
報舍此亦何能

賦得西隱寺古松 次葉訪卷韻 贈陸翼王

誰將東海月掛在一株松偃蓋荒祠暗槎枒蘚石
封寒生高士骨瘦入定僧容絕頂危巢鶴奔枝破
壁龍盤根供客踞掃葉認仙蹤風寂吹常謖泉枯
灑若涼性孤千尺傲材大百年慵葯相堪同臥秦
皇耻再逢鹿芝香作供鶴草錦成茸影出層雲外
霜天落曉鐘

五色俗妝少古模之趣

梅村集卷第十七

五言絕句

子夜詞

人采蓮子青妾采梧子黃置身宛轉中纖小歡所嘗

其二

憶歡教儂書少小推無力別郎欲郎憐脩牋白雕飾

其三

夜涼入空房侍婢待除裝枕前鈎不下知未解衣裳

子夜歌

歡是南山雲半作北山雨不比薰爐香纏綿入懷裏

其二

夜夜枕手眠笑脫黃金釧傾身畏君輕背轉流光面

其三

故使歡見儂儂道不相識曾記馬上郎挾彈門前立

其四

微笑佯牽伴低頭惧弄絃衆中誰賣眼又說是相憐

其五

雙纏五色縷與歡相連愛尚有宛轉絲織成合歡帶

其六

淺碧魚文縐輕紅杏子花比來粧束素加上木蘭紗

其七

儂如機上花春風吹不得剪刀太無賴斷我機中織

其八

紅羅複斗帳四角垂明珠明珠朕明月月落君懷

其九

指冷玉簫寒袖長羅袂溼此夜坐匡床春風無氣力

其十

夜色吹衣袂新聲出絳紗相逢更相認銀燭上銷華

其十一

薛龍私自憐腰肢日嫋嫋總角諸少年虧他只言力

其十二

玉枕湘文簟金爐鳳腦烟君來只病酒辜負解香鈿

其十三

出門風露寒歡言此路去妾夢亦隨君與歡添半臂

子夜歌 代友人答閨妓

白玉絳羅圍枝頭荔子垂待儂親手緩緩褪紅衣

其二

郎來索糖霜莫持與郎喫郎要口頭甜不如是嘗蜜

其三

榕樹參天長郎栖在何處隨郎不見榕累儂望鄉樹

其四

綠葉吐紅苗紗窓月影高待郎郎不至落得美人蕉

其五

佛手慈悲樹相牽話生死爲郎數還期就中屈雙指

其六

橄欖兩頭纖終難一箇圓縱教皮肉盡腸肚自然堅

采石磯

石壁千尋險江流一矢爭曾聞飛將上落日弔屯平

新翻子夜歌

歡今穿儂衣窄身添扣扣欲搔麻姑爪教歡作廣袖

其二

含香吐聖火碧縷生微烟知郎心腸熱口是金博山

其三

歡有頷下貂與儂覆廣額脫儂頭上珠爲歡嵌寶石

其四

龍團語羊酪相逢土風異爲歡手煎茶調和見歡意

南苑應制

熊館發雲旌春蒐告禮成東風吹紫陌千騎暮歸營

讀漢武帝紀

岱觀東迎日河源西問天晚來雄略盡巫蠱是神仙

讀光武紀

六龍宗雖易入俳優耳梅村偶成之

雷雨昆陽戰風雲赤伏符始知銅馬帝遠勝執金吾

蕭何

蕭相營私第他年畏勢家豈知未央殿壯麗只棲鴉

偶見

合歡金縷帶蘇合寶香薰欲展湘文袴微微蕩画裙

其二

背影立銀荷墳肌映綺羅燭花紅淚滿遮莫爲心多

古意

歡似機中絲織作相思樹儂似衣上花春風吹不去

題画

亂瀑界蒼崖松風吹雨急石廊虛無人高寒不能立

六言絕句

是秉異陵書之章

遇成

南山不逢堯舜北窓自有羲皇智如樗里何用窮似黔婁不妨

其二

張良貌似女子李廣恂恂鄙人祖龍一擊幾中猿臂善射如神

其三

異錦文綢歌者黃金白璧蒼頭諸生唇腐齒落終歲華冠敝裘

其四

寶帳蕨薤雲漾象牀刻鏤花深破盡民間萬室遠踰禁物千金

其五

韓非傳同老子蘇侯坐配唐堯今古一丘之貉不知誰鳳誰梟

其六

雍齒且加封酇田橫可誓丹青願得朋忘堂阜相看寧識神亭

其七

織薄吹簫豐沛拍張狂叫風雲朝領白衣隊主暮稱黑矟將軍

其八

雅擅淄文樂旨妙參羊體稽心画虎雕龍染翰高山流水彈琴

其九

東部督郵恣橫北門待詔窮愁莫舉賢良有道且求刀筆封侯

其十

食其長爲說客夷甫自謂談宗著書一篇雋永緩頰四座從容

其十一

趙壹恃才倨傲禰衡作達疎狂計吏恣睢卿相布衣笑罵侯王

其十二

廚下綠葵紫蓼盤中白柰黃柑冠櫛懶施高枕樵蘇失爨清談

七言絕句一

汴梁

馮夷擊鼓走夷門銅馬西來風雨昏此地信陵曾養士只今誰解救王孫

其二

城上黃河屈注來千金堤壞一時開梁園遺跡銷沉盡誰與君王避吹臺

題歸玄恭僧服小像

豈是前身釋道安遇人不着鹿皮冠接鬘漉酒科頭坐只作先生醉裏看好酒

其二

金粟山人道者裝玉山秋盡草堂荒劫灰重作江南夢一曲開元淚萬行龍詩贈阿瑛號金粟道人著天寶遺事詩談庚申君事

其三

共道淇園長興材風欺雪壓倩誰栽道人掃向維摩壁千尺蒼龍護講臺畫竹

其四

六是男寫之作堂
為王堂移郎

中山絕技妙空羣智永傳家在右軍爲寫頭陀新
寺額筆鋒蒸出墨池雲 工書

戲贈

窄袖輕衫便洞房何綾新作婦人裝繡囊藥結同
心扣十里風來襪褶香

其二

梅根冶後一庭幽桃葉歌中兩槳留管是夜深嬌
不起隔簾小婢喚梳頭

其三

香銷寶鴨月如霜欲罷携蒲故拙行倦倚局邊佯
數子暗攲星眼擲兒郎

其四

仙家五老話驂鸞素女圖經掌上看如共王喬舊
相識鍊方從乞息肌丸

其五

玉釵仍整未銷黃笑看兒郎語太狂翻道玉人心
事懶厭將雲雨待襄王

其六

戒珠琥珀間沉檀弟子班中玉葉冠君是惠休身
法喜他年參學贊公壇

其七

蔬譜曾刪魚議書一臠鮮菜定何如玉纖下箸無
常味珍重袁公數十車

其八

懶梳雲髻罷蘭膏一幅羅巾紫玉絛不向弓彎問
泥忌誤人詩句鄭櫻桃

其九

內家紈扇縷金函萬壽花開青島銜贈比乘鸞泰
氏女銀泥裙子鳳皇衫

其十

橫塘西去窈娘還畫出吳山作楚山笑語阿戎休
悵望莫愁艇子在溪灣

亂後過湖上山水盡矣感賦一絕

柳榭桃蹊事已空斷槎零落敗垣風莫嗟客髮重
游改恰有青山似鏡中

聽朱樂隆歌

少小江湖載酒船月明吹笛不知眠只今憔悴秋風裏白髮花前又十年

其二

一春絲管唱吳趨得似何戡此曲無自是風流推老輩不須教染白髭鬚

其三

開元法部按霓裳曾和巫山窈窕娘見說念奴今老大白頭供奉話岐王

其四

誰畫張家靜婉腰輕綃一幅美人蕉會看記曲紅紅笑喚下丹青弄碧簫

其五

長白山頭蘆管聲秋風吹滿雒陽城茂陵底事無消息迦邏檀槽撥不成

其六

楚雨荊雲雁影還竹枝彈徹淚痕斑坐中誰是沾裳者詞客哀時庾子山

觀棋和錢牧齋先生

深院無人看劇棋三郎勝負玉環知康猶亂局君王笑一道哥舒布算遲

其二

小閣疎簾枕簟秋晝長無事爲忘憂西園近進脩宮價博進知難賭廣州

其三

閑向松窓覆舊圖當年國手未全無南風不競君知否扶眼看門看入吳

其四

碧殿春深賭翠鈿壽王游戲玉床前可憐一子難饒借殺却拋殘到那邊

其五

玄黃得失有誰憑上品還推國手能公道世人高下在圍棋中正柳吳興

其六

莫將絕藝向人誇新勢斜飛一角差局罷兒童閙數子不知勝負落誰家

題莊檍庵小像

錦里先生住錦涇百花潭水浣花亭子雲寂寞餘奇字抱膝空山著一經

其二

相如書信達郵筒入蜀還家意氣雄却憶故人天際遠罷官巖助在吳中

其三

老卷無人意惘然故鄉雲樹夢魂邊遙知石鏡山頭影不及當時是少年

其四

舊朝人地擅詞賦風流妙兩京盡道阿兄多貴重杜家中弟最知名

楚雲

楚雲字慶娘余以壬辰上巳爲朱子葵子葆子容兄弟招飲鶴洲同集則道開師沈孟陽張南垣父子妓有晚生者與慶娘同小字而楚雲最明慧可喜口占贈之

十二峰頭降玉眞楚宮夜夜夢朱蘭辰陳思枉自矜能賦不詠湘娥詠維神

其二

白蘋江上送橫波擬唱湘山楚水歌却爲襄王催按曲故低紈扇簇雙蛾

其三

越羅衫子染紅藍楚玉鬟雞鏤碧簪莫羨鴉頭羅襪好一鉤新月印湘潭

其四

新篘下若酒頻傾楚澗相看別有情小戶漫糺還一笑衆中觥政自縱橫

其五

風流太守綠莎廳近水天桃入畫屏最是楚腰嬌絕處一雙鸂鶒起沙汀

其六

范蠡湖邊春草長楚天歸去載夷光人間別有朱公子騎鶴吹笙是六郎

其七

畫梁雙燕舞衣輕楚楚腰肢總削成記得錢塘兩蘇小不知誰箇擅傾城

其八

廬山攜妓故人留白社流連謁惠休早爲朝雲求
半偈楚江明日上黃州

山堂重贈楚雲楚雲故姓陸雲間人

宣公橋畔暫輕車二月相逢約玩花易招着霜還
繫馬停鞭重問泰娘家

其二

家住橫塘小院東門前流水碧簾櫳五茸城外新
移到傲殺機雲女侍中

其三

月夜分携幾度圓語溪芳草隔雲烟那知閶闔千
條柳拋擲東風又一年

其四

挾彈城南控紫騮蔵鞾春鎖玉人留花邊別有秦
宮活不數人間有秅侯

虞美人

咸陽宮闕早成塵莫聽歌聲涕淚頻若遇戚姬悲
薄命幸無如意勝夫人

過魚山曹植墓

小穀城西子建祠魚山刻石省躬詩君家兄弟空搖落惆悵秋墳采豆枝

其二

鄴臺坐法公車令薛郡憂讒謁者書天使武皇全愛子黃初先已屬蒼舒

釣臺

少有高名隱富春南陽游學爲亡新高皇舊識屠沽輩何似原陵有故人

贈妓郎圓

輕靴窄袖柘枝裝舞罷斜身倚玉床認得是儂偏問姓笑儂花底喚諸郎

偶成

好把蛾眉闌遠山鈿蟬金鳳綠雲鬟畫堤無隄垂垂柳喻與樓頭謝阿蠻

其二

海棠花發兩三枝燕子呢喃春雨時恰似闌干嬌欲醉當年人說杜紅兒

感舊

赤欄橋護上陽花翠羽雕籠語絳紗羨殺江州白司馬月明亭畔聽琵琶

贈寇白門

白門故保國朱公所畜姬也保國北行白門被放仍返南中泰淮相遇殊有淪落之感口占贈之

南內無人吹洞簫莫愁湖畔馬蹄驕殿前伐盡靈和柳誰與蕭娘囀舞腰

其二

朱公轉徙致千金一舸西施計自深今日祇因勾踐死難將紅粉結同心

其三

同時姊妹入奚官洞酒黃羊去住難細馬馱來紗罩眼鱸魚時節到長干

其四

重點盧家薄薄粧夜深羞過大功坊中山小宴香車入寶髻雲鬟列幾行

公涼州詞曰漢皇且戰且遊仙王母神仙在何處時宜詔造出不為五利也神連墻子欲曰白如亟地須陽數者護碉敦幕宜徙下在薊門風雪裡軍前苦辛君慶記

其五

曾見通侯退直遲縣官今日選蛾眉窈娘何處雷塘火漂泊楊家有雪兒

其六

舊宮門外落花飛俠少同游並馬歸此地故人驕唱入沉香火暖護朝衣

題殷陟明仙夢圖

蕉團桐笠御風行夢裏相逢話赤城自是前身殷七七今生贏得是詩名

下相極樂庵讀同年北使時詩卷

蘭若停驂灑墨成過河持節事分明上林飛雁無還表頭白山僧話子卿

下相懷古

戲馬臺前拜舉公典王何必定關中故人子弟多豪傑弗及封侯呂馬童

過昌國

樂生去國罷登壇長念昭王知已難流涕伐燕辭趙將忍教老死在邯鄲

任丘

回首鄉關亂客愁滿身風雪宿任丘忽聞石調邊兒曲不作征人也淚流

臨清大雪

白頭風雪上長安徑禍波驢帽帶寬辜負故園梅樹好南枝開放北枝寒

阻雪

關山雖勝路難堪纔上征鞍又解驂十丈黃塵千尺雪可知俱不似江南

送王玄照還山 王善書畫弇州先生曾孫偶來京師舊廉州太守也

青山補屋愛流泉畫裏移家就輞川添得一舟乘興上烟波隨處小游仙

其二

始興公子舊諸侯丹荔紅蕉嶺外游席帽京塵渾忘却破人强喚作廉州

其三

報國松根廟市開公侯車馬鬬如雷疲驢一笑且歸去刑部街前曾看來 刑部街舊廟市開處也

其四

內府圖書不計錢漢家珠玉散雲烟而今零落無收處故國興亡已十年

其五

布衣懶自入侯門手跡流傳姓氏存聞道相公談翰墨向人欲訪趙王孫

其六

朔風歸思滿蕭關筆墨荒寒點染間何似大癡三丈卷萬松殘雪富春山

其七

河北三公一紙書浪游何處曳長裾歸田舊業秦山盡華子岡頭自釣魚

其八

五馬南來皋使君故人相見共論文酒闌面乞黃堂俸明日西山買白雲

伍員

投金瀨畔敢安居覆楚奔吳數上書手把屬鏤思往事九原歸去遯包胥

偶見

新更梳裹簇雙蛾寧地長衣抹錦靴總把珍珠渾裝却奈他明鏡淚痕多

其二

惜解雙纏只爲君豐趺羞澀出羅裙可憐鴉色新盤髻抹作巫山兩道雲

題帖

孝經圖像画來工字格森嚴自魯公第一丹青天子孝累朝家法賜東宮禁本有孝經圖周昉画顏魯公書神廟時曾發內

閣重裱今在吏部侍郎孫公處

其二

金元圖籍到如今半自宣和出禁林封記中山王印在一般烽火竟銷沈甲申後賢愼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金自汴梁輦入燕者歷元及明初無恙徐中山下大都時封記尚在今皆散失不存

南苑應制

綠楊春繞栢梁臺羽葢棕雲甲帳開知是 至尊親講武日邊萬馬射生來

題石田画芭蕉

一葉芳心任卷舒客愁鄉夢待何如平生枉用藤溪紙綠玉窓前好寫書

其二

不妨脩竹共檀欒長對蕭蕭夜雨寒却笑休文强多事後人仍作畫圖看

口占

買溪山不用錢倦來高枕白雲邊吾生此外無他願飲谷棲丘二十年

無爲州雙烈詩爲嘉定學博沈陶軒賦

濡須城下起干戈三女芳魂葬汨羅安得米顛書大字井邊刻石比曹娥

爲李灌谿侍御題高潛游畫

烟雨扁舟放五湖自甘生計老菰蒲誰將白馬西臺客寫作青牛道士圖

題釣隱圖贈陳鴻文

綠波春水釣魚槎縮項雙鰓付酒家忘却承明曾待詔武陵溪上醉桃花

叫是宮詞

梅村集卷第十八

七言絕句二

讀史偶述

射得紅毛兎似拳乳茶挑酒閣門前相公堂饌銀盤美熊白烹來正割鮮

其二

雪消春水積成渠芻藁如山道不除怪殺六街駒馬唱少只今驄馬避柴車

其三

新更小篆譯蟲魚乙夜橫經在玉除訝道年來親政好近前一卷是尚書

其四

直廬西近御書房插架牙籤舊錦囊燕寢不須龍鳳餚天然臺几曲迴廊

其五

閭門春帖點霜毫玉尺量身賜錦袍聞道尚方裁製巧路人爭擁看校鼻

其六

龍媒剪拂上華茵嚴助丹青拜詔新莫向天閑誇
絕伎白頭韓幹竟何人

其七

新張錦幄間垂楊四角氍毹八寶裝藉地煖茵跌
坐軟茸茸春草是氍毹

其八

騰黃赭白總追風八匹牽來禁苑中毛骨不殊聲
價好但看騎上郎神龍

其九

側坐翻身馬上輕官家絕技羽林驚左枝忽發鳴
髇箭仰視浮雲笑絕纓

其十

柳陰觀射試期門撥去胡床踞樹根徙倚日斜纔
御輦天邊草木亦承恩

其十一

新語初成左右驚一言萬歲盡歡聲多應絳灌交
歡久馬上先行薦陸生

其十二

松林路轉御河行寂寂空垣宿鳥驚七載金縢歸掌幄百僚車馬會南城

其十三

西洋舘宇逼城陰巧曆通玄妙匠心異物每邀天一笑自鳴鐘應自鳴琴

其十四

廻龍觀裏海棠開禁地無人閉綠苔一自便門馳道啓穿宮走馬看花來

其十五

宣鑪厥盒內香燒禁府圖書洞府簫故國滿前君莫問婁凉酒盞鬬成寮

其十六

布棚攤子滿前門舊物官窑無一存王府近來新發出剔紅香盒豆青盆

其十七

大將祁連起北邙黃腸不慮發丘郎平生賜物都燔盡千里名駒衣火光

其十八

琉璃舊厥虎房西月斧修成五色泥遍插御花安
鳳吻絳繩扶上廣寒梯

其十九

金魚池上定新巢楊柳青青已放梢幾度平津高
閣上泰壇春望記南郊

其二十

紛紛茗酪闢如何點就茶經定不磨移得江南來
禁地廻龍小盞潑松蘿

其二十一

夜半齋壇唱步虛玉皇新築絳霄居吹笙盡是黃
門侶別勅西清註道書

其二十二

蘭池落日馬蹄驚魚服揮鞭過柳城十萬羽林空
夜直無人攬轡諫微行

其二十三

七寶琉璃影百層淪漪月色漾寒氷詞臣主客詩
圖進御帖親題萬壽燈

其二十四

玉砌流泉繞碧渠晚凉紈扇軟金輿采蓮艇子江南弄太液池頭看打魚

其二十五

龍文小印大如錢玉署齋名自記年画就烟雲填寶篆欲將金粉畫山川

其二十六

渭園千里送賓鴛嫩籜青青道正長夜半火來知走馬尚方藥物待新篁

其二十七

新設椒閨內道場雲堂齋供自焚香大官別有伊蒲饌親割鑾刀奉法王

其二十八

直廬起草擅能文被詔含毫寫右軍賜出黃驄銀鑿落天街徐踏墨池雲

其二十九

霜落明門嗔打圍海青帽嫂去如飛鶯鶯信至纔游幸不比和林避暑歸

其三十

鵪鶉錦袋出懷中玉粒交爭花毯紅何似平章荒
葛嶺諸姬蟋蟀鬬金籠

其三十一

綠翹聰慧換新粧比翼丹山小鳳皇巧舌能言金
鎖愛賜緋姬雪衣娘

其三十二

廣南異物進駝雞錦背雙峰一寸齊只道紫駝來
絕塞雞林原在大荒西雞高三尺花冠翠羽背有雙峯似駝之肉鞍也

題沙海客画達摩面壁圖

松風拂拂水泠泠參得維摩止觀經從此西來眞
實義掃除文字重丹青

題二禽圖

舊巢雛去主人空剪雨梳風自在中却笑雪衣貪
玉粒羽毛憔悴閉雕籠

詠柳贈柳生

走馬章臺酒半醒遠山眉黛自青青輸他張緒誇
年少柳宿傍邊占小星柳星張三宿圖度

其二

十五盈盈擅舞腰無言欲語不能描武昌二月新栽柳破得工夫鬬小喬時有喬姬亦擅名

其三

萬條拂面惹行塵選就輕盈御柳新枉自穆生空設醴可憐青眼屬誰人穆君初與雲遇爲画眉人所奪

其四

玉笛聲聲喚奈何柳花和淚落誰多灞橋折贈頻回首惆悵崔郎一曲歌崔郎主人歌童也

送友人出塞吳玆受松陵人

魚海蕭條萬里霜西風一哭斷人腸勸君休望令支塞木葉山頭是故鄉

其二

此去流人路幾千長虹亭外草連天不知黑水西風雪可有江南問渡船

雜題

白袷春衣繫隱囊少年吹笛事寧王武昌老者如相問翻得伊州曲幾行

盡巖山寺放生雞

有感予其言之

芥羽狸膏早擅場爭雄身屬鬬雞坊從今喚醒夫差夢粉蝶低飛過講堂

其二

縛柵開籠敢自專雲中誰許作神仙如來爲放金雞赦飲啄浮生又幾年

其三

應效山雞惜羽毛單栖風雨自三號湯泉夜半蓮花湧佛號鐘聲日未高

其四

雞足峰頭夜雨青花冠錦臆影亭亭老莊談罷疎窓冷閒向山僧學聽經

口占贈蘇崑生

樓船諸將碧油幢一片降旗出九江獨有龜年臥吹笛暗潮打枕泣蓬窓

其二

[illegible]經墮淚碑武昌官柳故垂垂扁舟夜半聞蘆管猶把當年水調吹

其三

西興哀曲夜深聞絕似南朝汪水雲回首岳侯墳下路亂山何處葬將軍

其四

故國傷心在寢丘蒜山北望淚交流饒它劉毅思鵝炙不比君今憶蔡州蘇生固始人即楚相寢丘也

讀史有感

彈罷薰絃便薤歌南巡翻似爲湘娥當時早命雲中駕誰哭蒼梧淚點多

其二

重壁臺前八駿蹄歌殘黃竹日輪西君王縱有長生術忍向瑤池不並棲

其三

洛陽甲帳影嬋娟慚愧恩深未敢前催道漢皇天上好從容恐殺李延年

其四

茂陵芳草惜羅裙青鳥殷勤日暮雲從此相如羞薄倖錦衾長守卓文君

其五

玉靶輕弓月樣開六宮走動射鵰才黃山院裏長生鹿曾駕昭儀輦輦來

其六

爲掣瓊窓九子鈴君王晨起婕妤醒長楊獵罷離宮閉放去天邊玉海青

其七

上林花落在芳尊不死鉛華只死恩金屋有人空老大任他無事拭啼痕

其八

銅雀空施六尺床玉魚銀海自茫茫不如先拂西陵枕扶下君王到便房

爲楊伸延題画册

歷陽山下訪潛夫指點雲峰入画圖爲讀劉郎廳壁記過江烟雨作姑蘇

偶得

莫爲高貲畏告緡百金中產未全貧只因程鄭吹求盡却把黔婁作富人

其二

家居柳市匿亡逃輕俠爲生舊鼓刀一自赤車收
趙李探丸無復五陵豪

其三

金城少主欲還家油犢車輕御苑花望斷龍堆無
雁字黑河秋雨弄琵琶

題画

澤潞千山遶訟堂江程到日海城荒王郎妙手驅
名勝廳壁雲生見太行

其二

八詠樓頭翠萬重使君家傍洞門松不知尺許蒼
茫裏誰是雙溪第一峰

其三

臺池蕭瑟故園秋庾嶺朱輪感昔游文采尚存先
業廢紙窓風雨寫滄洲

其四

太守囊惟賣画錢琴書長在釣魚船長官近欲知
名姓築屋江村擬種田

夜游虎丘次顧西疇侍御韻

試劒石

石破天驚出匣時中宵氣共斗牛期魚腸葬後應
飛去神物沉埋未足奇

王珣故宅

捨宅風流尚可追王郎別墅幾人知卽今誰令桓
公喜正是山花欲笑時

千人石

碧樹朱欄白足僧相攜劉尹與張憑廣場月出貪
跌坐天半風搖講院燈

顏書石刻

魯公戈法勝吳鈎決石錐沙莫與儔火照斷碑山
鬼出劒潭月落影悠悠

劒池

百尺靈湫風雨氣星星照出魚腸字轆轤夜半語
空中無人解識興亡意

可中亭

白石黎來共此心一亭矯立碧潭深松間徹月窺
人澹似識高賢展齒臨

悟石軒

築居縹緲比良常有客逢僧話石廊仙佛共參唯
此石白蓮花發定中香

後山月黑不見

画洞燒來入翠微更邀微月映清輝欲窮千里登
臨眼笑約重游興不違

戲題士女圖

一舸

覇越亡吳計已行論功何物賞傾城西施亦有弓
藏懼不獨鴟夷變姓名

虞兮

千夫辟易楚重瞳仁謹居然百戰中博得美人心
肯死項王此處是英雄

出塞

玉關秋盡雁連天磧裏明駝路幾千夜半李陵臺
上月可能還似漢宮圓

歸國

董逃歌罷故園空腸斷悲笳付朔風贖得蛾眉知

舊事好修佳傳報曹公

當壚

四壁蕭條酒數升錦江新釀玉壺氷莫教詞賦逢人買愁把黃金聘茂陵

墮樓

金谷粧成愛細腰避風臺上五銖嬌身輕好向君前死一樹穠花到地消

奔拂

歌舞侯門一見難侍兒何得貌長安樂昌破鏡翻

新唱換取楊公作舊官

盜綃

令公高戟妓堂開黃耳金鈴護綠苔博浪功成倉海使緣何輕爲美人來

取盒

銅雀高懸漳氷流月明飛去女諮謀何因不取田郎首報與官家下魏州

夢鞋

玉釵敲斷紫鸞雛沈息聲華滿帝都能致黃彩偏

薄倖死生那得放狂夫

驪宮

天上人間恨豈消雙星魂斷碧雲翹成都亦有支機石烏鵲難塡萬里橋

蒲東

背解羅襦避月明乍涼天氣爲多情紅娘欲去喚鶯動扶起玉人釵半橫

題寒香勁節圖壽袁重其節母八十

東籬漉酒泛芳樽處士傳家湛母恩傲盡霜花長

不落鐘龍風雨夜生孫

島棲曲

沉香爲笮錦爲牽白玉池塘翡翠船芙蓉翻水鴛鴦浴盧郎今夜船中宿

讀陳其年邗江白下新詞

漫寫新詞付管絃臨春奏妓已何年笑它卿客無才思破費君王十萬箋

其二

鈿轂珠簾燕子忙宮人斜畔酒徒狂阿房柱奏平

陳曲水調風流屬窈娘

其三

落日青溪載酒時靈和垂柳自絲絲沈郎莫作齊宮怨唱殺南朝老妓師

其四

冶習春來與未除豔情還作過江書長頭大鼻陳驚坐白袷諸郎總不如

題思翁倣趙承旨筆

余山雲接弁山遙苕霅扁舟景色饒美殺當時兩

支敏一般殘墨画金焦

李青城七十有六以自壽詩積閏平分已耋年之句索和余題一絕贈之

詞家老宿號山農移得青城八九峰細數餘分添甲子黃楊千歲敵喬松

偶成

關河蕭索暮雲酣流落鄉心太不堪書劒尚存君且住世間何物是江南

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 并引

夫笛步麗人出賣珠之女弟雉皐公子類
側帽之叅軍名士傾城相逢未嫁人諸嫵
婉時遇漂搖則有白下權家蕪城亂帥阮
佃夫刑章置獄高無賴爭地稱兵奔逆流
離纏綿疾苦支持藥裹慰勞羈愁苟君家
免乎勿復相顧寧吾身死耳遑恤其勞已
矣厥心終焉薄命名留琬琰跡寄丹青嗚
呼鍼神繡罷寫春蚓於島絲茶癖香來滴
秋花之紅露在軼事之流傳若此奈餘哀
之惻愴如何鏡掩鸞空絃摧雁冷因君長
恨發我短歌詒以八章聊當一嘅爾

射雉山頭一笑年相思千里草芊芊偷將樂府窺
名姓親擊雲璈第幾仙

其二

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隄呼
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余向贈詩有今年明月長洲白之句白隄即其家也

其三

鈿轂春郊鬬畫裙捲簾都道不如君白門移得綠

絲柳黃海歸來步步雲

其四

京江話舊木蘭舟憶得郎來繫紫騮殘酒未醒驚
睡起曲闌無語笑凝眸

其五

青綠濯濯額黃懸巧樣新粧恰自然入手三盤幾
梳掠便攜明鏡出花前

其六

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唱歌恨殺南朝阮

司馬累儂夫壻病愁多

其七

亂梳雲鬢下粧樓盡室倉黃過渡頭鈿合金釵渾
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

其八

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
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又題董君畫扇

過江書索扇頭詩簡得遺香起夢思金鎖澀來衣

梅村之再嫁也宜負不義之名而想其不次之擢方喜之有易曰丈夫宜忘家

傷心注血梅村嗚血肺肝矣 齊收齋良心死不復知仟仟不語 陽物紀云春秋責備賢造物計校物人一張臭面俗降十分減我全身王深寧

疊損空箱須記自開時

其二

湘君淚漬染琅玕骨細輕勻二八年半折秋風還入袖任宅明月自團圓

古意

爭尊婺女嫁天孫纔過銀河拭淚痕但得大家千萬歲此生那得恨長門

其二

豈菟梢頭二月紅十三初入萬年宮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

其三

從獵陳倉怯馬蹄玉鞍扶上却東西一經輦道生秋草說著長楊路總迷

其四

玉顏憔悴幾經秋薄命無言祇淚流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見尚低頭

其五

銀海居然姊女津南山仍錮慎夫人君王自有他

生約此去惟應禮玉眞

其六

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堂深護絳紗掌上珊瑚憐不得却教移作上陽花

倣唐人本事詩

聘就蛾眉未入宮待年長罷主恩空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衛中

其二

錦袍珠絡翠虬鏊軍府居然王子侯自寫赫蹏金字表起居長信閤門頭

其三

藤梧秋盡瘴雲黃銅鼓天邊歸旆長遠愧木蘭身手健替耶征戰在他鄉

其四

新來夫壻奏兼官下直更衣禮數寬昨日校旗初下令笑君不敢舉頭看

題錢黍谷画蘭爲袁重其襚祝

謝家燕子鬱金堂玉樹東風遠砌長帶得宜男春

鬬草衆中推讓杜蘭香

其二

北堂萱草戀王孫膝下含飴阿母恩錯認淸郎貪卧雪生兒強比魏蘭根

題王石谷画

綠樹參差倚碧天波光瀲灩尚湖船烟巒自遠王維聖不必重叅画裏禪

其二

初冬景物卞蕭條紅藥靑山色尚嬌一幅天然圖

画裏維摩僧寺破山橋

詩餘一 小令 中調

望江南

江南好聚石更穿池水檻玲瓏簾幕隱杉齋精麗
繚垣低木榻紙窗西

又

江南好翠翰木蘭舟窄袖衩衣持檝女短簫急鼓
采菱謳逆槳打潮頭

又

江南好博古舊家風宣廟乳爐三代上元人手卷
四家中厥盒鬬雞鍾

又

江南好蘭蕙伏盆芽茉莉縷藏新茗椀木瓜香透
小窓紗換水膽瓶花

又

江南好五色錦鱗肥反舌巧偷紅嘴慧畫眉羞傍
白頭栖翡翠逐金衣

又

江南好蒲博擅縱橫紅鶴八番金葉子玄盧五木
玉楸枰擲采坐人傾

又

江南好茶館客分棚走馬布簾開瓦肆博羊賜鼓
賣山亭傀儡弄參軍

又

江南好皓月石場歌一曲輕圓同伴少十反麤細
聽人多絃索應雲鑼

又

江南好黃爵紫車螯雞臛下豉澆苦酒魚羹加芼
擣丹椒小吃砌宜窖

又

江南好櫻筍薦春羞梅豆漸黃探鶴頂芡盤初軟
剝雞頭橘柚洞庭秋

又

江南好機杼奪天工孔翠裝花雲錦爛氷蠶吐鳳
霧綃空新樣小團龍

又

江南好獅子法王宮白足禪僧爭坐位黑衣宰相
話遭逢拂子塞虛空

又

江南好鬧掃闢新粧鴉色三盤安鈿翠雲鬟一尺
壓蛾黃花讓牡丹王

又

江南好艷飾綺羅仙百襉細裙金線柳半裝高屧
玉臺蓮故故立風前

又

江南好繡帥出鍼神霧髻湘君波窈窕雲幢大士
月空明刻畫類天成

又

江南好巧技棘爲猴髯漆湘筠香墊几戲金螺鈿
酒承舟級鏤匠心搜

又

江南好狎客阿儂喬趙鬼揶揄工調笑郭尖儇巧
善詼嘲幡綽小兒曹

又

江南好舊曲話湘蘭薛素彈九豪士戲王微書卷
道人看一樹柳摧殘

如夢令

鎮日營愁燕懶偏地落紅誰管睡起蕉沉香小飲
碧螺春盆簾捲簾捲一任柳絲風軟

又

誤信鵲聲枝上幾度樓頭西望薄倖不歸來愁殺
石城風浪無恙無恙牢記別時模樣

又

小閣焚香閉坐摭摭紙窓風破女伴有誰來管領
春愁一箇無那無那斜壓衾還臥

又

烟鎖畫橋人病燕子玉關歸信報道負情儂屈指
還家春盡休聽休聽又是海棠開近

生查子

青鎖隔紅墻撇下嬋彈花底玉驄嘶立在垂楊
岸 纖指弄東風飛出銀箏雁寄語畫樓人留得
春光半

又

香煖合歡襦花落雙文枕嬌鳥出房櫳人在梧桐井　小院賭紅牙輸却蒲桃錦學寫貝多經自屑泥金粉

又　旅思

一尺過江山萬點長淮樹石上水潺潺流入清谿去　六月北風寒落葉無朝暮度樾與穿雲林黑行人磧

點絳脣　蕉團

細骨珊珊指尖拂處嬌絃語着水撩人點點飛來雨　撲罷流螢帳底輕風翠眼無主誤粘玉體印得紅絲縷

浣溪沙

斷頰微紅眼半醒背人暮地下堦行摘花高處賭身輕　細撥薰爐香繚繞嫩塗吟紙墨歌傾慣猜閒事爲聰明

又

一斛明珠孔雀羅湘裙窄地錦文鞾紅兒進酒雪

兒歌　石黛有情新月皎玉磬無力暖雲拖見人先唱定風波

菩薩蠻

江天漠漠寒雲白長橋客醉聞吹笛沙嘴荻花秋垂蘿拂釣舟　危峰欹半倚仄徑蒼苔屐欲上最高亭遠山無數橫

減字木蘭花　題畫

藤谿竹路鳥道無人雲獨過鹿柵猿栖布襪青鞋客杖藜　江頭尺鯉展罷生綃天欲雨記得曾遊

古木包山五月秋

醜奴兒令

落紅已拂離闌近入手枝低莫官高飛費盡東風着力吹　分明燕子啣來到因甚差池墜在汚泥惹動游絲不自知

又

溪橋雨過看新漲高柳鳴蟬荷葉田田指點兒童放鴨船　前村濁酒沽來醉今夜宿天明月初圓一枕西窓自在眠

又

低頭一霎風光變多大心腸沒處參詳做箇生疎故試郎　何須抵死推儂去後約何妨却費商量難得今宵是乍凉

清平樂　題雪景

江山一派換出瓊瑤界凍合灘舟因訪戴沽酒南村雅會　草堂風雪雙扉畫圖此景依稀再補吾廬住處露橋一笠僧歸

浪淘沙　題畫蘭

枉自苦凝眸腸斷歸舟依然明月舊南樓報道孫郎消息好楊柳風流　花意落銀鈎一寸輕柔生綃不剪少年愁看取幽蘭啼露眼心上眉頭

又　端午

纏臂綵絲纏妙手心靈真珠嵌就一星星五色疊成方勝小巧樣丹青　刻玉與裁氷眼見何曾葫蘆如豆虎如蠅旁繫纍絲銀扇子半黍金鈴

又　枇杷

上苑落金丸黃昜綿蠻曉窓清露濕雕盤恰似戒

珠三百顆琥珀沈檀　纖手摘來看香色堪餐羅
衣將褪玉漿寒怕共脫圓同薦酒學得些酸

柳梢青

紅粉墻高風吹嫩柳露濕天桃扇薄身輕香多夢
弱腸斷吹簫　誰能一見相拋動人處詩成彩毫
帳底星眸窓前皓腕又是明朝

西江月　靈巖聽法

昔日君王舞榭而今般若經臺千年覇業總成灰
只有白雲無礙　看取庭前柏樹那些石上青苔

殘山廢塔講堂開明月松間長在

又　詠別

烏鵲橋頭夜話櫻桃花下春愁廉纖細雨綠楊舟
畫閣玉人垂手　紅袖盈盈粉淚青山剪剪明眸
今宵好夢倩誰收一枕別時殘酒

又　詠雪塑僧伽像

透出光明眼耳忍來氷雪心腸坐時兩手且收藏
捏弄兒童無狀　着體生成冷絮開門自在齋糧
大千世界儘銀裝到得來朝一樣

南柯子 宗枕

頰印紅多暈釵橫響易尋美人一覺在花陰怕是耳珠鈎住鬢雲侵　有分投湘簟無緣伴錦衾眼多啣淚爲知音受盡兩頭牽繫像人心

又 竹夫人

玉骨香無汗從教撚兩頭受人顛倒被人勾只是更無腸肚便風流　嬌小通身滑玲瓏滿眼愁有些情性欠温柔怕的一時拋擲在深秋

鵲橋仙

閑林晚霽池塘新漲明月窺人縹緲萬木陰森穿影過驚噪起一羣山鳥　纖雲暗度銀河斜轉露濕桂花香悄少年此夜不須眠把鐵笛橫吹到曉

南鄉子 新浴

皓腕約金環艷質生香浸玉盤曲曲屏山燈近遠偷看一樹梨花露未乾　扶起骨珊珊裙衩風來怯是單背立梧桐貪避影更闌月轉廻廊半臂寒

又 春衣

玉尺剪裁工鬬色衣衫巧樣縫深淺配來纖手綻

重重蒲紫蒲青雅澹中　斜領叩金蟲透肉生香
寶袜鬆茜袖半垂猶襪淺從容百折羅裙細細風

又牡丹頭

高聳翠雲寒時世新粧與牡丹豈是玉樓春宴罷
金盤頭上花枝鬬合歡　着意画烟鬢用盡玄都
空幾丸不信洛陽千萬種爭看魏紫姚黃總一般

臨江仙逢舊

落拓江湖常載酒十年重見雲英依然綽約掌中
輕燈前纔一笑偷解砑羅裙　薄倖蕭郎憔悴甚

此生終負卿卿姑蘇城外月黃昏綠窓人去佳紅
粉淚縱橫

又過嘉定感懷侯研德

苦竹編籬茅覆瓦海田久廢重耕相逢還說廿年
兵寒潮衝戰骨野火起空城　門戶凋殘賓客在
淒涼詩酒侯生西風又起不勝情一篇思舊賦故
國與浮名

醉春風春思

門外青驄騎山外斜陽樹蕭郎何事苦思歸去去

去燕子無情落花多恨一天憔悴　私語牽衣淚
醉眼偎人覷今宵微雨怯春愁住住住笑整鬢余
重添香獸別離還未

又

眼底桃花媚羅襪鈎人處四肢紅玉軟無言醉醉
醉小閣暉廊玉壺茶暖水沉香細　重整蘭膏膩
翠翹解羅襦繫知心侍女下簾鈎睡睡睡皓腕頻移
雲鬟低擁羞眸斜睇

江城子　風鳶

柳花風急賽清明小兒擊走傾城一紙身軀便欲
上天行千丈游絲收不住纔跌地倏無聲　憑誰
牽弄再飛鳴御風輕幾人驚江南二月聽呼鷹趙
瑟秦箏天外響彈不盡海東青

千秋歲　題袁重其侍母弄孫圖

吳中佳士獨有袁絲耳營筆墨供甘旨但期慈母
笑敢告吾勞矣願只願年年進酒春風裏　少婦
晨粧起抱得佳兒侍珠一顆駒千里石麟天上送
蠟鳳階前戲回首道待看兒長還如此

風入松　題和州守楊仲延所寄鷹阿山人戴君画

長松落落蔭南岡亂山横砌銀塘梅花消息經年夢慢支頤老屋繩床棐几風吹散帙紙窓雨洗疎篁　丹青點染出微茫妙手過倪黄寒雲流水閒憑弔誰能認當利横江翰墨幽人小戴文章太守歐陽

紅林檎近　春思

龜甲屏還掩博山香未焦鸚鵡嬌猶睡曉鶯上花梢醒來擡身半晌細雨濕夢無聊女伴戲問春宵

笑頰暈紅潮　黛眉新月偃羅韈小蓮袧更衣攏髮背人自折櫻桃怨玉郎起早日長倦繡小樓花落吹洞簫

金人捧露盤　觀演秣陵春

記當年曾供奉舊霓裳嘆茂陵遺事凄凉酒旗戲鼓買花簪帽一春狂緣楊池館逢高會身在他鄉　喜新詞初填就無限恨斷人腸爲知音仔細思量渝聲減字画堂高燭弄絲簧夜深風月催檀板顧曲周郎

柳初新 閨思

画欄深鎖鴛鴦暖照素影花枝軟綠雲斜鬟寶釵欲墜倦起日高猶嬾嗔道是風簾捲半牀身慵開嬌眼 閣外青山點點問平疇綠蕪誰耨玉驄嘶去欲窺還避肩倚侍鬟微掩凝望處雙眉斂似不禁燕拘鶯管

梅村集卷第二十

詩餘二 長調

意難忘 山家

村塢雲遮有蒼藤老幹翠竹明沙溪堂連石穩苔徑逐籬斜文木几小窓紗是好事人家啓北扉移床待客白樹梅花　衰翁健飯堪誇把瘦尊茗椀高話桑麻穿池還種柳汲水自澆瓜霜後橘雨前茶這風味清佳喜去年山田大熟爛熳生涯

滿江紅 題畫壽總憲龔芝麓

楚尾吳頭僅斗大孤城山縣正遇着青絲白馬西風傳箭歸去秦淮花月好召登省閣江山換更風波黨籍總尋常思量遍　文史富才名擅交與盛聲華健正三公開府張燈高宴絲髮功名杯在手青山景物圖中見待他年揀取碧雲峰歸來羨

又 白門感舊

松栢凌寒掛鍾阜玉龍千尺記那日永嘉南渡蔣陵蕭瑟羣帝翱翔騎白鳳江山縞素觚稜碧躍麻鞋血淚灑氷天新亭客　雲霧鎖臺城戰風雨送

昭丘柏把梁園宋寢燒殘赤壁破衲重游山寺冷
天邊萬點神鴉黑羨漁翁沽酒一簑歸扁舟笛

又過虎丘申文定公祠

相國祠堂看古樹蒼崖千尺聽斷澗轆轤聲緊闌干吹笛士女嬉游燈火亂君臣際會松杉直任年年惡雨打荒碑兒童識　今古恨興亡蹟白社飲青門客歎三公舊事吾徒蕭瑟歌舞好隨時世改溪山到處還堪憶儘浮生風月倒金尊千人石

又讀史

顧盼雄姿數馬稍當今誰比論富貴刀頭取辦只應如此十載詩書何所用如吾老死溝中耳願君侯誓志掃秦關如江水　烽火靜淮淝壘甲第起長安裏尚輕他絳灌何知程李揮塵休譚邊塞事封侯拂袖歸田里待公卿置酒上東門功成矣

又感舊

滿目山川那一帶石城東冶記舊日新亭高會人人王謝風靜旌旗瓜步壘月明鼓吹秦淮夜算北軍天塹隔長江飛來也　暮雨悉寒潮打蒼鼠竄

宮門兎看雞鳴球下射雕盤馬虞信哀時惟涕淚
登高却向西風灑問開皇將相復何人亡陳者

又

詩酒溪山足笑傲終焉而已回首處亂雲殘葉幾
篇青史昔日兒童俱老大同時賓客今亡矣看道
旁亭美錦衣郎曾如此　遭際盛聲名起跨燕許
追蘇李苟不知一事吾之深恥年少即今何所得
孝廉聞一當知幾論功名消得許多才偶然耳

又贈南中余潛心

綠草郊原此少俊風流如画儘行樂溪山佳處舞
亭歌榭石子岡頭聞奏伎兎官閣外看盤馬問後
生領袖復誰人如卿者　雞籠館青溪社西園飲
東堂射捉松枝麈尾做些聲價賭墅好尋王武子
論書不減蕭思話聽清譚麈麈逼人來從天下

又重陽感舊

把酒登高望北固崩濤中斷還記得寄奴西伐彭
城高讌飲至凌歊看馬射秋風落木堪傳箭歎黃
花依舊故宮非江山換　獨酌罷微吟倦斜照下

東籬畔念柴桑居士高風誰見佳節又逢重九日
明年此會知誰健論人生富貴本浮雲非吾願

又賀孫本芝壽兼得子

老矣君謨曾日啖荔枝三百拂袖去筍輿芒鬲彈琴吹笛九日登高黃菊酒五湖放棹青山宅論君家住處本桃源仙翁石　門第盛芝蘭集五福滿堂珠出看龍文驥子鳳毛殊特竹馬鳩車堦下繞綵顏綠髮尊前立問今朝誰捧碧霞觴同年客

又感興

老子平生雅自負交游然諾今已矣結茅高隱溪雲生閣暇日好尋隣父飲歸來一枕松風覺但施條藤杖箬鞋輕湖山樂　也不赴公卿約也不慕神仙學任優游散誕斷雲孤鶴健飯休嗟容髮改此翁意氣還如昨笑風塵勞攘少年場安耕鑿

又蒜山懷古

沽酒南徐聽夜雨江聲千尺記當年阿童東下佛貍深入白面書生成底用蕭郎幕府偏輕敵笑風流北府好譚兵參軍客　人事改寒雲白舊壘廢

神鴉集儘沙沉浪洗斷戈殘戟落日樓船鳴鐵鎖
西風吹盡王侯宅任黃蘆苦竹打荒灘漁樵笛

又 壽金豈凡 相國七十

雒社耆英高會處門前雙戟風景好沙堤花柳錦
堂琴瑟北斗南翁須健在東封西禪何時畢羨蒼
生濟了袞衣歸神仙客 法醞美雕薪炙燈火炤
笙歌席正朱樓雪滿早梅消息翼鑾青山霜鐙馬
歡娛紅粉春泥展願百年父老進霞觴昇平日

又 壽顧吏部 松交五十

拂袖歸來閑管領烟霞除目算得是與人無競高
飛黃鵠眼底羊腸逢九坂天邊鱷浪愁千斛脫身
時還剩辟疆園浮生足 樽酒在殘書讀拳石小
滄洲綠有風亭月榭醉彈絲竹嫩簷雨抽堂下筍
蒼皮霜洗窓前木倩丹青寫出虎頭癡山公屋

滿庭芳 孫太初太白亭落成分韻得林字

鐵笛橫腰鶴氅在千島巾白袷行吟仙蹤恍惚埋
玉舊烟林多少唐陵漢寢王孫夢一樣銷沉殘碑
在高人韻士留得到而今 雲深來此地相逢五

隱白石同心喜今朝吾輩醉酒登臨忽聽松風驟響蘇門嘯髣髴遺音歸來晚峰頭斜景明日約重尋

六么令 詠桃

一枝穠艷蘸破垂楊色到處倚墻臨水裝點清明陌障袖盈盈粉面獨倚斜柯立深紅淺白無言忽笑關盡鉛華生無力　年年閒步過此柳下人家識烟臉嫩霧鬟斜腸斷東風客燕子欲來還去滿地愁狼藉芳姿難得韶光一片囑付東君再三惜

燭影搖紅 山塘即事

踏翠尋芳柳條二月春風半泰娘家在画橋西有客金錢宴道是留儂可便細沉吟迴眸顧盼繡簾深處茗椀爐烟一床絃管　惜別匆匆明朝約會新亭館扁舟載酒問嬋娟驀地風吹散此夜相思豈慣孤枕宿黃蘆斷岸嚴城鐘鼓凍雨殘燈披衣長嘆

倦尋芳 春雨

欺梅黯澹弄柳逃離一幅烟水醉墨糢糊湾捕浮

暑天際捲湘簾憑畫閣白鷗點點飛還起視吾廬
如掀翻一葉空江深處　記今朝南湖秧飲士女
嬉游此景佳麗細馬輕車不到斷橋西路雙展衝
泥僧喚渡一瓢沽酒柴門閉料今宵對殘燈客情
憔悴

念奴嬌

東籬殘醉過溪來閒訪黃花消息小院高樓門半
掩細雨欄干吹笛側帽狂呼搊箏緩唱翠袖偎人
立欲前還止此中何處佳客　却是許椽王郎風

流年少爛醉金釵側十載揚州春夢斷薄倖青樓
贏得遍插茱萸山公老矣顧影顛毛白凭高惆悵
暮雲千里凝碧

木蘭花慢　過濟南

天清華不注搔首望白雲齊想尚父夷吾雪宮柏
寢哀草長堤松耶柏耶在否祇斜陽七十二城西
石窮功名何處鐵籠籌算都非　儘牛山涕淚沾
衣極目雁行低嘆鮑叔無人魯連未死憔悴南歸
依然洋洋東海看諸生奏玉簡金泥誰問碣磯戰

賀秋風老樹成圍

又 話舊

西湖花月地櫻筍熟鱖魚肥記粉袖銀箏青簾畫舫烟柳春堤驚風一朝吹散嘆西興兵火渡人稀白髮龜年尚在青山賀監重歸 恰相逢紫蟹黃雞猶唱縷金衣奈狂客愁多秋娘老去木落烏栖無情斷橋流水把年光流盡付斜暉世事浮生是景道人抱膝忘機

又 中秋泳月

氷輪誰碾就千尺起嘯臺東記白傅堤邊廋公樓上幾度曾逢今宵廣寒高處問嫦娥環珮在何峰

天上銀河珠斗人間玉露金風　聽江樓鶴唳橫空人影立梧桐有宮錦袍緋綸巾頭白鐵笛仙翁欲乘尸明飛去過嚴城下界打霜鐘醉臥三山絕頂倒看萬箇長松

又　壽汲古閣主人毛子晉

尚湖高隱處較漆簡定遺經正伏勝加飧楊雄强飯七略縱橫爭傳殺青奇字更五千餘偈叩南能夜雨蒲團佛火春風菌閣書聲　臥荒江投老遺民兵後海田耕喜柳塢堂開月泉詩就貰酒行吟

高談九州風雅問開元以後屬何人百歲顛毛垂白千年翰墨丹青

水龍吟　送孫浣心之真定

無諸臺上春風燕南魏北聲名起金戈鐵馬神州沉陸幅巾歸里種柳門前藝瓜陂下北窓烟雨遏天淮故舊貽書到一鞭行李滹沱水　挾瑟高堂趙女問叢臺幾人珠履青史紛爭干戈譚笑陳餘張耳漢壘秦軍季龍宮苑銷沉何處向孤城但有寒鴉落木暮天羈旅

風流子 爲鹿城李三一壽

青山當戶牖秋光霽明月倒壺觴羨金粟道人草堂松竹青蓮居士藜閣文章傳家久朱門開累葉畫省付諸郎綠酒黃花淵明高臥紅顏白髮樊素新粧　登高頻回首江南舊恨在鐵笛滄浪十載故園兵火三徑都荒待山園再葺讀書萬卷湖田晚熟縱博千場老子婆娑不淺儘意疎狂

又送張編修督學河南

中原人物盛征驂過花發洛陽街羨嚴助承明連

城建節茂先機近好士掄才實徒滿賦成誇授簡鐘鼓遶繁臺嵩嶽出雲鬱葱千仞濁河天際屈注西來　憑高披襟處千觴引醪醁意氣佳哉回首日邊臚唱　御筆親裁待尚書尺一趨歸視草門盈桃李學士高齋領取玉堂佳話黃閣重開

又拔門感舊

咸陽三月火新宮起傍鎖舊蒺墻見殘甍廢磚何王遺構荒蕪哀草一片斜陽記當日文華開講握寶趨正焚香左相按班百官陪從執經橫卷奏對

明光　至尊微含笑尚書問大義共退東廂忽命
紫貂重召天語琅琅賜龍團月片甘瓜脆李從容
晏笑拜謝君王十八年來如夢萬事凄涼

沁園春午朝遇雨

十里紅墻樹色陰濃銅扉洞開見觚稜日炫金銀
照耀朱霞天半避暑樓臺忽起奇雲琉璃萬頃燕
雀皆恩風動來西山上有龍迎返照急雨驚雷
涼生殿閣佳哉但瀟灑瑤堦絕點埃聽御河流水
琤琮雜珮黃滋細柳翠逼宮槐玉管銀毫氷桃雪

藕枚馬詩成應制才承恩久待歸鞭晚霽步月天
街

又雲間張青璫從中州南還索詞壽母

極目中原慷慨平生濁醪一杯念高堂老母桓釐
志行窮途游子仲蔚蒿萊雅負經綸文章小技三
尺遺孤何壯哉辭家久到燕南趙北赤日黃埃
吾徒造物安排且布鞾青鞋歸去來有尊羹鱸鱠
能供蔬饌魚村蟹舍可葺茅齋貧賤安親詩書養
志世上機雲少棄才成名後把懷清築起百歲高

又觀潮

八月奔濤千尺崔嵬吾然欲驚似靈妃顧笑神魚進舞馮夷擊鼓白馬來迎伍相鴟尸錢王羽箭怒氣猶於十萬兵崢嶸甚訝雪山中斷銀漢西傾孤舟纖笛風清待萬里乘槎問客星嘆鯨鯢未翦戈船滿岸蟾蜍正吐歌管傾城御浪兒童橫江士女笑指漁翁一葉輕誰知道是觀潮枚叟論水莊生

丁酉小春海棠與木仙並開王廉州爲予寫秋林圖初成因取瓶花作供輒賦此詞

有美人兮宛在中央仙乎水哉似藐姑神女凌波獨步瀟湘極浦洗盡塵埃忽遇東鄰彼妹者子紅粉膩脂笑靨開須知道是兩家粧束一種人材東君着意安排蚤羯鼓催成巧樣裁豈陳王賦就新添女伴太眞睡起共倚粧臺玉骨氷肌艷梳濃裹妙手黃荃未見來霜天晚對膽瓶雙絕點染幽齋

又吳興愛山臺歌飲分韻得關字

梅村祭酒有此詩

妍景銷愁輕衫乘興扁舟往還邀使君倒屣銀床枕簟羣賢傾盞玉琳刀鏤下若新醅前溪妙舞落日樓臺雨後山雛鬬外有名花婀娜嬌鳥綿蠻衰翁天放疎頑兒甘載重來詎等閒嘆此方嚴虎青絲白馬孫吳時山寇嚴白虎與呂蒙戰於吳興之石城山當年宋態綠髮紅顏唐李涉有贈吳興妓宋態詩所謂解語花枝在眼前也春色依然舊游何處剩得東風柳一灣吾堪老傍鷗汀雁渚石戶松關

賀新郎 送杜將軍發武

雙髻愁來白數威名西州豪杰玉關沙磧家世通侯黃金印馬稍當年第一磨盾鼻懸毫飛檄雅吹投壺詩萬首舊當陽虎帳春秋癖思往事頓成昔天涯寂寞青門客念平生鞭箠萬里布衣之極滿地江湖漁歌起誰弄扁舟鐵笛正柳色依依南陌日暮鄉關何處是故人書草沒摩崖石漫回首淚沾臆

又 病中有感

萬事催華髮論襲生天年竟天高名難沒吾病難

勝于元之方高里多矣

庚申十年辛亥元旦梅村梦王辛台为秦山府君好而景仰此即西方佳人水月手石幻成阁梅村亦中隐通阁知白元是梦已告之矣道之会

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却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

予從觀劇不覺詩史滿眼鋼鉾荊棘之感却与袁玩豪貴不可及殆所謂殘劫餘燼伯為祝代羽儀也

虞山趙秋谷讀

文集
本府雕
刻必精

序

域中之言高者必推尊乎獄言深者必遡源於河能兼是兩者而有之惟師道則然耳今世凡號爲弟子執一經遊於先生之門偶得其心之所服卽謂高與深已在是矣然虛歸以名而實或不至及覩夫所謂巍巍之高與洋洋之深乃惴乎自失始信古今惟一獄斯眞高惟一河斯眞深固非寸壤之所能衡尺澤之所能量也自山海之喻創自子輿千古而下信爲篤論知夫師道之尊能兼是高與深而有之者亦唯道誼耳文章

耳凡天生大賢以爲世用所鍾者必積數百年山川秀美方得尤異之品挺出其間在朝則有嶷然以端者著爲典型在野則有侃乎其正者表爲矜式措一履如金玉之重吐一辭如雲日之華無論爲進爲退其道誼必爲有用之道誼

文章必爲有用之文章斯高深之名所由允當而無媿也　大司成梅村吳夫子以弱冠受特達知選南宮第一居石渠天祿間者復十餘年凡典册制誥之文多所裁定黜浮崇雅一時推爲鴻文大章雖宿居盛名者亦交遜以爲弗及

主楚闈稱最得士絃雖謫劣亦忝收入
藥籠者也
聖朝龍興
天子雅尚文學求山澤遺逸虛左席以待
之居成均者歷年聚海內英譽辨論異
同環橋門而觀聽者數千計雨化所被

號曰彬彬
天子不時臨雍垂問每有獻納輒當
上旨改容而禮不覺席之前也亡何以省
養歸里雖四方問字者接踵至然閉門
好修吟咏自若其道誼日隆文章日富
殆高者益莫測其高深者益莫測其深

矣顧予滑名宿之裔亦婁東人夙遊司成公之門密邇私淑居恒每得嘉言懿行必筆而書之珍藏於笥積有年得詩若干首得文若干篇既成帙謀梓而行之公諸海內以紘既受知於公且適宦茲土表章之責抑無容辭乃推與分任

且見屬以題辭昔尼山之門人雖英敏秀達所受不過一經乃顧子固能兼而緝之反覆校定經歷歲年燦然明備可謂勤矣至刪定筆削雖游夏尚不能贊一辭序述之功紘奚敢任惟是古今斯文之運興始西北漸迤東南自江左風

流微筆其端迄乎紫陽則道誼文章實
備厥美近三吳數百年間若瑯邪若虞
山鼓吹其間後先不絕司成公集以有
成文信在茲匪阿所好夫
天子既以爲人師於是海内師之傳之後
世亦莫不師之綏與顧子亦惟共仰以

爲嶽之高共沐以爲河之深而已又何
能復贊一辭哉時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仲夏分管漕務督
理蘇松常鎮糧儲兼巡視漕河江南
布政使司左參政加六級楚蘄受知
及門盧綏頓首謹識

序

往歲戊戌梅村先生年五十瑚嘗頌之以詩而竊擬先生於子美退之時人聞之皆以瑚爲知言也越十年而爲戊申先生著作日富門弟子顧伊人輩裒集其詩文四十卷刻而行之工將竣先生以書來告曰君知我深序莫如君宜先生之詩文向固以爲子美退之者也世有子美退之其人而得弁言於其文字之首可不謂大榮歟而又何敢以不文辭憶瑚燥髮時先生以劇舉義冠南宮反天下程文腐爛之弊而振之以東西

兩漢唐宋八家之學一時號稱得人是時先生之文家弦戶誦雖深山幽谷兒童婦女莫不耳熟先生之姓名者海內士子始蒸蒸漸進於古人之業先生之功在儒林蓋已久矣三十年來閉戶却掃紬二酉四庫之藏擷其菁華而見之詞章其爲詩古文辭遂造於精微與博之域世雖有秘爲中郎枕中物者要其全集尚未有專刻也然則伊人之爲是役也吾黨之志也天下之望也豈非千古之盛事哉瑚聞之詩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故人之有文如

龍之有鱗鳳之有羽龍鳳之所以振拔於其族者固不在乎區區鱗羽之間而非鱗羽則不成其爲龍與鳳也六經以後詩莫妙於蘇李而齊梁以降相率爲俳優之調而詩衰矣子美起而別裁僞體而詩於是乎一盛文莫工於班馬而

魏晉以還相競爲浮靡之習而文衰矣退之出而刻削陳言而文於是乎一盛是二人者人文之大成後學之宗師也然荀卿嘗以爲藝之至者不兩能是故子美無退之之文而退之之詩則亞於子美求其兼而有之蓋幾幾乎其難哉

王介甫有言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或綺麗而精深或風流而醞藉或嚴重如百萬之師或奮迅如千里之駿此子美之詩也而先生之爲詩亦然李南紀有言汗瀾卓踔齋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雄偉不常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此退之之文也而先生之爲文亦然噫嘻可謂兼而有之矣藝之至者其殆兩能之矣何其盛也何其盛也瑚故申十年以前之說而爲之序之如此先生間嘗謂瑚曰凡人之情食熊則肥

食蛙則瘦予獨不然向者悞嬰世網今得返其初服與二三知已詠白傅池上之篇讀啓期三樂之論優游歲月以老餘生於願足矣然則先生之恬淡冲和有得於中久矣宜其見於詩歌文字之間弸中而襮外此又讀其集者當自得之而非瑚一人之臆說也同里年通家眷晚生陳瑚頓首拜題

太倉吳偉業駿公著—後學 周肇子俶
王昊惟夏訂
姪曉省初校

序一

觀始詩集序

觀始集者鄗城魏石生先生合海內之詩選之以名其編者也鄗城之自爲詩深窕本源窮極體要廼以選者弗規於正也京師輶軒之所集遂窮搜

博訪朱黃點勘積有歲月始定爲若干卷而授偉業序之曰子知詩所以始乎依古以來世道之汚隆政事之得失皆於詩之正變辨之在昔成周之世上自郊廟宴饗下至委巷謳歌采風肄雅無不隸於樂官王澤既竭瞽史失職列國之大夫稱詩聘問乃僅有存者季札適魯觀六代之樂君子曰此周之衰也魯雅周公之後得賜備樂顧太師所習夫孰非土風廼季子不之京師而適與國此豈復有升歌象舞之盛哉降及漢魏樂府之首大風

重沛宮也古詩之美西園尊鄴下也初唐帝京之篇應制龍池諸什實以開一代之盛明初高楊劉宋諸君子皆集金陵聯鑣接轡唱和之作爛焉夫詩之爲道其始未嘗不淳瀅含蓄養一代之元音其後垂條散葉振藻敷華方底於極盛而浸淫以至於衰也自兵興以來後生小儒穿鑿附會剽竊摹擬皆僩然有當世之心甚且亂黑白而誤觀聽識者雖欲慨然釐正未得其道也會

國家膺圖受籙文章彪炳思與三代同風一時名賢潤色鴻業歌詠至化繫維詩道是賴於是表閶闔開明堂起長樂修未央

聖人出治裔裔皇皇升中告虔引宮命商羽旄濟濟和鸞鏘鏘吾觀乎制度之始將取詩以陳之蒼麟出白鷹至龍之媒充上駟我車既閑我兵弗試維彼蠻方厥匈受事來享來王同書文字我觀乎聲教之始將取詩以紀之倉庚既鳴時雨既零大田多稼恤此下民蘭臺群彥著作之庭歌風緝瑟終和且平我覩乎政治之始將取詩以美之若夫

淫哇之響側艷之辭哀怒怨誹之作不入於大雅皆吾集所弗載者也余應之曰是則然矣抑詩者緣情體物引伸觸類以極其所至者也若子之論其汰之無乃甚乎石生曰聖人刪詩變風變雅處衰季之世不得已而存焉以備勸誡者也且君子觀其始必要其終圖其成將憂其漸吾若是其持之尚憂鄭衛之雜進而正始之不作也可不慎哉子不見夫水乎當其發源涓涓淈淈其清也可鑒其柔也可玩既而潢汗行潦無不受也平皐廣陸

無不至也及乎排巖下瀨淫霪悉泊於江湖之間則奔突衝決之患已成勢且莫之制矣吾爲是選寧使後之君子有以加之踵事增榮殆將竢焉若茲者起尾閭防濫觴豈可即決防潰閘莫知東伏而不早爲之所乎凡以慎吾始焉爾余曰善乃書其言以爲之序

宛平王氏家譜序

吾觀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而其屬小宗伯則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小史則奠繫世辨昭穆蓋古者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而所以訓之敦睦使之親親尊祖敬宗收族無侵凌悖亂之患者則皆大宗伯之事也自宗伯之職不修而天下之人始有疎棄本支而視其至親無異秦越者於是乎常棣之風微而角弓之刺作宗法之不

講其害可勝道哉惟敬哉王公以碩德鉅望爲時名卿且父子相繼爲大宗伯當世尤豔稱之推其孝友施於有政既以佐

天子惇叙五典諴和萬民其於古宗伯之職已無不舉矣又念始祖來自任丘以羈旅至京師再世滋大及公父子益貴盛不出長安國門而躋崇班登副相此固　興朝知遇之恩而非祖宗以來累世種德無以致此使譜牒不修世系失序數典而忘其祖非所以闡揚先德昭示子孫者也是故作

爲家譜有名紀焉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者可考而知也有内傳焉自祖德以及壺儀凡嘉言懿行在人耳目者可述而志也有外傳焉蓋倣古内宗外宗之制以廣親親之誼詩所謂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者也吾聞王氏有姬姓有嬀姓有子姓姬姓曰太原琅邪京兆河間嬀姓曰北海陳留子姓曰天水東平新蔡山陽中山章武河

東汲郡其它共有四十餘望而唐宰相表王氏十三人定著爲琅邪太原京兆三族繇宋迄明公孤宰執不可勝數今宛平王氏方伯公由進士起家歷歷中外著有政績垂條布葉施及後人先生之爲斯譜自曾祖以前世遠無徵者寧闕而不書蓋昔人所謂膏粱盛門爵位蟬聯文才相繼者吾自有之春秋之義在乎傳信此其作書大指也夫京師者先王所以優禮元臣錫之湯沐而世家鉅室聚族而居焉者也成周之甘原華汜分卿士之采邑而長安鄠杜櫟陽公侯列邸相望其墓食有堂其薦饗有廟其教子孫有家塾然則王氏之遭

風雲處輦轂子子孫孫弗替引之者豈獨爲其一家已乎觀於其譜而孝悌慈愛之心油然以生推之天下使人皆知愛親敬長彝倫攸叙而萬物靡不得其所雖古大宗伯之職所以佐王和邦國者盡在此矣公之爲意豈不深且遠歟先生辱與予游四十年當其早歲擅名爲海内人士所推服廼蘊隆之久而後遇天之所以佑王氏而光大其堂構誠有非偶然者予晚與司空公同事禁苑先生嘗過邸中相勞苦其交在紀群之間王氏孝友惇

睦之教予深知之故先生家譜成不遠三千里屬序於予而先生之壻陳君來貳吾州與余故有世誼其門第在王氏外傳中禮有之大臣三命以孝行著於州里鄉黨者兄弟親戚僚友執友以及交游備稱其慈弟仁信余雖不敏竊自附於交游之末而先生之孝弟在乎此書不可以莫之徵也爰述其意以爲之序

白東谷詩序

余少時得交天下士以爲三晉者河岳之奥區也大行王屋之交風氣完密必有鉅儒偉人魁壘沉塞者出乎其間吾庶幾一見之然不能往也在南中從張藐姑先生游先生家晉之陽城年六十餘矣德高而齒宿憂時傷亂有家國飄薄之歎顧奉其經書講誦不輟予得侍函丈聞緒論心誠服之世故流離名賢抑沒編慨典型不可復作既而遇白公東谷於京師知爲先生之同里攻實學修篤

行不役役於富貴不隕穫於流俗冲乎其自下確乎其自持有先正之風焉當

世祖皇帝優禮詞臣東觀橫經長楊較獵凡有編摩諮訪飛輶趣召往往在嚴更之後風雪之中公應詔立成辨言如響同官中咸以大人長德博聞強記推之及乎出貳銓衡上叅槐棘撤侍從而典邦禁

聖主以造邦之初成憲方立文墨法律之吏不足以著絜令惟公經術深厚傳古義定讞法故倚以

天下之平焉退而築室於析城底柱之間俯仰河山流連今古取其高深跋蔚盡發之於詩文上以垂竹素潤金石次亦散華落藻沾丐遠近今所謂東谷集者是也伏而觀之豈不盛哉白族大且顯其最以學行著者公之尊人履德先生兄弟明經典邑校講授生徒多所成就學者以比德河汾公有從兄曰季文多聞述作高尚不仕昔咎犯之語重耳曰吾不如衰之文也夫三士皆足上人而沾沾於成季之有文何耶春秋聘問之辭晉之卿士

爲多被盧之蒐說禮樂而敦詩書卽軍旅亦所不廢千載而後風醇俗厚被服爾雅河東世有高門昭其文德爲天下先今以觀白氏履德之有公士會之於范文子也公之有季文叔向之於銅鞮伯華也其原本家學遇會處際乃一出而用之於世容偶然乎金華陳公文吏也舊爲公邑宰用治行高擢任吾州刻公之集於吳下以公言徵余弁其首余瀏覽之餘旣樂晉之有人又追想藐姑之風流於徂往之後也稱人之善必數其父兄與其鄉

先哲是用推本書之以爲東谷詩序

陳百史文集序

溧陽陳先生以詩古文詞名海內者二十餘年余也草野放廢未嘗一及先生之門先生顧寓書余曰吾集成子爲我序之夫先生之文衣被四海廼於三千里外欲得窮老疎賤者之一言此其通懷好善誠不可及而余則逡巡未敢也今年春始進謁於京師會先生刻其集初就余得受而卒讀凡詩文若干卷不揣爲之序曰夫文者古人以陳謨矢訓作命敷告敎世化俗者之所爲非僅以言辭

爲工者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以爲之重當夫禮樂未行紀綱未定得其文以諷諭天下無不翕然從風及其功成而道洽薦之郊廟布之聲歌可謂盛矣廼其學不專一能書不名一家奇衺疎駁之辭無自而起蓋縣垂敎之人卽其謀國之人故因事立言取其明體適用浮詞勦說不得而入也三代而下人材薄學術廢草昧之功類不始於儒者迨乎昇平累葉文事廼興用以粉飾鋪張而無所緩急不得已借璟異詭僻之辭以自見其

有卓然越於流俗者漢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之屬皆在高惠以後韓柳則當唐之既衰有宋慶曆嘉祐之間歐曾並起此數君子者各成一代之文聲施後禩余所惜者以彼其才使之生於開創之初親見其行事所著當不止此夫立乎定哀之際以望隱桓孔子難之況其下焉者乎明初宋文憲公以大儒而膺佐命上自詔勅訓令下至於碑銘序記之文援据六經鎔鑄百氏幾與三代比隆今 國家鼎新景運

皇上親儒重學而先生膺寄勿心膂之寄高文大冊咸出其手詩有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其先生之謂哉文憲雖典司文章不與機務又得黃溍柳貫之之徒倡明婺學適會其成功先生勤勞經國大業能出其餘力爲文章且自文憲公後三百年來絕脩絕學者不過數家剽竊摹擬抽青媲白者榛蕪塞路先生慨然起而釐正之此其視文憲爲尤難也已余既序先生之文因以正告天下俾知大雅復作斯文不墜士君子務爲原本之學扶運

會而正人心無矜纂組耆蔽之長弊弊焉從事於
所無用此先生之志也

程翼蒼詩序

新安程翼蒼館丈以道尊於吾吳爲士子師其所爲詩和平溫厚歸於爾雅而侘傺怨誹之音不作余讀而重焉昔金華宋文憲爲文以送河南張翀之由編脩出爲南陽教授也文憲始幸其遭繼重其職而終勉以不負天子作人立教之意雖其時設官之制容有不同而士君子隨地循分以自處於出入進退之間者其道不當如是耶成弘以降館閣之體益重其有高世之才負俗之累不容

於侍從者輒隱居自放作爲歌詩以發其憂愁愾迫懣憤無聊之思余初入館中好訪求前輩故實有言正德中黃岡王稚欽綬德馬仲房爲同年同館選後先同謫補外稚欽以通侻竟廢仲房終躋尊顯此二君者皆詩人也稚欽頴悟絶倫所爲詩縱恣詼譎脫去繩束以慢侮當世仲房詩整練有法步伍秩然雖才不及稚欽而用意過之今其集具在讀其書論其世以攷其人之得失不亦可乎此吾所以有重於翼蒼也士君子患其行之不高

學之不贍而不患名位之不達入而爲相如枚皐出而爲賈生董相一而已矣何必長楊載筆太液從游而後可以傲當時稱作者哉程之先塋墩先生從數歲召入史館賜上第亞春卿詩文考證古今精深典洽先朝所推宿儒鉅公未能或之過也今　國家以古法改定官制其從禁掖出者　召還待以不次之位而眞蒼名譽日高異時吳中子弟論講舍之橫經記籃輿之負杖山巔水涯高談勝集且詫爲盛事而詩歌之傳述從可知已雖然

吾聞新都之勝黃海白嶽神仙之奧區其俯視蓬池道山碌碌尋丈而況於吾吳之培塿者乎眞蒼之芥視軒冕超然塵壒之表者誠有以也而吾又烏足以知之

宋玉叔詩文集序

余嘗觀古今文人才士之興而知天之生材甚艱其成就之尤不易也夫世習榛蕪絕學隕墜即有儁異非常之資猶難卓然自拔天於其先必生數人焉爲之導溼宣鬱光啟前緒然後俊哲挺生從漸漬擩染之內薈萃融液獨自名家而此一人者或生於高門世胄地望通顯性靈恐伏而未發天於是又使之中歷艱虞游更塉壋以激爲要眇之音乃始解駁其沉滯而致之亨途益昌厥辭軼邁

作者世徒服其材之度越而不知天之篤若人以底於成良不偶然矣若萊陽宋子玉叔殆其人也當萬曆之中葉海內文氣衰苶古道寢頓士爭緝拾麤語繆誦逢年之技而萊陽宋氏獨以學古攻文辭鳴鴻生畯儒後先輩望翕然金春而玉應也三齊科第大都一姓爲多因而陟巍資躋貴仕者珪重組襲何其盛哉而吾友故司空九青在其間尤稱絕出詩文蹕厲廉悍雄視漢唐以來諸家遭時兵火篇章蕩爲烟壒弗果信今而傳後後九青

而起者又得吾友玉叔玉叔天才儁上接聞父兄
典訓胚胎前光甘嗜文學自九青之存駸駸乎欲
連鑣而競爽弱冠南踰大江薄遊吳會日尋英儒
酌酒倡和長歌短賦春容寂寥他文皆厖蔚炳朗
濯濯其英曄曄其光盛年值際興運綰綬登朝羽
儀京國不可謂不遭時也而仍見遑跲用誣浮繫
於理凡浹月而獲湔祓還官郎署踐歷計銓僅循
年出調外省遠跡窮邊絶徼人咸謂非所宜而玉
叔不然當夫履幽憂乘亭障羈纍憔悴浮沉遷次

之感一假詩文以發之其才情雋麗格合聲諧明
豔如華溫潤如璧而撫時觸事類多淒清激宕之
調又如秋隼盤空嶺猨啼夜境事既極亦復不盭
於和平庶幾乎備文質而兼雅怨者今被　簡命
來長臬於浙浙爲東南都會湖山秀美由來風月
之奥區而廉憲古觀察也官以采風爲職謳謣所
過輒耶溪之水淪鑑湖之蕺採天姥石梁之巖巖
前岁其足資吟哦紀述者又可勝道耶然則天之
善成玉叔與玉叔之所自得爲何如哉玉叔既之

官郵示其所刻前後集俾余序之余幼執經張西銘先生門卽知萊陽之文與東吳豫章壎篪應和洎通籍入都交玉叔尊人吏部公於邸舍守官京師從九青遊奉使同視楚闈登黃鶴樓俛眺荆江鄂渚間拊楹慷慨九青題詠甚夥余愧未能成章亦勉賡以紀名勝九青不鄙而進余謂可深造於斯事嘗示余掖中數詩能諳誦其佳句每念時移勢謝先友云徂并其遺文銷蝕糞土悲未嘗去於心也乃今得扣玉叔之敍袠而卒業焉竊幸典刑

之未淪希大雅之復作其不在斯人歟其不在斯文歟何能無一言以弁諸簡首因爲推本其所自來有得於天之成就者如此欲使世之習讀者知統繫在斯相與珍重而虔奉之也是爲序

戴滄州定園詩集序

余嘗思自古詩人享盛名履高位者代不數見唐人如張曲江高達夫庶足以當之矣曲江晚年憂讒畏事達夫五十始顯佐戎幕歷兵間其登眺諸作類有堙鬱抑塞之感焉先朝如李長沙王弇州皆以絶代之才位至卿相遘際平世雍容歌嘯領袞群流跌宕騷苑於乎又何盛也余於天下思一見其人不得乃今得之滄州戴公公工文章善書畫爲詩深渾奇峭超邁絶倫游登三事再世侍中

父子俱列臺閣賜　召見給筆札丹青墨寶照耀殿壁賦詩紀事

天子動容甚至親灑　宸翰以賜之文人遭逢可謂隆矣公餘豐暇品藻人士慇勤賞接長縑短幅淋漓墨瀋殘膏剩馥沾丐海內風流文采掩映一時嗟乎十餘年來宿素凋謝文事衰歇賓朋之賞會景物之流連誠未有如今日之戴公者也公將刻其詩余得受而讀之迺見其身經喪亂俯仰悲涼蔓草銅駝潛然興感洎乎謫宦南陽中原灌莽

千里極目追念昔人戰鬬勝負故處貰酒悲歌撫羊令之遺碑過張儁之故里徘徊憑弔泣數行下然後知公雖席豐履盛而憂危侘傺之意未嘗不壹發之於詩其所得者蓋已深矣余友合肥龔公孝升與公相知爲最其才地名位亦相亞孝升之詩忼慨多楚聲余輒讀輒泣且疑其何以至是今又得公所作廼知文人才士所蘊畧同而非尋常拘墟之見可得而臆測者也是爲序

序二

何季穆文集序

虞山何季穆天下博聞辨智之士也讀書負奇氣以文章志節自豪嘗挾其冊走京師欲有所建白會逆璫用事應山楊忠烈公特疏擊之季穆引義慷慨贊成其決已而楊公遇害季穆憂時感世發病嘔血曰吾之生則不如其死也死二十年其子璧以能詩聞迺收父平生所爲詩古文詞而編輯

之得十餘卷余讀之太息曰嗟乎古之爲士者非公車特徵則宰府交辟次亦屈志州郡耳其有淹頓牢落沒世而無聞者蓋亦少矣當東漢之季閹寺之禍可謂最烈然而岑晊張儉之徒不過以東部督郵南陽功曹收案中官子弟考竟殺之而太學諸生提斧鑽伏闕下請斬十常侍以謝百姓雖緜此得罪夷滅其所發舒已足垂名竹帛令以季穆之才豈出黨錮諸賢下哉本朝不行辟召諸生勿通章表故雖以有爲之略敢言之氣而屈折勿

效僅以托之於文詞此可爲痛惜者也予嘗惟國家當　神宗皇帝時天下平治而士大夫風習不能比隆往古者良繇朝廷以科目限天下士士亦敝敝焉束縛於所爲應世之時文以吾耳目所聞見如吳中邵茂齊徐汝廉鄭開孟三君子皆號爲通人儒者而白首一經穿穴書傳於朝政得失賢奸進退之故則不暇有所論述故其不遇以死也姓氏將泯滅而勿傳當是之時有不好經生章句而談國是人才邊情水利鑿然欲見諸施行者獨

有一何季穆耳然且才力無所展議論無所用即其後人所欲鋪揚而稱述之者今止其書在書之傳不傳亦未可知也嗟季穆歿後十餘年　天子慨然有意於巖穴之士而士亦危言深論激揚名聲故有匹夫上書詆訶禁近處士抗論裁覈公卿浸尋乎東漢矣其有所匡救十不得二三而朝貴側目大考鈎黨終至國禍隨之若使季穆不死忠言異謀必大有益於時而其文章論著足以軼往昔而示來世斷不止於此也而竟不幸蚤死詩有

之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季穆之謂夫

黃陶庵文集序

黃陶庵先生死忠之五年其門人陸翼王收其遺文得所論著百餘篇屬予爲之序嗚呼陶庵之文止於此而已乎當其城陷引決投筆絕命扼吭而死翼王訪求搜購於流離煨燼之中遺編斷爛什不一存此可爲流涕嘆息者也陶庵深沉好書於學無所不闚居常獨坐一室不交當世遷固以下諸史朱黃鉤貫略皆上口其於攷據得失訓詁異同在諸儒不能通其條要陶庵頓五指而數之首尾通涉銖兩歷然雖起古人而與之讐問莫能難也其爲人清剛簡貴言規行矩蚤有得於濂雒之傳嘗謂人曰吾比來爲文初無所長然皆折衷大道稱心而立言質之於古驗之於今其不合於理者亦已少矣此其一生讀書之大略也當　先皇帝初年海內方鄉古學一二通人儒者將以表章六經修明先王之道爲務廼曲學詭行則又起而乘之依光揚聲互相題拂剽取一切堅僻之辭以欺當時而誤流俗論者不察乃比其始事者同類

而訾之噫亦不思之甚矣世之降也先生之教化既熄法度既亡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糾謬雜揉蟠疪於天下雖有高世之君子欲整齊而分別之其道無繇惟夫忠孝大節皆出於醇正博洽之儒其似是而非者不一見焉然後天下後世瞭然知異學之當誅而大雅之可尚以觀我陶庵非其人耶陶庵爲諸生二十年與其弟偉恭其徒侯幾道雲俱晝夜講性命之學晚而後遇不肯就官城破之日師友兄弟同日併命今其書雖不全使讀

之者愾然想見其爲人益足以徵於今而信於後無疑矣冀王以五年之力掇輯散亡其功於斯道不細固不專爲陶庵已也吾故表而出之俾後之人知所習焉

田髯淵詩序

余初識孝廉田子髯淵於京師時南士之從計者甚衆田子才辨器識有以絶出於流輩讀書穿穴經傳落筆爲詩歌古文衮衮不能自休與人交好傾身爲之盡窮達盛衰誓不得而移也試南宮既不第有勸之歸者田子曰居鄉里抑鬱無所得姑留邸中一交天下長者於是宛平王公柏鄉魏公合肥龔公眞定梁公以大臣折節好士名天下田子與之游用詩文學藝相切劘一時三四公之門

無出田子右者

天子拔才俊給筆札於中書由布衣諸生爲超授人皆曰田子宜在選中禮部依故典策名者再用詔書舉行者一主者思收知名士以重格令從闇牘揣摩捫索以庶幾得田子爲喜不能識田子爲愧然自余歸里十年屈指耳目所見其才與地出田子下遠甚又無此三四公者爲之知乃先後躡清塗掇上第者踵相接田子獨寥落不得一官此孰爲之而孰止之耶家在泖東扁舟觸風濤而過

我中夜置酒高談無幾微不豫之色發其囊出詩文數百篇才氣坌湧詞色敷腴若蒸雲霞而戛金石余因以知田子於世故物變皆以磨鍊其所長而識詣益至雖淹蹇不合而疏通豁達之氣未嘗少挫一以發之於文章自如也嗟乎交道之難久矣當余初識田子固已在賓客既衰之後比歸卧海濱雖親知故舊棄我如遺跡而田子獨有過於曩時余不知何以得之於田子然觀其雅志期待不肯自同嚆人所以取重於三四大君子者端在於此余欲槩以望之悠悠之徒不亦過乎田子之別也謀僦屋就余尋朝夕過從之樂追溯平生所與游者魏公蹔政地握化權王公以公孤居府爻子顯重龔公梁公名位在股肱心膂之間天下士經其題拂者望塵弗及天或者留田子而使之窮以慰余於荒江寂寞之畔未可知也然余覩田子之才之識非久屈抑者則余又安得而與之居歟聊記其語言往還足徵知交之厚而已田子名茂遇鼕淵其字松江之華亭人

宋尚木抱真堂詩序

吾友雲間宋子尚木刻其抱真堂詩成君方官窶表郵書數千里問序於余余讀而歎曰君子之於詩也知其人論其世固已參之性情攷其爲學而後論詩之道乃全夫尚木之稱詩四十年矣初與大宗伯宛平王公同起繼爲同里大樽諸子所推重宛平之言曰尚木以膏粱少年匹馬入京師從有司之舉時豎人竊國柄君貰酒悲歌燕市中骯髒抑塞一發之於詩大樽之言曰尚木蚤歲好爲

芳華綺麗之辭一變而感慨激楚再變而和平深婉歸之於忠愛又曰尚木爲學最蚤取裁亦最正自吾論詩諸子多悔其少作壬申以前惟尚木之詩爲可存噫嘻合兩君子之言可以論尚木之人與其世矣自文社起同志者負其才氣雄視海內君之格律日進不肯以毫末讓古人顧天性夷澹雅不欲標榜自喜同郡陳徵君仲醇緣持論不合受後進所擊排君用大體獨擁護老成議者廼止宋氏既右姓兄弟多讀書知名一門之內魚魚雅

雅望而知爲溫柔敦厚之風此則君所以爲性情也君累不得志於計偕凡六上始收不幸遂遭末造憂生傷亂踰十年始出既已簪筆侍從又不獲已從事於戎馬鉦鼓之間主者差其勞勳奏授二郡崎嶇嶺海煢煢其遺民刻廉自苦七年不得調當君之未出也嘗欲倣高氏品彙定先朝一代之作爲正聲爲大家續亡友之志以折衷正始初不以兵火少自假易及乎守劇郡處蠻徼故人之流離其土者收恤殷勤死喪匍匐鷄鳴風雨未嘗旦夕有忘於懷此則君之所以爲學也嗟乎大樽諸子已矣卽宋氏之以詩鳴者隱莫如子建達莫如直方乃相繼物謝君獨以其身爲才人爲宿素爲廉吏爲勞臣合觀前後篇什自非歲月之深閱歷之久不足以詣此百世而下論次雲間之詩者或開其先或拄於後兼之者其在君乎往者余有書與君論詩期進於古之作者心壯志得不自知其難也比歲以來窮愁憂患足以磨折其志氣自念平生操觚不至於觚滯今每申一紙怛焉心悸若

將爲時世之所指摘往往輟翰弗爲君之去我也遠其郵書及之者將謂可與言詩也詎知其遇之窮而才之退哉雖然自君居嶺表余嘗往還雲間追數舊游俛仰俱爲陳迹然則江鄉百里之間固當以君爲詩老其知而序之者亦無過於余而余又安能已於一言不附名於末簡也因君之請歷舉其讀書取友居身服官雖不足以盡君之詩乃君所以爲詩者於是乎由序以歸之且爲世之讀君詩者告焉

太倉十子詩序

吾州固崑山分也當至正之季顧仲瑛築玉山草堂招諸名士以倡和而熊夢祥盧昭泰約文質袁華十數君子所居在雅村鶴市之間攷之定爲吾州人蓋其時法令稀簡民人寬樂城南爲海漕市舶之所帆檣燈火歌舞之音不絶蝦鬚三尺海人七寸至以形諸篇什居人慕江南四大姓之風治館舍庀酒食楊廉夫張伯雨之徒自遠而至嗚呼抑何其盛也淮張之難城毀於兵休息生養百五

十載張滄洲始以詩才重館閣與李茶陵相亞而早死則弗以其名傳桑民懌徐昌國家本穿山與鳳里名成之後徙而去之則弗以其地傳故至於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大兩王既没雅道澌滅吾黨出相率通經學古爲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爲詩問海內然則詩道之興豈不甚難矣哉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士君子居其地讀其書未有不原本前賢以爲損益者也輓近詩家好推一二人以爲職志靡天下以從

之而不深惟源流之得失有識慨然思拯其弊乃訾謷排擊盡以加往昔之作者而豎儒小生一言偶合得躐而躋於其上則又何以稱焉卽以瑯琊王公之集觀之其盛年用意之作瓌詞雄響旣茂抹之殆盡而晚歲隤然自放之言顧表而出之以爲有合於道詘申顚倒取快異聞斯可以謂之篤論乎今此十人者自子俶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則爲兩王子孫廼此詩晚而後出雅不欲標榜先達附麗同人沾沾焉以趨一世之風習書曰詩言志使十子者不矜同不尚異各言其志之所存詩有不進焉者乎吾不知世之稱詩者其有當於余言否也亦聊與十子交勉之而已矣十子爲周肇子俶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抃懌民王曜升次谷顧湄伊人王攄虹友序之者梅村吳偉業也

嚴修人宜雅堂集序

余友吳興嚴子修人縣進士需次里居肆力於古文辭得詩賦序傳若干首名曰宜雅堂集屬偉業序之吳興之族嚴氏爲大自余與旣方父子定交二十五年今就思以科名重館閣修人則出自永樂中名御史之後祖充涵公恤刑豫中所全活千人二子皆成進士子孫蟬聯不絕修人之從兄孝廉蔚宗隱居著述兄弟間講肄服習以相勉修人深沉好書自六經以下嚅嚌搜討尤潛心於八家

之作得其疾徐抗墜罔不中節不數年而所學大就今之學八家者振而矜之挾其繩墨以訾謷一世修人獨褫魄簡靜凝然自遠忘其名地之高年力之富而歆焉若有所不足雖以余之衰老猶諄懇索其一言余廼不辭而爲之序曰吾嘗觀乎道術醇駁人才盛衰之故慨然於古制之不作然古之制有復行於今者亦有不行於今而其意適與之相合士君子生於斯時亦遵其制以法其意而已請得而論之昔者孔子旣沒異端繁興西

三醇儒始號爲黜百家尊經術而唐之貞元宋之嘉祐作者又起而力扶其衰敝浸尋乎元季明初諸儒講求條貫於六藝之微言先民之要指亦既彰切著明矣迺三百年來不免汨沒於帖括之時文夫帖括者摘裂經傳破碎道術朱考亭氏早鰓然憂之雖其中非無卓然名家而趨軼絶群之才撥去其筌蹄不害於所爲古學然敝一世以趨之而人才之磨耗固已多矣

國家興制改令大復乎漢唐之舊而有司之奉行

不精體裁之沿襲未化顧亦足以破往時擘曲支離之見而學者之聰明材辨無所復用將一出之於古文於是數年之間操觚立言者相望競起豈非化民成材已然之明驗耶所謂古之制復行於今者此也聞之學於古訓乃可服官鄭公孫僑之言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入學蓋先王所以教育人材其漸次如此後代以科目取士於治術大半無所考寔迺驟而予之一官其才者簿領案牘工俗吏之所爲次者干利祿以自進有貴至公卿

憚不知古今者幾何而不速官謗也今者銓選之格雜而多端從進士起家者率久之不得註授以彼耳目之高廣心志之寬閒而又加之以歲月非特用著述自娛已也盱衡乎政事得失民生利病以發爲文章蓋不離乎數卷之書而臨民出政道在是矣然後知壅滯阻抑之中寓長養成就之法所謂古之制不行於今其意適與之合者此也夫以修人之才與學固非因乎其時養之既久而後有所自見然需次里居者亦已十年余反復於其

論著如恨豪猾吏之盤互膠結賢有司輒反爲所中而威令格於不行又以農人困苦而商民富貴推漢武之重本抑末均輸鹽鐵推豪強瞻國用而田賦不加於民此二者皆救時篤論修人從十年之中講求其是非參驗其治否然則舉而措之達於從政豈不裕哉余家居鬱鬱無所得是行也將以求友而獲交於修人吳興山水之氣靈秀磅礴非修人不能有以富也余老矣蔑落無所成名庶幾遺經絕學賴斯人以不墜故既論次修人之文

折衷於古人尤舉其爲學之方明體達用可裨於當世者告焉天下定有知之者而非余之言足以重修人也是爲序

鄒黎眉詩序

予與梁谿鄒子介同舉省闈者將四十年子介之次子于度及其孫黎眉先後從予游蓋予之交於鄒氏者三世矣于度大廷奏名第一天廼豐其遇而壽之年予以暇日過惠山則黎眉所學大進天才雋逸深肆力於詩古文詞間出其餘技筆墨渲染無不造諸至極其志氣超邁論辨英偉有絶出於流輩者予初歎子介之不及見其子成進士繼又於京師哭于度私心傷之今廼知舊門長德源

遠流長其於湖山清淑之氣停毓而盤礴子介于度所不能盡者將悉以發之黎眉無疑也有黃子夏生者爲黎眉友才相亞而窮困過之黃子一日造予而言曰鄒子將辦裝入太學行有日矣先生不可以無辭予曰昔宋呂文穆公縣對策首選受知太宗晚進其姪夷簡遂相繼柄用今以于度爲世祖所拔擢誠使積年資躋通顯黎眉於其時用近臣子弟身至京師進平生所爲文其遭逢必有不過人者今廼從白衣諸生蹇驢襆被以折旋於

博士之前士之遇合大小遲速豈非以其數耶雖然太學者敎化之原人材所自出也嘗試推鄒氏之先不有騁辨而談天雕龍者乎上書而連類比物者乎當周衰學廢漢興文景之世未遑有所興起士生其間不能遂志鼓篋以從事於詩書之業各逞私欲希尊寵於當世故有迂怪不經游譚無實盛自稱許於碣石稷下梁苑吹臺之間如三四子者雖各有所長而風習固已衰矣 國家遵行先王之制舉天下之士一志同方畢歸之於學我

東南之人爭自濯磨者甚衆祇以伏處江介援引勸誘之不力廢格衰沮不能自達於通都其上者峒穴著書欤者客授管記漸流爲唐季之餘習識者憂之求其具車馬登橋門奮然欲自進於天子之科目如黎眉者百未一二數也嗟乎人材消長之故可勝道哉夫鄒子之所善莫過於黃子然黃子一再試於有司輒有摧幢息機之意京師賢公卿大夫見黎眉之才亦慨然於南士之不噪不躍者乎亟思所以收之其必有道矣是爲序

翁季霖詩序

余讀歐陽公集古錄序其言物嘗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彊自謂好之已篤力雖未足猶勉致之以余觀公之所好如盤盂金石篆籀分隸諸書亦重其文焉而已後有繼者如趙明誠倪元鎮之流其所訪求搜購爲有力之彊且十倍焉然皆取其器不徒以其文視公之所好相去稍有間矣天下士大夫迺亟稱之良以後生去古既遠庶幾覩其物知其用仰觀者得所攷雖目之好古而文可也

余嘗訪友莫釐峰旁過翁氏之廬見其堂廡深靚夾窓明霤尊罍鼎彝簋簠以爲之陳雕茵綵几文竹異石以爲之飾問其家曰先人之所遺也沒十餘年矣琴策在前罍洗居右部分而不亂無纖翳焉噫是其聚之可謂有力之彊者矣然非其子孫好文不能守之完且美也其中子季霖出所爲詩一卷讀之琅琅然鏗金而戛玉夫生於洞山鉅麗之區能守先業讀父書以諷詠爲樂若季霖者所得不既多乎吾聞翁氏之先以化遷起家其

後改爲任俠擊鐘連騎斿狗馬之足與鷄鞠之會以大耗其資而季霖之先人慕奇嗜癖獨以之稱風流傳來裔歐公有言象犀金玉其能果不散乎趙明誠倪元鎭卽其身遭逢喪亂蕩爲雲烟後世猶美其標韻而況於翁氏若考作室維塗暨茨垩徒永保而弗失又重以風雅之道爲之後先輝映也夫詩以流連光景陶永性情與好古博物其道爲相近季霖列玩左右望若神仙摩挲前人之手澤而詠歌擊節得是編於高山流水之間吾知其

詩有進而未覩其止也乃取而著之於篇

序三

江南巡撫韓公奏議序

御史中丞蒲坂韓公巡撫江南之五載天子疇錫公命進秩司空公自以幸得備位維是地方之得失閭閻之利病分條其所以興及所以革之狀當宁幸聽其言得奉行弗鑒以少逭於闕失其副封與草藁具在手自裒輯得若干卷授其部民吳

偉業序之偉業讀而嘆曰上之加勞公與公之盡心厥職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昔我世祖章皇帝聽覽之暇命儒臣采經撫傳以撰集羣書無亦以後之人制度文爲鑒於前王之成訓罔或遺漏故不厭其多聞博物而義類之弘深也若奏對之體貴乎指事造實以通變而適用其理覈其文顯一切傅會繁曲之辭屏使弗進偉業每南苑夜直見諸公坐而假寐漏下三十刻中書猶

捧督撫所上章奏以衆訂國書有微文之疑互則爲之執筆彷徨看詳久而後定然則有事於敷陳者可不愼哉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書曰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當韓公之在京師宿衛忠正曉習文法佐太宰以贊邦治周官所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其公之謂歟

天子器其能擢自帷幄出典畿輔三命作牧四方具瞻公撫政浹旬固已赫然改觀矣亡何有遷擢江南之命先是江南山越未平萑苻數起閩海巨

寇闌入內地以詿誤吏民當事者赤囊紛馳告變收捕之章又數從中下公至之日氛祲消而姦宄息不動聲色用術循彈壓以爲政向之所謂告急之書窮考之案則皆無之顧以東南區區一隅賦稅居天下之半秦楚滇黔閩粵之餉檄使旁午奔命弗遑吳民戶賦而口歛鄉部書都鄙之版椽史掌邦國之貳調發出納千條萬端郡邑守相日有要月有成趨辦不及即鐫譙隨之發代者拜除如流罷免者驪管不去雖有考課之法亦不得而施

公能無焦心極慮以求當世之長策耶昔有宋安撫大臣設上佐以勾管機宜文字主者執凡治要而已今者職事巨細旬朔動以具聞其間　詔條赦令計簿獄詞所當鈎稽而出入者節目繁夥不可億算惟公通達政體能周知乎輕重贏縮之數而操綱紀以御之如游刃如治絲如燭炤而觿解故有所建白區處詳當體例精密深嚴之地朝拜夕可所司莫得而駁難焉論者以此重其才服其略它人爲之弗能及也已竊惟古來奏疏莫善於

晁賈亦嘗建積粟鑄錢韓范歐陽本經術大儒在西夏河北所進劄子首以理財足國爲務夫論事人主之前先使之知經制出入充然其有餘則仁義道德之言始可得而進自古然矣方今西北之土未盡墾山澤之產未盡出商賈并兼之利未盡講求以歸縣官舉天下之費畢出之於農故軍興孔亟水旱災荒則上與下焦然其並困我公以肺附居重任憂公如家權時制宜用其徵發期會以仰副度支之急若夫定經賦寬民力爲根本以乘

爲東南此萬世之謀不易之論未始不端言之也
漢神爵之治尚綜覈而致其隆於三代唐貞觀之
政行仁義而收其効於富彊聖主賢臣諮諏要道
或課名實或布寬仁一張一弛同條共貫非已事
之極驗耶
世祖所以大修吏治務合經意者蓋兼之也
今天子寅恭祗畏廣詢博諮尤閔念我東南之民
以訪求疾苦其久任公者將盡行公之言而公之
言有非一時所能盡處腹心密勿之地入則造膝

留身出則皂囊封上嘉謀嘉猷從容陳請必期實
有所裨益此豈疏逖小臣芻蕘獻替者可得而比
然則其嘉惠吳民雖古大臣之用心無以過之矣
彼於文墨治辦之間謂公功著職修服其才而重
其略不知此特庶務之可見者耳又烏足以窺公
之大哉謹序

江海膚功詩序

古者克敵必示子孫故於人臣之有功者旂常以記之鐘鼎以銘之簡册丹青以載之鼓籥笙簧以歌之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商周以前尚矣降此則輔氏之鐘魏顆所以獲杜回也邢國之鼎禮至所以掖國子也燕然北征竇車騎所以登山刻石也冀州安居皇甫義真所以定亂作歌也上之人載在盟府弦之樂官圖其勞於不朽爲臣者則又受彝器而刻其辭用薦家廟傳

後世永永矢報於勿忘嗚呼功名之際豈不盛哉今我西安梁公庸江寧一捷再造南土天子晉秩而寵異之且將定封焉吳之人以其鬻兵閔亂賴公克底於寧也作歌詩數十章公曰吾之功既在史氏矣惟士大夫贈我以言重於琱戈黼黻不可以不記乃執首簡命偉業曰子爲我序之公奉人也車鄰駟鐵小戎無衣之詩其音亢切而儐厲清笳悉留驟而歌之介胄之士無不撫劍擘腕變色衝冠者此秦風之雄乎若夫三江五湖

之間樓船羽蓋黃頭櫂歌非猶夫扶風壯士之聲情慷慨也石城烏棲江南之弄非猶夫隴頭水關山月之激昂三嘆也語曰歌詩必類斯豈其類哉予則以爲不然公之在軍中通詩書習禮樂有輕裘緩帶投壺雅歌之風及其孤軍決戰雖以吳人之不武驅之赴利決命爭首視五陵六郡之豪不是過焉又何有於土風而謂南音寬柔嘽緩不足乎聽耶然則吳士大夫之屬而和者用公之氣以講軍容而壯武節其辭皆發揚蹈厲詩以奏之師

中當古短簫鐃歌之曲可也公笑而頷曰善遂書之以爲序

鹽運分司張森岳賑濟冊序

苟可以仁恩及物則智不必勤其官能不必舉其職推而行之罔或勿濟今夫鹽筴者利之所自出專以佐國而足用非曉然有益於民者也周禮掌邦之委積冶年之豐凶於荒政纖悉具備而山澤之利則盡推以予民其設之官者制其政令而已無所謂征榷以取之也自管子相齊以爲海王之國即水煑鹽宜筦其榷而盡歸之於上其說曰予之在君奪之在君使人長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後世遵而行之豪强并兼擅利孔而撓上法者害固以浸除而諸君吾子之所食無不量其釜升而爲之設衡立準其法至爲苛細鹽筴尚爲有益於民否耶鹽筴誠有有益於民者國家水旱之不時什一之征常恐不足於用惟鹽爲天地所藏取之無害足以佐公家之急漢元封中置鹽官二十八郡齊居其六山東嘗大水民饑流入轉徙賑恤以億萬計然而外奉軍旅內供興作得以不匱則鹽筴爲之饒也鹽筴爲之饒於國家愛濟元元之

意未嘗不陰爲之助獨爲是官者不能顯以養民其顯以養民如吾友張君森岳是已張君爲青州鹽運分司青州者山東負海之地管子所謂渠展之鹽梁趙宋衛資以仰給者也爲君計者鈎稽弊漏恤下惠商廣蓄積以備乏絕斯足以勤其官矣權時緩急搜逋舉羨俾朝家以全力爲農民不加賦而用自給斯足以舉其職矣廼有進於是者歲比不登民之流離不能自存者僵仆滿道　朝廷方發帑金遣使者賑救畿以南而張君能先民之

急捐貲爲粥於路又下勸分之令募豪長者相假貸願輸者具以其名聞奬勵有方賦恤有法所全活最衆是可爲難也已夫張君嘗治一道以牧民有稱於時矣此其事辦之有餘余以爲難者方君以鹽筴爲官能不拘拘於職守救災眚施德惠知所本務管子賢人也相齊之功霸以九世而君之所見似爲過之誠可　書也於是乎言

海防魯公頌言序

吳郡瀕海之邑其民有事於供億而驛騷弗寧者非甚良牧莫能恤也茗上魯公由綵綸近臣出副二千石來蒞吾吳以防海爲其職嘗與余論海事而籌之曰夫海上之築城堡立墩臺所以駐屯兵也除道成梁陳芻置頓則以備王人之銜命大帥之巡守惟恐賦斂之不時闕而爲罪其於用民之力亦已極矣夫土功者王政之所不廢也吾誠以其時量工命日揣高卑度廣薄而爲之則城可立

臺可成而民不至於重困今屬役賦丈之無方故其下未能授功而先爲之擾又民欲成之而兵欲毀之彼津亭士堠之不修者非玩也其戍守者利於其墮而頻爲之興築也若之何勿禁也先王之制凡承王命爲過賓者牢醴餼獻飲食之數各以班位而爲之等今庶具百物歲一賦之於民帷帝几席槽櫪碓磨事過則棄之而酒漿糗糒牲牢芻菱常以賓至之無時儲於無用爲黠吏之所侵沒負販之細民徵索例例列肆書閉既又計畝而定

其徵是商與民交困也已語曰有優無匱吾誠先爲之繕館舍庀器用而後令候人逆之於郊致館致餐拜而將幣官正奉符而閱其數胥徒執牘而書其物賓至如歸民用不擾若之何弗舉也余聞之歎曰善哉言乎夫爲政之道樽節愛養息事寧人非狃一時之安而惰窳之也開敏彊毅與事就功亦非輕百姓之力而程督之也語曰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若魯公所言規爲措置慮始經久民不知役而時懷惕之斯非體國之長謀而使民之佚道乎魯公之駐節出治在乎海虞虞巖邑也其山有飛泉夾澗之奇其材有叶楓翠檜之美其田野有陂渠塘濼稂稻蒲蘆之饒人民好嬉游而不事作業美衣食而不知蓋藏因之以飢饉加之以誅求物力大詘水則浸以尚湖綰江海之衝而設重戍游徼之騎旁午而狎至艅艎之舟邪許而畢集　朝廷簡文臣以勾會其資給而整齊其法制於職秩爲重公府初立庶事草創將吏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稼史有出納奇贏徼令

考校它若僚采之聯事賓客之過從絡繹奔湊咸於是乎在苟非開閎之高堂皇之峻唐階屏樹審術辨方則上無以發教令治文書下無以充揖讓洽笑語魯公有憂之且公之來也嘗諏於都人士曰學校者爲政之本也古者行師在泮獻馘行飲至之禮今海上桴鼓無警而戍邏之卒有芻牧於孔子之宮者我備官而遽忘之耶乃卽訓導沈君與謀以尊經閣傾圮日久不可莫之治也揆日戒徒畚挶旣具肇革斯起易其黝堊煥以丹青瞽宗

瞿相顧瞻奕奕而公治事之堂亦適會於成諸生入學鼓篋得游息講肄之所而海上突騎水犀諸軍負弩被甲而趨庭者見榱題輪奐有嚴有翼無大無小歡欣皃藻凡此二役皆公於農事之隙斥羨金捐俸入以爲之故鼛鼓弗戒而版築克就君子曰魯公於爲政知所重矣春秋於浚洙城防新延廐則非之於復閟宮作泮宮修御廩則善之誠繇此而推其於築城置堠平易道路儲偫糇糧皆當預之以時而定之以法俾其下居平無勞苦歎

息之聲臨事無供頓顛踣之慁公之才實優爲之而吾吳人之獲有休息其道端出乎此也沈君率其邑之士大夫徵余文爲賀余因以前所聞於公者爲告而且深有所望焉

魏貞庵兼濟堂文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名世鉅人出而弘濟蒼生潤色鴻業然而長於政事者未必工於文章工於文章者未必優於理學求其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當西漢之隆蕭曹丙魏號爲賢相然所長者止於政事無論理學卽文章且無聞焉而司馬遷相如枚皐揚雄之流又徒以文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事其於理學則亦未能窺其萬一也所謂兼備無遺者求之古而不得今乃得之於柏鄉魏公公稟鴻駿魁杰之才遭逢

聖朝廻翔禁近值

世祖章皇帝興治右文招延俊乂數舉　經筵命儒臣講論大義或時　巡游南苑應制賦詩一時文學侍從之臣無不掞藻摛華對揚　休命而公實藹然爲冠首其後歷諫垣蹕柏府密勿論思綱紀庶政封章數十上如請開日講頒孝經錄遺忠闡異端諸疏皆關天下國家大計蓋非

當宁知公之深不能盡用公之言以興致太平而

非公之才與公之學亦不能輔導以成至治
聖主良臣相得益彰於以調元贊化經國庇民千
載一時也
今上御極公以銓衡重望入居政府於時重熙累
洽海内晏安從容於黃扉綸閣之間得以留心述
作博游才藝而公又遂於闕閩濂雒之旨其學以
性善爲本以致知爲要所輯聖學知統錄及大全
纂要學規彙編諸書皆足以闡繹微言紹明聖緒
而以其餘間作爲詩歌則又能籠挫萬物匠心獨

妙至於悲鼎湖之莫逮痛子期之云亡其忠孝氣
節於君父友朋之間尤惓惓乎三致意焉所謂理
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之蓋公之才與學其積
之也有本而出之也不窮今夫江河之水瀲滟潢
漾雖疏而爲川注而爲瀆而其源則一也公之蓄
於中者停泓演迤雖試之於政見之於文而其本
則一也公之弘致遠識固非若漢之輔相醇謹樸
遬者可擬而亦豈僅如賦上林誇長楊者以翰墨
爲勳績詞賦爲君子而已哉公爲高邑趙忠毅公

之甥忠毅與公同主銓政世傳爲美談然忠毅值黨議紛呶群言譸誦之日枋用未久而公之功名在日月之旁筦樞軸之任以視忠毅其所遇之幸不幸何如也公所著詩文甚多中州彭子士報謀之吳君冉渠楊君仲延撮其尤要者鋟板以行蓋公之學與公之才其所以開物成務者雖不盡於此而於此亦足以見其大者焉故不揣而爲之序

古文彙鈔序

古文之名何昉乎蓋後之君子論其世思以起其衰不得已而強名之者也先儒謂三代無文人春秋以降始有子產叔向用文詞爲功而莊周列禦寇遂以名其家西京以下班班矣其時有古文尚書古文孝經者以六書難字爲考正而已初非以其文名之也自魏晉六朝工於四六駢偶唐宋鉅儒始爲黜浮崇雅之學將力挽斯世之頹靡而軌之於正古文之名廼大行蓋以自名其文之學於

古耳其於古人之曰經曰史者未敢遽以文名之南宋後經生習科舉之業三百年來以帖括爲時文人皆趨今而去古間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時文或離或合離者病於空疎合者病於剽竊彼其所謂古文與時文對待而言者也蓋古學之亡久矣吳郡蔣新又吾友韜仲僉憲公之孫也刻其古文彙鈔成問序於余曰此吾祖所以教於家者也願得一言以識勿忘余取其目觀之則自周禮檀弓家語以下左國公穀國策三史八家之言皆在而

其書不過數帙噫嘻是何其取之之博而用之之約乎夫周禮河間獻王所得與儀禮同上之秘府然儀禮有逸經三十九篇已亡而周禮冬官一篇亦闕小戴氏增損禮書曲禮檀弓以下共四十三篇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篇第若其錯雜故論禮者以爲不如春秋三傳之爲全書然漢儒多尊公穀抑左氏至東京以後始顯而國語亦輔之以行名曰春秋外傳戰國策劉向所定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宋時

詔命儒臣訂定廼完

夫士生於古學廢絕之後區區掇拾整齊於煨燼屋壁之餘亡者澌滅而不傳存者混淆而無次有識者咨嗟太息恨後生不見古人之大全良以此也詎肯厭遺經爲難竟又從而摘裂破碎之哉三史唯孟堅爲蘭臺定本史記已有闕文蔚宗所刪取者謝承袁山松諸家今已莫可參訂若夫韓歐大家之文後人尊而奉之業已家昌黎而戶廬陵然君子以爲元末諸儒所爲發學者其於八家講求各有本原所當博稽以要其歸未可於尺幅之

內規規而趨之也蓋讀書之難如此蔣氏自淸流公以春秋起家予交於僉憲最深知能世其家學今新又年甚少才甚高將以其學游京師而刻所鈔以無忘先志傳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新又之所殖不既多乎夫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司馬遷涉江淮探禹穴而世本楚漢春秋黎之以訪求而後大備京師者文人學士之所集羽翼經傳之書在焉然則新又其繹於所已聞以進乎所未聞可也彼夫採摭蒼蕞之書豈足爲新又重哉余

既慨世人之不悅學而新又好古又表章其祖父之教有合於昔人讀書之大指乃因其請而叙以

歸之云

序四

送胡彥遠南歸序

武林有橫山江氏兄弟隱於橫山者二十年天下言隱居善避兵者無如橫山矣已而武林亂橫山先受兵余疑焉或曰江氏固高貲有圖書玩好朋友聲酒之樂富於居山者也余廼嘆曰江氏之及也宜哉今年春遇詩人胡彥遠於長安每酒酣說客曰吾家在武林之河渚巒廻澗複人跡罕至烟

汀霧樹視之既盡杳若萬里吾父子葺茅屋以居杜門著書不見兵革顧以貧故無以贍老親不得已走京師從故人索河北一書今將涉漳河過邢臺泝淮而南歸吾所居河渚誓不復出矣夫以彥遠之詩與其人使有山田數十畝營灌自給可以勿游既游矣即久留邸中曳裾公卿之門亦可以無困廼彥遠自以居山久一旦來京師策禿尾驢鄆使面行泥淖中鬱鬱不得意發病思歸歸而便道謁西諸侯西諸侯恐無能識彥遠者其游也乃

所以益其貧耳雖然吾以知彥遠居山之安也織
簾砍屨緯蕭拾橡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彥遠詎憂
貧乎吾聞南高峰下有松仙人者不衣不食大類
焦先寒貧子之流此眞隱居善避兵者彥遠必知
其人問之而不吾告何也他日有棄家變名橫山
河渚之間莫知其處者其必彥遠也夫

送林衡者還閩序

閩爲天下僻壤面山負海土風淳厚家禮樂而戶詩書人才常甲天下而石齋黃先生以道德起淳南忠孝大節光顯於朝廷而文章經術以教訓鄉里生徒榕壇之下巷舍常滿閩士之盛天下莫隆焉閩於地既僻而人才絕盛其郡舉上計試於禮部者過重山危棧涉錢塘入武林取道於吳郡而後繇江淮以達於京師故雖以石齋之賢海內望塵不及獨於吾吳則山川歷覽賓客從游可指數而得也況其子弟都講之至於斯哉蓋是時天下太平江南文事大振如余者夙爲石齋所知能推明其教故舟車之通聲氣之合有如此也自先生殉節以死余卧病海濱不與當世接遠方之士徒步而過我者亦已少矣今年與化林衡者布衣芒屩負其詩古文詞十數卷入門長揖曰吾石齋弟子也先生没吾黨抱其經書逃匿巖谷蓋與天下絕矣獨念通都廣邑之內名山大河之間人才輩出耆舊猶存今以絕意仕宦不得復與之游則何

以論道取友感發其志氣於是累趼重繭樸被而來將由此入白門過廣陵一覩中原之盛而恐其糧盡以返也余聞其言壯之往者在長安石齋曾以易傳授余及豫章楊機部未及竟石齋用言事得罪相送出都城機部慨然曰絕學當傳大賢難遇余兩人盍棄所居官從石齋讀書鶴鳴山中十年不出余心是其語兩人者逡巡未得去今機部後先授命余靦顏苟活先生之學遂以失傳嗟乎吾聞之古人有辭親遠游負笈求師三年不得見

者矣有解去印綬不通官閥北面稱弟子者矣此機部與余所不能爲者而衡者爲之衡者行序其稿爲贈所以明余之惰著衡者之勤以見閩士多賢而石齋先生之學猶存於天下也衡者名佳璣與化之莆田人爲人質樸修志行詩文雅健有師法其叔父小眉公以前進士隱居著述衡者能世其家風云

贈琴者王生序

遂時余兄志衍好琴琴之道非心手專壹勿能工也志衍能詩文善書画奕棋居能品又能投壺蹴踘諸戲其於琴弗肯竟學顧好與其工者游有王生者以此技進能爲新聲當是時志衍方貴盛賓客日十數人談論方起絲管間作行酒歌呼投盧呼叫志衍分身其間詼啁抵掌以爲笑樂已而王生攜其琴至撫絃布指則主人焚香啜茗正容端膝四座闃寂無人聲余於是歎琴德之妙王生之工并以服吾志衍也不數年志衍官蜀之成都闔門遇寇難以死王生者無所遇其道益以窮衣其敝衣日抱琴行道中余與當時賓客遇亂各散去無一人能收王生者蓋志衍之亡六七年矣今年夏復與王生遇談志衍舊事則大哭哭已爲余鼓一再弄凄然以清悄然以悲聽之如見志衍也昔孟嘗君廣厦邃房淫聲麗色撞鐘舞女乎其前而雍門高爲之鼓琴也能使如破國亡邑之人流涕泣下今以吾志衍才氣之雄交游之衆可不謂盛

歎一旦骸骨破碎門戶磨滅欲如雍門所云千秋萬世之後嬰兒豎子躑躅而歌於其墓上噫何可得哉然則王生之爲此曲也其爲峨眉之高乎其爲瞿塘之深乎其爲杜鵑之啼猿狖之吟乎其爲山鬼之連蜷而偃蹇乎其爲秋風之慘慄中人肌膚乎蓋坐客惝怳振慄變色而三歎又從而歌之曰葛蔓蔓兮雨冥冥楓林黑兮陰火青望故鄉而不見語白骨乎空城顧愛子之罔托兮嗟賓御之無人則坐客無不矯首西望欷歔而於邑也抑吾

又聞之琴者所以理性怡心導情宣鬱今聆王生之操不言哀而哀得毋張慝調下非中和之響耶是不然夫人心有煩寃菀結不能自達者驟聞幽眇之音愀愴之調一彈再鼓涕淚橫集則仰首出氣足以釋然於胸懷且以文王之忠焉而幽囚伯奇之孝焉而讒死孔子之聖焉而見逐顏回之賢焉而早夭在深於琴者言之雖以志衍之罹極禍撰之義命可以無憾況於吾輩爲破國亡邑之人者耶王生推琴而起曰善遂書其語爲贈王生名

愚吳郡人

贈焰如師序

儒者之道與佛教同爲盛衰往者唐宋大儒專斥浮圖氏而名僧大德咸出於其時蓋儒術與佛教同盛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今之爲浮圖學者大率重宗而細教其敝也黑白互異南北相訾賢人君子欲立說以勝之而其道不足以相服卒舉天下愚智盡歸之宗門可謂盛矣而名山老衲乃有末法淪墮之恨此所謂儒術敝而佛教與之同衰其可嘆也已以余所聞　神宗皇帝時士大夫以

讀書講學相高吾州先達如管東溟曹魯川兩先生研綜六經穿穴訓詁而又能得佛法大旨於教律論藏皆有所參究爲一時緇素之所諮仰蓋唐宋之講學儒釋分而我明之講學儒釋合後來愈盛山蓮池諸大法師皆能融釋書傳歸之教乘未必非兩公有以發之也余生也晚於兩公不及見而魯川之塔爲余外王父少時從母黨竊觀其書多至百餘卷魯川三子其季曰毅叔毅叔之子曰元孟父子爲儒者能世其家學今年夏余園居讀書

元孟飄笠叩門曰吾出家於郡城之文殊庵僧臘已十年矣此卽所謂炤如師也東溟之後曰乾山手定法華疏鈔自爲諸生四方講席見推爲耆宿今亦出家於吳郡嗟乎余於是知兩先生之教且復盛也夫炤如乾山儒者也儒者之學通明廣達條析科儀講求微奧皆歷有援證彼夫自尊其學空疎而滅裂者其說自足以勝之說足以勝之矣苟非能外死生去利欲則何以折方袍圓頂者之徒而使之震奉吾教所謂其道不足以相服蓋以

此也今炤如乾山受信具修戒律勤苦專愨在疇人之中最爲精進而始舉其先世之書闡揚條貫用以尊道而訓俗然則儒術敝佛教衰庶乎其有望者其在斯乎炤師年六十徵余文爲壽夫浮圖氏以天地萬物爲空幻年祀久遠本非所計而獨於道之盛衰不可不以身爲擔荷故書是以貽之

李貞女傳序

事有不見於禮經先王不以訓世而君子稱之以其過於制而合於道也禮於人子之養親也雞鳴而起日入而夕請席衽奉敦匜治饘飪潔滫瀡其事至煩且勤矣而獨於女子之孝不甚著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蓋惟恐其不如父母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先王垂家法於天下故於其事父母則略言之而特舉婦德以爲訓女子之嫁也父母祝而送之其得於舅姑貽父母令名不得於

舅姑貽父母羞辱女子之事舅姑凡以孝父母也舍事舅姑無以孝父母乎女子二十而嫁出於襁褓之中離於保傅之手其去施衿結帨也近矣事舅姑之日長事父母之日淺矣然則有終身不嫁以養父母者乎曰有之子之娶婦事宗廟繼後世也古之孝子有不娶以養其親者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以孝之之心蹈不孝之罪猶且爲之而女子無是也威后之對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乎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古有不嫁

之女矣而列女不書內儀不載異常之事不可以教世而訓俗是以著其實於記而沒其文於經固未嘗不深與之也今嘉禾女子李鳳以事父不嫁父病籲天感召靈藥有鳥啣果投厥鼎中飲之逾旬年四十七以沒猶以不終養其父爲恨里人懼其後之軼傳也謚之曰李貞女屬余文序其事易曰女子貞不字不字其果爲貞歟有聘而不字者矣既納采問名以身許人矣而夫亡斷髮剺耳誓志不行此其爲貞從其夫言之也今李氏之志知

有吾父焉爾斯可謂之孝不可謂之貞夫女子之事夫猶人臣之事君也得吾君而事之有死而無貳不得吾君而事之潔身守志其道亦有死而無貳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男女有別自其爲女子而居室之倫已備斯可謂孝也而獨非貞歟

永愁篇序

吾友孫稚均攜九龍永愁人詩卷示予曰此龔佩潛中書之女作也中書以進士遇國難投秦淮以死惜無人表著之者有才女而復不得意用永愁名其篇昔屈原赴湘流葬魚腹爲離騷以見志百世而下復見之龔生其憯懷故國死不忘君所志同也世之言愁者莫過乎原原之死以不得乎君其時國尚存也中書則國亡矣又以所死之君遭運會之極不獲與前此死忠者同日而語夫君臣

夫婦之道一也爲中書女者當以其父命之不猶名之不立仰天而侘傺其爲愁也大矣舍是而云永愁篇爲已作也不亦末乎雖然屈原言愁而託之湘君帝子菊芳蘭秀以寓其纏綿悽惻之旨今龔女能詩又善画湘花湘草使見之者有感乎幽谷無人不言自芳而江潭顦顇亦可以形容而髣髴雖謂之爲其父作亦可也屈原有姊云申申其詈予後人尚以之名其縣比於望帝啼鵑同其哀愁而況龔女之善愁者乎稚均其識之它日必有

紀中書之事而并及其女者是爲序

海村集卷第二十四終

王石谷贈行詩序

士之負絕藝者中有神解而外與物化非至精者不能幾也然而爲之難知之亦難何以言之夫善琴者不必於其音也善奕者不必於其博也善射者不必於其鵠善御者不必於其馬也善書畫者不必於其毫素也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神者忘無形變化無端長與造物者游而髣髴其所由始吾乃目將營之足將從之若是乎其專且壹也雖有好惡利害非巧拙不得而入焉久之

如有得也宣然若喪其故吾而忻然與其道相接如此謂之藝成藝既成居有以得於己出而以無待於人苟或嗜我技貪我名而不窺我用志之所存雖投之以千金之璧却行揜鼻而前者弗顧也及其不足乎知我也故曰爲之難知之亦難海虞王子石谷者善畫其畫也無地勢而尊不蓄積而高非宿素而老處於蓬茅沮洳之間一日而傾天下遶廊乎三百年諸家之所莫及噫嘻亦異哉余謂之曰子惡乎操縑而至於是耶石谷曰吾行若

遺坐若忘晝不食夜不寐賾探冥索以與古人相遇于微眇之中凡歷三五年而所學始大就嗟乎石谷之於斯事也可謂治之之勤悟之之深者矣當其初起惟吾州兩王公知之既而少司農周櫟園先生知之兩王公先達盛名極意推挽而櫟園方爲江左重臣手筆致問降已折節若惟恐其不易致者石谷爲之辦裝而未及發會先生用職事被案劾或止之曰此豈公論書畫時耶石谷曰公知我者不可以不往既至先生流連傾倒不自知

其身之在憂患也亡何先生事解天下聞而兩賢之石谷不以先生多故而濡滯其行先生不以失志而稍廢待士之禮相與作歌詩紀其事嗚呼古之所謂知已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嘗有感於莊周列禦寇之說技之工者進乎道巧之至者全乎天舉夫庖丁之刀宜僚之丸飛衛之矢匠石之斤與宋元君之畫史舐筆和墨解衣盤礴者其道相合而韓退之之論張旭草書以爲喜怒窮窘憂悲愉怏怨恨思慕無聊不平皆於草書焉發之蓋

書畫之道本乎性適乎情通乎天地萬物其不可端倪也如此今以王子之有得而又與櫟園遊也櫟園既備嘗其平生之遭晚而深思篤好於畫將取其二十年來欷歔磈礧可憂可愕暄凉顯晦代更乎前者托諸丹青粉繪爲銷歸石谷苟得其意而奮筆追之以視夫川巖之險易煙雲之起滅草木之開落而榮悴人事變異物情顛倒皆是理也然則王子之於畫不更進而其爲知已也又何如哉余既交於櫟園而其識石谷也不在兩王公之

後喜是編之成足以著兩人之深相知也於是乎言

堯文將往盧陵出一編示余則其在樟亭由拳流連登眺之作而溯淮八都懷人贈答居其半焉堯文之才開敏樂易於讀書能采掇其菁華而出之以杼軸故其詩貫串三唐妍秀典麗聲律穩貼雖專門名家莫或過之余與堯文少同里長同學老而灌園連墻比屋槐檟之陰相映草堂燈火相望於池塘林木之間余樵蘇不給而堯文時出斗酒吟詩篇歌呼相應和今將舍我而遠去余撫是編

而沉吟若有不釋然者夫盧陵天下之名郡也昔者有先正文章節義著在累朝之册今干戈久息賢人君子接踵而起者流風餘習居然可見堯文過匡山涉馬當以達乎此也江山登臨賓客交游之盛收攬以滋詩笈者且盈緗溢縹牖炙天下此豈吾窮谷之叟抱甕作息帶索而行吟者能窺測其涯涘乎抑吾聞之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堯文在樟亭由拳相去不過數舍今江天寥廓之外其於故園竹梧杉檜滋生而拱把芙蕖芍藥芳郁而

紛披未嘗不如杜氏之四松陶家之五柳彷徨而想像也閭井日已荒親朋日已耗雖衰遲如余者間與江右士大夫追舊游而話宿好未嘗不如漢濱之老人滄浪之漁父藉窘而興懷也朕則其見之於詩者又烏得而已耶他日政成垂紺揭節以還鄉里余且盡出其田夫野老之作以是正於堯文得毋從而嗤之曰固哉是夫之爲詩也身窮才退足不出里巷何足與於此乎亦相與爲一咲而已於其行也遂書之以贈

梅村集卷第二十五

壽序一

文先生六十壽序

滇南文先生以計偕入太學崇禎十六年　天子命爲婁人師婁之人不知師道二十年於兹矣自先生至教以君臣父子之禮堯舜周公孔子之道董其怠惰誠其凌誶以期於有成於是遠近稱爲先生鄉大夫之賢者必之先生謁里中戴白之老不知詩書者咸曰先生君子也無何兵至在先生

之義不可以留將行其弟子進曰先生行固當雖然先生所居者職也其所事者道也盍謝其職而脩吾道乎先生而無爲吾道計也其爲吾道計先生留先生拂然作色不悅曰異哉二三子之爲此言也吾比者教汝何若而棄之耶吾之行也不可以過今日其弟子又進曰先生行矣滇南去吳萬里過西陽上瀼水若是其險也且又阻兵今儻然儒者也將襆被乎越豺虎之逕而弟子莫隨此棄其師矣先生而行也願請從先生曰諸君有親不

可以吾故累且我固非歸也吾將從蒼公游蒼公者滇人住吳之中峰以佛教重東南者也先是蒼公講法華於婁之海印庵先生以同里而異術暨義相論難婁之人知先生與師最深及是聞之則大喜曰先生去我未遠也若亂定滇道未通者當請先生還先生許諾久之迎諸山中有以私舍設都講布函丈請者先生放杖而笑自理其鬚髮曰吾已僧服矣廼即城南精藍中置木榻命一童子支鼎爨盡謝其生徒杜門不交人事如是者四年

先生年六十弟子請一言壽於先生予曰滇南天下饒樂地也丹砂鐘乳土所出珠璣犀象果布之湊其田也畝數鍾千金之裘不貴於市無爲惡寒矣且其人以隔絕山海今猶襲冠帶以居而先生獨阻亂不得歸山無車食無肉祿以爲煖飢益以爲儲夫舊國舊都望之累欷況兄弟親戚之洫焉若有亡乎年齒衰矣道路長矣而聲鼓之聲日闐闐者先生其獨且奈何哉或曰蒼公學道者也捐親黨棄閭里遺世離人而立乎獨以彼視萬里猶

尋丈也予應之曰蒼公之所學者佛也其道如是足爾先生所學者堯舜周公孔子之道其於君臣父子也仕必守其官處必歸其家老有所以養少有所以奉今先生居此四年矣庶幾師弟子之禮存焉其君臣父子之道所不行者蓋亦多矣而謂非先生之窮歟抑吾聞之先生又通卜筮緯象形家者言夫滇南所產輒多高人絕學先生以儒者籠絡萬物不名一德今毀服童髮而游於世也將得乎儒釋之合而探其原於是焉齊得喪混欣戚

浩浩乎靡所津涯其爲道也吾又烏足以知之哉噫嘻此眞先生也蒼公曰嚮者吾論難固自以爲勿及也

陳確菴尊人七十壽序

吾鄉高世之君子於孝廉得二人焉曰陳君確菴華君天御懷道絕俗窮餓而不悔者也夫古之隱者棄妻子變名姓孤行獨立無所以累其心今此兩君者皆有親在於是鄉之人進曰兩君則誠賢矣其如親何迺華君則曰吾幸有兄蓋嘗仕於朝矣廉吏薄宦橐中裝足其甘旨以養老母而陳君則壯子也所恃以持門戶者也一旦挈其親之於窮谷無人之境屋宇穿漏田園蕪塞駕柴車躡草屨親朋無與游滋味無所奉彼其親之處此也能泰然而已乎而陳君何以善其隱乎乃陳君之隱也五六年矣未嘗一入城府鄉之人竊獨異之其尊人溫如公今年七十予得其自壽之文讀之而嘆曰噫確菴之高乃其父成之也吾鄉支塘以南直溪以東其土墝埆其俗樸陋自元宋來若胡如村之清高龔安節之忠義其故廬遺跡至今尚有識其處者陳君僑寓蔚村父子手自立屋負耒作勞拾薪執苦嘗讀農經水刊諸書謂古人代田之

法一畝三畝深耕易耨歲可穫數十鍾又以尚湖
巳城諸水挾淫潦泛濫勸諭父老築堤設防經畫
指點悉有成法出門操一小船販樵鬻苧往來湖
村塘市間得錢市酒進父公飲酣間作一二小詩
好譚古來高人獨行共相勉勵隣里化之輒遣子
弟就學其有小小勃谿辭語搖手面赤曰恐使孝
廉父子知也嗟乎世衰道微士大夫走通都驚聲
利其遺民逸叟以道德風義相高者不可復作矣
自確菴以孝廉守身事親躬耕弗屈而後人知教

忠自公以孝廉之父樂道安貧窮居無悔而後人
知敎孝君子於陳氏得君臣父子之禮焉予交於
確菴者十年知之最深故論公父子質言其事庶
幾與漢陰之丈人浔陽之漁父同傳而存之以徵
於信史則亦吾鄉人之所願也

彭燕又五十壽序

士之能立言者必需之歲月以自驗其學問之所至若夫遭遇亂離而獨以其身超然於塵埃之表則筆之於書者將爲天下後世所攷正其平生之學尤可重焉往者余偕志衍舉於鄉同年中雲間彭燕又陳臥子以能詩名臥子長余一歲而燕又志衍俱未三十每置酒相與爲驩志衍偕燕又好少年蒲博之戲浮白投盧歌呼絕叫而臥子獨據胡床黧巨燭刻韻賦詩中夜不肯休兩公者目笑之曰何自苦臥子慨然曰公等以歲月爲可恃哉吾每讀終軍賈誼二傳輒達旦夜走撫髀太息吾輩年方隆盛不於此時有所紀述豈能待喬松之壽垂金石之名哉曹孟德不云乎壯盛智慧殊不吾來公等奈何易視之也其後十餘歲志衍不幸沒於成都臥子則以事殉節其遺文卓犖流布海內不負所志余與燕又偷活草間又六七年於此矣自顧平生無可表見將以其餘年肆力於文章顧兵興以來流離奔走神智耗竭每憶少時讀書

不至觚滯今手一編者終日覆而按之不能舉其辭蓋余年過四十而髮變齒落志雖盛而其氣亦已衰矣追念臥子嘻昔之言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春初與燕又遇於吳門問其年則已五十去余同舉之歲曾幾何時而遂迫始衰日月如流能不浩歎已而燕又盡出詩文讀之則余又驚其才之壯而意之新博聞辯智有精強少年所不能及者其生平著述之足以服當時而垂後世無疑也昔者吾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自中古以來所推者則惟

君家老彭其稱之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言之其為多聞博洽之儒歟後世乃取神仙詭異之說附著其傳以為彭祖陸終氏之第三子堯時受封至商武丁朝尚存而年且八百其言荒遠不經搢紳者所不道然以吾思之當唐虞之禪讓夏商之興衰故家舊臣無復存者上古譜牒失傳年祀莫紀而彭祖獨以皤皤黃髮綴拾前王之舊聞受其說者見多識往事年踰耆艾而有壯容震而矜之以為此數百歲人耳非實事也老聃東周柱下

史伯陽父史儋皆先後同官而聃之書獨傳後世且合此三人者爲一人而謂老聃修道養壽壽可百餘歲或云二百歲夫彭祖猶是也今燕又之詩文其在天下者經世代遷改卷帙塵蠹後生之徒覩其姓氏且以爲古之賢人而不知其年尚五十若令杜門絕跡不與世通著書三十年書成而所紀皆易世之事日月淵遠見聞綿邈得無有疑其甲子不知何代人耶自古遭兵火而磨滅如臥子志衍者不少而遺民佚叟爲造物所留以當文獻

者亦往往見焉余既自力於學懼勿克而以勉燕又有以知其必成乃因其門人之請而叙之若此

張救菴黃門五十壽序

吾友張救菴黃門長於余一歲少同里長同學晚而同事京師余羈愁困悴幾不能自還而救菴躬蹈險巇憧而後免今年救菴五十方賀者之在此堂也余可以無言乎初吾師西銘先生用經術大儒負盛名於當世而救菴爲其愛弟西銘之有救菴猶士衡之有雲孟陽之有協也徘下之衣冠華陰之子弟負笈從游巷舍爲滿揮洗輟餐倒屣莫及救菴則傾身容接人人各盡其意使西銘愛士之名聞於天下救菴力也雅擅絕才涉獵彊記發爲文章風起泉湧一時傳誦其制義謂富貴可以俛拾鉅公長者握手定交不敢以後進相期語曰馭二難於長塗斯救菴當日之謂矣既而屢試鎖闈不利門戶中衰滄桑頓改凡諸子從西銘游者如飄風隕籜淪沒無遺而救菴魁壘特達方用科第起家爲良吏爲直臣赫然名動海內噫嘻抑又何其奇耶余與交且三十年習之久知之深其竊爲救菴幸者少游太學高門著姓貴游慕之輻輳

無文士干謁奔走之勞晚宰山城直節強項大吏見而傾心無黃綬俛眉折腰之苦立乎殿陛之間指得失陳利病口有所畫奏成于中繕寫未上夜不能寐彈劾貴近搏擊豪強下至閭左之奸瑣條其人得請名捕中外爲之屏息股栗可謂出入省闥得行其志矣雖以此譴逐之後仍被召徵而上察其忠人亮其直身名復完意氣如故造物待之者似乎獨厚而不知其天資學術實使之然非倖而致也平生無崖異之行深沉之容造次語言率而能要任達簡易不持威儀與人交抒心寫腹推誠無我雖傾蓋之際使同久要一旦有急難挺身赴蹈傾囊營解罔所顧惜人有過面加譙讓不爲後言或有生平受德後負之者其人但一見摧謝即釋然胸懷無纖介之恨此其公直鯁亮得之天性眞不可及也已當吾師西銘在日敦氣誼尚名節慨然有康濟斯世之心屬黨論紛紜壬夫設機幾罹不測位不酬其望年不配其德論者至今以爲恨救庵薰陶濡染於國是民生邪正利弊之

閑平居講求有素世會雖移家學不改當官立事探囊底而出之清河著書談道易世而後施行惜乎西銘不及見耳歷數三十年來唯吾兩人爲遺種之叟今者比閭接席蒔花藥治亭圃營垂老里巷之娛顧吾已髮齒衰墜疲曳不堪牧庵則姿容壯偉飲噉日可三升常見其蒲博爭道獨酌引滿呼小僮撾鼓奏伎聽淵淵之聲奮袞激昂大噱不止少年精悍之色猶隱見於眉宇間其後日所就余又何足以量之哉雖然牧庵之語人曰梅村知我勝我自知故於其覽揆之祝不爲奉詞叙素心而談舊故庶幾於夙昔之好無少愧焉如此可以爲牧庵壽矣

座師李太虛先生壽序

偉業嘗讀歐陽文忠公傳見其行事慨然想見其爲人以爲上下千百年江右儒者學術之盛未有出於歐陽公者也獨疑其致政之後不歸廬陵而買田潁上何歟蓋有宋待臣子之禮爲最厚爲之臣者亦戀戀君父不忍遠歸故土而於宛雒汝潁之間起居朝請以近於京師韓范杜富諸公皆然不徒歐陽公也自歐陽公後江右士大夫咸被服其遺教凡數百載而有吾師李太虛先生先生入

承明典制誥掄文於楚楚之詩人才士夙負重名者哀然爲舉首此歐陽之歷二府司兩制以知貢舉得人者也先生性彊直爲臺諫所中隱居白鹿講授生徒　天子再召用決大計爭南遷深當上旨事不果行此歐陽之貽書司諫貶秩夷陵力持濮議爲朝論所排者也先生擔撫累朝故實抄撮成書凡數百卷欲以成一代之良吏好古博物訪求金石篆刻遇有所好雖傾囊爲之勿吝此歐陽之修唐書紀五代以其餘力爲集古錄者也盛明

之際詞林先達如曾子啓崔後渠諸公皆忼爽濶達有詩酒稱嘉隆而降則擬擬拘謹以爲常先生則不屑也居公卿間與酣耳熱朝章國故忼慨極論詩文揮灑援接後進爲風雅所宗此又歐陽之自號醉翁與石曼卿蘇子美共其流連者也凡先生之同於歐陽公者如此而歐陽卜居潁上先生亦僑寓維揚維揚者平山堂在焉歐陽公之所游處也則疑其無不同而偉業獨有感者歐陽公處全盛之世天下無事雖免而家居猶述其三朝被

遇之榮以誇耀於田夫野老而先生流離喪亂浮海南還家園烽火禍亂再作僅以其身漂泊於江山風月之間其視歐陽之潁上相去固已遠矣雖然吾師之爲人儻朗而曠遠以視人世之危疑患難實不足以動其心而損其意氣其之維揚也與偉業相遇於虎丘別十五六年矣其容加少其髮加鬚握手道故漏下數十刻猶危坐引滿議論衮衮不倦偉業顛毛斑白自數其齒少於師二十歲而憂患蹙迫以及於早衰竊仰視慚歎以吾師爲

不可及歐陽公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齊得失忘物我泊然其無憂浩然其自適吾師似深有得於斯者而所遇各殊則歐陽爲其易吾師尤爲其難也偉業聞之古之至人達生之情識命之理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其吾師之謂耶

黃觀只五十壽序

往余讀碧山集知嘉禾黃葵陽先生以省元取高第入史館廻翔宮相幾及大用既而從吾師西銘之門識其孫觀只亦以省元後先踵武浙東西誇爲盛事則又吾友大樽所鑒拔而登之者也歲月云邁二十餘年觀只春秋五十其同里虞君譚君等徵余一言噫余言何足爲觀只重哉昔東漢之世江夏黃瓊偕其孫琬並至宰相封侯直節彊諫彪炳史冊運會有盛衰人事有險易遂使再世之

內遭遇懸殊君子讀其傳不能無感焉今以近事觀之詞垣宿素世際休明雍雍乎清廟之朱絃明堂之蒼璧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葵陽之謂也藝苑名流憂生坎壈惴惴乎芳蘭之當門冥鴻之在澤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觀只之謂也觀只之爲人能孝友知大節不爲選奚骯髒俯仰以從時又不肯經奇鈞名修斯跪非常之行遭逢變故周旋義舊死生急難勿易其心若夫士窮見歸之時有親在不許之義闔門百口累世卿宗不敢以

狗知已刎頸之一言則其自處權之審已名高則嫌無可避地近則義無所辭收者到門曲刃在頸夷神委運詞色不撓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觀只其甘之矣及其免也不以慮患而刓方爲圓不以違俗而尊已忽物或柴門絕客離事自全或浮湛俗間與世不競蓋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觀只之所處不已優乎夫生於華胄少遇名師家在通都才稱國士當其駒齒未落豫章尚小人便目之以騏驥期之以棟梁今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論者且爲觀只惋惜余則以二十年來人材猶落其齋志以往持忠不顧者不必更論迺有乘時取寵據磐石之安而一朝蹉跌要領不全門戶破壞者比比而是矣觀只以窮孝廉優游家巷闢木索不以爲辱辭玄纁不以爲榮其所以全之者天爲之也詎不幸哉家有秘書萬卷皆前人從西清異本手自校讐繕寫成帙而舅家項氏所藏唐宋名人手蹟卷握之物價值千金今悉化爲煨燼貧及餘生孜孜搜訪庶幾蕉園蠹簡重出人間玉軸丹青不罹劫火

此觀只所以圖令名而垂不朽者也韭溪之上練浦之傍其爲辟疆之名園羊曇之別墅亦既蕩於烽烟鞠爲茂草矣乃以其暇闢平皐灌蔬壤誅茅避跡伏臘迎賓漁釣自娛絲竹間作弔汨羅之故人談鴟夷之往事望烟波而不見醉杯酒以興懷此觀只所以消壯心而娛晚歲者也西銘之有觀只中郎之於仲宣也大樽之有觀只廬陵之於子瞻也兩賢既沒友道淪亡賴遺逸之尚存庶微言之不墜雖以道喪元龍徒憐意氣猶幸人如叔度

足繼風流此觀只所以結平生而申同好者也余也少壯登朝羈棲未路犬馬之齒未填溝壑獲與觀只稱齊年而困厄憂愁頭須盡白其視觀只逍遥乎網羅之外蟬蛻乎塵埃之表不啻醯雞腐鼠仰視黃鵠之翱翔寥廓也乃因諸君之請而爲之辭其以識余之愧而觀只爲不可企及也夫

梅村集卷第二十六

壽序二

王奉常烟客先生七十壽序

吾友奉常烟客以今年七十虞山錢牧齋先生爲文以壽先生與奉常之祖文肅相公後先事　神宗皇帝君誥臣謨年經月緯取之腹笥故其爲文也推家以本於國用表兩朝慈孝而文肅所以調護元良維持宮府者其言信而有徵奉常得之以燕饗可考鐘鼓而耀丹青矣州人士謂余之習奉

常也又以其言屬余余生也晚奉常簪仕僊及見先朝之郅隆而余已駸駸乎末造時就奉常以訪吾所不逮又先生於余爲詞林先達貫穿一代之史願備掃除討求掌故而才識駑下輒苦未能今渙然載筆從其後其於王氏祖孫身處家國之際何容贊一詞也無已請就余通籍以來在朝及里中所見聞於奉常者爲壽可乎當　先皇帝稽古右文修舉郊社籍田朝日夕月諸大禮奉常以世臣備禁近職奉璽綬陪侍屬車豹尾間尺寸咸有

程度數捧英簜之節出使諸藩肅將蔵事不擾亭傳乘皮束紡之贈無所私焉自少以一身擯柱中外築賜塋已畢即起祠堂歲祭時享月舍萌禮無違者事母周太宜人以孝聞門之內規重矩疊訓子弟御童僕吉凶婚嫁足爲合境師法歲大祲爲粥於路里之人皆歌其長德雲間董宗伯玄宰陳徵君眉公相國之高弟而編脩公靴友也折輩行與游先朝論画取元四大家爲宗縁石田山人後宗伯爲集其成而奉常略與相弭當其搜羅鑒別得一秘軸閉閣凝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遶床狂叫拊掌跳躍於黃子久所作早歲遂窮閫奧晚更薈萃諸家之長陶冶出之解衣盤礴格高神王力追古人於筆墨畦徑之外識者知其必傳玄宰署書爲古今第一顧以八分推許奉常語陳徵君曰此君何所不作吾當避舍今二十年間海內爭購奉常之書小或盈尺大過尋丈懸毫落紙旁觀無不拱手歎息其文采風流沾被傾動近世所未有也江南故多名園其最者曰樂郊烟巒洞壑風

亭月榭經營位置有若天成兵興之後再闢西田於距城十里之歸村因以老農自號蓋追念國恩感懷今昔雖居賜第游塵寰屢思從樵牧自放賦詞日意生計侵微類有所不釋於中乃日偕高僧隱君子往來贈答間召集梨園老樂工用絲竹陶寫以此行年七十齒髮不衰人服公之天資夷曠而不知其寄托則固深遠矣余每傷近時風習士大夫相遇惟飲酒六博爲娛獨過奉常見丹黃勘讐插架千卷賓朋雜坐卑史傳中一事輒援据出

入穿穴舊聞於尺牘師蘇子瞻黃山谷於詩倣白香山陸渭南諸子濡染家學作爲篇章人人有集四方徵文考獻屈指江南地望咸曰彼有人焉固不止絹素流傳以書畫專門已也唐宋宰執世家於言行微顯子孫珞穆必備著之用裨蘭臺石室之采在嘉隆全盛江南賢輔推華亭吳門太倉爲恩禮終始其後人亦世通婚姻文貞文定奕葉卿貳王氏緣編修公早世門戶中衰迄於今運會遷改三相國譜系之中奉常獨能守其堂構聞諸故

老說文肅公里居軼事仁厚恭謹爲同時大僚所莫及足以光啓奉常故今日燕喜之晨揚觶爰告先朝之史未立則有虞山公之文大書特書而余言亦堪登稗官而入家乘於以見奉常搜揚祖烈之意小大皆不可以無識也虞山既以史筆紀斯宴侑之以文王大雅本支百世之詩余不敢上引請爲歌楚茨大夫有田祿者藝黍稷潔蒸嘗而子孫因之以勿替鄉人父老稱說景福本之於力田農事其義有所取爾傳曰歌詩必類奉常通於古

稽取詩與春秋之旨隨長者之末再拜以爲獻焉

申少觀六十壽序

余初筮仕得交於鄉先達申大司馬及其弟大參兩公之尊人曰文定少師處金鉉大斗之間贊元登衮年躋平格恩禮始終寵榮之盛光於冊書余生也晚不及見其見大司馬也則已從樞府謝政朱門列戟而大參同朝比肩猶白首郎署仲子少司農青門累閥積資位崇嶽牧青門科第固先於余用輩行定交意氣甚相得也大參有九子青門之長兄官比部至今歸然長德其季弟曰進士維

久嘗從余游最後始識菽施衮然名冠鄉書聯雋禮闈知其爲大參之孫而青門之猶子蓋余之交於申氏三世矣菽施梅後歸省之三年爲其親中翰少觀先生偕茅太君六十壽而乞言於余且曰昔在關逢執徐之歲先文定既致政里居年及懸輿特荷璽書存問而高祖母王太夫人尚在養文定偕伉儷祖講奉觴綵衣紛悅重輝疊武一時豔稱盛事今躔次五紀復會於辰而吾父母並登六秩非得長者之辭其何以張之乎余惟自古世家

大族格人者艾匪獨一人一家之慶已也蓋天之元氣而邦之儀刑其盛衰隆替之故有可得而言焉嘗試上下六十年以進攷於申氏祖孫之際繇其前而觀之吾吳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命世名賢接踵林立蕭曹丙魏其遇風雲文定尤以碩德元僚表儀百辟夾日月於東朝乞江湖於私第其姻妮有帶礪之公侯焉年友有密勿之寮采焉桓圭繅籍昭其榮瑚戈方鼎昭其賜歌鍾折俎昭其饗其年爲尚父八十衛武九旬賀辭不名

備物典策子弟比之伊尹之有伊陟周公之有魯公豫章之木十圍璠璵之寶九襲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相國之謂也繇其後而觀之吾吳如霜降水涸落實取材高門式微宿素凋謝晉原慶續於今爲庶而先生獨以清資華貫趾美前人撫甲第之半非幸喬柯之未改其棣蕚有黃髮之宗子焉亞旅有奉璋之羣彥焉鼒簋彝玉守其器芸香蠹簡守其書堂構墜茨守其業其年則爲絳人甲子洛下耆英不知紀年逍遥扶杖子弟比於王家

之有武子郗氏之有方回干將淬其飛光俊鶻翩其勁翮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先生之謂也顧余尤有爲先生致慶者七月之章有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而必本之於築場圃納禾稼良以上之人懷桑萬邦豐亭屢奏而後人有餘力率婦子以頌其耆耇則父老之獲遂嬉游皆戴如天之賜耳今　國家以尉堠無警載戢干戈念此方之賦車籍焉不遑休息亟召征南橫海諸軍還諸宿衛而幢棨之宮勿菱之房盡斥以歸之於民其間左輕

俠氣名軍鎗桔氣力以漁食平人者且以次窮根株浹辰之間農歌於野商市於塗而先生之生辰爲壽適與之會謂非道迎善氣胥以致天休之篤祐也乎加以歲值有秋田禾如榛征繕以時蟊賊不作吾儕小人脫兵革而觀昇平行見

朝廷惠養高年修祝嘏祝噎之禮庶幾於申氏朋酒之饗先爲之兆豈不爲幸厚哉抑聞之天道酌盈而濟虛當司馬之蹄九列貳孤卿大參猶嗛於一第馮公龐眉阮咸出守留後福以貽之子孫青

門早達游歷名藩開府揚州垂紳搢節兄弟中至光顯矣而先生浮沉中翰試而未竟語其晚景顧爲過之循覽盈虛損益之際有軼然其不爽者語曰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側聞先生方領矩步力砥頹靡家門榮盛無耑屐驕豪之習與茅太君警戒相成儆厲胤嗣倦倦以念祖德守家法爲先其於盈虛損益之理觀之稔矣故能篤厚流風綿先世之澤於勿替繼今以往其所以垂裕後昆而培子孫之苗祿者又可勝量乎哉吾卜申氏之名位尚未有艾而先生歷年之永從可知已是爲序

冒辟疆五十壽序

如皐有孝友易直之君子曰冒君辟疆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垂三十年其生平踪跡於金陵於吳郡遍擇其豪長者與游顧於余獨未邂逅然心嚮往之今年辟疆偕其配蘇孺人春秋五十二子穀梁壽若介陽羨陳其年以余言爲請其年奇士也其自爲之文以壽辟疆者足以張之矣而勤勤余一言何哉雖然余三十年知辟疆未得一見因其年以見於吾文相贈以言亦猶行古之道也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牘標目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也通賓客奮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埭

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善我也既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衆中大罵曰若奄兒媪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泛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於是大恨次骨思有以報之矣申酉之亂彼以攀附驟坊用事大獄以脩舊郤定生爲所得幾填牢戶朝宗遁之故鄭山中南中人多爲辟疆耳目者跳而免壽以大亂奉其父憲副嵩少公歸隱如皐之水繪園誓志不出嗟乎陵谷既

遷人事變滅向之炎炎赫赫者捧馬足而乞命顛墜崖谷不知所之矣二三君子幽愁窮蹙定生亡朝宗歸梁宋亦以病沒江南因初附數有收考一時名豪惴惴莫保家族辟疆清羸雞骨藥鑪經卷蕭然塵外自奉憲副公諱尺一之問不踰境中與世無害離事闢佘如皐僻壤冒氏爲右姓家世好行其德年饑爲粥於路全活億萬計處患難之際先人後已揮斥數千金脫親知於厄不居其功傳曰有陰德者必受其報門戶之無恙有天道焉自

其祖玄同先生用方州著績憲副歷襄漢出入兩都政事學術咸有師授辟疆脩祖父之業遭時不仕益發之詩文以及於穀梁伯仲冒氏之集凡四世矣其年者定生子也具舟迎以來俾與兩弟及二子俱刻燭分題唱酬交作每更闌月落追思陳事少年腸肥腦滿感槩激昂思有以效其尺寸日月云邁身世都非覽明鏡以興嗟苦修名之不立未嘗不中夜而徬徨也青溪白石之勝名姬駿馬之游百萬纏頭十千置酒自豪習破除依稀昔

夢彼美人兮不見折茗華以自思未嘗不流連而三嘆也謝安石有言中年以來傷於哀樂政賴絲竹陶寫耳廼有梨園舊工自云向事皖司馬爲之主謳江上視師之役同輩皆得與兵黃金橫帶夫執干戈以衛社稷付之俳優朱儒而猶與吾黨講恩仇而爭勝負用壯局爲兵機等軍容於兒戲不亦可盡然一笑乎辟疆以五十之年俯仰興廢閭門高枕誅茅卜築綠水名園楓柳千章芙蓉百畝子弟皆鸞停鵠峙掞藻敷華蘇孺人含飴弄孫鹿

門偕憲中外咸推禮法奴婢亦知詩書歷觀江淮以南有華宗貴胄保世全名令妻壽母媲美一德如冒氏者槩乎未之見也可無賀耶余獲交於賢士大夫不爲少矣流離世故十不一存幸與辟疆生長東南年齒相亞君方始衰吾已過二昔人所謂遺種之叟吾兩人足當之耳詩有之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又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吾友夫吳會者辟疆之所常游而喪亂以後不一過焉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辟疆其許我乎否

也其年行請以吾言問之

丁石萊七十壽序

吾郡丁又萊通明儁異之士也以己亥八月既望之五日爲其尊人石萊翁七十攬揆之辰先期屬余言爲壽適會京江告警羽書狎至又兼修其禮於不廢勿以亂故緩余笑應之曰鄉飲酒不可以理軍市此豈君家上壽時乎已而郡得免於兵吳中士女賣其金玉衣裝市酒肉以相慶而君之壽適屆於其期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言乎滌場納稼之日享豐年而祝純嘏

也若夫脫虎口就祖席戴白之叟爲太平之幸人將安將樂爰笑爰語羔羊朋酒之饗其燕衎不有倍焉者乎然則君之壽其不惟丁氏之慶亦以深致幸於吳民而又何能已於言也余生也晚猶及見　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風習最爲近古士大夫入爲卿相出作方牧其歸而老於鄉也東阡北陌杖履相存鉅人長德沾被閭巷有如大參丁玉陽先生敭歷滌服廉辦著稱其子廷尉肖吾公清秩舊京雍容物望當豐芑有道之日爲斯

薪負荷之圖源遠流長枝分葉布君則不扶自植不鏤自離折節讀書躬行孝謹薛包之推田宅式好無尤石相之滌厠牖服勞不倦若考作室惟塗墍茨此君之早歲好脩能自樹立不隕其家聲者也自此以後世會將衰虹蜺揚輝龍蛇起陸東南二三君子以名節議論相搘拄通政則爲廣成侯公少司農則爲青門申公余以通籍定交識其坐客邂逅君於疇人之中溫醇惻愷而論辨英偉心獨異之詢其平生則知廣成之尊人啓東先生爲

君外父而青門娶於廷尉兩家兄弟以伯仲爲輩行啓東觸忤奄豎陷危僅免廣成一生恬尚竟與黨人相始終青門由外僚積資至九卿禍且中於同文之獄君以老逢掖連蹇不遇介居其間國是人才日擾攘染痛世事之日非恨小人之柄用愾我寤歎念彼周京此君之感家恩而懷國恤雖在草野不忘君父者也夫績學不如力田善宦不如逢年君既避世不仕遂以其暇治西息之陂池脩南陽之邸閣大致儲積家累千金里中兒飛文告

緡卒不能有以難君而徵調繁興發求不已迺告
身充役不以累細弱下貧公私咸得其濟嗟乎陵
谷變遷菀枯卑集銀臺既碧血九原司農竟覆巢
宿草一二舊交或抱石而沉或焚山而死惟有馬
亭故里喬木依然家門則守寢丘永保之風子弟
則擅孝公無雙之譽嗇於遇而豐於年詘於前而
申於後天之報大矣而保持其門戶者不蓁厚乎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此又君之善自圖全優游晚
節續先業以裕後人者也余覽古至於秦暫之際

生民凋弊可謂極矣伏生秦之博士孝文時尚能
口授尚書孫思邈生於開皇中至唐永淳初年談
周齊軼事歷歷若指諸掌豈非天地寄氣已窕命
茲黃髮因衰激極導迎善祥以今觀之君始其人
乎即近者烽烟傳遽一日數驚又兼不敢以聞懼
損老人眠力而君則健飯決肉談笑晏如自言心
力克壯縱兵至猶足竄伏山谷不以餘年累子弟
緜此而前拂東海之釣竿摩霸陵之銅狄處平壤
游人間見者驚焉已疑爲數百歲人矣又何必滅

景雲棲噓吸吐納而後可以比喬松侶白石也又兼既拜其親將游京師京師貴人奇又兼之才必有稱述顯榮以誦君者余則山澤之癯免於兵革政同田夫野老燕喜昇平而末及神仙迂怪之辭歸之又兼以爲侑觴之獻

錢臣宸五十壽序

吾季弟孚令好治園圃蒔花藥嘗曰吾兄弟老矣以歲之不易賦歛之不時懼無以宴娛食息比詔書數下民寬然有更生之心吾於其間穿沿觀魚披林聽鳥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不亦可乎既而曰詩有之洽比其鄰婚姻孔云人生熙幾爲太平之民則淪酒醴烹羔豚以速諸父兄親黨者禮也吾兄弟既翕而中外嫻睦莫如錢氏錢氏莫如我臣宸則猶之乎兄弟也臣宸以今年五十願得兄一言以張之余喜而應曰諾臣宸之長兄都諫曼修與余同年舉進士余南瞻二十曼修肩隨以長其少壯同先中憲約齋公偕尊甫封黃門叔發公爲同歲母夫人皆在養里中父老爭具羊酒賀兩家其景福同余兄弟三人都諫兄弟七人孚令少於余十歲臣宸少於都諫十二歲孚令以女女臣宸之子受明余視兄弟之子猶已子都諫亦以姻婭之故親余其友愛同余家自始祖以下禮部大參奕世載德中更衰落子姓凋替叔發親太中

丞浩川公叔子中丞著飾名臣積厚流光用昌厥後羣從子弟數十人宗族交游光寵此錢氏之所得於天者獨厚非式微所敢望也嗟乎州人士之衰也右姓卿宗降在皂隸良田上腴斥爲樵蕪方領之儒膏粱之子小吏得而唾其背者多有之矣吾與臣泉猶得保其履道之宅南陽之阡飽食嬉游以娛晚齒詎不謂之幸哉吾非譽史焉知天道請即人事求之臣泉所以致此者有三德焉易曰謙德之柄也吾鄉貴規重矩疊之風拾級聚足讓

而後登揚觶執邊拜而後饋今也言語則捷捷翩翩矣威儀則佻兮達兮矣飲飫則載號載呶矣爲之誦茅鴟相鼠而不覺也君子憂之君則內行修整進止皆有表識不苟訾不苟笑不苟臧否人物深自降損雖寒素必與鈞禮雖造次必無擇言循循乎若有所畏也粥粥乎若無能也柔而不犯其晉之隨武子乎清靜無競其東海之伏不鬬乎燕居潔出門敬賓客至則肅且莊矣賓或屢遷壞坐主人貌益恭賓或參語諸噱主人遇以默此所謂

謙而光者也善哉盛德之容也傳曰儉德之共也吾鄉寡魚鹽漆絲之利不知廢著鬻財其民本以力農爲業自俗之靡也口窮芻豢之養卜夜而倡樂身極纂組之華費日而消功啚竊偷生而無所蓄藏水旱災疹之或作誅求無時奔走匄貸不足以自救君於家先治重堂複寢而庖湢庾廥皆得其宜田園陂池咸獲善處入有贏出有考絲縷蔬菜罔弗葺也卬有取俯有拾謙從長御罔弗勤也忍嗜欲損玩好非租挈所出弗衣食累積纖微擇

人而任之與時俯仰以求致財用本守之歲雖大祲發其儲峙以應有司之期會可不至於重困此所謂儉而壹者也善哉居室之道也語曰慎德之守也吾鄉以知交聲氣傾天下其初則龍門之游華陰之市也其繼則甘陵之部鉤黨之碑也依光揚聲互相題拂而刊章之禍大作浸尋乎陵遷谷改遠識者柴門絕跡以自全不幸姓名爲妄男子之所疏記始悔潛鱗戢翼之不早矣君於先生長者造請非不勤也總角齊年投分非不深也束脩

之問不及於四方傾蓋之交弗輕於一諾闊幸合宿膏火擇淳樸有道悃幅無華者定其久要而它人罕識其面彼夫游譚鶩旅文史技術之徒在吾輩倒屣稍進輒致背憎嘑嗟君獨隄防有素無由相因到門緣此鈴下肅然望而自遠鮮幾微不足之色此所謂慎而容者也善哉保家之主也君於制舉藝最工視科第可以引手致屢試鏁院不收諺有之曰不索何獲或有以此勸君者笑不應既而升成均利觀光矣同事者或已至丞相長史君

才地實優爲之而不肯贏糧躍馬投牒以自進蓋恬靜止足其天性也豈可強哉自古積善之慶不於其滿盈而於其所不足中丞當先朝豐亨豫大之日躋雄班歷膴仕而能廉靜寬厚留不盡之福貽子孫君之生也嚴父修恬侯之行賢母執敬姜之德難兄敦伯仁之愛少長一心中外合力而君之嫂夫人衣麤食澹早夜拮据相夫子克底於成舉慈孝友敬柔正聽婦之道卑萃於一門君之得以雍容樂易修祖業而息之者夫孰非天爲之耶

君兄弟經營高燥表石闢築丙舍致車數百乘起祠堂以饗親設義田以收族長老觀禮道傍太息動色咋來附蔓有零落之嗟燕昆有差池之感君之中心彷皇常有耿耿不寐者然而守柱下之和光得北婁之曉福頤神任運可以養生可以忘年兩弟登九美瞻沛國之友愛潁川之聲華也猶子來琛盧家之龍子謝庭之玉樹也受明偕方來心水齊驅競爽福時之諸郎公沙之羣彥也今日者舒雁行列眷韝鞠膝而上壽親串盈門諸孫入抱

考鐘伐鼓絲肉競作登其堂有文茵雕几玉軸縹緗鄴架之圖書焉窺其舍有高柳澄潭小山叢篠辟疆之園墅焉嵇君之好書似余其林泉之癖似余弟余刓編蠹簡校讐補緝之未能乎令典衣物以乞一花一石輒若弗給故於君皆不及也從此三四十載君之書搜羅而藏弆者日富樹木日以拱池臺日以增余兄弟編蒲抱甕與君婆娑於殘經廢耒之間豈非昇平之幸民而擊壤之樂事也乎凡百君子與於茲燕者當思扶杖聽詔仰望

德化之成勿以伏臘之難供怳日惕歲而笑余言爲奉也松喬之年斯跂而竢之耳是爲序

壽序三

吳母徐太夫人七十壽序

吾友吳幼洪以先朝給事中奉其母徐太夫人家居里門今年太夫人七十吳中鄉先達謀所以爲壽少司農申公青門侍御李公灌溪以余之習於幼洪也徵余一言余曰人子之顯其親者其大端有二曰富貴曰名節此二者雖甚賢智未可得而兼也其幸而遇極盛之世忠於事君孝於事親可

以無憾即其間稍有齟齬身退而名立位卑而行尊不足爲父母憂也其不幸而遭衰亂之季外之干戈日尋內之禍難日結賢人君子既出身爲國不得復顧父母其父母亦以大義勉之如漢唐之末史傳所書者十無一二得全幸而全則一時之人必爲之咨嗟慶幸以爲此門戶之福雖處極亂終能保其身以事其親凡皆天爲之也故家庭之際可以觀世變焉太夫人初以侍御之女歸贈君孟登公孟登之尊人曰虛臺公縣都給事中抗疏

爭國本爲名臣蓋　神宗皇帝以忠孝福澤養天下士大夫敢言之氣太夫人親見其舅若父居要津持物望道重於朝廷身安於畎畝從容俯仰受國恩而娛晚節此余所謂極盛之世蓋幸而遇焉者也孟登公讀書好修不竟厥志太夫人攻苦食淡教三子以成立長洪二洪爲時聞人孝著鄉黨幼洪復弱冠成進士選授衢州司李浙有重獄會鞫事連大僚主者靡敢不承幼洪奮筆定爰書天下聞而壯之及北京大變留都新立幼洪入爲

給諫當是時權倖竊位藩鎮擅兵幼洪尚冀國勢可爲正色言事向所謂大僚者則驟躋政地修舊郤用宅事下幼洪詔獄而北兵已騎騎江上矣蓋邊疆之勢愈蹙則恩讐之報復愈急而其是非亦愈亂自十餘年來士大夫以黨魁被罪刑章逮治無慮數十人而幼洪遂爲氣運之究極不旬日而遇國祲此余所謂衰亂之季不幸遭焉者也而幼洪則當之初　先皇帝時余於大僚曾有所彈劾幼洪所持浙獄即其人也當幼洪爲給諫余亦官

南中以母老歸養請急東還聞幼洪之及也余自知不免雖然不敢以告吾母也無何江南大亂余奉吾母奔竄山中幼洪亦自獄所脫歸母子相見倉黃避兵皆慽而後免今太夫人康強壽考諸子拜堂下進七十之觴而吾母亦健飯無恙兩家母子同以危苦得全此非天爲之耶其能不爲吝嗟而慶幸耶余既應兩公之請以不腆之詞爲壽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太夫人則猶吾母也

顧母陳孺人八十壽序

余及門顧伊人居州之鳳里事母陳孺人以孝聞其先君麟士長於毛鄭之學稽經緝傳自名一家海內所稱纖簾先生也余嘗訪伊人於其里茅齋三楹衡門兩版庭階潔治地無纖塵散步至後圃見嘉樹文石則曰此吾父在日某先生所嘗過而憩焉者也丹黃遺帙插架如新蘚壁舊題漫漶可識噫嘻麟士可謂有子矣爲余具伏雌之饗茶香酒冽醯醬調美中置余笑而曰昔茅季偉殺鷄進

母自以菜茹與客同飯郭林宗稱其賢至爲下拜子有老母無乃不給於鮮而顧爲我設可乎伊人曰自吾先人講學荒江門外常有四方車轍今以湄之無似夫子惠然臨之吾母帷而聽客曰是兒能致長者且復如其父時矣故喜而爲魚菽之獻非湄意也且曰吾母明年八十以熟聞先人所論說知文章爲可重願夫子不吝而賜之一言余應曰諾當　先朝啓禎之際吾湄文社擅天下先師張西銘偕受先讀書七錄齋指繼取科第而麟士

與子常譚經講藝於江村寂寞之濵遠近目之曰兩張曰楊顧初不以出處隱顯有所軒輊也西銘蚤世無後門緒式微賴吾師母獨身揩拄橫爲强奴肤箋者之所侵奪余嘗比之庶其竊邑黑肱逃奔稍正厥罰以還其盜帑訖不能有所裨益受先兩子其少者尚存貧不能自聊盡撤先人之廬以償井稅嫂夫人寄止鄰邑壻家間一歸故居廼至無席可坐夫働而去嗟乎當兩先生致賓客授生徒輻輳接跡巷舍爲滿升堂拜母上壽奉觴誓以

結死生託妻子曾幾何時西門南郭之間無復過而存者觀乎兩母之盛衰而友道得失之故亦可得而推已子常家本素封以明經試守令不之官失明里居晚而抱子不獲見其成立伊人每過余爲之經營贍護有漂搖風雨之歎麟士名第不如張先業不如楊其子伊人也亦未得與子常受先爲比廼十餘年來刻其遺集俎豆之學宮田疇廬舍有加於舊用以娛侍寡母臻於上壽孺人之所

卜媵視寢以著其仁教誨式穀以著其慈簡飭僕御以著其法尤大者東陽張大司馬奉書幣迎致麟士賓席嘗念時方多故謀破格得文武士用濟勛勣草奏將薦於朝孺人聞而力止之曰君儒者非應變才今豈進用時耶其安貧賤識道理如此故能受此大年享有遐福豈偶然哉鳳里名跡最古歷宋迄元多高人隱君子及貞姬淑媛備載邑乘其軼乃時時見於織簾之私志可考而知也自織簾存日閒居樂道孺人庀中饋以相成一時倡

隨之樂已咸知有顧家婦距今祁寒晚節齒彌高而行彌邵而伊人學殖益富爲世鴻生有以躋親之令名於無窮行見茂德令儀增徽彤管且與孺仲賢妻龐公嘉耦並垂千禩豈止一里之光榮也哉余雖老尚能奮筆以傳其事敢即以當春酒之獻而區區人間祝釐不足爲孺人道也甲辰季冬同里梅村吳偉業拜譔

顧母施太恭人七十壽序

顧氏葢世有賢母云吳丞相澧陵侯雍以黃武七年迎母於吳其主親拜之於庭公卿大臣畢會葢自有吾郡以來虞魏張陸英英門戶彼有人焉位宰相爵通侯莫先於顧氏家人尊老女宗母師起居六宮賓禮萬乘亦未有踰顧氏者已吾友吏部考功郎顧君薦來天下精彊開濟駿雄濶達之基于也舉進士年才二十餘起家廷評衛

天子之命以取士於嶺表五管號稱得人其補吏部也甚爲時宰之所倚重在諸曹中特以爲能已而用請急歸坐公事以免家居四五年以今歲春正月壽其母施太恭人七十君之年適亦屆於強仕稽諸譜牒其先出自陳黃門侍郎野王周澧陵之苗裔也野王十七世孫占名數於長洲入先朝有自兵都諫爲通政司參議者而族始大薦來則從通政介弟處士公而分處士之子訒菴公以才名雄諸生中累舉不遇積書萬卷以貽其子是爲仲晉公卽贈君也贈君中歲多病猶及見薦來成

進士而恭人則當其子之出使嶺嶠簿節還家入
典銓曹版輿迎養堅辭服豫白首而無恙詩曰令
妻壽母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噫嘻豈不盛哉
蒼來之爲人也負意氣已然諾元老重臣寓公邑
子無不躧履到門迎閽握手以相爲引重有幼弟
曰斯玉雖年少官薄而敏給過人能以連郡國豪
傑公府儁材故顧氏有聲吳越間在諸公莫與爲
比其上壽也幢牙旌纛交錯於路皮幣玩好充牣
於庭饔牽體薦之物駢羅而羣陳撾擊吹鼓之音

族居而遒奏里人以爲榮雖然世家大族邦之楨
幹里之儀型其有嘉好燕樂國人於此觀禮焉四
方於此問俗焉固非徒耀一時之望已也盍相與
據見聞援故實以頌我太恭人可乎往者吾郡風
醇俗厚家給人足仕而歸者得有其秔稻桑麻
陂池邸閣之利通政起家清卿有賢子與孫及四
世而衰矣而介弟一門復振第宅園林尊彝書畫
至今指數於吳中施氏雖通顯不及顧氏白治公
以一孝廉用治生素封兩家皆爲方雅之族子孫

恂恂退讓比於石君之有建慶桓氏之有郁焉孝謹不衰明經篤行此太恭人之生世承平傳家肅穆孝友順祥本諸先德者也運之季也末流始於澆薄良苗不無秕稗廼有三四大君子者清剛不撓峭嶷爲方嚴取與以遏絕苞苴持臧否以痛繩流俗訒菴公以貴公子熟聞道誼雅負風裁屬當黨錮異同是非倒置好是正直感槩不平其所與游者文文肅是中從姻婭相得甚驩而周忠介之忤奄急徵也出囊中金庀寮館扉屨之用居恒慕

孔文舉孫賓石之爲人不肯詭隨碌碌此太恭人詩書嫻習才智通明前哲令聞得之舅氏者也自租調更繇之日急則有虎吏市駔乘意氣以陵出衣冠之上士大夫杜門謝退若身自約者漸不爲閭巷之所尊禮至與黔首無異有識傷之稠來姿容瓌偉涉獵傳記辨智縱橫自以贈君貲產中微受人侵侮得志之後雅自發舒不欲斂車贏馬以爲里兒之所簡易約結英俊賑施窮悉知名當世取重諸侯行誼出袁絲鄭莊之間文詞居莊助枚

皐之亞此太恭人以世會艱難家門貴盛持盈戒滿保其福祉者也予讀書至頻考叔之告鄭莊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趙宣子所食翳桑餓人舍壺飧請以遺母不覺爲之掩卷而三歎今以吾吳廉吏之家名父之子托於木門賃舂織屨以事其親者多有之矣爲其親者躬親操作黽勉鹽豉亦嘗有一日之養如斯讌者乎然君子之孝遇則鼎食擊鐘不遇則啗菽飲水南陔白華期不失守身之正已其孝季偉庶乎乎於道豈有憾哉在昔澧

陵之先世爲著姓元歎尤以幕府親信君臣母子講帨衣骨肉之禮古今之罕見史稱其不飲酒寡言語舉措時當獨能恩禮始終斯眞羔羊素絲富貴而不失其身者也豈非吾郡之先正而顧氏之家法也乎予衰退不獲以時追陪耆寿然當其服官也與之同朝及其坐公事以免也又嘗與之同患故今日祝釐之詞不以諛而以莊應讓太恭人聞之喜曰是言也其能相吾子於義者也公父文伯之母誡其子曰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計當

日吾徒之所坐實以災荒猶瘵之餘雖率先奉公猶不免於吏議彼魯語所云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誠哉民今日之謂乎自今以後上之人寬租薄賦以恤其下之窮下之人修行守分以奉其上之法竭蹙輸將保持鄉里以相安其爲瘠土之民而已君子曰季氏婦之言此即太恭人之教也遂書之以爲序

泰母于太夫人七十壽序

梁溪泰留仙館丈以侍從積勞之三年上恩許賜洗沐而王母于太夫人以明年正月爲攬揆之辰於時封公以新先生春秋甫彊仕也先是

天子開南苑　親試天下士而梁溪兩泰爲同榜克勤公由南宮第一　賜上第於留仙則再從祖以同日被遇已而遷除休澣又同時入里門其當太夫人之壽也先生綏纓束帶爵韠偕介弟西向

立侯夫人纚笄綃衣侈袂偕介婦東向立諸孫從子之次稍退負墻其少者劍而侍孫婦從婦之次退亦如之太夫人出於房皆接武上堂北面再拜諸姑伯姊率子姓彌甥各以次肅拜宗人之長者先以其屬由昨階上俟於屏內宗禮畢盛服致賀其尊者太夫人答拜卑幼則頷之庭實維旅棗栗服脩重錦加璧樂作盥洗揚觶前爲壽終宴無一人偕立踰言者鄉之人觀禮焉泰與于江南鉅姓也泰望於梁溪于望於金沙梁溪之泰自大司馬

端敏公始大其別有中丞以才力開濟譽重諫垣篤生贈公爲之愛子以光啓於來裔金沙之于自都御史公始大其後有憲副以理學醇正績著外臺爰及再世廼誕淑女以作嬪於高門太夫人實憲副之子太學褒甫女也當　神宗皇帝時褒甫之從兄中甫以鈎黨摧抑爲海內表的諸君子過金沙者無不與其兄弟定交矜然諸重節槩而褒甫則能刻畫爲新詩家世貴盛自以高才不遇益跌宕極意於聲酒園池歌舞之樂江南莫及而泰

氏夙以儉樸傳家中丞捐館舍門戶寢落贈公善病早沒太夫人辛勤荼苦以玉三子於成詩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太夫人生長豪門而能自脩持以敬儉人止知今茲福澤之非常而不知其中更孔艱保嗇調護之不易也夫爲人子孫而能事其王父母幸矣爲人子孫能以富貴事其王父母此人倫所難卽古純孝者以爲不可倖致留仙之乞言於余也叙其在襁褓之中爲太夫人所鍾愛推乾就濕恩勤備至吾因留仙之言而喟然有感於

余祖母湯淑人也衰門貧約吾母操作勤苦以營
舅姑濟灑之養湯淑人憐其多子代爲鞠育余自
少多病由衣服飲食保抱提攜惟祖母之力是賴
憶自早歲通籍祖母年七十有三及以南都恩馳
封三世湯淑人期屆九泰笄珈白首視聽不衰里
人至今以爲太息雖以余今日之潦倒萬不足以
追陪留仙而追思往事三世一堂莊強愉豫何其
有類於太夫人也乎吾母宋淑人精心事佛嘗於
鄧尉山中創講傑閣虔奉一大藏教而于太夫人

實有同心信施重疊像設莊嚴俾願力克有所成
就夫人子事親身則思其所安性則思其所嗜牲
牢酒醴之奉珠玉纂組之華雖吾力所不能致而
親好焉計猶且圖之也若二母之清淨澹漠擺落
穢濁其所需者固已少矣而余之貧至使吾母伊
蒲之供出於旃衣節食之所存廼太夫人獨可以
充然而無憾迄今兩山之間鐘魚浩浩皆誦太夫
人之福德而又能以其餘力鼇橋梁賑窶獨留仙
父子竭其力以悅親心者至矣而余則不能其能

無媿色矣乎余友周子俶爲留仙所知實詢余言以壽太夫人夫子俶知吾兩家之深者也乃就兩家祖孫父子之際質言之稱其禮言乎長幼有序也稱其儉言乎盛滿不溢也稱其善而好施言乎仁慈有恩也古之孝子事友人之母猶吾母余之壽太夫人也無謏辭無勦說庶幾有合於朋友之道焉子俶善其言遂書之以爲升堂之獻

王母徐太夫人壽序

吾友王太常烟客王郡伯元照爲余道其宗盟之長額駙王公長安之賢而盛推其能孝也曰公爲人敦尚儒雅好古博物深自折節以交天下之英俊其爲賢也藉甚君子以爲此不足以盡公也夫百行莫先乎孝孝莫大乎事之以禮今年春公之母徐太夫人來自汾陽先期公飾其翟車鼓容蓋駕騏驌躬執轡而迎於郊既入衆韝鞠蹙匍匐自上食於是公之客習聞其內行甚謹將以是秋太

夫人設幔之辰相率前爲壽某等則宗人也宜一言以贊衆賓輒用屬諸偉業曰吾子通達往代之典訓而號能言敢惟子也請余遜謝固陋弗獲則從而爲之辭曰昔者先王選建親賢以藩屏王室既繼體其子弟又推而及諸昏媾甥舅恩禮有加焉所以聯肺腑樹腹心也惟我

國家剖符定功封　親王以鎮撫南夏其尊寵人臣莫比獨太原王氏於親爲睦揆厥所自蓋王氏之先公同官爲寮在軍中用氣誼相推重比　王

貴而公先以封疆著忠節　王是以惠顧前人之好而施及其子孫申以昏姻厚其湯沐嗟乎先王親親仁厚之道余蓋未之見也上下數百年其有結乎生之分定骨肉之親分之以寵祿被之以文章和之以聲音鎮之以彝器如王氏之所遭者乎雖然家門當荼苦之日藐諸在襁褓之中徵太夫人辛勤黽勉鞠育教誨則不足以及此是舉也王爲遣萬里之使奉尺之書家承嘉幣既入出良馬既具而後命之於庭及郊張幕告至執庭實以將命魚軒重錦玉笔瑤甕載以筐篚列諸兩階主人曲躬磬折入以告太夫人立於房中使人及階再拜史讀書家老展幣太夫人受之俠拜遂入主人肅使者而退饗之日外賓席於堂內賓席於室薦以房烝折俎佐以鉶羹加豆其用玉則璧羨肉好溫潤清越有夏后氏之璜魯侯之雙琥焉其陪鼎則雲螭雷紋丹青斑駁有商癸爻之尊周孟姜之敦焉其陳圜則縹緗玉軸摹寫裝褫有唐昭陵之遺蹟宋御府之秘本焉爵行樂作歌鍾二

肄簫管備舉魚龍曼衍之戲迭奏而遞進君子觀之嘆曰美哉何其備物而多儀也世衰俗敝求脩之問不行於境中滌灑之珍或闕於堂上卿士大夫嘉好燕飲之不講蓋已久矣詩有之曰我有旨酒亦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又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王氏之宴取其彰王之賜揚母之德而貽子孫無疆之休也先王制禮因時世而爲之節文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卿吾聞之禮者所以崇退讓弘止足也自古世祿之家

鮮不怙其勢位以公才地托屬 王家上可以筦樞機次可以奉 帷幄乃優游不進者二十年於茲矣風流嫻雅舉止如儒生世之赫然要近者視之漠如非其所也家居盛治風亭月榭嘗具數百人之饘徧舟過江載其圖書萬卷清商兩部修承平王孫之樂天下聞而慕之母夫人追念先公生長艱難與兵終始不及見其家富貴喟然於車馬威儀之盛以爲吾提三尺之孤以入關窮不自料賴

朝廷厚德克有今日吾母子善自抑損庶無負
國家推恩　藩邸旒寵綏以垂諸永久賓客聞之
咸謂我公之賢皆其母有以成之也昔晉京陵公
王渾之子濟以中書郎備戚屬逸才俊爽負盛名
史稱其母鍾夫人玟賢明有法度不恃其貴陵人
夫公侯鉅室婦儀母德子孫當奉爲永式歷觀載
籍繩繩弗替孰有踰於王氏者乎卽吾州兩王出
宰相名公卿之後舊德博聞多識其先世故實若
長安公之事其母者此誠一門之光輝而傳紀所

不得而略也余老史官也旣熟聞公之賢又知兩
先生爲可信故備而書之以著王氏一代之家法
是爲序

記一

聖恩寺藏經閣記

吾吳天壽聖恩禪寺繇山門拾級而登仰見傑閣聳於虛空剖石大和尚所構以奉一大部藏者也其地踞鄧尉之半層巖拔起支隴蜿蜒雕楹文礎插入崖腹前瞰具區洞庭萬狀遠則洲渚勝若拱而揖或環而抱其下則秀樾干雲修篁漏日法花忍草茁長繽紛怖鴿馴禽

飛翔匝繞信兜率之鉅觀般若之勝境矣先是萬峰蔚公當 皇覺現身之初受聖恩開山之寄弟子智璿等傳衣主席琅函貝葉結集流通尊奉之地即今毘盧遮那閣是已歲月既往龍象中衰千箱秘帙化作飛塵萬衆名區鞠爲灌莽於是三峰老人杖錫飛來剪蘚荒經營宏敞庶事草創未盡云爲剖公親承記莂進補其處時節因緣細素瞻仰信施填委無慳不興梵夾竺墳缺焉未備會有衰冒道者裝成南藏道梗西川因其方便之功

申我殷勤之請遂移法寶作鎮山門方當牛首麟
迴鬼宮霧塞未踰旬朔便接烽烟獨此經早畀精
藍不罹刼火咸以爲脩多羅藏有天龍神鬼百萬
護持和尚福德感孚不脛而至四衆頂禮罔不欣
欣顧其時閣猶未之建也蓋毘盧閣雖經脩葺業
以供養諸佛結制生徒將謀改卜高原爲圖嚴奉
吾母朱太夫人專心奉道入山禮足躬覩勝因發
願弘施聞者坌集監院濟上等廼相材運甓練日
鳩工經始於癸巳之仲冬告竣於甲午之季臘刻

楹三間廣袤九丈深如其廣之數崇殺其深之一
翼翼嚴嚴若化若湧就中塑釋迦藥師爾陀三像
慈容睟盎纓絡交加其旁則方幅長龕東西森向
瓊籤玉軸充仞琳琅經律論藏部分櫛比共有五
千四百餘卷和尚以丁酉之夏六十初度諸山老
宿爲禮華嚴尊經者五十三衆皆安單於閣下規
重矩疊衣祴肅然清淨道場得未曾有和尚曰是
閣之成所以揚祖風示學者不可以無記廼屬偉
業爲之偉業合掌而白師言我佛如來演說三乘

十二分教利益衆生達摩以拈花微笑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蓋慮世人教相紛拏欲以掃除支蔓非謂鹿野苑拔提河金口所宣一切空之也古德相承共弘斯義後來門庭太甚諍論滋多或執教以議禪或窮禪而掃教識者憂焉今和尚從拈錐豎拂之中搜揚眞典摩挲不倦於以撈籠今古震歷諸方竺不盛哉且成壞相仍世相如是以萬擇之　聖皇授記說法名山猶不免講席榛蕪勞後人之脩復然則貞珉之有鑱也其可已乎是

經也出於千戈倥傯之際僅而獲存百世而下知其孔艱是纘是述俾勿隕墜皆記事之辭所不得而略焉者也爲之頌曰

世尊天人師普說無上道傳譯至震旦是名脩多羅毘尼阿毘曇不可得思議鄧尉古道場衆山盡環遶有一善知識親遇金輪王手持玉庫經開演一大藏百年化宮壞乘願廻再來吼若獅子威直標正法眼臨濟太宗旨文字本不留方便利衆生何所不融攝但能去纏縛不落義解門即此文句

身足證圓滿智如來廣長舌八萬四千言於一卷
卷中各滴醍醐味於一字字內各貯摩尼珠護法
天龍神阿衛在左右以此刀兵難末劫不得侵將
我貝多羅移入清淨界寶閣轟天起廣望千由旬
洞庭七十峯卽爲耆闍崛震澤五百里卽爲阿耨
池無量妙高臺變現彈指頃當知向上着不礙於
有爲覩像生敬心藉彼莊嚴力諸佛所說法億萬
恒河沙究竟歸虛空本來無一字見道不見山何
處復有閣見心不見佛何處復有經乃至法界中

草木禽鳥等飛鳴與開落若以慧眼觀無非是經
者經如紅日輪旋繞三彌山照一四天下經如香
水海舟航到彼岸湧出青蓮花頭目與腦髓有人
乞施捨無怖亦無愛此經當護持能續慧命故珊
瑚與瑪瑙高過蘇迷盧瓦礫了不異此經當寶惜
能種福田故用此告來者常生難遇想薰心與注
耳歷劫乃不磨我今作此辭毫端見如來刻之靈
鷲峰永永示無極

瑞光禪寺碑陰記 并頌

瑞光禪寺碑者吾吳宮尹姚文敏公爲竺璠上人所刻辭也文敏偕相國文文肅公大弘佛事而寺塔放光震耀遠邇於是供塔然燈而太湖漁人視塔影落處晨罝暮綸投輒罔獲夫世人止以放生作佛事故有縱簡子之鵲捨孔愉之龜以求福田利益而豈知佛光所及皆有天龍鬼神保護衆生以相利濟夫以一塔之功若此況我佛於忉利天宮建無量法幢之寶光明遍滿恒河沙世界其於

刀兵水火諸刼慈憫救度不知紀極文肅文敏兩公道濟天下彼豈沾沾焉於太湖漁人爭網罟之生命哉誠有見於佛法之廣大而憫末運空壞劫灰將然非是不足以救之也自兩公沒後萬化變滅塔光既息象教亦墜素孚上人爲竺公上足住持負荷興起其事而屬偉業書於文敏碑陰因係之頌曰

瑞光之興始吳大帝赤烏紀年康僧舍利迭有盛衰至於元豐有宋禪師圓照本公慧日重開法雲

四照再啓鴻基力弘大道浮圖莊嚴放大光明寫多寶塔爲王化城大同寺災崑崙山火世尊塵埃誰救諸苦我明之興馭世金輪勅書賜建親下德音二百餘年得文相國宮尹姚公同修戒律有竺上人廣集衆因樓開白玉地布黄金寶印當胷神珠出掌乃見塔光緇塵共仰非虹非蜺非烟非雲綑縵定水布薩香林二龍蜿蜒石佛示相道樹交枝戒月對望長者施鐘仙人練火千層普炤然燈佛所一燈一佛什迦分身大慶濕生震澤之濱網

罟莫獲漁師夜泣老僧難辨人魚得失七十二峰若恒河沙浮般若鏡開優曇花大道慈悲作清淨觀如燈取影即心成岸求魚不得得妙善果投竿稽首歸於佛土四大海水人魚同游彼網罟刼此刀兵憂刀兵刼起塔光亦止佛不能救人魚同死素上人者竺公子孫代佛慈憫聽塔鈴聲歲更一紀此光當復但崇佛事衆生受福凡此衆生兵燹百城如魚漏網命懸釜鬵頭目腦髓皆非吾有胡惜外命積金如斗佛云放生得長壽報況此燈光

陰幽畢炤仰視塔光如見兩公乘願再來在彿光
中善信歸依合掌喜拾視此刻辭以告來者

重修太倉州城隍廟碑記

太倉之爲州也在弘治九年而廟始於二年其未爲州也則爲崑山州城隍祠崑山州之祀城隍始於此乎曰非也改也烏乎改崑山州治在今太倉衛基泰定甲子始卽州之前立廟其後州治遷而廟之祀如故也今廟則爲元時朱清所建東嶽行宮　孝皇在御諡毀天下淫祠獨崑山事楊侯浦以舊廟湫塵痺陋不稱於明神廼卽行宮改焉迄今二百餘年矣歲在甲戌爲崇禎七年廟之正殿

災民用震動弗寧爰因舊址是荒是度棲主之壇妥像之室斧而不斲墁而不華浚壽乎故觀矣刺史昌平陳公來蒞是邦每有事於神黍稷馨香靈貺昭格而以重霤之下廡宇不立中唐之內甃礎未周體薦牲宰升歌象管皆雜沓乎軒楹欄楯之內以更衣則無其署以登降則無其階甚非所以肅恭將事虔奉神明之意也於是闢殿之南楹創爲前軒高其棼廣廣其階除而丹青塗墍之華粲楝垣墉之美始煥然其畢備道士金其實董其役

乃進而請偉業曰是不可無記且廟堺以公古復除未有刻文願并勒諸碑偉業再拜稽首爲之記曰竊觀城隍一祀甚有合於古之社祭禮自天子諸侯以下皆得立社今之郡縣卽古之諸侯國社之制其所當立社之祭也山林川澤罔有勿從而城隍不聞焉則又何也傳有之江漢汝漳楚之望也又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記曰秦城百二斬華以爲城因河以爲津而祀華於華州祀河於臨晉彼豈徒以名山大川能出雲雨而致其

祈報良亦建方立國有設險之助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古者封疆之界山谿之險皆所以域民保境而後世專藉城郭池隍以爲固然則城隍之祠其卽曲林川澤之祀而推焉者也明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重定嶽鎮海瀆各依山水本稱而城隍神號改正題木主去冠像焉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

神主祭禮於社有配食祝融句龍皆得侑享主祭者其配食之意歟然則以泰厲之壇爲掃地之祭脩明配食而深有當於國社在令典祀城隍最爲近古雖百世不易可也太倉神祠初屬崑山雖馮翊近地不得視和滁二州故不稱王稱侯而塑土肖像猶存初制二百年來新水旱癘疾病靈蹟燁赫具在州乘中邇者江南兵燹破城亡邑無慮數十而太倉獨完且海波不揚舟艦往來戰艦不得進泊於內地而金鼓之聲不作如有神靈呵護之者此

所謂有功烈於民者耶抑又聞之春秋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祭之衰也古在雉門陳之災也驗於鶉火社稷壇壝所以立國而玄冥回祿爲之除舊布新此必神之仁愛斯民懼其罹於兵火而示之警誡也今廟焚而復復十餘年重修陳侯敬其神以及其民風雨以時物無疵癘神罔怨恫生民以和可謂崇德報功垂肹蠁於無窮也已不亦休哉係之以歌曰

出天門兮九衢凌渤澥兮姑餘揚霓旌兮曳魚鬚

左驂蒼麟兮右秣神駒聲駾隱兮雲車心攬轡兮
躊躇天地塹黷兮九州爲墟嗟生民兮安居捐魑
魅兮射虎貙豐隆扶轂兮列缺以趨奠此邦兮華
胥田有稻兮水有魚雲龍從兮甘露載濡坎其擊
鼓兮吹笙竽進桂酒兮獻椒糈通權火兮高烟俱
錫蕃釐兮神宴娛

舊學庵記

予梅村西偏有地數弓蓋廢屋之址予斥而宮之繚以土垣而築室三楹名之曰舊學庵庵成而圖史之所藏講論之所集朝夕宴處賓游往來皆於是乎在客有過予者曰子之名是庵也其爲舊學之臣歟予應之曰唯唯否否夫古所謂舊學者經術深厚行清而能高爲天子顧問之臣足以輔道德長教化如是庶乎其可也若予者鄉以庸虛早忝朝列曾不以此時有所論建裨益萬分今編蓬

窮巷之中伏匿窮蹙退與後生小儒掇拾舊聞然則吾之於學其初肄業及之耶未也而敢以名吾庵歟客曰子以文章受知於 先皇帝輔導太子起居兩宮爲講臣子而欲辭誰其可者予曰若所言者仕也吾所言者學也如以仕而已當 先皇帝方鄉經學開文華召二三通博正直之儒虛已禮下之甚而執政大臣勿善也中之以事輒罷去其在位者率篤癃疲曳使數人扶持病僂入省門居庭中惛惛不辨 上或問掌故則左右逡視涕

唾流沫叩頭不起而額號爲馴謹備老成俾主上敬而不忌以儒生爲無用卽當事者稱任使矣斯可謂之舊學歟非歟予因是發憤謝病將閉戶不出讀書十年不幸國家變亂顚沛詘辱欲如向日之老死位備官不可得矣敢以放廢遺佚虛竊此名於田野間哉雖然吾聞之君子之爲學也於國家禮樂所繇生刑政所自出苟涉其條流而探其損益雖窮巖之賤吾得而論著之況其所躬遇者乎雖百世之遠吾得而紬繹之況其所親見者乎

今以予之坎廩佗傺休息乎此庵也每發書陳篋伏而讀之其於朝廟興章之盛未嘗不思周旋進反疇昔肅恭而將事也其於君臣誡勵之語未嘗不思諮諏出納疇昔艱難而訓告也若夫盛衰興廢天道人事之間則又輟卷廢書太息而流涕凡吾之惓惓於此者非苟彊記博誦爲當世取悅云爾庶幾發揚先朝之盛德用少裨具官之所不稱如是雖以謂之舊學可也且吾之於學雖不自暇逸而疾病憂患恐其弗底於成將使後之子弟讀

吾書者仰觀堂構夫孰非國家之恩澤以有此廬哉故書其事以貽後之人俾令知吾志焉戊子八月吳偉業記

歸村躬耕記

吾友王烟客太常治西田於歸涇之上歸涇者去城西十有二里或曰先有歸姓者居焉或曰以其沿吳塘而北可歸也故名之烟客自號歸村老人築農慶堂以居而以告其友人曰吾年六十蓋已老矣將躬耕乎此聞者疑之曰古之爲耕者以其有耕者之樂也士亭陸游畝乃一鍾苕霅白渠灌及萬頃故有築堤作塘開田引瀆役使數千家此美田上腴者之樂也若夫陸渾山中褒斜谷口平

疇廣野反出於孤峰疊嶂之顛屏棄世事隔絕人代架絕壑以立屋焚深林而糞田此高山窮谷者之樂也今吾州僻陋海濱陂渠湮廢鳥鹵沈斥沮洳汚萊歲頻不登賦以日急居此土者亦何樂乎有耕烟客自奉常謝政幅巾里門有城中賜第以安起居有近郊別墅以娛杖屨圖書足以供朝夕之翫賓客足以接談笑之歡又何必去城市合園圃謝朋舊以樂此躬耕爲也烟客曰不然此田是先朝祿賜之所遺也是先相國文肅所以貽子孫

也往者　神廟之世海內乂安生民不見兵火江以南大臣之致政家居者美田宅盛邸舍厚自奉養而吾祖惟得海濱寢丘之地以供饘粥蕭閒杜門不知家人生計性愛田野嗜花藥開種竹之圃於東郊築藝菊之亭於北郭而猶患過客之跡我也晚歲壹書存問郡邑大夫執板而賀謁者車填馬咽而吾祖命小舟攜短策逍遥於南陌東阡遇者不知爲三公也即今三十餘年而韋相之莊籬落猶存陸生之田桑麻如故舊老遺民尚有過而

嘆息者吾爲人子孫忍使蕪而不治乎且吾受前人餘澤奉車省闥陪祀陵園以及親郊覩學大閱藉田無不具簪笏以從已而持節銜命渡錢塘入豫章涉沅湘踰閩嶠足跡幾半天下世故流離衰遲頹暮猶得守先疇之畝以送餘齒退而與田夫野叟談昇平之遺事叙平生之舊游不亦幸歟雖其土之瘠而賦之繁吾猶將樂而安之若夫歌舞陸博通飲食倏游觀下至逐什一之利競錐刀之末者吾之所不能爲也梅村吳偉業聞之曰不

忘先朝忠也追述祖德禮也保素節而出流俗義也其爲躬耕也大且備矣是不可以不記

記二

講德書院記

國家受天顯命丕冒九有重惟江南經賦輿區保釐得人實資材傑爰疇咨卿士妙選盈廷之俊而我蒲州韓公特膺簡畀以來敷惠澤於玆土其職任甚鉅先是江南遺額未蠲令下鉤考而中吳初議駐兵

天子之命公若曰方事之殷所亟兵賦良出於不獲已閔念吾民疲瘵其悉乃心懷柔輯和俾克全濟公拜命感慚惟謹越視事再暮有詔蠲十五年以前舊賦又三閱月撤姑蘇駐防之兵還京師公奉揚德意送往勞來細大畢協吳民歡忻鼓藻拜首和門者日累萬人公推讓不居曰此朝廷如天之賜撫臣何力之有父老懷不克展退而謀於諸生某等曰其何以報公哉惟卽湖山綰轂之區創爲講院歲時嘉會來游來觀黃髮鮐齒循階及序相與論說尊君事上之禮庶無負公之教育

亦公所以仰答　朝廷之盛心也偉業忝荷帡幪
樂聞斯舉爰從諸父老後拱揖而言曰吾吳通都
望國被海帶湖田有肥瘠淳鹵民有愿巧桑蠶議
曹書佐人競錐刀隧正間師工爲螟蟘豆區釜鍾
收不中算更繇賦調輸或溢程文簿牛毛奇羨銖
兩先負未集來逋總至下雖累入吏固弗除非甚
簡括曷由不誠於理軍府之立也無崇山廣澤雉
兎麋鹿之區以供射獵無林麓洲渚灌樹萑葦之
產以給薪樵無魚鹽鐵冶絲纊梓漆之利以澹軍

實地漱而隘人稠以厖主客狎處愚黠異數一以
爲網罝一以爲窟宅民是用重困吾公有憂之其
始至也勸力田務東作數疆潦置町防申版圖息
姦詭贍鰥寡戢豪右乃進其耆老而告焉曰迺爾
蠲曰役爾均曰訟爾平曰荒爾恤
天子命我弛征已責爾其量入修賦毋缺於租挈
以負　詔條
天子命我赦過肆眚爾其力農悖行毋罹於罰諄
以麗撻罰黃綬以下斁敘矯虔我其爲爾案劾之

椽史之屬貪惏放橫我其爲爾殄殲之旣而曰設兵所以衛民也儲偫委積必豫必充脯資餼牽告豐告備夫乃可以肅軍制則又曰保民所以養兵也候奄致訓芻蕘不淫嘗夫設柝鼓柳時警夫乃可以帖民生於斯時也公之威德流聞逖邇鯨鯢收迹光於有截　廷議戢矢櫜弓帥歸朝請士還卒伍惟是三軍啓行扉屨擾糧緊公是賴公乃收合艘艙傳飭津吏庶人一葦勿得苛留浹辰之間戢艦雲集赤泥連檣假諸鄰境黃頭鼓柁雇以官

錢撫不銜尾叩舷檥於水涘供張如法辦嚴有期大會射堂勞饗加禮已而便時出舍飲餞都亭介騶千羣革車百乘門不聲互路絕蹕呼屬城尉傳戢燧先驅隸人牧圉陳芻置頓紼縴維之烝徒引筰爲粥於路役夫其休民於是乎爰居爰處爰笑爰語既安既樂或罵或歌始吳之人抱布貿絲見奪於市畜雞種黍被掠於鄰一童鞭驅斑白負擔扶而大詢呼聲嗟嗟與屠爭言飲羊無直椎破盧罌酒流溝中始吳之人投鋤怨家告猶惡子搔爪

漚麻戟手致死負耜帶鈴廢入搜牢斧斬門關捽頭以去始吳之人倅馬就草騰入良苗敦丘麓山其顛濯濯櫟社弗享鳥亡其巢提旄挈倪負墻而號今也門唐个寢由公而復糞除宗祧塗墅垣屋父兄間黨由公而親肥牡旨酒進醪酒鄰田疇禾黍公爲膏雨斥彼蝗蟓穀我士女關梁塗術公爲安車輸度險阻即此康衢民如棄嬰亡子匍匐失路公也父母提攜乳哺民如疴瘼庶痴搔把塵垢公也俞跗洗沐營救膴膴其原畇畇其隰山靄而青水環而碧陂塘烟火庶物蕃殖我行於野以嬉以敖魚泳禽飛卉木喬誰將風謹被之管簫誰剪蓬蒿望其羽旄乃取厲鍛乃勤奋揭乃陶匏鼗乃施樸斲圬人改塗工師度木三莖六尋講堂夏屋絃頌之館羽籥之房歌詩習禮衿佩鏘鏘粲辟雍儀讀法亮章忠順事長式訓無忘春秋都試嚴鼓在室熊旗豹侯張帷置帑負弩抱簡持幢夾戟從公至止孔武有力厥初相國命世作輔故吏諸生熟於掌故謂公其來賴天之祐國計民瘼討求

有素公卒政成著於旂常允文允武令聞令望
帝鑒其忠修我紀綱賜金進秩殿此大邦岳牧屏
虞維舜之哲周宗燕喜吉甫陳力公在南國克釐
庶績告於有衆小心翼翼再拜稽首歸
上之德偉業以爲是舉也道合於忠孝和於人民
宜伐貞珉刻茲令猷垂示來禩俾勿壞故不可以
無記

贈監察御史漢陽顧公開明祠堂記

出東道御史漢陽顧公如華字西巖以　國恩贈其父開明先生諱應曆如其官漢陽之人相與追表其懿行而俎豆之學宮矣又明年西巖奉使吳中將歸而立廟於家脩其敬宗收族之禮而麗牲之石不可無辭爰以命之偉業曰吾先世故吳徙也練塘之丘隴訪求之不可復識豈無懿德緜當時鮮大書深刻以著之故世遠而莫之能考也今漢陽之顧占名數於汊川已近百年吾子孫賴先

人之名德以膺休命苟不表其所自鑱諸樂石俾歲時烝嘗有所觀感其何以告司祏而示來禩俾勿斁偉業受其請而書之曰古者自諸侯以降卿大夫以及於士皆有田以供祀享牲牢籩豆歌鍾羽舞事爲之節文而定其度數其無廟者不過庶人祭於其寢而已自井賦采地之制不行雖貴爲公卿不立廟以祀其祖父者固已多矣夫顧公亦猶行古之道也禮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始祖之廟而三始祖謂別子之始受爵者此在三世之後

其子孫追而本之者也今顧氏以御史始貴而公首追封然則始受爵未有踰乎公者也可得云先禰後祖而必遠求之高圍亞圍也哉禮曰支子不祭法當爲宗子立廟大夫供其牲物以從俾宗子主其事祝嘏之詞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嘗事此禮之嘗也開明先生有三子伯如芝仲如蘭而西巖其季也西巖爲余言先生下帷講授則長君爲之都講率諸弟以孝友有鄒魯之遺風自仲氏先亡流離世故渴而葬先生於祖墓仰見烽火燭

天嘗懼祖宗之禋祀遂墜於地比家門通顯爲其先人立廟而伯兄已不及待矣每春秋時享執籩釋爵嗚咽而將事此仁人孝子之用心所謂禮之變而得其正者也又何疑焉先生於經史皆有論著其最嗜者蒙莊之學夫庚桑楚之居畏壘山也其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庚桑楚聞而不釋然曰吾聞至人居環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然則先生將糠粃塵垢乎當世之

事又安在乎廟食之尊而必爲文以著之也余竊聞先生內行脩飭事兩尊人及其伯兄備極孝敬設義田以敦族死喪必收饑荒必恤又推其恩以及里黨漢陽之人至今稱之彼其讀書行道厚自期待以有用於斯世既屢困鎖院感憤抑塞蒙莊之學殆有托而逃焉者爾夫士之蘊德抱義者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然則西巇處喪亂之後修箕裘而隆孝享其神益於風教當何如耶余辱西巇之知追考公行事爲悉敢備著之於石而繫之以頌曰

惟顧之先出自吳系分族顯來赤烏練水靈異肇厥初中更播越譜牒亡百餘歲徙汶川居蜀江蜿蜒連湘巫奕世載德生醇儒執經屢滿羅生徒誕厥賢胤稱大夫繡衣驄馬聲赫都攬轡蠶叢及魚鳧嶽嶽光氣騰諫書按行兩浙民侯蘇溯源顧本嘗踟躕箕裘慶澤追良謨立廟割牲薦清酤我將我享盥濯孚子孫宗老咸來俱授罌莫挈奠罍趨袞衣弁舄陟儼如鑒之金石庶不渝

湖州峴山九賢祠碑記 并頌

記曰凡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國故者若唐虞之有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有則自奠之無則合於鄰國此郡國得祀其先賢所自始也月令以孟春禘祀山川及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漢元始四年舉此禮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劭書然則二千石之重凡有功德於民者可無祀哉湖州地稱西吳自周歷漢爲侯國孫吳寶鼎中立爲吳興郡郡置廢不一其改名湖州則隋仁壽二年始也

嵗南渡六朝士大夫之過江者樂其山川吳興遂爲大府王逸少羲之謝文靖安皆起家郡守逸少遷會稽內史文靖至宰相柳文暢惲仕蕭梁加秘書監右衛將軍再爲吳興守終於其官唐大曆十一年詔以顏眞卿爲刺史遷刑部尚書封魯國公以忠死杜樊川牧連爲黃池睦三州刺史其授湖州在會昌中以司勳員外郎乞外補也宋孫莘老覺從諫院出知廣德軍熙寧四年十一月改湖州終御史中丞蘇子瞻軾以翰林學士請外初判杭

州改容又改徐元豐二年四月再移湖州到官未三月罷王龜齡十朋紹興延對第一乾道中以侍御史改吏侍郎力辭請外任湖州先後凡歷四郡明陳筠塘幼學以萬曆三十二年守湖州已去復留居六載遷副史以去此九賢之載在典冊次第可攷者也峴山之有祠始於三賢三賢者有顏氏蘇氏王氏而德弗及峴山在襄陽羊叔子所遺愛今歸然於碧浪浮玉之間者此名顯山攷諸掌故避唐廟諱而改湖人之思太守者不啻叔子廼即

其處置祠樹之碑以彷彿襄人之意祠歲久敝撓居人支釜甑炊焉則以名賢之俎豆辱於屠沽庖湢者有之矣　本朝康熙中廣陵吳公諱綺字園次由工部郎守此郡見而嘆曰祀以揭虔可若是其瀆耶亟命屬徒鳩工重作其事攷湖守之多賢闕而未備乃下教詢咨得王逸少而下賢守有六合前甄之藏主定爲九賢而書其官舍太守無位尊而有德斯土者乎曰此祠爲賢守而作不得躋於其列禮也於是士庶歡忻戒期薦力築墉樹宇

改簷易磩丹塗白盛有翼有嚴未浹旬而祠成妥神之房合食之几罔不蠲潔都人士秋月之望來游來觀進而言曰我公刻恭去愚遠績前人而庇吾民今又搜揚廢墜克有此舉吾儕小人何可不昭所報相與謀作宮而肖公像焉既兩祠儷美走望交集而峴山於是乎益勝越明年三月偉業於太守宗親爲睦用兄弟來繼舊好宴於茲山爲賦甘棠園次再拜辭曰某不堪也誠得畀之一言願煜燿昔賢之令德以無忘景行某也實與有寵綏

余乃不揣罔陋泚筆作頌爰紀湖人千百年之命祀其辭曰

右軍清鯁推遷仕進深源北伐憂時彊諍東土賑荒爲民請命省賦輕租名高計聽龍矯鴻驚八法之聖垂之千年傾心萬乘進忤懷祖退諧支遁棲遲名山服食養性　謝傅沉敏雅量高風放情丘壑驟致三公顧命受遺輯穆元功宣武寬雅荷秦連烽功濟蒼生鎮物雍容經遠無競善讓克終此邦去思西州是同播之絲竹東山故封　柳氏將

家妙解談義文暢好學多才多藝新詩斐然馬射無對尺牘素工圍碁尤最焦桐雅奏白蘋高會感懷攵曲清商別製茗水洋洋彈琴而治載其清靜終古弗替　魯公正直書法堅凝浯溪劒石忠孝收京弟兄死國家廟丹青射堂有碣抒山有亭志和釣罷鴻漸詩成清風百世緬懷典刑白首抗節握爪如生神仙髣髴重過山城　牧之少年才大卓犖記室風流司勳落拓戰論罪言澤潞魏博措置失宜姑息勢弱苟用吾謀足掃河朔晚乞江湖登高有作水嬉舊游政成民樂少陵稷契纘彼家學　幸老素執左官再召廷諍故人守正不撓爲郡作堤以扞水潦振廩勸分生民是造政劇才高賓朋燕笑收拾殘碑築亭壘妙故相山中迴車慰勞向爭國事此全友道　子瞻曠代致主時遭制策相才兄弟揮毫齟齬執政新法青苗河決禦災

湖堤便漕草詔逐奸魑魅安逃簿書魚鳥謫仙逍遥道場禪學碧浪詩豪嶺海崎嶇衰白歸朝　龜齡對策晁董天人廷擊殿帥面折宰衡奏起老成

決策用兵苻離師潰噂喈繁興正色抗言拂衣固
爭移守三州禮士愛民溫詔下召老猶加恩給扶
減拜舊學之臣　嗟我陳公在明中葉三版不沒
胥爲魚鱉築防決渠駕以虹霓畝乃一鍾民不病
涉豺虎是擒稂莠必拔夜無吠厖鼓不鼜五紀
於茲謳吟稚耋祀之太嘗配食往哲　我禾既耘
我蠶既繰率彼父老獻非薦粢濟濟先正顧饗在
茲邦人君子是式是思石相爲社季子置祠東吳
舊史作爲此詩擊鼓吹笙歌以奏之比德告虔庶
無愧辭

修孫山人墓記

太白山人何以名曰太白秦之望山人秦人嘗隱焉故名也或曰山人不知何許人自謂孫姓名一元字太初莫能得其邑里或曰太初安化王之苗裔則又并其姓名而疑之昔者東漢之季宦豎擅朝扶風梁鴻伯鸞挈其妻子出關適吳會爲人賃舂自給其卒也葬於吳妻子歸扶風閱千百年太初再以秦人入吳先後用隱遯終不歸葬然太初之出關踪跡遍衡湘泰岱間既而買田吳興棲遲

不去爲人渥顏飄鬚攜鐵笛鶴瓢以自隨費相國一見之南屏山寺爲歛容襲服其詩與李獻吉何仲默鄭善夫齊名何李未相見而特厚善夫晚迺與高士長興吳君琉紹興守安仁劉公麟按察使建業龍公霓御史吳興陸公崑爲茗溪五隱劉公後官司空實誌君墓此豈鴻之變姓名雜傭保所知僅一皐伯通耶鴻以五噫之歌見猜時士故深自晦匿太初顧得隱居放言無所忌迺東漢逸民傳至今讀之猶識伯鸞爲扶風人而太初莫能詳

其所自出彼其蟬蛻變化自全塵壒之表者詎偶然已乎太初善飲好談論切名實醉則引人說時事捲腕慷慨友人方豪稱之曰太初非隱者知兵耶更事使之用於世不減王景略其推之不無太過夫謂太初有用世才則可謂太初非一意於隱此不足以知太初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古之肥遯者先亂形之未成引領絕跡得以行其所志不幸濡忍一底於淪胥求爲逢萌梅福難已在明之中葉　武宗戲渝馳驅舉天下事委之

孌倖近習之手而宗藩草澤之禍大作賴　孝皇餘烈未泯國以不亡其大勢去東漢之季蓋無幾矣劉公龍公輩引身以退太初一布衣棄家狂走其中豈復有所戀哉後百餘年雲間白石山人者復出當海內無事積薪厝火中外宴安山人得於其間交王公營聲譽自比於陶弘景戴安道爲通隱未幾椓人再竊柄黨禍兵禍紛糾於不可解山人僅而獲沒不數年天下大亂賢人君子雖欲遠引高蹈龍不能潛鱗鳳不能戢翼每罹於矰繳網

羅之患惟有讀太初之書上下其盛衰而有感於前賢之不可及爲唏噓太息已耳太初絕婚宦自稱有羽化術晚娶於湖之張氏無子年三十七以沒病革屬劉公以誌銘而曰葬我必於道場山之麓會鄭善夫來唁偕茗溪四隱者封哭而去今改卜毫於歸雲巷東則又學使者汪公相此土足安山人體魄且去舊家不數武以無忘末命故與劉公謀而遷焉歸雲太初所掛瓢處善夫以是名其堂而墓屋陵圮不存此若堂若斧者跛羊已牧於

其上矣康熙紀元之七載太守吳公諱綺字園次政事之暇憩於茲山慨然曰吾泰司牧而前賢之丘隴弗穢不治其謂之何乃命撥時度址而庀工焉余於太守兄弟也以春日來省視而山人之太白亭適潰於成爰戒期出郊酹酒於其墓墓遶長松數千株有殘碑三尺沒草中字剝蝕不可讀余與園次手捫摸得其中一二事叙致頗甚奇大初嘗大醉取幅巾掛樹抽碧玉導刻松身作嚴光徐穉陶潛數字已而就其根熟睡抵昏黃乃起夫山

中諸松其合圍者率數百年太初之刻字其存與不存不可知若墓門之樹幸未剪伐太初魂魄必游於此無疑也嗚呼太初死人皆以爲仙去江山周先祿曰太初固不死試與公等發其冢必空棺吳與同隱者則以太初學道未必得冲舉其人與文自不凡今歸雲僧猶藏劉陸諸君手跡皆追惟平生宿草猶哭之語二者言不同其愛太初一也嗟乎以是可以觀太初矣園次曰是亭也都人士之出游者將以爲休憩之所子其爲我紀太初并

識此山之勝吾將鑱諸石余曰太初不名一德自同時之友且不能定其出處而余又烏乎言雖然以太初之爲人又得諸君子代之謀永久乃沒未二百年非遇賢刺史如吳公者爲之謀修復則此荒基榛梗野鼠衝人而走者幾不辨其處然則作爲文字用詔來者俾此亭長守而勿替庸可已乎吳公以詩文重天下其出守是邦修前人之名跡而光大之無廢弗舉務大利益乎斯民是亭之作過之者將有脫屣富貴擺落塵坌之想於以弘長

風流訓世勵俗不爲無助何可以不書吳公由工部郎爲吳興守江南之揚州人共事者有郡丞大興于公琨通守靜樂姚公時亮是日同游者御史歙縣方漣吳公雯清司理長洲既庭宋君實穎孝廉江寧仲調白君夢龍崑山原一徐君乾學貴陽辰六越君闓而余則太倉吳偉業梅村也戊申三月廿六日記

雲起樓記

無錫吳侯爲治之三年政成化洽始用事於惠泉之山亭導壅去堙城平甃潔因舊亭之制而易檐改塗焉未也斗折而上築樓三楹崇階廣阿有嚴有翼旣成侯親題其顏曰雲起而張具以落之其明年余以宗人來謁偕都人士之莘止者登焉客有詥於余曰子可得其說乎是樓也爲惠泉而作也易曰井洌寒泉食詩曰騤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匪自今矣夫泉者始而泊觴繼而澎濞其蓄也有本其行也有漸類夫幽人君子憂愁抑塞蟫蜿乎泥滓之中或仵伏仵鳴莫一見一否滴滴然淈淈然鬱撓瀲洌而不能以遽出豈獨其性然哉此亦水之勢也若夫應龍蚴蟉天際而雲從之絪縕乎無垠布濩乎無外其爲觀也大矣傳曰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斯俟之謂乎而吾何足以窺之余曰是則然矣抑余更有進焉夫天地之道其猶鼓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自其有形者觀之雲有變化起滅焉泉有流行坎止焉

自其無形者觀之洪纖高下混涖乎一氣而已今夫無錫望縣也地大氣浮鍾水豐物而侯以人事節宣其間政教之盛風俗之淳文章實從之雅凡蒸動而不變者皆雲也滋液而滲漉者皆泉也又烏得而分之乎吾聞諸侯之爲臺榭也大可以容宴豆高可以占嘉祥今以侯之書考夕省勑勞庶政於不遑乃得高明爽塏之地以遂其優游件與雖以吾徒之顛頓而暫寄乎此樂其水泉之甘雲物之佳侯若似乎其不忍去而況錫之人乎侯之所以嘉惠斯土者亦足以見矣是可書也侯諱興祚字伯成紹興之山陰人余則梅村居士偉業也康熙七年九月十七日記

梅村集卷第三十

神道碑銘一

福建道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毅李公神道碑銘

天啓六年逆奄用事矯　旨逮福建道御史江陰李公於其家下詔獄以死　烈皇帝即位大慈就戮首惡死難諸臣而李公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封三代如其官予祭葬廕一子入太學又十七年爲弘光改元其子遜之伏　闕以易名請廼俞禮

官議謚忠毅而公褒忠之典始大備於是遜之謀葬公暨配錢淑人於曹莊里之　諭塋而命偉業書其隧道之碑蓋距公之沒二十有餘載矣公之沒也年僅三十有四其同時死者徙者如高忠憲忠毅公無錫高忠憲公皆歷事　先朝志存　國本幸不即填溝壑得見　少主老臣何惜餘年以上從　神祖　光廟在天之靈而下報同事諸人於地下惟公獨以始立之歲有爲之才早負盛名未歷彊仕雖天地否塞竄逐流離天下猶望以嶽

禁終開足竟大用而橫爲姦臣賊子所考陷畢命牢戶暴屍道傍眼鼻盡出手足穿爛丙寅閏六月之三日獄中裂裳嚙血訣父手書自言三十餘歲便作一世人矣嗟乎當終軍賈誼之年而受陳蕃李固之禍百世而下讀公傳者未有不爲之太息而流涕也方公入爲御史　睿皇帝冲年御服羣小欲矯弄威福日導　主上以嬉游燕豫公慨然憂之其拜入臺第三疏所言數條皆軍國大務而末以逸遊爲戒固未嘗指斥某事也羣奄已大譁

閹中曰李御史何人教　萬歲燈也不看福唐相緩之乃解公聞之益發奮於　聖躬違豫則請止內操熟審推仁則請除立枷萬燧之斃杖也則疏理其冤王永光魏廣微之柄用也則疏糾其惡而最大者應山楊忠烈公劾逆瑾二十四大罪公首疏繼之竟縣是得禍卒與忠烈先後死初楊奏入而瑾擲地號哭遣牀夜走公以爲此機不可失也故其疏曰忠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今日彼論之忠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蓋逆瑾罪大孽結一

朝發露地嫌怨集勢必自疑進將有參乘之萌退亦有覆宗之懼盍令羣臣固爭宰輔力持解其事權私家閒住俾常侍典兵之勢不成則司隷礫屍之誅可免宮府上下無害無猜不亦可乎凡公所言期濟國事不徒借刑餘沽搏擊已也而羣小嗾璫此左班官合謀剸刃耳於是殺公計決矣曹欽程之誣劾公也以推薦高忠憲公同餘姚黃公白安等指爲東林邪黨除名爲民未一歲用織監李實疏緹騎逮問公入辭父母出見收者飲食言笑

如平時里人巷哭攀車者萬人故吏奔問徒跣以千里其兄鴻臚公應炅者奔走塗炭親知義舊同心營免公獨自分必死過德州之日作書誡子訣絕後事抵京待命錦衣衛東司房銀鐺繫頸從客索紙筆作季弟壙慕誌銘顧謂鴻臚公曰兄歸事二親我有亡弟相隨九原耳已而許顯純拷掠楚毒坐贓酷比同事者已斃杖下惟黃公白安尚存遇害前三日黃公在別室以拳搥壁叫公字曰仲達我已先去公應之曰君行我亦至矣其處死生

之際如此公爲人才智通敏議論廉悍處　朝廷大事動中機宜有所條奏援筆立就忠烈忠憲兩公廼先後堂官也倚公如左右手當楊公避客草疏獨以其意微問公公力止之曰公顧命大臣若一擊不中反爲所噬有傷國體某言官也請以身當之先是公在邸中疏瑞十六大罪其棄爲兄鴻臚公所奪至是趨歸繕寫將上聞楊疏已進廼止其事同官皆知之而高公之掌院事也廉御史崔呈秀之貪拜命入都堂首指名按劾屬公爲奏崔

聞之微服叩頭祈哀公正色叱之此自有公論非某所得私也然則忠賢之殺公也人知其繼楊公以擊瑞而不知先疏其十六罪羣小之殺公也人知有曹欽程魏廣微而不知有發縱之崔呈秀也

李氏家本河間之寧津始祖嘉那爲元初行軍大帥謚桓烈以戰功顯子霑柯漕運萬戶世守鎮江江陰等處元季有平江路同知死張士誠難諱諫者則其五世孫也累傳而爲贈太僕卿復棄公諱果實公祖封太僕卿見復公諱鵬翀實公父公諱

應昇字仲達年二十有三舉丙辰進士第五人其文章有聲於時選得南康府推官決疑獄除苛稅政治第一修紫陽堤復白鹿書院分較江西省闈再聘廣東同考取士號得人所著詩文有招五草別匡草落落齋集若干卷生於萬曆癸巳十一月二十八日死於天啓丙寅閏六月初三日配錢淑人以弘光元年卒得年五十有四子一即遜之邑廩生補縣公德州識子書所謂九歲孤也今能讀父書修輯公遺文作年譜人稱其孝女一字禮部

主事霞舟吳公之子裔之吳公諱鍾巒以宿儒教授里中公之師也臨難受托經紀終始公早貴擢折而霞舟棲遲晚達至崇禎甲戌始縣諸生舉進士嗚呼人世死生得喪之故豈可問哉予雖不獲交公而少讀公之文今識公之子覽其家傳輒爲隕涕詮次公生平以少裨國史之所未備爲銘曰

我公之生蔓日始升有龍無尾廼脫于淵叫窶豰譚談爲守大閽燁燁震電砰擊九門索彼天狼縛

之虎貴短狐而冠上帝弄臣爰盜弓矢射我長庚我公之死白氣亘天叶月犯執法彗掃羽林黃霧野塞黑眚晝行夔魖吐火廼焚崑崙不周雖折泰階再平大江入海匡廬出雲赤岸故老白鹿諸生人思竇武家誦李膺陳屍北寺暴骨西亭三年血碧萬古汗青伍員祠廟楊震子孫幽宮宰木隆碣高墳几百君子視我刻文

太傅兵部尚書呂忠節公神道碑銘

偉業待罪史館獲交於宿儒大僚仰見我　神宗顯皇帝制科得士貽之子孫以保乂王家迺冤禍殷流淪胥莫救後生執筆輒敢擬議老成以吾所見聞學術醇正忠孝完人若江夏賀公維陽呂公者斯可謂之無媿也已當　思陵之季此二公者兩河去就三楚安危名藩乃磐石之宗元老實腹心之舊身膺狂寇家打巖疆其効節同濂維橫經湖湘講學心惟致命道在成仁既入水而不濡雖

結纓而何懼其畢志同余欲訪求其軼事而世人罕有言之者悲周哀郢之作不可得而聞矣今年呂公之子兆琳繇淮右致書以公隧道之碑爲請嗚呼呂公之殁也太嘗大書其官博士詳誄其行雖陳鄭皆災穀雒交鬬而丹青彝鼎猶側出於橫流劫火之中今已二十餘年吾黨徵柱下以遺編訪萇弘之書血欲以弔北邙而備南史不亦傷乎此吾所以撫公家乘嘆窮而繼之以泣也呂氏宋文穆公之後河南之新安人祖諱鄉父諱孔學皆

以公貴贈如其官祖妣牛氏守節而孔學稱仁孝詔書兩旌其門妣孟淑人夢月入懷生公公諱維祺字介孺別號豫石萬曆癸丑進士位至南京兵部尚書居維陽抗節死寇難事聞賜祭葬贈太子少保再贈太傅謚忠節其所歷官初除山東兗州推官舉最入吏部更主事者四司爲員外於考功於文選而驗封遷郎中　熹宗朝以前乞省換補考功郎逆瑞矯旨弗用　思陵更化起家尚寶司卿改太嘗寺以少卿管四譯館尋陟爲正陞南京

戶部侍郎領糧儲趨拜兵部尚書中糾拾以免公死難在國史其餘服官立政請學著書他事多可紀而最著者有三曰持大議裕大命立大經　光廟上賓請見　嗣君於慈慶宮門中貴導駕幸小南城抗言　梓宮在殯大寶未登不宜動屬車輕萬乘正色當階仗出中止再疏請護起居戒近習不宜干政請選侍移宮按問諸醫侍疾無狀持大議也南司農既多逋賦兼北部之所咨借不貲以出入本折多寡鉤考不及額者百二十萬有奇郎

舉郡邑負課算之以當經費尚虧十有九萬京軍匈匈索餉憂在根本公廼疏十事二十四弊以聞於朝其不得已者請以上命填補次與其屬講求區畫定期會之令以趣辦除導行之費以勸徵有司累息奸吏斂手又以閫府乃國息之本爲之禁放鑄淆雜而專行法錢權其子母以澹用行之三年粟積如坻貨流如泉裕大命也馮恭定之於關西鄒忠介之於江右書自梁之於晉中同時講學公則以門推篤行居近先儒卽鄭氏之禮堂寫會

子之家策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十餘卷表獻諸朝請以之進經筵端豫教頒諸學宮爲永法芝生於庭十有八莖如顏本篇目之數建芝泉書院用彰厥瑞立大經也斯三者皆公經世猷略爲學本原視夷險爲同歸通死生於一致故能處患難蹈白刃而無所悔也嗚呼若我公者豈偶然哉公之爲南司馬辦賦也上完江淮中顧宛雒家國綽有成算旣免歸寇禍大作新安城庫土惡災螟洊青窮民襁負無歸公乃謂穀以賑凶飢捐金而就

板築父仁孝公實贊成之曰天下方亂吾父子幸有餘祿可賙鄉里庸足多吝當事者主撫議見河汝蕭條請斥空城以綏徠新附公則謂腹心要害勢難養虎移書力爭事乃中寢土寇王之與棨點反覆公不動聲色徵而戮之餘黨莫敢動者戊寅秋李自成敗於潼關已而復振蹂宜陽踞永寧熊耳以西屠屯壁以十數維陽震恐福邸在城中積金錢綵物累鉅萬謹錄簽牡不問賊援兵之過者糗糒惡授之地詢曰王家擁金貲厭粱肉而令吾

輩枵腹死寇乎公聞而憂之具以大計動王王弗省明年正月賊侵逼河南總兵王紹禹堅以其兵入城公門於北紹禹門於西副將羅岱之兵背西門而舍詭云逐賊實迎之返而合圍勢張甚守陴者無人色公疾呼家將縋下鬬殺十數人賊再用羅軍礮具來攻公擐冑戟張坐城頭叱左右弓弩亂發賊多死紹禹之兵視而嘻道上竊竊耳語旦暮以城下賊熟王府而分之羅軍招與同叛或得其語告公且勸之去公歎曰我向固憂之今事已

去矣計安出雖然雒陽重地王　神祖愛子猶有神靈此城必全萬一蹉跌吾奉身以死之臨難苟免豈儒者事耶越日王絡禹之兵乘夜揮刀殺守者懸布於堞賊乘之上城陷公北向慟哭子弟牽衣請避賊公曰我一死以上答所受內副所學於義得矣去將何之天明賊大至有起於賊中者曰公非賑饑呂尚書耶我能活公可乘間去公弗動其衆擁以下遇福王於道已反接公奮其首顧王曰王綱曾至重等死耳毋詬於賊辱國體賊渠見

公於周公廟曰呂尚書曰請兵餉殺我曹今定何如耶公瞋目罵曰吾　天子大臣恨無兵以磔汝狗鼠今日之事惟有死耳死不愧天地不愧聖賢復何憾賊捽之地欲屈之公叱曰吾　君在北北向再拜又西向拜父母申脰就刃容色自若是日也福王亦遇害嗚呼吾觀雒陽之亡公之死於王室菀枯之際詎乎有餘痛焉　神祖在宥日久天府之藏不可以辱接宮省舊吏皆云鄭貴妃緣愛子之故斥大半辦治國裝再撥莊田二萬頃鹽引

數千綱收其贏以滋封殖他王莫埒自中原用兵
思陵封椿置詘推　光廟天顯之愛不忍以憂
叔父掌計老臣如呂公者身在維陽熟知王宮緡
錢藏鏹小發取其中可充軍興之半號咷叫呼懼
傷親親之恩廼屏人極論開曉禍福王亦但領之
而已捐私橐出家糧譬之捧土塡河萬分何濟老
臣不惜以身率衆冀幸王聞之寤自輸以佐縣官
而緘縢府鏹卒棄之克徒悍卒之手此公開國言
籍籍拇膺嚙指而歎王之失其會也孝經之三章

不云乎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
長守富也保社稷和民人是爲諸侯之孝漢文帝
四子梁最親王竇太后少子居天下膏腴地珠玉
寶器多於京師以史敬之亦可謂之驕且溢矣七
國作難王恐上憂太后日夜泣梁將士力戰吳楚
不敢過而西王之殺也得謚曰孝今夫　神祖之
所以愛王且厚王者樹億萬年維城之助也天下
有急王屬尊地近能爲宗室倡首蓋當有聞而應
者社稷安則王安兩宮在天之靈罔不安矣斯非

諸侯之孝乎當自成之敗潼關所餘不過數十騎雒陽之變繇於內潰彼非能肉薄而攻也克東都據形勝殘王中府金以號召饑民一朝響應百萬華夏因之土崩若使早從公言天下事必不至此喪亂方多吾謀不用痛宗周之板蕩感大道之銷沉公於是灑熱血以濺孤城抱殘經而覲　三后講舍則芝焚可歎故宮則麥秀堪哀天實爲之公其如天何哉公攷正六書多所論著他文及奏議無慮數百卷晚年乃著存古十二篇士戒七則其

說歸乎敦本訓俗下至肴核衣履之微事爲之制人或疑公宜濶達濟變而規規小節得無非其急者余則謂數十年來士大夫極滋味盛倡樂以自奉子弟傔從通侻放橫侵枉小民故螟特蟊賊數敗姦孰相因而起公此書所以塞亂源而消害氣謂之救世可也而豈區區者乎公司李兗州曉文法識利病折獄多所平反定保甲法蓮妖之變賴以無恐歷銓曹公廉不受私謁簠正選簿年稽月攷周忠介聯事郎署嘗亟稱之觸堂官忤政府

據故事以面折臺諫倘克舉其職修南都二十六倉五場清屯糧八十八萬汰冗軍補脫卒募趫敢之士簡其樓船甲仗自采石至瓜步爲江防蓋公之爲人內服儒宗外精吏職其言行本之鄒魯而間出於范鑒之治越管子之治齊精彊廉辦自許爲有用之學不獨一經專門已也南倚郎陛辭上目而偉之既受事得所上章皆精切於職掌一無骫骳上以此切責前計臣而見公分憂辦職公亦謂得行其志盡力以自効於 上言者乃

撫能事中公既畏惡其能人皆數廢數起公獨一跌不復退居嵩山之陽者七年以遯世無悶爲學不欲與世之君子競其短長然自以遭不世之知顧用毀去每生徒擁卷父老登陴之日其中有不舍然者故沒身卒以忠顯嗟乎千載而下可以知公心矣余以詞林後進識賀公公粥粥謹厚未爲通人所許然不失爲醇儒以理學多所講貫今散佚弗傳武昌之變楚王委國儲百萬以資賊與雒陽事相類故牽連書之呂公仕宦參錯余未及見

然在南中時遊公豐芭書院諸生多稱之流寓從
滬池初渡淮泗晏然呂大司馬首以鳳陵單外爲
憂勸上宿重兵爲衛人皆服其先見又雒陽未破
苦言以借箸福郡而終不顯其謀賊去之後雒人
士避亂渡江頗有言其事者余籍而記之二十年
矣今呂公之子兆璜知解州而兆琳成進士於故
家遺老訪購公之遺文淮安守吾友張公藍孺實
公之壻手自讐校刻之於淮上余既受而卒讀江
村寒夜從廢篋敗紙中追理舊聞補公家傳所不

載庶於國家存亡大故後人知所攷信非爲公一
人已也公諭塋在新安之某原以郭夫人祔其月
日譜系茲不載載其大者余以公在祀典配謚宗
作家廟諸生雅吹擊磬發歌進酒是不可以無辭
乃系之以詩曰
巖巖兮孔宮漆經將出兮壞壁笙鏞我公其來兮
章甫以從奕奕兮周廟鴟鴞毀室兮斧斨載道我
公其死兮四國是悼溘埃風兮上征御縤嶺兮王
孫謁我后兮天門執羈靮兮微臣瞻慮妃兮在旁

撫愛子兮沾巾辭九閽兮心惻降周覽兮下國岑
藉藉兮無人擗宮墻兮叢棘噫嘻曾與閔其不見
兮蹇吾法夫仲繇苟髮膚之罔愧兮知父母終不
我尤位膺揚之苗裔兮功不遂乎營丘庶斯文之
弗墜兮吾奚負於宗周甘芝菌之萎絕兮忍化此
蕭艾也眷靈泉之涓潔兮雖抱石其何悔也重曰
鼓填填兮血輪囷巫陽下招兮陰房青北邙戴岌
兮神山雲縕余馬兮河之滸酹椒漿兮進蘭脯刻
貞珉兮誓終古

神道碑銘二

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神道碑銘

順治十六年二月丁卯

上以故大學士王公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卒於其位爲之震悼而贈謚祭葬褒終之典畢備且命書其勳德於墓道之碑曰以昭朕篤念舊輔之意於永永勿忘其長子明德繕疏以謝退而屬偉業爲之辭偉業震恐曰紀事臣職也未有承制而用

草莽固陋褻 王章而私令甲禮之所不敢出也明德固以請曰

上命卽其家伐石樹表而螭首未有刻文匪惟抑没先人將以隕越鉅典不共是懼吾子其謂之何偉業既辭不獲命謹按故光祿大夫左副都御史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文通王公諱永吉字脩之一字鐵山揚州高郵人也其先世徙自毘陵曾大父諱木大父諱煥父諱自學皆以公貴贈少保妣皆贈夫人公生而環異長身脩髯具文

武材略由進士起家再爲縣令於大田於仁和一爲推官於饒州咸著異政從戶部郎備通州兵事有威名遂推以巡撫山東未一歲改薊門總督其時流寇已窺突河華滔天阻兵羣孽扇行所在蟻結燕齊雲朔魚爛土崩公受賑於倉卒之時投袂在敗亡之日猶能輯寧東夏擁護巖關障遏奔衝叫呼揩柱旣而有謀不用勢竟莫支變服閒行投死無二忠著於前史事隔於興運故不得備書其初入

本朝一見授大理卿守法律持大體以刑不上大夫請郎吏之謫罰者得以贖論晉工侍郎用疏辭報罷再起戶侍郎上封事十條於蘆政馬草尤中肯綮又陳投充五大害謂其上干國法下失人心慷慨切至報可施行尋擢兵部尚書賑饑眞定卽道上拜都察院左都御史未至　召入爲秘書院大學士其在兵部也絕請謁以嚴選格飭訓令以定兵制倘倘克舉其職昰念土寇用反律而罔左劓刖不得與同科卽收考宜下刑曹非所司所當

置獄其有無辜連染者請出之以息寃濫眞定爲州縣三十有二凶災延蔓數百餘里公以上賑卹恩甚厚不可委屬城長吏倍道兼馳所過人人慰勞老幼滿於車下興發成於手中得調度之宜有賙救之實又以其閒訪官吏良猾風俗利病爲書奏之

上久知公忠勤任事故有以大用公也公居平揔擧江南漕弊京通是其根株非大釐革不足與更始會緣兵部前事從內院出奪一官視通州倉公

初不以左降有所弛易受　命立馳至潞河訶輓卒以何不前對曰爲紅船紅船者楊村淤淺轉運之船也具得其稽索侵牟狀公笑曰吾分爲三番遞運則弊不得行矣已而果然嘗夜宿通惠河傳籌發運艘危坐黝兩巨燭手漢書一冊風雪繞其鬚髯達旦不寢人望之曰高郵公眞勞臣也明年召入爲國史院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

上時御南苑手脫所服　冠以賜面　命之公頓首出坐堂上進其屬問曰新舊人以名第需次者

幾何人曰千人矣椽史之以年勞在冊者幾何人曰倍之矣問其循序爲注補曰員缺之汰也資歷之有不相當也卽如是有十年之人而不得官也問其設法爲疏通曰參罰之多也開復之不易也卽如是有十年之官而不得遷也公太息起曰是安用我主爵者爲乃舉職掌所當釐正者分爲二十疏杜門請假繕寫十日而始成奏旣上見者咸服其精切蓋公天性彊于吏職能斷大事處之不疑以吏部用人爲天下安危治亂之本上以協恭

同事外以厭伏羣情綱紀畢張苞苴抑絕卽下至流品勾稽年贏月縮銓除移駁甲是乙非他人視之叢脞紛糾頭目眩瞶者無不吐決如流笑譚不倦而公亦自此漸以病矣公病而　尚方賜藥物趣　累詔不得已復出出而坐兄子科場事責授太常少卿未幾卽進左副都御史有意復嚮用之而公竟病不起嗚呼斯可謂出身爲物以死勤事之君子已公亦奚憾矣哉其或有不量公者曰古稱得士可以後亡公之初節不可爲不用也何以

不能挽橫流救未造乎是不然山東亡命鑾起如龍山滄浪淵諸賊天下之巨猾也公以一節挑三百騎未浹月而收縛散遣之殆盡亦足以見其略矣京師倚邊腹建牙爲特倚舊制額兵十萬有無尚不能支乃抽調潰亡之後不復能軍廷議遂裁一督師一保督三巡撫二巡治六鎭帥而獨留劒督一官以任公予之以各路零星收拾之罷卒又闕其一年之餉而以當騶騶渡河百萬方張之流寇撩猛虎以空拳救燎原于杯水尚謂公力獨能

辦之然乎否乎撤寧前併山海以爲搘梧根本之計此何等時也謀國者狐疑相杖公爭之數月猶不見從賊大同闔急而後遣之故公以單騎十日盡發關寧勁旅顚沛勤王去京師二百里而已無所及若夫公之南還也柄臣不過資其空名而未嘗假之實力然猶扼淮不可蹈海何之走單舸於颶風鱷浪之中幾至觸石橫流妻孥破沒而後東身歸命嗟乎世之不量公者固失之矣彼謂智者覩危知變轉敗爲功又豈所以知公也哉羈旅登

朝非勳非舊遽受客卿之禮驟立羣僚之上苟非盡瘁竭誠何以報恩塞責又自悼推遷典毀耻以其餘生倖富貴庶幾乘機構會殫未死之力以救濟元元是以出入數年焦形極敝此固公之自待如此而其用心良已苦矣才大則磨斲自多名高而牴牾亦甚公於是乎術輔其資道全其用有寬厚愛人之德而議獄不厭其深詳有變通宜民之方而守官必主於繩墨其意在別嫌疑擿隱伏絕賓客棄親知取一切以自立於無過然後可以

保持善類調護艱難負方圓並盡之才逼膏火自煎之勢靡事不爲繼之以死維

當宁以馭騏驥者利其銜策擇棟梁者善其斧斤顛倒詘信妙於駕御而勞臣中壽奪我股肱宜乎手詔爲之驚嗟而拊髀加之痛惜也偉業辱與公游每見其酒酣脫帽顧盼風生詼啁譚笑而語不及私簡易威儀而辜之增悚輒驚以爲莫能測識及往問公疾公自言昔年經虎口葬魚腹瀕於死者數矣

主上待我厚今犬馬氣衰便恐無緣酬答不覺涕泗橫流故今日執筆表公心事以告萬世其使王氏子孫知

朝廷所以保全先臣蹈戴無極而後人之過此者得此碑於苔侵石泐之餘摩挲捫讀論公之心而參攷於紀載必有爲之彷徨而愾嘆者斯於公亦可無負也已公生卒皆以已亥葬于其鄉之跰踏山而鄒趙兩夫人以　詔祔于七人孫六人餘在

誌傳中公嘗割股肉以療親居喪稱死孝而高郵大水捍災患有功皆其大節不可不紀嗚呼觀公於此二者則其爲

君國以不有其身又可得而知也爲之銘曰

於赫三事徽音不顯允文允武王臣蹇蹇廼告圻父曰予腹心乃陟上宰左右一人錫之天閑爾亦千里駕我日車掉鞅不已維玉及瑤垂帶以朝耀首有飾翠帽豐貂雲臺是圖憂公見貌于思于思遇天一笑亥有二首辰在降婁害于股肱箕尾以游追命舊勞大書深刻史臣作歌爰紀衮職淮水

方洋我公障之高城無恙我公相之卜玆墨食公
其來思寧碑巍巍宰樹參差後千百年視此銘詩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永寧王謂張公神道
碑銘

世祖皇帝御極之十年兵部右侍郎張公鼎延夙夜左右執事有恪上憫其勤勞加恩賜金幣馳傳歸里公卿祖道於長安門外都人以爲榮又六年公以病卒於永寧之故第其子兗州太守琯吏科都給事中璿泣而言曰維我

國家天造之初卿貳大僚不敢遽以骸骨爲請有年至致事者輒留宿衛奉朝請於京師其蒙恩予告有之自先臣始是不可以莫之紀也又三年兗州服闋補淮安守而命偉業書公墓隧之碑謹按張氏陝西同州人始祖仲文避兵徙洛之永寧仲文以下六世諱士益緣其子中丞公貴得封中丞公諱論仕至四川巡撫都御史以元配段夫人生公公舉萬曆壬戌進士起家行人考選兵科劾兵尚書霍維華以罪廷諍惠安伯張慶臻賄改勅書及宣大總督張鶚巡撫張三杰失事狀所言皆

施行當時推其讜直陞兵科都給事中在明季啓禎之世蘭州土司奢崇明反連結水西中丞初按蜀繼受任滇撫克遂前功先後收復四十七城拓地二千里五峰山桃紅壩之捷誠其渠魁邛笮蕩定論功爲西南第一方中丞歸自按蜀以清卿居里負知兵名而公被擢在省垣將吏勇怯軍機進止皆其職所當執奏每在直中夜治文書參密畫旬日不敢洗沐其劾張慶臻也　上怒慶臻勳舊掌京營行金主書竄易詔草文華召對事連長山

相劉公鴻訓劉賢相其曲意慶臻有端受取事未得考實公雖糾擿慶臻無所避終不欲傳　上怒致大臣辟故與御史吳玉持論並劾正而公徵爲持平在廷服其知國體後於平臺數被引見敷奏詳敏　上以爲能奮遇寖隆以中丞撫蜀子例不得居諫職請避歸忌者撫其里居事輩語聞左官薄謫而中丞亦功成納節矣流寇之渡河而南也首陷澠池盧氏次及永寧永山城不修礦盜亦動邑無真令民皆搖心中丞即巴渝之舊部遏宛雒

之嚴衝誓衆登陴捐金犒士天寒露止離風雪皸瘃之患城全身瘁屬疾不起公時已從行人司副再遷爲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職事修舉駸駸且復嚮用既奔喪成服伏闕上書曰臣父出定蠻方還扞鄉里戮力兵間致於僵仆惟　主上念葛亮之渡瀘以勞定國憐子囊之城郢沒不忘君庶俾先臣死骨不朽　上省章嫌其稱舉過實下所司按驗竟坐免官或以爲用事者因微文修舊郤非盡出於　上意也監軍道湯開遠好直諫嘗追論

公曰永寧鄉紳張論以死勤事不蒙優錄并其子錮之熊耳以西塲壁以百數有不聞之解體乎閣七年李自成再起中州先破宜陽永寧而雒陽遂至不守公流離中條上形勢請於宜永之交如韓城三鄉者宿重兵守要害山道阸陿可以搤其吭而弗出且曰臣爲親受譴不獲復奉闕廷敢因耳目所及一陳滅賊之策永填溝壑終無所恨　上亦韙之然竟弗召也嘗憤中樞失策流涕告所知曰嵩山綿亘三百里宜永當適中之地永有東西

二崤之固尤足設險賊之出入秦豫磐牙穿穴於其中始先人守永卽所以守雒守雒卽所以守中原當時不圖其功覆用爲罪山民憤歎人無鬬志賊勢披猖未必不繇於此嗟乎吾父子功罪已矣如國事何哉當自成破永公守南城事急主僕匿於堌井賊燭以炬弗見投之以石弗傷越兩日有一嫗來汲僕謀於公緣綆先上方及幕賊攜刃者至將加害嫗紿言吾子也遂脫脫已嫗忽不見僕傳語其儕篝火井旁號公出之歸於溪源寨五日

中夜心動跨驢急行天明而跡者至報曰已去乃免公有井異記著其事文多不載公之免也宗人多死兩子幸無恙避地河北懷縣間行歸營中丞寇窄於故山中賊騎充斥公晝伏林莽夜穿窬穴葬畢仰天慟曰孤子自此可無憾矣汴梁之急也公建議奏兵雖奉詔來救賊鋭甚未可爭鋒可駐鄢鄴縣扼虎牢之險爲持久及孫傳廷敗於柿園歸奏撤衆復出關自謂必勝公獨貽書戒勿輕敵宜修復雒陽進戰退守出萬全之計廼吾謀適弗

用而明亦已亡矣兩河並覆郡邑受僞署誅鋤大姓搜牢金帛公子弟被執彭考惴惴宗族之弗全會　本朝受命大庇生民百度維新九品式叙公用薦徵拜吏部驗封司郎中由驗封改考功管大計是時天下新定長吏丞尉軍中以便宜除拜皆白版假守年勞治行椽吏輒去其籍莫得勾稽公據典章覈流品浮僞必黜貪殘必懲奏免千有餘人銓格以正甲戌分校禮闈所得士有至公輔者累資晉太僕少卿換大理寺爲正陪侍郎於工部

爲左於刑部兵部爲右階通奉大夫再進秩一等禮遇視六卿益異數也其在大理刑部也屢決大獄亭疑奏讞依於仁恕仍抗章舉正職業申嚴律令不爲煩苛大者定僕區之法寬株送之條盛夏請解出繫囚衆黜民妄指莊田詭勢自匿者必正其欺謾至今奉爲絜令焉公爲人曉習文法在事勤力鮮所回隱同列或語以受任日淺宜引嫌避可否公揖擘出涕曰某遭本鄉傾覆生類殄盡髣髴攜細弱歸命

聖朝出虎口攀龍鱗際風雲脫湯火若不能出身自効神益萬分何以見陳許汝賴之士乎其居心盡節如此中丞有別墅在金門山所產質簷篠簜埒於江陵之橘成都之桑公之謝政歸田疇廬舍次第整比於其間立家廟設義莊以尊祖收族暇則偕鎖少參諸公爲阡陌之游作五老圖自爲文記之有勸之復出者笑弗應二子中外並歷顯仕垂紲揭節歸拜公於德里公與廉夫人慨然太息曰吾出臂井之中上見烽火接天下見積屍撐距

當此時未識鴈命所在詎意今日骨肉復完鳴騶夾道上先人之丘隴哉語曰知足不辱

聖主之優老臣恩不可以忘也公兄弟三人季曰世延夫婦死于兵公撫其二孤城堙有恩紀廉夫人視遇如所生人以爲難夫人事公母段太君以孝內治肅飭先於公二年以沒公字慎之別字玉調有文集二十餘卷葬在豐原之墟以廉夫人祔子三人長琯次璠也季琇殤女三人孫男一挺之孫女一餘詳在墓誌偉業聞活千人者必有封中

丞之討蘭州與水西也不多殺戮以倏首功不附宦寺以趣賞率髮人蛮部可撫者撫之巴童賓女無歸者歸之其仁恩結於蜀人猶宋之有張益州焉黃巾禍亂食祿之家多見屠滅張氏子孫獨完受其福嗚呼上下三十餘年觀公父子之際亦可以知天道矣初偉業之識淮安君於浙也因吾友張黃門救菴以定交繼在京師得交吏垣君距今十有餘年矣淮安友道敦篤契分特深熟聞公家世行歷言之庶足攷信茲以揭德樹阼爲屬容敢

用不文辭謹撰拾大者著之如右而系之以詩曰

金門之竹有琅有玕上拂白雲下拂青巒于焉宴衍于焉考槃河水漣漪二嘯巑岏篤生中丞功著西土紹啓我公主閫是補諤諤在廷不茹不吐亂之始生載櫜其旗　皤皤黃髮有勞實多覆曰僭愚讒口則那心之憂矣涕泣滂沱人亦有言我罪伊何　洛之竭矣乃穿我墉井之洌矣乃逃我躬誰其擠之我是用憂誰其拯之使我心惻　亂其有定天降厥祐　王師徂征生民乃救

帝思耆德召置左右豈不懷歸竭慮恐後　乃亞司空乃貳司馬

帝曰汝勞錫之休假錦綺千純黃金百冶公拜稽首歸永之野　飲此旨酒瞻望北邙哀我人斯何辜流亡愍余一老歸焉永臧蒼蒼者天矢諸弗忘伐彼篁簹爰作笙簧嗟嗟管聲薦我蘋藻凡爾子孫不遐有詔神之聽之工祝致告　維厥祖是承維先公是行龜鼎及龜刻茲令名如嵩與少不騫不崩後千百年家以永存

墓誌銘一

僉憲梁公西韓先生墓誌銘

偉業奉先大夫之喪在殯眞定少宰梁公諱清遠排纘其尊人僉憲西韓先生行事來告曰月日公薨月日公葬納窆之石未有刻文以累子偉業爲之嗷然號曰西韓吾友也聞朋友之喪禮宜爲位哭今惸惸苴絰之中弗獲以其服哭之又大功廢誦可銜哀述筆預知文字之役乎敢稽顙辭踰

月伯佟公再以少宰之意來速銘則又索歛流涕曰孤子交於梁氏父子者二十年先大夫所具聞也梁氏方貴盛知交故吏滿天下少宰不以假名公卿手顧重趼三千里固以屬余其謂篤老故人知公之生平爲悉也敢終用服爲解乎乃反袂拭面刪取其辭而銘焉按狀公諱維樞字愼可別號西韓生眞定人其先徙自蔚州七世至太宰貞敏公始大貞敏第四子封中書澹明公諱志以元配吳夫人生公公生而環異眞徹奇愛之既長負

志節讀書不屑俗儒章句澹明公仰就家塾塾師避席謝非所能誨且曰是其文殊類夢白夢白者高邑趙忠毅公隆萬中所推眞定兩太宰也時以小選家居講道指授生徒公執經往待遂爲入室弟子每著書必命校讐丹黃接席得所詠韓河諸什撫卷嘆曰風雅不墜復見之梁生矣其愛重如此學成至京師及應城楊忠烈之門楊一見嗟異曰高邑誠知人乙卯京闈旣雋諷誦自如罕接賀者趙公聞而喜之曰此吾所以取慎可也天啓初

趙公枋用公以貞敏褒終之典未備上書闕下因趙公以徧贊賓客表章先烈討求國是愍綸下而公之聲名爛焉逆奄起詔獄目趙楊爲黨魁首被禍趙白首會逮公傾身贍護唯謹趙公得減死出語人曰若慎可者斯可謂之義故矣楊銀鐺膠致道出恒州公簏蹇往迓大言檻車之旁曰公此行足以垂名竹帛死者公之本志豈足畏哉楊舉手曰知子此來不徒師資之情昔人有言九死不悔此吾心也於時邏卒獰立人皆以耳目非是盡不

爲門戶計公不顧累下春官第臺使者疏其才京朝官以詔書保舉久之用吏部銓考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公大臣子孫生長畿輔朝章國故耳擩目染機密之地演綸書勅胥倚辦於公上命草詔諭督師漏下二十刻中使闢閤門以待傳呼迫趣援毫立就宮省爲之嗟伏應詔陳便宜多所指切進循良城守二書願頒諸選人爲挈令章下所司踰年晉尚寶司丞副掌典籍事先是典籍一官非復祖宗舊制官資由他塗雜進久者子弟枝附盤

互於其中當國者與外廷忤疑爲煽動坐以漏泄省中語言之上杖殺之而改用公等一二正流擢自乙科特重其選公屏交游避名勢雖爲當途引用公務外弗肯與通廼同事者班在公右沾沾喜自詡相君之私人交關請謁向時得罪者親黨側目思報蜚語上聞中外皆知公薰蕕不相緣染而論者以官聯接跡譸語及之誣既白猶用其文罷公士論怫鬱未浹月起家擢任工部主事從尚書吳橋范文貞公請也范公憂神京孤注增樓櫓庀

戎器公襄其勞無何廟社淪胥嬰城被執誓以必死

皇清定鼎即舊官錄用奔濬明公喪歸而孝養吳夫人者八年用疏薦復出補營繕郎管理三山掌灰物之徵令以共邦用匠人之取厲碼冶氏之給薪蒸轉移執事之車牛儆費公壹其數量課以員程悉徙稱平乾清宮告成得文綺名馬之賜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整飭武德兵備武德多鳴髀暴客豪大姓爲之窟穴莫能擒治公簡練營兵署其驍

雄爲右職責以討捕收府奸者置之法縛巨猾送都市戮之境內以清視事一年絕苞苴愜徑役督河漕之卒而牽輓時申逋逃之條而株送免惠政流聞會入賀遂乞養後五年而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四學者私謚爲文孝先生稱本志序篤行也公於書酷嗜歐陽率更得其楷法

世祖皇帝知其能命書數紙以進　天語褒嘉傳爲盛事所著玉劍尊聞及性譜日牋內閣小識羣玉直舉等集數百卷公之在典籍嘗請下獻書之

令以備典章缺失事不克就至今金銷石泐之餘考鉤黨之始終辨政本之功罪非公紀錄孰可援據哉公生於丁亥年八月之二十九日卒於壬寅年十月之六日元配王氏繼王氏再繼杜氏少宰貴於典得加恩二母元配王贈恭人而杜貤封亦如之有六子長少宰也次清泰諸生次清傳武進士候補鑾儀衛次清尚清芳清烈與兄清泰皆早卒孫男七人允樸胄監允栢允栴允梅皆諸生允榛允梧皆清遠出允杰諸生允樾皆清傳出孫女五人

曾孫男五人顯光卿光憲光蔭光諧光皆允樸出曾孫女三人少宰以某月日葬公於真定某鄉之某原禮也余與公定交於先朝比去京師十五年宿素已盡唯公迎閤握手高譚盡日余疲薾不任趨拜而公善飲嗽據鞍躍馬能勤於其官當是時公之諸子鳴騶夾道人或愛公勸其少自暇逸輒笑弗應間爲余言年少時射麋擊兎於茂山之下韓河之濱極望平蕪登高長嘯慕袁絲鄭莊之爲人又先業在離橋莊有古柏四十圍趙忠毅嘗過

而憩焉歲月不居身名晚晚每摩挲其下彷徨嘆息不能去余因察公志氣魁岸沉塞類古勞人節士之風年雖遲暮宿心未摧每思出其所長自効於當世非苟以家門貴盛榜散自全者也彼愛公者烏足以知公心哉余投老荒江六年衰病坎壈倍於疇昔公家英嗣皆以公故辱知余余得棲遲閭里苟視先人之敝舍者夫猶公賜也嗚呼其可無銘銘曰

漢有平原觸忤宦豎意難相勉不憂不懼偉哉裴生爲前孝廉徒步往送崤澠之間侃侃梁公嫓美前烈執義名賢古人之節嬰也存趙融乎訟楊同垂信史北州之良伯鸞五噫叔敬七序作爲文章掌帝之制益耳有後河西以封一門萬石四世五公烈士暮年壯心伏櫪毋以老耄敢自暇佚恒山奕奕滹沱洋洋敦丘宰木赤壤黃腸我銘幽宮以報死友陵遷谷移斯言不朽

左諭德濟寧楊公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濟寧楊公以避地卒於毘陵東南二十里戚墅堰之方坌村其孤通睿奉其喪歸葬以狀來言曰先君之沒也遺命就葬江南而請子一言以銘其藏今諸孤奉母北還將卜諸先大夫之兆而不得子一言是再違先君意也予受而哭之曰予何忍銘吾友哉按狀公諱士驥字朝徵別號皃岫中辛未進士選庶吉士癸酉授翰林院簡討甲戌奉命冊封趙

王王以疾請無拜公正色裁之卒如禮丁丑會試同考得春秋士二十三人明年皇太子出閤講學充較書官以職事糾中書黃應恩失當事意尋以經筵講官召對面論考選得失疏劾吏部尚書田唯嘉及其鄉人太僕卿史葂所爲諸不法上用其語唯嘉黜免葂逮問未幾田史之黨復振公病請回籍辛巳史葂死獄中詔籍其家應恩前已他事論死乃思公言爲可用壬午召見擢右春坊中允副考北闈得士百七十有一人癸未題補日講陞

左諭德管誥勅脩大明會典甲申得旨宣慰襄藩
賚手勅諭左鎮入援會通州相出治軍請以公收
山東義勇未及行寇陷京師公投愛女於井趣孔
夫人與妾陽氏祝氏縊已則仰藥自殺爲防守者
覺水灌之大吐復活孔懸絕甦二妾與女死焉得
間棄家南奔督輔請爲監軍護諸鎮帥不果遁江
避兵武塘既而轉徙於丹陽金沙終歸毘陵鬱鬱
不得志以死初予同館兄弟二十四人而豫章楊
機部山右王二彌公與予四人者立朝相終始機

部最伉直予與二彌好持論公謹質凝重多大節
其以職事糾黃應恩也應恩者小人歷事久關通
中外舊制詞臣於殿閣大學士爲同官而中書特
從史即積資至九卿不得鈞禮淄川相以外臣入
廢掌故而應恩挾中官重示籠絡又助爲調旨以
此得相張心益驕無舊節公與語不合立具奏又
移書淄川責數之而僉人盡目懾公矣田唯嘉者
以吏侍郎取中旨進於相張爲師生而史堃特虎
而鬻父喪家居願指諸大吏爲威福天下莫敢言

公於便殿白發其端退而上書條疏臧罪章十數上當是時　先皇帝欲公盡言故下嚴旨屢詰辨荷一語參驗失實且收坐而公所彈奏又皆閣部大臣方任用領事其黨以聲勢權利相倚行金錢數十萬金吾大璫爲耳目日夜思有以中公而公以一書生孤特寡助結怨要近危禍難測朝士自一二人外莫敢過其門大會廷中無有立而與之言者廼益慷慨發舒盡列其詆欺狀以進終使邪黨莫得楮梧顛倒錯愕咋舌喪氣自實而後止此

固公質直忠孝上感　主知而　先皇帝之明不可及也已公之奔走漂泊憤懣發病病革而大呼　先帝召對者三凡以感舊恩而必報之死也嗟乎當　先帝親儒重學而同官三四人奉詔輔導太子其遭遇之隆可不謂盛歟逮乎天地裂交游盡二彌前以病亡機部嬰城不屈而死唯公與予得相見於流離之中而復沒於窮村喪櫬未還妻子不立屈指二十四人零落亦無幾矣嗚呼可不嘆哉公始祖諱林元季自北地遷濟林生惠惠生

景高景高生鸞鸞生贈中大夫震震生贈中大夫
思仁皆以大參崑源公洵貴贈如其官崑源公卽
公父也崑源公初娶周淑人蚤卒繼娶聶淑人生
公公以甲子舉于鄉丁卯而大參公沒聶淑人亦
亡不及見公成進士公每言及未嘗不涕泣也公
初娶贈孺人黃氏繼娶封孺人孔氏實聖裔妾陽
氏宛平人祝氏江都人以殉難故其葬也必以祔
禮也男五人長通睿諸生黃出次通俊通久俱諸
生次通敘孔出次通佺妾經氏出女一孫一璜通

睿出孫女四人公詩文雅練章奏尤警覈所著靜
遠堂稿玉堂薈記戊寅紀事甲申核眞略凡數千
卷生于丁酉七月十四日卒于戊子七月十一日
享年五十有二其卒也通佺甫二歲公命育之江
南且指以托通睿曰青山埋骨何必故土待此子
成立以守吾墓今盡室北歸通睿必能奉經氏母
撫幼弟以無忘父命嗚呼公雖卽安先隴而臨沒
遺言請以刻諸墓石以明公避地之志也爲之銘
曰

直矣而不罹其禍忠矣而不遂其名其必死而不死也君父之德其不死而必死也臣子之心豈其道之將行而命之不辰唯夫不有其家不有其身以全吾貞用昭示乎後人

鴻臚寺序班封兵部武庫司主事丹陽荊公

墓誌銘

丹陽之北七十里爲黃塘村有荊氏祠堂子孫累千人喪葬祭享必合其族於祠下有以鴻臚寺序班封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主事葬金壇之麥穗街者爲玄初公族人所推爲祠正者也公諱文端字肅之玄初其別號卒之歲得年八十有五其以兵部主事封公者曰吾友實君諱廷實崇禎癸未進士其先漢荊王賈也以國爲姓元末祥十公徙

居珥塘村始爲丹陽人累傳而水南居士諱輅以次子考功郎光裕貴封如其官丹陽之荊始大福建漳州府幕省吾公諱光祚水南長子於考功爲兄則公父也公繇諸生入太學授官鴻臚輒去職家居以孝悌聞先人資產推其上腴以與仲叔二弟仲季亡子幼公成就之訖於舉進士而實君先是辛酉捷省闈以經義知名當是時金沙婁東負天下望實君最季達爲共起者所推重海內之士贏糧徒步以趨金沙門巷常滿其爲實君所容接

者見公無不拜公顧勿色喜曰吾家自水南公以來皆用退素爲業爾以經生驟致虛譽若此可不戒哉已而實君棲遲累上顧視同輩及後舉者皆食祿得顯官親老矣公適慰之曰若以名德重天下於我足矣豈藉一第娛老人耶其雅趣如此公爲人彊力任事醇謹篤誠性方嚴寡言笑不妄交與好面折人之過其中寬然長者也輕財好施見孤嫠窮餓者傾囊橐毀質劑無幾微德色其爲祠正也每春秋時享庀俎豆省牲牽具薪蒸眡滌濯

率羣從子姓執籩裸獻不以年至爲讓不以寒暑爲解祀畢手料簡酒肉序列長幼飲三行顧視同坐諸老人曰吾族大子弟數犯法不可以無教令乃書二簿册徵其善否召不率教者前責之曰某年月日以某事應撻罰雖甚頑梗若撻于市無所容退而相戒莫敢犯恐使我公知也一郡之人咸稱其宗法公以巳丑三月十八日卒卽以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偕王宜人合葬宜人王恭簡公之孫涉縣令栗恭公之女有家教年七十有五戊寅七

月之三日卒生四子長廷獻仲廷聘兵部主事實君爲叔子而廷璧其季也女一諸孫十人丙戌舉人名子周者廷璧出於是實君以其狀來乞銘婁東吳偉業曰宗法之不行於天下久矣自大夫不立家廟世族弗設宗老而長幼無所習賢不肖無所勸兵興以來譜牒散失數傳之後將視其祖父不知誰何之人此可爲歎息者也余與實君交二十年其間友朋摧折殆盡或親從凋落或家門陷破獨於荆氏名高而德違其禮仕晚而祿逮其親

處於邑危民亂搶攘流離之中而能使門戶晏然名位通顯守先人之祠以教養子孫其祖宗之積厚使然歟抑宗法之善足以致之歟君子謂玄初公之處已也惠而勤其教人也肅而寬其事先也敬而有禮是不可無銘爲之辭曰

公生巳丑　世宗代日月七紀天地壞　先朝遼老古遺愛宜人辰當甲子再又十有五祿不待四子十孫福大來叫　俊偉修傳建遠邁夔皐及周後未艾龜食其吉筮無害後五千年銘石在

嘉議大夫按察司使江公墓誌銘

按察司使江公病且革執余手流涕曰吾死不可不速葬吾墓有寢室將於此終焉所以窀穸之易也言已哽咽哭哭已復誥誡如前余爲失聲長慟其明日公果與疾載棺而行越十有一日卒先是公葬其原配張宜人遂自草生壙誌略於是其子德祖孫紹賢以庚寅六月十五日葬公八里橋之新阡迺即公誌略來乞銘余泣曰公未死而欲見余文既病而托予以死也其何忍辭爲序而銘焉

序曰江氏家世無爲軍始祖聚從　高皇帝起兵以功授昭信校尉世襲浙江衛所百戶聚子亮陞千戶改太倉衛進指揮僉事亮生懷遠將軍宣宣生指揮同知英英生二子長都襲世爵次山則公王大父也山生復亭公天然始用文學顯復亭子五人長御史亭泉公有源而見泉公有功爲第三子見泉子亦五人仲即公也見泉以孝廉通判寶慶府陞雲南彌勒州知州謝病歸公始以乙卯舉春秋第五人壬戌成進士選授刑部主事陞員外

改調兵部車駕司進郎中以忤瑞削奪　先皇帝
即位起原官擢肅州副使丁外艱服除補廣東嶺
西道加參政再遷江西按察司使因署驛傳事以
微文被譴歸公之族出及閱官次第得於自敘者
與此公成進士叔弟狲寰公昌世甲子舉于鄉見
泉公年八十公兄弟五人日擊鮮奏酒諸孫奉觴
翰臞上壽里人榮之其任嶺南也狲寰謂選亦得
廣州一官公兄弟老矣相愛也仕宦得相依里人
又以爲榮此公之孝弟也其忤瑞削奪也族弟雍

世者游長安與里人某某作歌詩刺瑞事發駢斬
雍世獨亡命得脫邏者大索踪跡且及公禍不測
公正色無恐卒以免　先皇帝初詔用權折諸臣
起家輒致澤要公僅循舊牒需次一載乃得備兵
肅州肅州爲西凉絕域人馬踰隴者道上絕水草
且十日公以清郎召用棄擲萬里外於人情不能
無少望公處之晏如在嶺南日沿海賈舶闌入貨
物爲奸利長吏坐而操其息以爲常公所轄非汎
口以颶作漂大艦數百稅之可得十餘萬緡公禁

止勿上岸曰庸知非洋寇耶此公之居身服官也公與給諫荆巖許公爲同年相得歡甚里中人所稱江許者也從江右歸給諫已前歿矣余兄魯岡初爲孝廉公常奉　詔以三品官得舉所知疏其名入薦後舉岡成進士稱廉能世以公爲知人始余年七歲讀書公家塾識公公卽是年領鄉薦後三十年家居公折輩行與余及魯岡游當是時同里中如予兄弟最稱寥落矣公於他雖甚薰赫未嘗少降意此公之居鄉與交友也公五十外便絕

房室閒好蒲博諸戲里居十餘年起第舍斥園圃窮日并夜唯恐弗及每一屋成張樂置酒無何應檐欄楯移就別築浸尋撤毳椽從之矣公於子弟不欲有所付託橐中裝多爲僮奴竊去晚歲常苦貧顧搜牢廢籬經營如故人或勸止之笑勿應夫人生謀百年蒐裘常爲算久遠避凶忌公自以旦暮入地手自料簡下里諸物可謂達生知命矣生平嗜好聊用遣放嗟乎其有不自得于中者耶公諱用世字仲行別號鼎寰生於萬曆癸酉九月二

十六日卒於順治庚寅六月初四日年七十有八
原配張宜人生於萬曆丙子二月二十日卒於崇
禎乙亥四月三十日年六十二長德禎蚤歿次
德祉國子生孫男四紹賢府庠生德禎出紹祖紹
貴紹顯俱德祉出初公以巳丑八月先葬張宜人
側室李氏祔焉及公之葬也去歿之日僅及旬耳
公羊傳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
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禮大夫

三月而葬同位至公其當時者歟不及時者歟予
見六七年來士大夫不告喪不會葬兵革殺禮危
不得葬者有之矣其子孫或以卜兆請具喪三年
矣葬矣乎未可知也夫過時而不日則固已葬矣
春秋猶謂之不能葬況過時而不葬者耶公之預
作終制氣絕便斂斂訖便葬子孫遵而行之哭泣
盡哀送車數十乘渴葬而得其正可不謂之禮歟
吾故誌而日之也銘曰吁嗟江公居此室簽言協
謀龜食墨後五千年視銘石

梅村集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二

中憲大夫廣東兵備副使王公畹仲墓誌銘

余同年進士其在無錫者曰馬公素脩唐公玉乳錢公凝菴王公畹仲吳公永調爲五人素脩負夙名晚達而唐公尤衰頓凝菴仕宦不大進永調用足疾引休畹仲有弟曰晦季相繼成進士門第通顯伯仲皆少年在同人中最爲踔絶矣已而素修殉節唐公以病錢公以兵皆死而畹仲任南部憲

副聞寇難自經余與晦季遇于吳門相向慟哭無何晦季亦死矣今秋永調以書來爲畹仲請銘曰此五人者惟吾在耳是不可無見于君之文也余讀之不覺泫然流涕嗟乎二十年間人事變滅知交都盡觀于一邑則海內可知矣觀于王氏一門則他人可知矣嗟乎其何忍弗銘按狀公姓王氏諱孫蘭字畹仲別號雪肝其先河東人也十四世祖福從建炎南渡僑居吳之洞庭其自洞庭遷無錫則自十世祖信始信以辟召官浙江鹽運提舉

生三子其季曰忠良公其後也忠良生珩珩生伯遵伯遵生鵬鵬生宙宙生之柱之柱生贈君我知父子皆諸生有志行我知以次子孫蕙知縣考滿恩贈文林郎卽晦季也公爲贈君仲子少而穎異父子兄弟間自爲師友甲子舉賢書三上始第選刑部主事奉勅視江北獄多平反擢員外郎出守成都煩劇號難治蜀府宗人以氣漁食鄉里市人叫譁操白梃逐之且東苴燔其屋公立而撝曰宗人撓天子法宜治爾等小民爇王府如三尺何皆

斂手曰惟太守令當是時徼公言幾亂居二年奉贈公及太夫人諱歸服闋起補紹興守歲大祲設法賑救所全活甚衆久之以積勞擢廣東南韶兵備副使粵中承平久軍政不修又以去京師遠督府驕窶用文法束其下監司治一道兵不得視虎符尺籍糧糗鎧仗無所關預以爲常公視事欲有所整飭會猺獞反誓師湟川冒瘴癘穿箐銑薄其巢殊有斬獲御史上其功報聞矣尋楚警抑至長沙衡永蹂躪無堅城韶境接比戲下士不滿百公

殫力扞圍使十輩請兵得羸卒七百人復以他警一夜撤去連州陷樂昌乳源仁化自潰韶吏民縋而逃手劍當門不可止城中空無人公仰天嘆曰事不可爲矣再拜自縊死嗟乎以公必死之志使有一月糧率疲弱之卒千餘登陴授甲卽力竭城陷嚼齒罵賊而死猶可無憾地下廼公以一身蔽全粤而督府委南韶嘱賊所呼百不應人心尤解倉皇自縊是公之死不死于賊死于督府也公死而賊不至人有惜公者曰人臣之義城存與存城

亡與亡盡從容鎮定待賊至而死之未晚余曰不然夫死者人之所難未有不健于決成于果而敗于先豫者也當京師初陷時道路所傳以 先帝爲出狩素修將自裁客或止之曰君父存亡不可知而先致命萬一君存國復可若何素修毅然就義不顧也素修死其同時稍濡忍者一爲賊得卽欲自引決且不能彼夫封疆之吏城陷苟免其遲疑不早斷遂巡獲辜者踵踵猶是也而今責南韶以傷勇有是理歟公之必死其心則素修之心也

公之死不如素修則地與事爲之也公無媿於心足矣死之輕重何足問哉公配華宜人家本鉅族能佐公以廉儉方兩親繼沒公宦蜀在萬里外經營喪紀皆宜人力也嗜禪悅好賑予自奉簡薄寬和逮下待庶出一如所生公亡九年家事益井井教育婚嫁具有成法公生于萬曆巳亥九月十二日卒于崇禎癸未之十月享年四十有五宜人生于萬曆巳亥九月三十日卒于順治壬辰之三月享年五十有四其孤仁灝等擇日奉公與宜人之

喪合葬於徐陶涇之新阡子六長仁灝縣諸生娶申氏宜人出次仁液縣諸生娶馬氏側室嚴氏出仁溢仁演未娶俱側室計氏出仁渥仁澍未聘嚴氏出女六一適縣庠生殷臣庚卒一適郡庠生侯其源一適國子生楊世憲卒一字吳庠生劉履恒一字胡永和俱宜人出一未字計氏出孫男一仁灝出爲之銘曰

大庾嶄巖武溪水蝮蛇糾蟠瘴毋起白虹燭天忠臣死楓林青青魂歸墨城郭高萊故宮毀高墳纍纍

然君有子嵩里迎喪葬于此後千百年視良史

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仲常費公墓誌銘

今上在宥之十四年以郊祀大典推恩臣下寵及其世生封沒贈具如詔書於是溧陽費仲常先生以其子古心公貴得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配史氏贈宜人先是學使者以溧陽士民之請既祖豆公於學宮而 璽書之下也古心權關吳會得以便道過家上冢而獨恨公之不及見乃最公生平之行蹟涕泣來謁曰先大夫爲諸

生祭酒三十年齋志以沒不孝孤服膺遺訓以濫邀今日之寵而隧間之石未有刻辭若吾子畀之一言則以彰 君賜而揚先德先大夫其不諱鬱於九原也偉業既拜而敬諾乃即古心所爲事述序而銘之序曰溧陽費氏故江右鉛山徙也以宋參知政事諱士寅爲始祖參政生開禧中同知國用使以言利不便忤韓侂胄[illegible]鉛山徙溧陽之春雨橋五傳而爲元國子助教諱子潤助教之子爲明太醫院判諱仲淵仲淵之後累世皆以醫

顯其後有育齋公諱某心育公諱某父子擅其術稱專門名家心育公卽公父也公生而穎異心育公奇之慨然曰活千人者必有封吾祖宗爲此業以救世者二百年矣其當在此子乎乃盡屏青囊方技之書呼公而屬之曰此不足學子當識其大者有吾家叅政故實在公乃感激刻勵經史百家之言無不畢覽溧陽故山城風俗樸厚其人修士君子之節而公從其賢者游立然諸砥名行寡忤而少可務爲嶄然特立以不詭隨於世居家內行

淳備持喪哀毀創立祠堂勤修時祭事寡嫂以禮勸宗人以學與人交責備行誼磨切彊直有古人之風屢試於有司收其最等羞雁日盈其門邑子弟經其指授者皆通經服古見者知之輒曰此費氏學也嘗拾遺金於逆旅守而不去待其人還之邑令試諸生傳呼稍倨擲其卷去同事皆隨之出主者爲謝過焉里中見獻計設逆璫祠面呵斥之且貽書數其罪有怵以禍患勿爲動其守正不撓如此生平與同里宋婿園先生以功名相期許方

天下多事如國以孝廉參軍謀油幢筋鼓出入於巖關絕塞得以專制四道爲名臣公則屈首一經屢踏省門不利乃至太丘之講授不及伯休之賣藥以此恒邑邑不樂如國之子其武才而能文公見之喟然太息曰吾老矣不能偕如國從事馬蹄間他日其武貴吾兒其聯轡起乎已而言皆驗嗚呼其可感也已公諱良佐字忠卿別字仲常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史宜人爲其邑鉅姓閻德中外所稱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合葬

在溧陽城外之某阡子二長達終於邑庠生次達即古心也舉順治壬辰進士女二孫四人玆鑑劍皆達出而達所出則鉅也鑑與鉅皆庠生兄偉業曰楚黃州杜退思雅負知人鑒常司訓溧陽爲余言費仲常名行不置也宋如園從塞上納節歸相遇於金陵屈指海內人物笑謂余曰君未覩其不鳴不躍者耳吾友費仲常真有用士也余雖未獲親炙仲常而游宋氏父子間知其人視其友徵於宋氏則可以知費氏矣嗟乎參政不肯以言利

進閱數百載而子孫始復爲司農郎語曰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費氏之所積既已深矣公之績學砥行不能得之身而得之子豈偶然哉是宜銘銘曰山則三山江九派盤岡支水投金瀨處士高墳見者拜石闕巍然昭帝賚松柏九九勿剪敗龜云襲吉筮無害子孫繩繩綏未艾

贈內翰林國史院簡討鄧公墓誌銘

壽春城南二十里地曰東陡澗有林木鬱然者是爲贈文林郎國史院簡討鄧公之墓壽春故四戰地在明季分淮南北於通侯爲四大鎭而壽春以控帶楚豫宿重兵將不戢士鈔掠廬舍焚火屬天枯骴蔽地而府君之葬宮近焉孤子旭守而號哭身推喪車及諸河幾不克濟乃得所謂東陡澗者夜穿窀穴書伏原野若有物相之者而墳立鳴呼此公羊傳所云渴葬也渴葬奈何

以亂故不及時不備禮將以俟乎大葬大葬者遷也其因乎東陡澗則奈何曰天之相之也以不及時不備禮危不克葬之日而早畀之以吉壤其遷也足跡遍乎千餘里之郊而卜惟壽春爲食祗就形家者言相陰陽正方位以戊戌正月九日改玄房而下繂焉君子有善乎其卒事故謹而日之也

鄧氏蓋高密侯苗裔宋建炎中有右正言諱肅者渡江入吳歸隱於洞庭其後道常公在明初以富民徙實鳳陽之臨淮道常公三世曰濠淵公諱聰

濠湄之子曰景陽公諱洲再從臨淮徙壽州卽公父也公諱讓字汝謙別字咄泉爲景陽公次子孝友篤誠不苟訾笑事長惟謹接物惟和雖遇童豎勿簡勿倨桑而不犯儉而中節規言矩行尺寸無爽當景陽公見背年甫十有八兄敬前母出也公獨身擔拄膊洗以時事母張孺人克盡其養娶於沈早沒繼配蔡孺人朝薤暮鹽黽勉佽助公少負才好學家貧母病經營醫藥母亡廢書流涕乃棄去轉轂梁楚間精彊有心計蔡孺人機杼操作以克相於成稍贏則以修橋梁麗道路散施故舊親黨婚乎於我成喪乎於我殯惸獨乎於我養焉性好潔築室八公山下種蒔花藥絕去塵坌東阡西陌父老相存是非質成讜言裁正雖以一布衣家居人望以大人長德邦君加禮推爲鄉祭酒其未舉子也遍禱於山川夢日而生故名之曰旭字以元昭厚脩脯延經師以爲教孺人篝燈佐讀嘗顧而嘆曰爾父有志不遂鄧氏世有隱德其興在此子乎元昭今丁亥進士由翰林簡討升洮岷道副

使贈公以其官者也嗚呼公與孺人之志可無負矣而豈知不及見哉公生於庚午八月十九日終於辛巳正月初六日年七十有二孺人少於公五歲乙亥六月十八日以生而其卒亦辛巳爲五月之晦當張孺人病也孺人齋而額天欲以身代公没而又號呼躃踊相隨入地若孺人者可謂難矣元昭與余同官其從簡討乞假歸葬也山嗇水旋經營重繭余遇之南中談其兩親生平未嘗不涕下既以檄催北行不果中遭齮齕遷洮岷道以去

余相送出都門慨然太息曰自壽春去秦川二千餘里而洮州又僻在大夏眉皇蘭山南一官絕塞何以爲先人圻土計哉今得請而歸歸而克葴塋事以余之習其先行也故用御史劉公之狀來謁銘余嘗讀東漢樊重傳善農稼好貨殖賑贍宗族恩加鄉閭身没之日削衰棄責者以百萬其後一宗五侯貴盛無與爲比心嘗善之比誌公墓知公之好施而啍然於仁人之必有後也元昭在館閣中師資氣誼在生死流離之間營護其妻子不以

存没易心不以鈎黨避禍天下聞而壯之接援同志問遺故人急難周旋窮愁慰薦先人後已終始勿移嗟乎友道衰矣求其扶義倜儻未有如元昭者也豈非府君之風類哉公止一子而元昭有六人曰煟曰熵曰煒曰煥曰熇曰炳女二人鄧氏之與未艾天故畀以吉壤發祥而公與元昭其賢有以致之也法當銘銘曰

謂公爲隱兮處乎市謂公爲俠兮近乎儒誰其與游兮鴟夷子皮左春申之臺兮右期思之陂中封

三尺兮後千百年　悲胡五世之返葬而不歸骨兮具區噫嘻惟魂氣無不之兮吾將以閟之包山丈人而已矣

太僕寺少卿席寧侯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江南大祲當事者設法勸分吾郡席君寧侯以太學生捐八千金賑饑者應撫黃公希憲以聞優旨嘉奬予以官君以親老固辭且上言願助國家討寇請輸所有以佐軍　先皇帝以爲忠卽家授文華殿中書兼太僕寺少卿當是時司農告匱捐助之令屢下貴戚世臣鮮有應者　上故驟尊寵之以風厲天下然而時事已不可支矣在搶攘之日君嘗一至留都覃恩褒封祖父如其

官已而副節使慰安唐藩移湯沐於臨汝因其地不受封君盡心蔵使事崎嶇兵間懂而報命歸隱洞庭之東山其地僻處太湖艘艦出沒會　大兵南下蘇州初入版圖崔苻亡命倚西山爲窟穴君素得鄉里心掃地盟曰此萬分無益徒使吾屬無噍類耳修折禦申約束聽命於軍門以故東山獨不被兵君家居數年病卒其孤啓圖等踏門來告曰先子已獲祀於鄉葬有日矣敢以納竁之辭爲請余曰諾按狀君諱本禎字寧侯別字香林其先

安定人以唐禮部尚書豫爲始祖五傳爲武衛將軍溫避黃巢亂挈三子尚常當以渡江僑居洞庭君則常之後也自常十三世爲安邦在明初有壹行安邦五世孫曰程程生綱綱生旋旋生鈇鈇生贈大夫怡泉公洙著家訓修隱德有四子其季乃贈大夫端攀是爲君父右源公右源與其兄左源用廢著起家吳人稱東山者曰左右源席氏君生而嶷然露頭角讀書治詩春秋事右源公及吳淑人以孝父沒穿壙舍傍曰吾不忍離也有祖祠在

翠峰歲時上享會其宗人立義莊義塾自爲文以記彬彬然脩士君子之行焉其於治生也任時而知物籠萬貨之情權輕重而取棄之與用事者同苦樂上下戮力咸得其任通都邸閣遠或一二千里未嘗躬自履行主者奉其赫蹏數字凜若繩墨年稽月考銖髮不爽質庫所入不責倍稱之息於人人爭歸之所贏得輒過當縣此其業數蹶又數起云臨清之破也悉亡其貲君恐以累故人之寄橐者將倒皮還之絕去什一弗復事聞者感其意

固請乃止未幾盡復其所失且倍焉靛船之獄江使者誣其家客爲間諜收執彭考踰二年廼解所市物以稽緩踊貴計其費乃足以償此雖屬有天幸顧其居心持行足以致之豈苟然已哉賑饑由吳以達於傍郡遠而山東臨濟多所全活又月以朔望次日班粟里之貧羸者揩繰役覽道路病者注藥亡者給槥焚瘞棄責掩骼埋胔以爲常固其天性好施亦因時方傾亂不欲厚自封殖非云輕財將以守富也人謂君素苦肥疾無聲色玩好六

博嬉遊之樂終日搰搰然勞身爲物晚年始構一山園又不及見其成就夫富貴爲君累耳余則曰不然自變故以來仁人長者坐視親知故舊流離患苦義相收恤而力不副其願徬皇太息者比比然矣君則探囊以應稱心而行之然後知天之予君獨厚而君平生所快意適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君生於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卒於順治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五配吳淑人側室延氏談氏有四子長啓兆延出次啓圖談出啓彊

啓寓亦延出女六人孫男一永助啓彊出孫女二人君没未一年啓兆卒啓圖善病而少子尚幼其爲太學生營葬事者啓彊也墓在東山之陽葬以己亥八月之某日嗟乎當　先帝軍興孔亟之日若人人趨令如君未必不足以揣抱萬一輓近藏鑱者既不能俾貲國恤又以其間割剝鄉里以自封及難作而緘縢窩鑰亦隨之語曰墻高基下其崩必疾賢者以財自衛而愚者多藏厚亡聞少卿之風斯亦可以感矣余於君有一日之雅家大人

以幼女字君少子其分誼在師友骨肉之間知君行事爲信故不辭而爲之銘曰

漢拒滎陽任氏迺興景征七國毋鹽貸金居奇致羨匪時弗成保已善物終全令名斗軫告災吳饑楚戰毀家佐軍曰余是勸功在濟荒守能已亂白圭計然知退審變莫釐嵯峨去天尺五流水洋洋原田膴膴云誰之封若堂若斧刻石幽宮垂示終古

墓誌銘三

監察御史王君墓吉墓誌銘

余同年內江王君慕吉由進士起家爲令知鎮江之丹陽初視事而余從翰林請假歸丹陽既綰轂口而余吳人也過江首經其邑握手笑語歡甚時江南最號難治同年京邸多以得此地爲憂君於余之過也深自道其勞且苦蓋欲使余知之顧余年少志得雖與君絕厚聞其吐露亦未克盡知之

也踰三年余入都再過丹陽同時年友之宮江南者相率以事罷去余亦以習知爲令之難而君獨政成上考則爲之大喜又四年君以御史按浙余在京邸別君世故流離分携萬里微聞君因蜀亂入吳未獲一面竊不自意邂逅嘉禾蕭寺中感時道舊唏噓者久之既君之子擔四司李吾蘇未及任而君訃北司李報最雲間以君誌銘爲屬蓋去君歿日已七年矣君諱範字君鑑一字心矩慕吉其自號也先世楚麻城孝感鄉人明初始祖與秀

公避紅巾亂入蜀占籍成都之內江七傳而樓山公始用一經名家樓山諱之屏博學精曲臺禮中鄉闈副車貢入太學教授馬湖子贈御史吉宇公諱家棟實生君君十歲能文樓山見夢於鄉先達曰吾雖不第將及孫而顯王氏世擅禮經贈公有聲鎌院數舉不遇君年二十有二雋戊午賢書人皆曰此馬湖公之學也初龍公車歸居贈公之喪以成都省承明亂故負土成墳居廬不出爲孝廉八年始買城西數椽食貧自守有非意加之者君

處之囅然不以一言較臧否三上不第所親念蜀道回遠勸乞恩以便計偕君嘿弗應家居肆力經史工詩古文詞著槐園等集數十卷辛未成進士任丹陽迎母再太孺人於蜀始告所親曰吾初不就一壺微祿者恐違色養裹糧入燕令定征徭清驛置戢豪右賑凶饑勾稽而吏莫侵漁聽斷而獄無連染次第具有成法最大者無如復練湖以濟漕在東南爲尤著鎮江居三郡上游導江入輓漕之口束以陂陀陵阜河身狹而建高趨下困冬是分

盈縮所資惟有練湖練湖上受長山八十四汊之水河高而湖又高於河河則仰之以濟運治河者尚憂其易淤則設京口以下諸埔以啓閉之萬曆中政平令緩漕船往往以三月出江春水大至河可無事於湖埔廢而民且占湖以田於其中自思陵需餉孔亟趣以秋冬辦漕而水輒不利推求其故有詔禁湖田而湖卒未易復也湖既不能注河而埔又不能閉水不得已發民夫以濬河歲爲常河壖之田不幸水旱無蓄洩之利而有挑濬之

勞丹陽於是乎大困君至撫吳者下其事以講求得失君輒條三利以請一曰築湖埂二曰修石埔三曰復孟河民自古填淤以爲田而水門故處皆壞無以高下節宣故湖水非乾卽溢漕固憂而田輒被其害今若築隄障水又疏其旁支河以利導之民之失湖田者百不得一利湖水以灌田者無算是用一水而得二米不獨以治漕已石埔以呂城奔牛京口爲大次有南埔黃泥壩陵口麥舟尹公橋諸處甃石累甓之跡具存舊制漕運回空船

由孟瀆河以入可以不經諸埔直達毘陵故丹陽得十月下版嚴公私舟楫而爲之禁此皆祖宗時故事可舉而行也上官韙其議亟以屬君君乃修湖堤之已壞者一千一百七十餘丈又開九曲麥溪香艸簡橋越瀆諸支河堤成植以榆柳行者方軼其上支河之所灌者十餘萬畝民大便之唯石埔未易修舉君爭曰復湖所以蓄水利漕也湖復而無埔以爲之制與不復同埔修而歸漕不由孟河故道與不修同於是發水衡錢之存庫者加以

勸分之粟大治其事會值是年亢旱練湖亦涸不獲已於滆河以導江江流甚細賴君諸埔就而水有所停漕廼僅而得濟君猶恨吕城埔不以時閉反覆於上官爭之君在事六載於漕事所規畫皆行惟孟瀆河未及施用天子亦知其勞召見稱旨得御史爲顯授君益自感激巡行庫按兩浙封事剴切歷政多所讜舉尤留心於庶獄仁聲流聞顧其時天下已大亂君亦奉母再太孺人之諱以歸矣君既歸而張獻忠破夔門君知蜀必不守決策

避地崎嶇滇黔蠻徼中提百口入吳丹陽之八閩其至也爭願割田宅贍君君謝弗受東阡西陌與父老過存見者初不知爲舊令也如是十六年而歿余同舉進士者蜀得十有八人南克李雨然爲沅撫推知兵而君在丹陽稱循吏此兩人生平皆可紀當獻賊攻岳州李君設三計破之濊其衆萬計力屈而後開行歸蜀起義兵扞禦鄉里卒用身殉君本家居攜細弱冒險阻力求遺種之處成都尋被屠滅而君以出故獨全古之賢者或以忠著

或以智免其處變各不同而桐鄉遺愛必以爲歸君之自審有素未可謂之幸也今司李歲護江南之漕達於淮道經丹陽望練湖而思先德則我四郡之人咸食其利豈特一方哉余嘗讀東漢循吏傳建武鄭鄗王景治洫渠功成世祖親自巡行美其功績拜爲侍御史後於廬江修楚相芍陂墾田加廣境內以豐范史紀之遂爲東京循吏稱首其前後與君相類今　國家盛意修先朝之史循吏知所首重也故余之誌君獨詳於練湖一事援據

簿牒參稽見聞二以報亡友一以存實錄私門紀載取備石渠搜採君之事大有裨於民生國故後之考者終不得而略焉君生於萬曆丙申三月之二十五日卒於順治己亥七月之二十日以元配冷孺人生長子于蕃即擔四司李君也冷孺人方在養側室李氏生于宣見粵之三水今二子本從君在吳亂定始歸先後再舉于蜀簉仕皆有能名司李娶於范三水娶於楊孫九人倜儻作俠仁俶偲于蕃出儼僑于宣出曾孫男一憲曾倜出君之女與孫女皆二人君葬在丹陽之秣城莊諸生父老胥會哭狀云權厝者永不忘蜀也當余之初過江遇君也方終軍棄繻之歲乘傳東還今衰老且病司李君見而客我江城寒夜泚筆誌君之墓屈指海內同籍存者無幾追溯三十年來友朋死生聚散之故可勝道哉嗚呼其忍不銘銘曰

江之永出乎岷中君生蠶叢兮李冰之風湖當復奠我江介君有遺愛兮召伯之埭亂瘼作矣適彼國矣佩其有碩維斯宅矣有吳良吏兮過者必軾

我作玆銘兮大書深刻金鈁石泐兮後千百祀其何極

謝天童孝廉墓誌銘

君謝姓諱泰交字時際別號天童山人家寧波之定海其先本吳徙也宋建炎中有進士諱宇者自吳來尹是邦因居焉世有顯人尤以孝行著人稱慈孝村謝氏繇建炎後十三傳爲封四川參政世和公諱大綸實君祖參政生封司理泮池公諱瀚實君父司理用長子兵科給事中泰宗先官南安時得封儿有子五人而君爲其季余緣君請所爲作謝封翁傳者也君幼敏博學於詩文多所該貫原本經術治舉子業爲尤工年十七補諸生四十貢入京師卒業太學廷對及春秋二試俱第一中吏部選格需次縣令丁酉舉順天鄉試將用於世矣迺從南宮不第歸踰歲竟以病卒得年四十有八君痛母周孺人早見背誓以其身服勞於父嘗爲喑瘖面愈與諸兄考方書搔疾痛經營別墅以娛奉之事其兄祗敬篤愛率子弟以恂恂恭謹進止皆循禮法賑施宗親旁及里黨役免其繇貧餓之粟折券棄負家無餘財執親喪孺慕泣血其葬

也廣輪掩坎溝而環封挈畚杷土手足瘏瘁攀號
墳柏不忍舍去編年譜著思親維咏者百篇司理
公純孝早著異徵天下共聞知者由君世有篤行
且乞言以彰之也先是縣苦往來輸傳賴原田數
百畝官收其入用餽候館充餼牽後被豪右侵奪
乃更責之於民君爭以其田當復臺使者杜公是
其議民大便之又縣所下符牒吏司其所攝之肥
瘠而管以時高下之既得則取償於名捕者十倍
君建枚舉更番之法其弊乃格宅若學舍講堂葬

而不治陂渠隄埂闕而弗修東作興而定更繇秋
風厲而清升獄君援據故事以請長吏多見諸施
行最大者無如爲全浙海防論瀕州以不可不守
其說瀕居南北二洋之中吳與閩之交會外以犄
角寧紹台溫內以遮捍杭嘉以東七郡土沃宜穀
魚鹽蜃蛤竹木之利可給數萬人之食分條形勝
要害繪圖上之尋知罷議已決則又稱七十二礬
之人一旦內徙苟急其期會壹其津梁將有淪溺
離散之患亟宜遣使者分護擇近地爲安集戍營

士勿有得侵擾此定遷要策也再念時方沍寒出家錢指囷粟爲粥遍食遷者其平生孝謹之餘仁心及物余得之君家傳及里人之口如此君之友人又爲余言君都門之日

先皇帝取防海方略下諸生問狀當是時科塲事方在覆覈同輩人人惴恐君獨以家在海濱具悉其所宜與罷卒從容以其意對在郎中同舍生或置酒設樂歌呼相和君端視危坐默然於其旁遇有所感發則談平昔所爭便宜得失攘袂搤擊絮

絮不肯休退而自笑爲狂在識者視之類夫古之勞人志士近世不多見也君每逢名山竟日忘返樂與棲遯者遊敝屣一切富貴非其所好中歲以後見伯兄以前進士守道不出庶幾取科第揣門戶一娛悅其親心比親逝而後身遇輒又汲汲焉圖展其所學裨益當世而先效之於鄉里乃位未達於當官年不逮夫中壽齎讀書行義之志而溘焉一昔以死天之生才果孰成之而孰挫折之耶

隱吉　此其可悲也已往余在太學頗欲按經術攷

求天下士而君所對極深美故於衆中識君同時有南中何君次德同里周君子愈咸通儒洽聞余差次之名廼在君之亞而君深服君之學與行尋又與君同舉此三人者處師友之間其相知爲深次德子愈與余世講而君初交其候余也見之於便坐解說經義間談及於居身行事其釋我之疑規我之失有兩君所不能盡者而君言特切余善之而或未能盡用最後追驗其可否未嘗不流涕曰君愛我嗟乎余於天下之交零落蓋無幾矣竊

不自意晚而得君深幸可托之以死而君又前沒君沒後次德子愈連蹇不遇而余益失志寡偶甚憔悴以抵於衰嗚呼君死余於斯世復奚望哉君配劉氏洪雅令之女生子一允昌邑諸生有文行允昌娶傅氏孫男二緒燊緒雋孫女二君墓在慈孝村先塋之次遵末命勿它卜也允昌之速銘也曰吾父易簀前一日得先生手書猶命允昌扶而起拜且讀幸哀而許之以慰地下嗟乎君之乞余作父傳也曰必蒲伏於門其得之也踽而泣今允

昌涉兩江踰七百里而來請其爲人負至性不愧
君君可謂不沒矣爲之銘曰
謂君古之人兮何以執經擁卷而稱諸生謂君今
之人兮何以方領矩步而法先民吁嗟乎如君者
若使假之年升以德除掌故賜禮食說詩書談道
術雖齊魯諸儒自以爲不及也

工部都水司主事兵科給事中天愚謝公墓
誌銘

余嚮以後進得交於漳浦黃先生先生用直諫忤時宰余與其及門諸生幾以雠黨禍最後先生用國事殉諸門人或存或亡又更二十年不可以復識乃今得誌我天愚山人謝君初天愚有弟曰孝廉天童君泰交以師道事余爲言其兄隱居海濱不交當世余慨然於先生之不作思與其徒游嘗欲因其弟訪天愚於山中不幸孝廉棄世今年余

始誌其墓而天愚亦已沒矣余得天愚之子所爲狀而嘆曰嗟乎此眞不愧其師而余顧非其倫也其又何以誌君雖然漳浦之事既不可以書後來遺佚傳中有爲先生之徒者庶幾附著舊聞弗至於放失此亦所以追後死之責而下報執友也嗚呼其忍弗銘按狀君謝姓諱泰宗字時望晚號天愚山人先世家於吳其遷也以宋建炎進士定海令宇者爲始祖自宇以下五傳爲元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輿則君五世祖也

璵生廷華廷華生維寧維寧生大綸以仲子方伯公渭貴三世皆贈參政而君之父封司理公諱瀚爲贈君長子母周孺人娠十四月君以生長而日誦數千言讀書爲文咸經方伯所指授補博士弟子累試第一庚午黃先生主浙闈試已得君突爲同事者所抑又六年丙子與化李公清南康黃公端伯實共薦君乃雋明年連掇南宮第其所受知則又黃先生也海內聞而奇之君之一生師友南康偕漳浦可合傳而與化晚節與君相符彼造物

者非偶然也君筮仕得粵之番禺令番禺多盜而好訟君捕得爲盜囊橐者曰富人李某要人爲之解行千金以謝獄君不爲骫法卒按誅之粵有藤以毒人酒脯立死民之病而死者亦以此誣人吏因根株連染而下大困君痛繩健訟者以罪其風乃息蠻有盤古崗蘇鳳宇者聚數萬人以叛君自少通孫吳故能用計擒之置篋輿中其黨謀竄奪有旆而伏山顛者鳳宇望見而呼縛盡裂左右莫敢近君下馬手自搏之卒膠致軍前以徇諸將有

多戮生曰爲功者君不許詳在君南征忘中是役也却地八百里論功當不次乃僅用嘗調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尋中蜚語謫爲福建幕僚君不以左降自殉易念時之多故繕城垣修亭障勤勤克舉其職嘗攝司理事於泉州治莫郡倅之獄不肯順御史指予重比監司治海舶以闌出貨物君按之無驗免之踰年遷南安司理而國勢亦已危矣由南安擢兵科給事中有所按行入浙江上方用兵因留不去奉太公避於郊居之柴樓會　王師下

浙東既定督府以君等六人者薦遭太公之喪固謝病以免嗚呼若君所謂身與名俱全者耶謝氏世以慈孝名家封司理公有五子皆賢行而君爲長既貴以它讓諸弟營別圃蒔花藥風日晴美奉太公以宴游酒半君雅歌群弟和之其家風近未有也爲人和而莊不以才地少自崖異獨居雅不設杯杓見妻子亦無情容及其遇故舊引壺觴則歡呴竟日夜坐客或有沉頓者而君已曉起盥嗽讀書自若矣昔人所云醉而不亂者耶生平手抄

經史百餘卷爲文章取材於管子莊周諸書騷雅尤其所長菊醉吟者蓋取以自況也君性嗜菊藝數百本於所居之堂有感於秋風搖落草木變衰故託諸墜露落英以寓其君子美人有懷不見之意固非鋪糟醨醨自詭爲醉吟先生已也君在同里得薛文介爲之師而都諫章公正宸同爲方伯之子弟文介沒君續其所修郡志都諫肥遯不知所終君於晚歲杜門著述所與相切劘者天童其季弟也艾仲可其故人也薛五玉鄭維馨其後輩

也天童死君輯兄弟間往還唱和之文而哭之見者亦爲感慟仲可年八十餘矣於書無所不記憶君每見必以經史相問難臨沒而意猶不衰維馨則和君菊醉吟至百首者嘗從蕭山歸君喜曰吾久不見鄭生盍相從我飲乎是夜談笑傾盡漏下五十刻客數起復留已而君隱几斛臥始散去質明遽聞君卒薛君傳其事比之於羽化蟬蛻余以爲君之讀書求友於道有得其視斯世斯身死生興廢猶夫酒之醉醒花之開落也豈不然歟余之

從黃先生游也竊嘗記其遺事一二先生好易而尤工楚詞居長安食不能具一肉酒酣間出於圍棋書畫以自愉快受詔進經義於承華宮援据詳洽篇帙甚富入其室見床頭有廢篋敗紙不知先生所攷訂何書也予杖下詔獄萬死南還余與馮司馬遇之唐棲舟中出所註易讀之十指困拷掠血滲漉楮墨間余兩人聶聶默服不敢復出一語相勞苦以彼其所學死生患難豈足以動其中哉今以天愚山人之事合而觀之有裕於進退無忝

於君親全身名保門戶則以君之地非先生之地也篤志於友朋跌宕於文史輕富貴齊得喪則是君之心猶先生之心也若天愚者可以爲先生之徒矣君娶葉孺人爲懷慶參軍之女子四得昌晉昌景昌謂昌也得昌以貢需次銓補而弟皆諸生所娶皆名族諸孫十有四人孫女九人曾孫二人君卒於康熙紀元丙午十二月之十六日上距其生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爲年六十有九墓在城西回向寺之南將以某年月葬其過余乞銘者則景

昌也余讀宋文憲所作謝翺皇甫羽傳稱其攜酒上嚴陵釣臺醉平生知已再拜慟哭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歌闋竹石俱碎翺能爲詩古文詞所與從亦在汀漳虔吉之間又嘗過輞門登候濤山即今定海勝處何其與天愚山人行事適相類也翺之死有方鳳吳思齊者收拾其遺文今天愚諸子方顯重非皐羽落魄無家所可得而比然同時如艾仲可諸君者以詩文節槩相爲友居然隱者之風浙東固多君子乎余故率連書之不徒以紀黃先

生也其銘曰

於此有禮器焉玉者圭瓚木者犧尊以饗以祀旨酒既盛彼焚崑岡璠璵以傾此置中衢山罍是存酌我濁醪混跡忘形青黃雲雷隱見龍文麟也綏之菊也擷之以續遺經以補亡詩洵君子兮如之何其勿思也

朱昭芑墓誌銘

嗚呼史學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兵火散亂書卷殘闕間留一二碩儒將以紹明絕學天必欲困若之挫抑之甚至天閼其年俾所著書勿就若吾舅氏朱昭芑可不爲之深痛乎君諱明鎬昭芑其字吳郡之太倉人曾祖諱顓祖諱鳳韶父諱廷璋於余外王父爲從兄弟以武科領黎游惜職君生而穎異十七補諸生與余兒志衍游性彊記天資絕人吾師張西銘友人張受先讀其文願與交兩公之

友滿天下顧推服爲第一君之名日益重羔雁盈其門嘗偕侯廣成先生游江右爲棄公大木之學東其他即交書走幣非所好弗屑就爲制舉藝極工三試鎖院已收矣復落會世變遂棄去與西銘門人周子俶齊名發憤攻古學世所稱朱周者也君每讀一書手自勘讐朱黃鉤貫上自年經月緯政因事革下至於方言物考音義章句無不通以訓故參以稗家攜撫補綴穿窒疑定紕繆絲分縷析而後止長身脩偉負意氣好持論恢奇多聞上

下千百年若指諸掌聽者驚悚莫敢奪於國事雅有論述藏弆不以示人馬遷班范三史攷覈尚未竟魏晉以降貫穿詳洽所著唯書史異同新舊異同二書先成其餘日鈔月撮曰史典曰史幾曰史略曰史風曰史游曰史嘉曰史芸曰史異曰史最曰史俳曰史鑒曰史粲曰史斜十有三種史斜特爲可傳其論三國也謂陳壽有四闕不誌曆學不傳列女不搜高士不採家乘在史法宜增其論南北朝也謂蜀魏吳晉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

志入於隋書在史法宜改於唐書則歐陽主紀志及表宋主列傳一書之內矛盾異同宋仁宗命裴煜等五臣從容較勘不聞一言之釐正故修唐書者其病在分於宋史則孝宗本紀編年記事前後乖錯最爲不倫諸臣列傳詮次繆亂凡有七失蓋元順帝求成書之速不三年而宋遼金三史告竣皆仰成於脫脫之手故修宋史者其病在易君之舉正辨駁皆此類也君事親孝家貧資束脩奉母撫幼弟以成立與人交推誠任素不侵然諾有古

人之風自兩張繼沒志行死事廣成一門屠酷君以窮諸生庀死喪支門戶傾身爲之弗恤曹偶雜坐歌呼諧噱初不以方雅自高遇義所不可則正色譙讓質責其非雖豪右貴人無所詘避蓋君天性彊直斥臧否厚氣類始終不變所守晚節浮湛俗間推移玩物聊以耗壯心而消盛氣世或以疏通目之未爲知君者矣居身清苦刻立其之江右也以試事請者齎數百金叱之去吳備兵使者鈎致之幕府中不肯干以私所居席門環堵卒之日

其師吳會岡友張無近門人王周臣醵錢始克以斂會弔者車數十乘皆知名士余與子傲哭之極哀屈指二十餘年知交澌滅唯君及吾等爲三人每酒闌燈炮君輒悲余之遇而傷子傲之貧俯仰盛衰未嘗不咨嗟太息而不謂君又如此也君生於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壬辰三月八日年四十有六配曹氏婉順有婦德先於君二十餘日無疾而逝年四十有三君之病也會曹之喪驚而哀遂以不治子四讜詡詒詔女一讜將以某月某

日葬君於故里之某阡當君之未亡也詔書舉山林隱逸學官以其名聞君辭以書曰唐有李渤陽城宋有种放常秩元有葉李劉因六人之賢否不同要必有奇才異能足當國家異數某何所長敢與斯人君爲人執忠孝持名節絕意仕進以死自守此卽其生平大指已要君之所處蓋懷自得天實縱以讀書論史之年可以無死而不料一病以沒君沒未兩月余之困苦迺百倍於君君平昔所以憂余者至今日始驗憤懣不自聊乃致抱殷憂

之疾其不與君同游者幾何而猶執筆以誌君之墓嗚呼君既死誰復有知余者乎不覺噭然以哭爲之銘曰

嗟妖夢何明徵帝錫符會於辰訣蕩蕩開天門從羽旄紛上征後良史資博聞生正直爲明神刻茲石告子孫

墓誌銘四

張母潘孺人暨金孺人墓誌銘

余友刑科右給事張救庵諱王治以戊戌之正月二十四日偕諸兄葬其妣潘孺人於虛宇府君諱翼之之墓而金孺人祔焉金孺人者故翰林庶吉士西銘先生諱溥之生母也虛宇公元配陸孺人無子有子十人唯潘孺人以繼室生源與濬而救庵最少三人者爲嫡出餘皆少室其前乎金孺人

者有汪氏葉氏虛宇公之葬也先以汪從比玄堂之啓葉爲同穴而不得與金孺人並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且以不沒我西銘而推崇其所自出禮也先是救庵官京師疏請葬親以例格不允比歸而謀襄事踏門來告曰先兄西銘成進士而葬我府君今王治叨一命葬吾母以及先兄之母則猶先兄之志也先兄之門人唯有子在其界之一言嗚呼余忍不銘按狀孺人潘姓家世太倉人祖父皆儒者有學行孺人在震而表嘉祥及笄而嫻內

訓其嬪於張也贈君夫婦在養而庶子之出多母者在抱孺人專柔恭順奉顏色庀甘旨克以孝聞其厚前室之家也如已家字他姬之子也如已子外而門從姻黨下而阿保傔媵遇之皆有禮法族蕃且大中外無間言府君之兄司空公夙友愛而爲左右所甚間孺人從容告其姒婦曰娣之於姒以何親曰以兄弟親也然則第奴舍客以視兄弟誠有間矣他人以疎親獨不能使親親此吾夫婦過也司空聞之泣後歡好如初府君以執友王公

無子命以已子子之卽敎庵也王公殁家亦浸落孺人迎其嫂嫂以歸在禮異姓不得爲後其卒也或疑其服孺人曰生乎於我養死乎於我哭其又何疑焉府君晚歲不懌思諸子以文墨自奮孺人設家塾宿膏火窮日并夜述遺語以勗勉諸孤奇西銘之才獨憐愛之命諸兄與之齒曰若無易此子爲也金孺人天性謹約於輩流中素斂退而獨歸心孺人常教其子以孝雖析著異居而晨昏問間西銘貴賓客生徒奉膳酒執羔雁起居兩太君

者輦數百輛金孺人必推孺人先而已下之孺人所出三子皆才每兄弟同集篇章競進辨論鏘起西銘顧其坐客槩論天下名士輒屈指曰我八兄我九兄八兄謂源九兄謂濬也救庵甫齠而孤孺人以屬之西銘曰若善教此兒哀此兒尤小也西銘橫置一榻旁庋圖書朱黃鈎貫手指而口授之其於立身取友之道厚期待勤誘接嘗廢寢太息曰我母老矣安得吾弟之早就一第以仰慰我母乎崇禎己卯孺人亡又三年西銘沒金孺人傷心

盡瘁未踰朞亦交於大故從此師友凋亡陵谷遷改海內人士搤擘於盛衰興廢之際在兩母之沒恫乎有餘感焉救庵成進士官諫垣酒闌燈灺追憶西銘昔年太息之語而孺人已不待未嘗不泣下沾襟也初西銘之葬府君也張氏十子就列而三母帷乎堂髽而將事今西銘無子有嗣子曰永錫而葉母所出二人質先也長已先亡次京應也亦老病以此三母之葬皆救庵及其同母兄主之君子曰孺人之訓齊異室足比同仁救庵之志篤

在原可稱不匱善哉足以爲法矣抑吾聞之孔子葬母於防門人後至夫負土執紼亦爲人弟子之道也偉業挾篋從師升堂拜母哲人既萎十有九年今者覩雙碣之歸然庶九原之可作南瞻其子北望其親在於吾師可云無憾而門人都講漬酒山丘松檟之痛方深蓼莪之章久廢江都子弟重經董相之墳沛郡諸生共誄桓譚之行能無泫然而已乎乃因敕庵之請爲之合誌而銘之曰

母也十子慈子也百世師我刻此辭其繫後人之

思者庶幾媲美乎鳲鳩之詩也

大房山之下有佳城鬱然斗泉聖水蜿蜒趨之者是爲修母劉淑人之墓淑人之葬也子江南右方伯諱彭年方從政於吳季弟房山令有年爲書告兄曰吾望封齊三世葬周不忘本也吾家備旄車之族掌環列之官循墓大夫遺制三輔殷肱山川完密莫宜於房邑自吾吏茲土行營高燥兆於僂句而墨食將以月日啓蔵塗於國門之外遡吾母之喪而堋焉方伯奉書而泣乃手疏內行謁銘於

偉業曰先淑人之疾革也吾兩兄屬纊於南鄭彭年先亦受任蕭州會家中丞建節河西避尊與戚官命未敢獲淹久於私第適罹大故偕吾季鋪綏紿視啗玉是天假其間少遑恨於終天也今兩兄還歸率諸子弟奉輀車穿複土百里之內外姻畢至彭年獨守官於南不敢越制徒跣以及於祖載庶幾下綍之石鑱慤行而掩諸幽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請累子偉業曰維公有恩德於吳之民公之母則猶吾母也敢用不文辭乎按狀淑人劉

姓占籍寧遠衛處士雲封公女也其先元戎高其勇爵父則壹行標其素風維佟氏遠自晉魏以來世著襄平之望釐爾嘉耦嬪於高門繼亭公通明高朗著令望於圭璋淑人婉娩溫恭表芬芳於錡窗盥饋而膳御畢從廟見而宗親交賀崔盧儷其光華鍾郝侔其禮法矣其逮事王父母維齋公與李孺人也百歲壯容班壹之就邊屯牧九十健飯虞譚乃家立養堂及爾尊章亦稱耆艾左飡右粥異室同堂贈參政西河公偕林淑人有子亦既抱

孫親在口不言老一身井臼兩世晨昏君姑夙戒於雞鳴長姒敢休於燕寢酒漿膳洗趨代勤勞歲管鑿絲先時紉製此淑人之孝也相我夫子夙夜不遑挽鹿車以御窮臥牛衣而勞苦士處世豈居人後君諸兒必大吾門教之以方從其所好既而漂搖風雨墳尾山川鐵籠載而尊老以全雍樹馳而細弱乃免明智有餘提携不易天乎何酷命也于罹方百日之無歸又兩親之不祿流離空乏號叫蒼黃心枯墊隘之辰禮盡凶荒之日備物附身

之無憾遇時卒哭以猶悲此淑人之賢也家嗣建邦勇不忘親危而致命敝無存之死逆者皆髮杞梁子之喪復之以矢割情止慟收淚存孤得其死所童汪踦亦可弗殤雖曰無功子千秋於今有後此淑人之仁也　王師南邁江漢徂征代馬嘶斜谷之風巴山望桑乾之月二子嵩年兆年豈敢定居身許人而母在不遑將父弟在軍者兄歸告我征人勤於王事趙奢當受命之日不知身家羊琇處軍旅之間其惟仁恕不以餘年累汝弗因吾故

去軍此淑人之義也

世祖章皇帝稽古右文興賢育俊則有東都好學四姓橫經元祐求材十科造士篝火佐芸窓之讀倚閭傳鎖院之名績試方州行遷望郡高唐盼子之遺愛常山主父之故城華髮從游輕軒就養子勤於政母教之忠黽勉家風恪居官次何子平豈專祿仕雋不疑多有平反洊致嘉聞克遵慈訓既朝廷布蓼蕭之澤而私門執茶苦之誠追念先姑陳衣綦縞何心主婦被服山河鬷湛露之遠敷巳

下泉之同歎於時方伯公改官武德擢任并州厥
次城頭神縈夢寐銅鞮陌上目斷襜帷王僧孺之
引駟溝道悲不自勝顧元歎之高會趨庭傷心難
再攀閶門之楊柳望涿水之松楸枯魚銜索經霜
露於三秋哀雁塡泥隔關河者千里庶憑彤管足
嗣徽音徵諸琬琰之詞聊釋杯棬之痛嗚呼淑人
之內行方伯紀之詳矣自其癸未生之歲七十春
秋而方伯貴又七年而棄養則其生卒也亦子事
有可書者五人上殤而名者爲定邦則方伯之弟

而房山之兄也孫十三人國璠少孤諸孫爲長韋
珩瑄璟璥琛皆方伯之兄子瓚瑛琇則方伯子也
琳璵琬則房山之子也皆冠之以國者著其行也
謹最其餘行宗黨稱其惠也嫻戚稱其睦也諸婦
稱其莊也孫婦之旣饋者孫女之已行者未笄者
教之如諸婦也曾孫之在孺者撫之如孫也琳淑
人之女歸於吳著生乎於我養死乎於我殯詩曰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則其恤愛逮下可得而推也
偉業聞之自古興王之代必先世祿之家在我

本朝佟爲貴族如西周之推尹吉東都之垂楊袁
非徒峻秩雄班禮隆使相抑且文軒雕轂秩比鄉
君顧鍾鼎之疏榮縣鑾鹽之代匱猗歟賢母允也
禮宗文通武達而子孫衆多男清女貞而姻親光
寵德音茂矣福履綏焉猶有緒言不無遺戀雖幸
萬石兒郎悉居官下終念伯仁兄弟未盡目前慈
孫謂靡父何依舒祺哀此兒猶小嶷嶷日短永黍
墳高冢近樓桑流水出盧家之灤山名木葉故鄉
歸丁令之家偉業同病相憐有懷不寐風停樹靜

聽宿鳥之啁啾石泐金銷望喬松之偃蓋表丹青
於奕世昭 綸縛於當年長沙人士文稱陶母之
賢稷下書生筆誄莊姜之行用徇方伯之請而爲
之銘曰
旄丘葛兮蔓高城尾畢逋兮烏烏聲伊孝媛兮斯
晨征左抱姑兮右提孫號且顰兮蒼旻聞嗟往事
兮何酸辛河水漣兮恒山青被命服兮乘朱輪我
有菅蒯兮何錦茵我有蒸藿兮何鼎烹惟玉樹之
森森兮慨予心之既寧石關兮高墳玉珮兮轡軿

望錦川兮夜月跋鬐問兮秋雲噫嘻千年終古兮
其永列於斯文

封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西安府長安縣人封驃騎將軍梁公諱孟玉之妻江南總兵都督同知化鳳之母也家本青門素族父以黃髮杖鄉少習端莊長嫻敎訓明詩習禮親瀟岸之蠶桑結帨施衿勞扶風之砧杵梁爲舊姓世乃儒流衡茅兩版守北地之高風弧矢四方襲河西之餘蔭日惟賢媛爰定厥祥德曜成皐撫之名冶鑄避世舞陰保陵鄉之亂少府承家遂啓元戎適逢興運當其提兵牛渚築壘鳩

茲爲王事維棘之秋正將母不遑之日義豈絕裾溫太眞之誓師姑孰功因剪髮陶士行之駐節丹陽爲彰陟岵之勞封於石窌用報倚閭之敎錫以延鄉以順治十四年冊拜爲驃騎將軍夫人夫有爵而婦則從子既官而母以貴已而位躋上將略著金吳高牙大纛中權領東海之軍文騶雕軒內顧盡北堂之養沃洲之浪不驚方舟徐進下瀨之師頻勝扶杖何憂爲將愛民此乃吾親所敎以身許國勿以母老爲辭待其興霸以同餐賓僚誦德爲

張遼而下拜將吏趨風霜露不居音徽遽謝乃以
丁酉八月二十九日遘疾終於崇明之府第距其
生年辛巳四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八嗚呼夫
人孝敬共勤賢明貞愼劬躬燾後作法貽謀長子
鳴鳳爲長安縣諸生次都督也由丙戌科進士蘭
臺著述孟堅爲冠遠之親栖息[illegible]乃長安
之弟尉夢競爽騏驥齊驅二皆則武達文通三孫
並蘭芽玉茁孫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襁褓爲
壤奇異質婿嫁皆方雅名家無不義切杯棬禮修

擗踊從者襲絰而哀號居者見星而奔問於明年
十月扶櫬西還舳艫之卒萬人髽而路祭魚鹽之
城百里哭以過衮馬纛將封虞歌在道卜以某年
月日葬於長安縣某地之新阡禮也都督公以金
革變禮丘壠興懷甘泉圖畫秋風吹九陌之塵槐
里松楸夜月照萬年之樹爲之銘曰
安定之裔益耳之門舉案風高慶及後人酒泉辭
耿曰余有母以茲教孝允文允武慈姥有山丁蘭
有廟采石來歸板輿是導駕言徂東至於海邦扶

桑日出義襄養堂板屋之風婦女知義嗟季行役勉旃無棄爰告彤史昭示勿忘誰謂內則紀於戎行昔人所戒師遷於墓軍行勿剪誦及行路今營高燥武庫之南佳城鬱鬱宰木丸丸乘氏加恩開封追命玄房雖閟　溫綸未竟高掩五尺夯置萬家兆有孫子德音不遐卜云其休元龜以食有如不信視此刻石

劉母耿淑人墓誌銘

沂水孝廉劉君瑋將以戊戌十月葬母耿淑人於邑之某阡而排纘內行介吾友維揚姚黃門永言爲書來謁銘且致其尊人中丞贊皇公之命中丞諱應寅舉癸丑進士爲吏部郎有聲常識余於京師者也余敢以不文辭乃爲序而銘焉按狀淑人爲婦爲女而孝也中丞家貧衣脩羊不足於膰洗機杼操作黽勉有無幸勤飲助既仕而歸傾箱倒篋皮上其裝於尊老洗手不名一錢耿固方雅之族

父爲聞人門衰產落母卑以失明迎養七箸必親哽噎必覷飯含寃窒皆得其禮其仰事有如此者淑人爲母爲女君而莊也中丞起家贊皇南宮二令洊歷中外庇內政識大體籌燈宿火以訓課諸子衣麤食糲以戒餒諸子婦祭祀以虔婚嫁以禮絲枲紉製酒漿脯炙家老長妥奉其教令不戒而辦其御下有如此者孺人爲大姒爲諸母而寬仁有恩也中丞有三弟孺人處妯娌之間蓬鹽甘旨己居其先篋箱窩鍋巳居其後季叔早世慰其姑

之哀以誓撫諸孤既成立矣逮乎遭亂相失析著破家間關追尋經營收恤始終不替其恩焉解衣推食以贍給姻親折券棄責以賑施煢獨飯僧祝唄以大作佛事嗚呼淑人之內行孝廉狀之詳矣而最大者權璫之擅政也勸中丞以請急不挂於禍逆闖之犯闕也贊中丞以遠避不罹於兵嗟乎三十年以來黃門北寺之獄設械於前赤眉銅馬之亂張羅於後海內老成宿素保有家室妻子無恙如中丞者詎更有其人乎詩曰死生契濶與子

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言擊鼓用兵之日求偕老如此其難也當淑人之過江也骨肉艱難道途鈔奪杜林載妻子於鹿車伯仁奉老母而南渡其勞苦可謂至矣中丞從安池納節僑居維揚者十年而後歸歸未暮歲而淑人至於大故孝廉痛其母之去國還家日不暇給有風停樹靜之悲廼後之君子感漆室之遺憂覽蒐裘之舊業於淑人之生返故里沒遂首丘恫乎有餘慕焉昔魯義姑不以己子易人子齊人見而廻軍辟司徒之妻其避

兵也先問吾父與吾君終免晉師之難蓋齊魯山川完密風淳俗厚其婦女皆知禮義能賢明强固以擯拄於家國變亂之間若淑人者斯可以風矣淑人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有三子長郎瑋也甲午舉人次爲澄海知縣珙已前死而其季曰玠爲諸生女一人孫七人孫女三人曾孫女二人一門之內少長以齒孝謹不衰以故宦游燕趙流寓江淮遠近皆傳其家法爲之銘曰

穆陵巖巖沂沐洋洋篤生淑媛誕於耿鄉耿鄉維

何好畤之族爰嬪於劉荷天百祿青犢稱兵黃巾告變廣固無城碻磝不戰率我士女曰惟永嘉僑彼石頭比於瑯琊言旋還歸魯人宴喜如何不弔彤管有煒佳城鬱鬱山隤水旋朱虛之域沛國之阡顏母有林桓姜有冢樵牧斯辟松栢斯拱後五百歲前市後朝泰山刻石終古不消

墓誌銘五

盧母羅淑人墓誌銘

淑人姓羅氏楚之靳州人贈大中大夫鹽運使盧公首山諱如鼎之妻進士管江南漕務左參政紱之母也首山於癸未二月賊張獻忠攻靳誓死設守得正而斃參政時計偕在都次子綏又先期遇害淑人號哭行求收公屍於骸骨撐距之中以待參政之還憂勞成瘁不半載而卒得年六十有七

蓋公之死則殉城也淑人之死則殉夫也可謂酷矣人猶爲淑人厚幸曰未沒於兵又六年參政成進士

聖朝推恩其母初以新泰令贈孺人再以桂林府同知贈宜人三以長蘆鹽運使贈淑人　國家十數年間凡有覃慶大典參政母子未嘗不在褒寵中可謂榮矣人猶爲淑人惋惜曰不及於祿偉業讀其家傳而嘆曰天地慘黷生民糜爛閨門婦孺以一身擯拄於室家骨肉九鼎一絲之際豈不難

哉當蘄之初被兵也首山之次子紱紱子晨初從子紳紳子震初皆死而紱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尤烈又一月而首山及黎政之長子旦初同罹于難蘄黃既全楚之望盧氏尤稱忠孝義門推厥本源咸出公與淑人之教至於今曹江之水空流宋廟之火久熄有過中郎之閒而弔其禮宗者幾與共姬孝姒同其節槩淑人生嘗荼苦沒被寵榮易頭雙闕且與豐神宰木照耀天壤此史氏所必載而私紀可以弗之詳乎按狀淑人之父繡軒公官

藩府書記從荊邸自建昌遷於蘄因家焉盧氏黎政之大父曰贈大中大夫南槐公兩家共里閈爲世好繡軒任俠能文南槐之弟曰南林好碁酒尤相善南槐嘗遠游而不在兩人共奕從者劒首山立於側南林撫之曰兒子也請君女以爲婚羅公笑而應曰諾南槐至而弗改也南槐娶於宋有二子而母見背公生已五年矣繼室以李氏無子視之如所生羅氏則爲愛壻蚤失恃共周恤甚有恩紀黎政言之輒出涕曰吾外王父之德猶吾王父

也淑人年十九歸於公生長高門母朱又宗家女也裝送爲盛淑人綦縞自甘紈穀弗御簚管鏧衮紉治必工爲人儉而莊柔而正通詩書能識其大義事高堂具有禮法南槐天性剛嚴寢門之內懾氣屏息李淑人雖賢乎後姑也舅氏之佐遣者又擬於女君勃磎語言易生嫌間伯兄長姒爲之析產異居淑人則下氣怡色就養無方二十餘年能奉之以終始斯其孝可知已羅氏之褰人膳羞脯醢倣王家食官之制南槐進而甘之舍是卽投箸

命徹淑人郷之中厨躬自割烹約水火之齊醬物珍物必致其美命媵者奉以饋曰此羅氏羹也淑人性不飲自奉麤飯無兼味有潔癖簠簋匕箸必手滌而几牖振拂無纖塵身親井臼生殖漸充僮指百餘計口賦食嘗御之以寬終歲不聞疾言遽色而內外奉其規程莫敢陝輸嬉笑者其家法如此首山屢蹶於鎖院淑人婉語相勞苦黎政兄弟就外傅所以教督之有方嘗篝燈聽其夜讀至東漢宋弘傳舉弘糟糠貧賤之語以爲訓又至施準

傳曰天下好用寃老兒爲人當如此矣得黎政丙子賢書信曰若宅曰所就詎止此旁人睨之殊無驚喜容還而皆服寃禍之作也首山自郊徙於城淑人方盥洗聞鬼哭愴然知不保城陷公被縛矣已而釋乎執黎政之子旦初昭初扶其母張淑人以免弟綏則與妻子偕沒淑人倉黃散有外戚熊姓者導之使歸踰月寃復至公與於難二孫別而禦昭初乘間遁旦初遂不知存亡淑人僵立壞墻之旁同里顧氏妾者左右之還之以其衣遂與張

淑人偕脫鴻呼此二者孰非天爲之哉首山以二月二十二日殪又十日於江崖而得淑人哭而收之焚以殮亂故不成喪也黎政間道西還遇其孥於湖涘之舟相扶歸辰山鄉莊而淑人亦以病八月之二十二日遂革其訣也猶以沒身子手爲幸飯含之夕非淑人避兵時所攜帛中金則不能爲棹黎政言之輒嘆然哭墓在蝦蟆湖之秀山原以視士門珠樹林首山藏骨處爲別葬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季武子曰合葬非

古也周公蓋祔君子之重其親有其禮無其時不能行也同穴之詩平世之所爲作詎所論於流離板蕩哉夫升陘之復以矢狐駘之弔以髽若首山公者所謂埋而置楊得土而已此窮於禮者之禮也淑人則猶得斂以時服懸棺而封故其於公也有杞梁同絕之心而援蒼梧不從之義別誌者蓋變文以起例所以著其孝而申其哀焉余嘗汎覽史傳每嘆天下大亂女子之死節者其姓名最易爲抑沒傳者蓋千不獲一惟子奉其母婦奉其姑

幸而得免者其後門第光顯後人爲之稱述或側見於孝義獨行世家列傳之中而貞姬節母遂以奕世不朽今觀淑人得全而楊氏袁氏因之併蒼於後蓋造物若留之伸生者絕而復續死者隱而得章必如此始可報首山於九原而啓黍政於身後豈偶然耶余史官也又嘗使楚於楚事宜詳黍政今宦於吳爲廉吏爲孝子傳曰非此母不生此子然則淑人之必傳於百世無疑也是何可不銘

銘曰

鉏鋙原泉兮其流發發爰采香草兮我心則悅石穴洲高兮銅零江小翠篠霜筠兮停雲縹緲若堂若斧兮出於湖墳三湘之哲兮八米之門釋奴龍子兮一日千里伊誰貽之兮母之懷矣蘄春大澤兮狐鳴篝火黃巾城下兮白骨道左父求死子兮婦求死夫母使併沒兮天乎何辜崩城隕霜兮匍匐喪亂歛魄山丘兮夫復奚憾我刻斯銘兮用昭悠綸誰曰不見兮後千百世其長存

陳母夏安人墓誌銘

余嘗覽史傳慨自古危亂之際貞姬孝女泯滅於兵火者不可勝紀間有一二幸而全全而子孫備載其行跡俾後人因其事以追攷其世則夫身殉而名不存者亦得附著焉以顯而此一二人者天若有意留之不使之併沒如涪州陳母夏安人非其彰彰者乎安人今松江都承陳君三石諱計長之配而用其子命世等之行狀爲請三石余友也泣而言曰吾妻獲邀

今天子之覃恩以得封而其卒也在己丑年之正月六日是爲張獻忠破蜀後之五歲當吾提攜細弱奔走竄伏於窮山絕箐之中其得脫於萬一者翳安人黽勉撐持是賴今計長竊祿此方諸子克有寧宇而安人年已不待詩有之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惟仁人君子賜之不朽之一言庶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余因諾其請爲之銘按狀安人夏氏其先以宗人故冢宰諱邦謨爲望姓而癸未進士員外郎諱國孝之孫女也父

可淇諸生母趙氏嘗病已革安人割股肉進以愈
年十七歸於陳欒城令諱某郡丞君之大王父也
欒城有母曰劉太恭人年八十餘矣蜀道遠而欒
城初仕母老不能從行欒城之配曰文恭人請留
安人長賙請曰吾舅萬里遠宦姑不行無以主內
政太恭人晨昏定省則新婦事也蓋涕泣固請而
後許久之劉太恭人以無疾逝先期君與其叔與
兄以公事不得已於省會既聞訃而望國以哭則
安人已踊而成喪自餘閤之奠以及於浴衣唅玉

附身附棺終事畢舉欒城歸而詢諸左右長御知
大小斂無遺憾者乃聚其弟若子以泣名安人前
而勞之曰若有大功於吾陳氏安人遜謝不敢當
初君之舉賢書也少嘗上南宮一再不第歸同輩
多卒業於京師往往得官自欒城亡後秦楚有寇
難蜀道梗君猶豫不成行獨坐恒惙惙自嘆安人
寬譬之曰人生窮達會有命母在君奈何以身蹈
不測且吾幸有先人餘祿以娛奉甘旨不亦可乎
君從之得以一意閉居養志與其兄推財讓分遇

凶札則傾囊橐以賑貸宗親里黨凡皆安人贊之也文恭人病目醫言得人血可治安人潛刺臂出血漬之不使姑知文恭人臨沒訣曰吾昔者不能視吾姑飯含以累汝今吾二子在膝下而獲沒身汝手夫何憾西土將亂諸孫少汝必勉之安人泣而受命嗚呼亦可謂之孝矣安人生於丁未之六月十七距其卒巳丑春得年四十有三卽以其月權厝於涪南三里馬援壩之陽有六子名世維世

命世德世輔世壽世皆庶出孫二幼未名也安人能訓長異室恩踰所生諸子亦克盡其孝名世與輔世以貢爲明經命世中庚子四川鄉試餘三人諸生所娶皆名族初文恭人之喪也君挈子姓避賊自涪走黔之婺縣同年生西充李乾德雨然者懷其偏沅恤撫節間行歸家亦抵婺相抱慟哭李公者智略士自其在沅中數以計破賊戰不利而後走既入蜀聞西充陷其父被殺益憤結思報而與君相知謀起事以距獻忠安人從東箱微聞其語既入亟戒之曰李公重臣君父遭大難義不可

以沒沒君儒者未常居官任事其材與地大非李公者比我聞諸先姑居危邦愼毋爲世指名因顧視諸子曰君獨不爲若等計耶君出而盛推讓李嘿言已不足共事者李亦知其意不復彊而敬君長者謀以妻子托之安人與君參語許諾曰李公不負國而君可不負李公其勝於從李同死者多矣其後李公沒於兵而君以免室家完其第四子德臣爲兩然增李氏弱息實賴君以存然後知安人之言不徒以爲其諸子也嗟乎豈不賢且智哉安人之胥也以亂故禮不備三石之言又曰獻忠蹦蹶棄骴之不葬者高於巴陵之堆吾妻得土爲幸詎敢謀諸楠桐然以吾之流離白首諸子僑於異邦它日者歸埽先恭人之壟以爲伉儷謀同穴期尚有待惟卽蔵宮告哀西望嗚咽於魂氣之無不之而已余曰我聞楚蜀間好爲哀些之辭今陳氏之速銘也語多惻愴請變銘體而系之以歌曰

涪水潺湲兮涪山巑岏虎豹喈喈兮風雪孱顏從

夫木末兮啁子草間黃雀啁啾兮猿猱以攀丹楓隕葉兮血淚斑斑苟盡室之可免兮一身奚歎彼巴姬之何辜兮委骨江邊幸坏土之猶在兮從姑以安念夫君之遠道兮匹馬征鞍儻夢魂之可越兮寧愁間關亂曰已焉哉伏波駐兮銅柱灘銅柱灘即馬援壩之水安人葬處馬鬣封兮西風寒望不見兮涕沈瀾哀奠兮郵筒鶴唳兮啼鵑劍赤甲兮片石刻銘辭兮千年

白母陳孺人墓誌銘

金陵有二白曰明經夢鼎孟新孝廉夢龍仲調天下之賢士也二白之母曰陳孺人亦天下之賢母也孺人以月日卒二子以父奉亭君諱某之藏祔於大父卜某阡以別葬而屬誌銘於余余與二白有三十年游講之雅今年春仲調相遇於吳輿古者朋友之親之喪遇諸道則爲位哭余因以追叙三十年來死生契濶凡人子之憂及其母與母之不保其子者多有之矣以予兩家遭時多難生事

死葬僅而獲禮余衰且病猶得執筆誌白母之墓不慕幸乎孺人之初亡也大司馬合肥龔公爲之傳余與龔公交於二白者皆最深龔公已詳述孺人之內行余將何以加諸無已請節其傳繹言之可乎孺人縣尉陳君忠藎之女忠藎官於閩而卒子幼白以長女代其弟奉母以奔父喪年二十而嬪於奉亭君奉亭之父曰敬亭諱某元配張孺人早亡孺人酒漿滫瀡盡婦禮惟以不逮事其姑爲恨敬亭沒執舅之喪如其父事繼姑厲孺人姑有

女出已奩爲之嫁姑病奉湯藥滌厠牏以將護之厲孺人沒執繼姑之喪如其姑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傳之所以稱其孝也奉亭好徇親友之急不以無爲辭孺人所生二男四女家又遭兩喪揩捂拮据匪朝伊夕有勸以家貧罷二子治制舉業者不肯聽曰子苟讀書知禮何憂貧盡斥簪珥以爲束脯資詩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傳之所以稱其勤也孺人訓子女以下逮僕御終其身無疾言遽容奉亭君病焚香告天曰是有人父之責於其

祖父願以妾代其之身奉亭竟不起孺人號呼欲以其身殉念孺子無以成立則姑齊脩笠乾之教者四十年勉二子以力修乃父之志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傳之所以稱其義也余覽范史之傳黨人也先書黨人之母夫爲人母未有不痛念其子者也子以義死其母許之且告以死而無憾若此者爲黨人難爲黨人之母亦難當阮懷寧由逆奄之餘孽乘國難以竊政修二白生凫昔執言之憾而下之獄孺人聞二子之被收也色不變將誓

以俱死而加慰勞焉然卒以免嗚呼宗社而既屋矣爲僉壬者身敗名滅一二正流或以喪亂得全君子於斯時也未嘗不以黨人之已死者爲悲而不敢以黨人之不死者爲幸惟取賢母之壽考令終歸諸天道之可信而已白母之偕二子以免也踰七年而仲調舉於鄉又二年孟新貢入太學母年八十健飯無恙嘗以仲調罷其南宮薦孟新有事於廣陵母感疾危啜而二子皆未歸意中不能無戀戀者既而脫然愈是冬也仲子歸母歡咍竟

日爲加餐卒之夕偕寡女談笑如平時漏三下就寢俄起坐不言女亟呼二子母持伯子手摩頂仲子抱母坐家人泣搖手止之遶而念佛母西北向正色跏趺而逝此其臨終正定淨土往生辨證無疑者余聞之不勝太息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觀白母之灑然坐脫何其有類吾母乎吾母朱太淑人奉佛受戒者三十餘年白母年八十吾母年亦七十有七其終也三子環侍戒勿哭吾母親見幡幢前導諸佛受記而去具載往生錄中嗟乎余

亦黨人也當二白獄急時引繩批根余自知將不免嘗恐聞此憂吾母不敢以告無何大亂奔走流離事定庶幾奉兩尊人以終老而不能已於北行吾母握手長訣傷心母子俱大病恐遂不復相見比蒙　恩歸里再奉吾母七箸者五年親視飯含終天無憾者皆出於

君父之賜其視兩白生之終事其母者實同有厚幸焉余既已詮次龔公之文又念二十年故交吾母猶若母故質言之以見兩家慈孝之道爲無愧

爲之序而銘曰

子才也優貪夫是仇伊我母之憂母曰何尤百祿來求子行也壯四方是向伊我母之望母曰無恙歸來在養其生也有基其死也有歸遭時孔艱罄無不宜若此母者垂百世其奚悲

梅村集卷第三十七

墓表　塔銘

卓海幢墓表

公諱禹姓卓氏字肖生別字海幢渤之瑞安人明建文時戶部侍郎忠貞公諱敬靖難不屈死與方正學俱夷族其子孫有脫者流寓仁和從外家之姓曰宋氏萬曆中鴻臚寺鳴贊公諱文炎忠貞之七世孫也始以仕顯復其姓人遞知忠貞有後矣鴻臚娶於孫氏生公公之從兄弟曰爾康字去病

曰發之字左車俱以文章負重名知交傾東南而公亦雅著才望時人莫能定其優劣蓋仁和之卓始大去病博學好屬文而左車才辯頴悟兼通佛理其所持說雖碩學名僧莫能屈公傾心好之日夜叩擊不倦乃同爲北游居京師五載屢試於鎖院輒不利歸而讀書武康山中益探究爲性命之學先是公弱冠便有得於姚江知行合一之旨姚江重良知頗近佛氏之頓教而源流本殊後之門人推演其義以見吾道之大於是儒釋遂合公既

偕同志崇理學談仁義而好從博山雪嶠諸耆宿請質疑滯雖發自左車要本其師說然也公之爲學從本達用多所通涉詩詞書法無不精詣卽治生之術亦能盡其所長精彊有心計課役僮隸各得其宜歲所入數倍以高貲稱里中客謂左車曰自君與君之兄同講學而獨以貧者何也左車曰自圭之治生也以爲知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學吾術終不告之夫知勇仁彊此儒者之事而貨殖用之則以擇

人任時彊本力用非深於學者不能辨也今余之學不足以及余兄而余兄之爲善里中嘗斥千金修橋梁之圮壞者歲饑出囷粟所全活以百數彼其於吾儒義利之辨佛氏外命之說深有所得豈區區焉與廢著鬻財者比耶既而公之子辛燊用高第入爲秘書院編修公貽書教誡之所以修身心勤職業其道甚備嗟乎富而不溢貴而不驕左車之言益信而有徵矣夫忠貞之裔湮滅不可知者二百餘年而去病左車與公三人者始以文章

發聞於世可謂盛矣而皆不能得一第去病左車竟淪沒窮困以死論者且謂天道之不可信而公卒以其子貴享後福然則天所以厚忠貞子孫者詎可量哉當方正學收族之日一二賢者竊其幼息以免忠貞遺孥得脫史雖不載其事保舍匿藏要自有人今正學之世未顯而卓氏遂昌亦可見忠臣之必有後足以慰諸人於地下矣嗚呼忠貞之德可以百世而公能上繼祖烈下啓來裔苟不書其行事以告天下則無以昭示乎後之人乃鐫

諸墓石公二子長燮即編修公也次方清庠生公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月日偕原配張孺人合葬墓在武康縣之河圖村婁東吳偉業述

保御鄭三山墓表

余嘗讀戴元滑嬰寧傳見其人粹然儒者又好爲名僧耆宿之游蓋自祝髮天札刀兵水火之並作善醫者非原本儒與禪講求乎天人性命之故俾人聞之者身心正定煩惱破除則其藥石之所奏不足以發膏盲而理癥結求諸今人若保御三山鄭君斯近之矣鄭之先始於司空公爲宋天聖間名臣建炎南渡武顯大夫有扈蹕功賜田松陵子孫習外家李氏帶下醫遂以術著其別祖之顯者

在宋曰學士忠惠公丞相忠定公在元曰所南高士君堂構於程朱之學和緩之技咸有師承相傳五百餘載爲士族爲名家君自少攻詩書鏃言行早孤居喪能哀仲兄病割肉以進人皆曰鄭氏有子長身美鬚髯溫良樂易一見知爲通人長者其於醫也發揮精微行之以誠心惻怛名乃益起千里之內鉅公貴游輻輳跡書幣交錯於庭君造請問遺無虛日窶人蹐叟傴行過者手注善藥以去視之必均性不喜入官府有願交者必見重始

終不干以私居嘗刪食疏爲章程然中厨日具十人之饌高人勝流明燈接席評騭詩文書画爲笑樂子弟守循墻之禮端拜詳視得義門之餘風修先祀以收族婚必告喪必訃周恤其有恩紀宗人農部公庶子自其沒後始生翁育敎海之者蔚焉同里負重名者曰楊徐兩先生身嶺家禍所鉏皆亡匿君非前有一言之托以巳女女其子孫女女其孫處田宅誅奪火成就其門戶徐之長子孝廉屏跡山中不交人事嘗抱病且困君急挐舟往訪

見突烟不起奄然壞絮弊簀中爲之泣手和藥解衣易粟割半氈充卧具孝廉乃張目能視起而緣其事曰更生他若指囷贈衛公之急推宅慰謫宦之窮爲粥路人脫驂舊館不可悉數此其儒行之坊表者也君事雲棲蓮池和尚爲幅巾弟子於武林石公爲同參晚扣擊於張司農靜涵居士以研究法乘有弟曰士敬余同年生襲浮屠服以避世講道論藝學者奉爲經師人師君朝而率其孫櫛聽士敬演大易一章夕而偕士敬從靜涵受般若

妙義所居杏圃西近永定舊刹名賢古德所游處傷其蕪廢揮斥數百金擔荷修復偕曹村相國結同善之會誘掖勤懇施者坌集君嘗謂人上藥養性中藥養生醍醐以爲參苓橿椎以爲饑砭去其陰憂蠱惑之疾予以歡喜利益之方彼且涊然汗霍然已我則不居功不尸利富者教以普像設飯伊蒲貧者教以掩骼埋胔皆不期而至不速而成年七十餘矣三春而眠雞鳴而起撙撙然若有不容自已者畢餘景以護末法回塵勞而入種

智飾巾正定知命篤終末後證明歸諸解脫緇素合掌讚歎一以爲醫王一以爲長者此其禪觀之撙籠者也余每見世之士大夫困於更徭賦役之煩在杜門學佛者爲尤甚即其親黨故人義相收恤者不能黽勉佽助而營齋利生恒詘於力之所弗及若其棄家室毀容貌雖或大人長德其徒相與叙統系爭擅場以屈辱之庸兒俗媚見其疏經詮教規重矩疊苦難知而避之若浼不得與一知半解者同其利養是儒者窮儒而禪者尤窮醫獨

出入儒與禪之間其地位可以權巧其交游可以
牽勸急難死生捐金援手伽藍塔廟鳩財庀工在
今日唯醫之力饒爲之顧獨難乎其人君則其人
與術相值而適會乎其時願力廻有所成就然則
通儒與禪之窮者莫如醫又莫如我三山之爲醫
也嗟乎苟不爲三山士君子之不振於斯世可勝
道哉余與君爲中表往來游跡甚多間嘗記其一
事登靈巖共謁吾師藥庵藥庵乃楚魚山熊公也
楚有何先生者在坐先朝爲淮南倅因流寓其土

而過吳徒步訪師師命寓君舟還郡遇山村君登
岸遄返出十金曰此病人所以資藥囊願以爲何
先生壽何先生之過吳也因故人爲吳令不得見
困甚藉君金裹以歸夫以余所偶見如此則其不
見者可得而推矣若三山者今復有其人乎若諱
欽諭三山其字晚自號初曉道人子二長共亮次
之洪亮早世之洪能養志先君四年以卒余所表
其墓曰鄭孝子者也孫櫛醇謹有學行能世其家
余既論次君行事進而求之所南先生似乎首陽

柱下之不同然君子之道或默或語汨泥揚波蓋所以救世也歸潔其身而已矣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南有焉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三山有焉所南之書埋之絕壑之下君之碑刻之高原之上後三百年當有知其人而爲之愾歎者是爲表

傍石湖而西不半里爲梅灣余伯祖故福安縣縣丞玉田公諱諫之墓也余家世鹿城入自禮部公以下大參鴻臚三世皆葬於鹿城公爲鴻臚長子次即贈嘉議大夫少詹事諱議余祖也又次則諱誥偉業四五歲曾及見之老且貧衣食於卜肆余祖嘗抱偉業於膝顧叔祖而嘆曰爾知吾宗之所以衰乎三世仕宦廉吏之家固足以傳子孫爾伯祖實任其咎用之爲飲食裘馬費產遂中落余與

爾叔祖庶出也少孤故皆貧余祖亡後祖母湯孺人每談及鴻臚公時事輒言嘉隆中鹿城有倭難伯祖自以私財募兵千餘人轉戰湖漘間兵敗左右皆沒得一健卒負之免家遂以破其遷吳門也買一故宅啓廢甎下有巨穴見金繩縋棺朱砂題畫乃故王公葬處以是邑邑不樂得病死有子而殤一女不知女誰氏吾家自移婁東彼此不往來四十餘年矣偉業後十年成進士於吳門遇三山鄭君曰余姻也詢之則三山之兄曰某者爲伯祖

壻余姑尚在也偉業乃具禮幣拜見則年已七十三泫然泣曰猶憶曾鴻臚公葬時曾到鹿城見二叔今已六十年不通家問二叔謂吾祖也歸而告吾祖母湯孺人孺人泣吾世父與吾父知之亦泣泣年六十始識有伯姊也相率至梅灣墓下再拜哭且加封樹焉嗚呼其矣吾宗之衰也自曾祖以下不三世喪東去吳門不百里而門戶凋落子孫分適他國吉凶婚葬訖不相聞即梅灣之一坏土使非有鄭氏者識其故處則葛葛蒙菅狐兎窟窟遼墟突莽之間若堂若坻者忽焉過之且不知爲何人之墓而何以示子孫惟有刻詞於石表之於阡以明鄭氏之德而識余之愧俾後之人知宗法之宜修也吾姑後三年以卒有二子以其一從吳姓主梅灣之祭祔葬者爲繼伯母查氏而殤子諱家在其左其陸氏從葬則吾姑生母也元配伯母孺人先伯祖幾年歿猶葬鹿城云

誥封吳母孟恭人墓表

古卿大夫之獲內助者匪僅國政於軍旅有裨益焉詩泰風之詠西伐也用武之道備矣終之以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厥猷良人秩秩德音君子讀而歎曰美哉此國之所由興乎自昔運會之將至精明強固之氣不獨男子也閨門婦孺交相黽勉踴躍於軍興之會縣令視之若吳母孟恭人者其事大有關於民生國故可以慕門之石弗之著乎吳氏山陰大司馬之族世爲著姓後遷遼之清河恭人清河指揮使德清孟公之女其嬪於吳爲贈中憲大夫越川公諱某之冢婦今御史按察司使匪躬公諱執忠之配而知無錫縣事興祚字伯成之母也當　國家王業始基吳氏孟氏實共執爨斁以通昏嫻恭人事其君舅君姑腆洗必豐簠管必儉遂以孝聞匪躬公好結納徇然諾不問生計恭人籌火紡績資給之無乏處危疑之時爲親黨畫可否多中越川公曰微孟氏婦無以寧吾家逮乎天下大定匪躬公出牧畿縣入擢西臺官守言責

恭人之助居多最大者無如閩漳南楚西山之二
役公之由御史出參政於閩也漳南首被寇我師
之調集者數十萬共僦惴惴弗及恭人内率其媵
妾僮從外命其縫人膳宰竭晝夜以就功於是乎
縵纓鎧扞蔳笠革鳥所以犒士也稍體粟糗牲牷
餼牽所以醳兵也皆取諸宮中而給之勿以累民
且亟謀諸公曰嗟沿海之人詿誤於賊者非下令
招之諭以禍福將惶惑無以自歸諸將之執俘者
萬數　王師弔民伐罪此屬誠何辜亟宜請　王

命脫其縛暴露也爲之居餓荼也予之食仳離也
還其親屬俾得保聚公如其言行之恩及一道矣
楚西山者暴師於窮箐絕坂之中人負手糧十日
而後至三軍之告匱狎聞公方受命督楚餉憂之
不知所出恭人策曰亟發取府之緡錢藏帑吾率
執鍼之屬紉爲縑囊用襍負於軍所士賴以濟嗟
乎此二者皆所以佐軍也而恤民寓焉漳南之資
糧屏屨既民不知勞若西山則驛騷困不免矣然
使羣有司之在事者一推以恭人之心則楚人不

至重困而當時如我公者不多見也噫嘻恭人之賢豈不難哉恭人三子長伯成也次興基又次興都伯成凡三娶元配韓氏繼李氏再繼以孔氏生子幼未名也仲娶於于季娶於萬各有子一人孫女共四人其許字皆名族恭人年六十有七墓在京西之山原曰龔村其細行詳於幽堂之銘故不載初伯成令無錫而恭人南就養將車都亭威儀甚盛踰數月辦嚴北發伯成牽裾請留母正色勉之曰魯敬姜之教其子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我

孟氏也有弗聞乎修若職庀若政此乃爲孝何必朝於寢而夕於側耶伯成再拜受所戒弗敢言既行未浹旬而訃至徂捂髮而叫曰天乎自吾始筮仕萍鄉有萑苻警而大寧山縣地被邊皆不克奉母從惟沂州魯之南境而錫山江南又以家京師未畢正臘而遽返今者視絞衾奠餘閣屬之兩弟而羈一官於斯土吾之生其不如死也已偉業聞之曰甚哉伯成之孝也雖然先王制禮不可以過也父在而爲母滅性乎且恭人可謂不没矣夫以

孝慈共恪之行又出之以佐軍事而勤恤其民若此以圖不朽夫復奚憾耶伯成稽首曰子宗老也請以一言累子偉業熟於大司馬之後誼最深自少同舉進士直史館晚而與伯成游伯成之母猶吾母何敢辭抑吾聞之先王爲治卿大夫妻若母之賢者必表著之以風勵天下今吳氏泰世臣而恭人備有懿德

當宁修開代之史偉業衰且廢曩者曾與覩乎故府今奮筆書之者而獨於其宗人已乎乃修不文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香山白馬寺巨冶禪師教公塔銘

如來以虛無爲宗眞實爲義其有出世爲人興頹舉廢者揆之甚深微妙法機用相等我吳鄧尉聖恩寺剖公璧和尚建大法幢尊勝殊特所度弟子各坐道場遠者百宅靴黃之間精藍巨刹千里列望焉廼若巾瓶弗離鐘魚互荅相去一牛鳴地無如穹窿之海雲香山之白馬海雲起自道衍少師白馬則始於支公其後有道清禪師實萬峰之法嗣香山分鄧尉支隴而聖恩原本萬峰故命巨冶

教公主之修別院復祖庭也巨師既委順觀化嗣法門人正道件繫行事來請僾業皈依和尚仰見其擔荷大法囑累後人續佛慧命世相遷滅不常十餘年來得法上首六人示寂白馬則尤其龍象蹴踏所特爲金湯者也烏可不勒梵行昭法派以垂示來茲乎師諱濟教巨冶其字毛姓也揚之泰州人父古莊公有壹行母沈氏生師茗髮顖發氣骨不凡早歲厭薄塵勞父母見背捨家入道學於其族之爲浮屠道者西山寺深

林茂叔父行也先朝神廟之世詔集有道高僧證戒於五臺江南觀法師者與焉膺紫衣之賜而茂公出其門師年十八薙染爲大僧從觀法師聞講於天竺於雙徑廣通大藏尊經已而蟬蛻文句思証覺海聞三峰漢和尚唱臨濟宗旨於鄧尉杖策往游漢和尚者剖公之師海內所推爲三峰禪也和尚一見契合迎謂之曰汝掇得五年住即留單師應曰古人掇這一生何論五年遂留侍左右服勞執苦朝夕弗懈稟戒入堂爲悅衆上堂晚參和

尚舉鶉鳩樹頭啼語言下有省和尚誡以古德行解相應方堪入道師盡心供職一衆悅服漢公入滅剖公開堂之日舉爲監寺當是時鄧尉緇素坌集日有千人而經寮齋室規制未備師內營資糧外接賓客十年之間威儀肅給信施填委湧閣飛樓宏敞嚴飭凡使三峰之道揚於天下者剖公之力師爲之也空有一徹照用兼收猛求向上一着朝咨夕叩旣接源流受信拂觀法師亦取所賜紫衣爲贈出主香山草翳木荒敝屋三楹不蔽風雨

乃剪林莽乃剗巖巒度地鳩工簡材陶甓未幾而寶坊矗起四方不祈而薦貨不命而獻力以潰於成師軼行方雅質性溫醇與人言煦煦然誘接初機惟恐弗及撈籠薰染罔不嚮赴說法授戒千僧禮足拈錐豎拂四衆趨風住香山之十有[redacted]年爲辛丑八月二十八日報緣已盡沐浴更衣作偈示衆曰生年五十七大事今已畢推倒須彌山打破無生國泊然而逝得度弟子首戒雪即正道也次日法印宗曰天句玄旨千齡載日化燈用日二非

[redacted]其六人所著語錄二卷行世正道既以師命繼白馬席爰率同衣於甲辰八月二十五日瘞靈骨於香山西麓遵遺意也當道清開法之初有梅泉滀沸於山顛澄沒已久師至而泉於舊處迸出甘冽異常流細而供不竭中蜂蒼雪澈有細流引到泉盈缾空鉢持歸雪滿舟之句香山以爲勝事夫白馬始於支公以余所見若中蜂蒼師者深寃竺墳頹通孔籍亦近代之支公也道林偕王許爲山澤之游百世而下風流可想蒼公沒踰十載而中

蜂鞠爲茂草識者過之太息當今海內尊宿如鄧
尉靈巖靈隱二四大老皆性相圓通了無窒礙後
生淺聞薄植掠知見而護門庭世俗靡然不復知
有天台賢首之旨經臺講席抑沒而弗振斯非末
法之可憂者乎臣師之從剖公游也建傑閣以奉
尊經實轉華嚴藏海而與蒼公有異常之契此其
眞實妙義有不墮於空寂者矣是可銘也銘曰
維臨濟之印歸乎戒定用絕鬬諍師守其密令弊
於眞乘非相非性光明如鏡慧珠圓映斯之謂淸

淨維鄧尉之官湧乎虛空聲聞鼓鐘師相其成功
遷於別峯有梧有松丹樓如虹寶鐸玲風斯之謂
顯融佛法西來至乎東夏修多羅藏馱以白馬夏
矣支郎道德風雅後千百年紹跡者寡有大尊師
厥稱巨冶不離文字坐証般若大聲一喝震彼聾
啞頑石潛通飛泉高瀉栴檀香林青山白社靈塔
巋然雙樹之下法雲布濩道風瀟灑覺性爲眞報
身寧假權實同歸有無交捨刻茲銘詞用告來者

梅村集卷第三十八

傳　祭文

謝封翁傳

定海慈孝村人人皆稱謝封翁翁諱瀚字愛夫別號泮池其先有令定海者遂家焉世以孝聞能脩廬墓禮村以是得名其墓間夜輒聞呼暴聲狀若讞決者諺爲語曰謝家墳鬼關門元初年間毀墓石繕城闕村人以靈異故爭奪土掩覆故謝墳封鬣至今高丈二尺許云屢傳而有僉憲琛者以上

饒令起家政治神明號曰謝城隍琛弟輿三傳而爲贈參政公大綸卽翁之父也時產巳中落翁年十二一日見家不能炊遂緣江岸禱水神沙且沒踵條大蛤數斗湧出徐囊歸得餉父母蓋純孝所感也因謂其仲曰需青紫何時萬一吾父母枵羸至不及待何爾執不律吾行且逐烏兎走矣遂棄去制舉義脩業吳越間足繭起寸業遂稍起壹意奉父母歡仲卽參政公廼得卒其學成進士贈公性好晏處會歲除鄰失火蕩其室亡有僦宥舍以

居輒忽忽不樂翁遞收合燼燼慮材鳩傭落成而間燥贈公始喜然以亡樓居且未陽也翁偵知之復自爲甫築楯柵之屬以意審面已而南薰拂拂江山縈繞贈公登焉而樂樂而甚爲加餐也黎政公既宦游萬里外翁家居養母備極情志黎政無內顧憂與翁沒齒友愛視曩者青紫數言始終蓋無間云翁輕貲財排患難慕義若嗜欲里閈稱爲祭酒已伯子泰宗既貴海巡使者及郡邑長吏爭迎致翁翁爲畫策輒有所興革無不喜然解者減

奇徑定兵變語皆在誌中初翁以親命役常熟逃失路夜昏黑矣有童子導至邸舍忽不見渡福山遇颶風海船將覆翁見帆柱脫急呼篙師理之遂得免又嘗癉瘍生於背有客過門手和蠟蔡爲丸竟去不受謝其隱報類如此謂非慈孝所致哉翁故五子鄞人爲余言慈孝村有謝伯子者以進士出漳浦之門今隱居教授所著書且萬言時念家國師友之故輒發聲讀讀罷輒泣而骫髓無慘一發洩之於酒酒故不醉卽泰宗也余慕其名而亡

由見其季泰交以明經對策第一卒業北雍文辭卓犖余摸索喜甚以冠其軍及來謁余傑然篤行儒者也廼爲慈孝村八十三翁立傳焉

國史氏曰余爲謝封翁傳傳不詳其他重稱慈孝村者蓋著所本也語云不知其父視其子余門下士泰交爲其父請傳跪門外者三日每見輒蒲伏堦前流涕不能起於呼至性感動卽若翁可知矣

志衍傳

志衍諱繼善姓吳氏志衍其字也予年十四識志衍志衍長於予三歲兩人深相得又六年而入撫純祐相與砥礪爲文章人撫志衍與予同魁庚午一經而純祐未十年成進士里中稱科名者推吳氏云當是時天如師以古學振東南海內能文家聞其風者靡然而至予羸病不能數對客過志衍則人人自得也志衍博聞辨智風流警速於書一覽輒記下筆灑灑數千言家本春秋治三傳通史

漢諸大家繼又出入齊梁工詩歌善尺牘尤愛圖繪有元人風下至擘蒲六博彈琴蹴踘無不畢解性好客日具數人饌賓至者無貴賤必與均每三爵之後詞辨鋒起雜以諧謔輒屈其坐人予口不識杯鐙同其醉醒而志衍白擲劇飲與人決度不勝不止岸幘笑詠酣飲絕叫以爲常生平負志節意人患難其成進士也會里中兒刊章告密天如師爲所搆勢張甚志衍銳身爲營救卒以免大司馬鄭仙馮公聞而嚴重之願與交已得慈谿令司

馬其邑人益相爲引重而長安名公卿爭揖志衍矣母夫人喪未之任家居侍太公疾視湯藥浣厠牖衣不解帶者數十日哭泣喪葬備物盡志人稱曰孝事長兄待二弟友愛無間言伉爽曠達耻爲小節苛禮而父黨造門必躡履問起居中表故舊及所游門下士一旦請緩急未嘗以不足爲解而無纖毫德色家世素高貲坐是析箸假貸累千金意豁如也嘗游黃山凌躡險絕同游者不能從焉雅自負彊濟謂可就功業慨然曰今天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爲國家驅馳奔走有如此游矣而其後乃得蜀之成都成都在萬里外又荆襄陷沒江鄂道斷賓客邃巡勸少留志衍曰吾既受成命矣人臣守官其敢以利害辭且今日何樂土之有志衍雖勇於蜀游乎顧置酒張樂召所與游人人道別雖握手極笑語而獨坐凝視推床彈指或親故問之則浮大白引滿欷歔不復言既上道復改塗出宜春道酉陽涉黔江而入蜀卽日啓蜀王請發帑金爲備樂計當時蜀事已棘而藩府金

繒積者數百萬王怪不應則貽予書曰事不可爲予必死於此詞甚酸愴云居五六月蜀問至成都陷于中夜蹶起曰志衍死矣欲爲位哭行自念盡室西川豈無一自脫得報親戚者越三年其弟事衍徒跣萬里望家而哭曰吾兄以甲申十一月二十五日遇害罵不絕口賊臠而割之一門四十餘人同日併命嗟乎何其酷也當夫燕京汲先皇帝崩問已至志衍慟哭上書卽藩邸亦心動而文武大吏無一人肯辦賊劒門夔峽諸險皆已失

守而後驅數千之卒阻五丈之城以當百萬之強寇雖智勇無所施護親藩竄山谷屏迹蠻瘴間可以圖全而志衍喋血自誓與此城爲存亡終至骨肉葅醢妻兒橫分以報所受豈不難哉初純祐之在永嘉也書問阻絕而事衍聞東南大亂亦長慟恐至則無歸及兩人先後到里門問宗人親戚尚無恙予向謂志衍卽尚存勢不能自拔今見兩兄弟流離辛苦終得相見抱持痛哭而志衍獨不幸以死死者人所不免而家室同盡斷穉無遺并其

斷骸殘骼不得一棺之土故哭其喪者爲尤痛焉
差乎志衍之入蜀也天如師已前没未一歲而司
馬馮公亦亡平昔志衍所與游零落殆盡禍與志
衍同者亦比比而是也其宜死而不死如予與人
撫則又窮愁疾病所去志衍者幾何而今日猶哭
吾志衍志衍亦可以無憾矣志衍有子曰孫慈賊
將憐而匿之後亦遇害純祐經紀其喪以少子
某爲之後志衍之死也友人季曾貫與同難其族
人名漢者逸出城簡及之顛而嶺家人五郎者免

矣奮曰吾主與主母死矣義不忍獨生乃慷慨罵
詈而盡於主側嗚呼是皆可書也

柳敬亭傳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姓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曰爲醵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常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

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廼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

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咍嗢噱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免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撟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愾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曏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

即通顯敖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彊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憂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閽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

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弘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慴失次生拜訖索酒訹啁諧突奡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

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卿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賜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大鋮生舊識也與左郤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

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留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閘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憂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多悲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楮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嘆曰良玉

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尖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納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覘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即入山且令自從而殺之即此圖爲不全矣左頷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攺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肝胎

市上時夜寒藉束蓁卧屏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廼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欷歔灑泣既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蕆故醫也亦客於左奏牘武昌寄生爲眞左因彊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張南垣傳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薪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致衆城闉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絙鋼以鐵汁刑牲下拜劖顏刻字鈎填空青窅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鈎

巾棘屨拾級數折偃僂入深洞摳壁投鏁燈躡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峰造天深巖蔽日此夫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陁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峰絕嶂巉巖乎墻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

呀牙錯距躍夬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堀石漁易以曲岸迴沙遂闢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峰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玄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士中戴石黃一峰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脈者也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爲大恨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

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諸嫫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嗚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烟雲渲染補入無痕即一花一竹疏密

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
中之所施設應標凡榻不
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
得已骫骳曲隨後有過者
意也君爲此技既久土石
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卧
側峯横支豎瑰皆默識在
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
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
結頂懸而下絶尺寸勿爽
有學其術者以爲曲折變
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
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
其既就則天墮地出得未
荆關老筆對跱平磩已過
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
他人爲之莫能及者蓋以
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

愚着屋屋未就又愚其
事離飾雅合自然主人
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
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
筆樹咸能識其性情每
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
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
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
治不假斧鑿甚至施竿
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
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
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
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
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
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
體飛動蒼然不群所謂
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
造其仲子行退老於鴛

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鵲無以復過其藝而令於道者歎息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

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書　銘　贊

答撫臺開劉河書

伏惟老公祖台臺上籌　國計下軫民生以水利爲東南命脈慨然經畫復三江之故道定萬世之長策不遺葑菲俯詢芻蕘敎下郡國士民相賀以爲此夏忠靖周文襄復見於今日而東南之民休養生息之道當於是而始然而手書之下問者半月於茲矣生等不敢遽對則以興大役動大衆必

詳稽典故旁諮父老察其形勢參之人情俾其功必成而無悔其事有利而無患然後敢以書獻生等婁人也於劉河事爲近輒掇其大略惟老公祖裁擇焉夫劉河者婁江入海之口也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者太湖三江者淞江婁江東江也必三江入而震澤始可底定則以東南之水太湖不足以受之而用大海以爲歸也案今甲三江淤塞起六郡人夫挑濬夫淞江婁江其地在蘇松兩郡而起六郡人夫者則以三江所受之水非

一郡之水而三江所救之田亦非一郡之田也今劉河塞矣太倉嘉定沿河腴產皆化爲石田焦土不可復耕則其患在兩邑爲尤切然兩邑之所資者獨有灌溉耳若夫宣洩之不通其害之遠且大有百倍於灌溉者不可不察也今即以崑山常熟之近者觀之其田渚爲巨浸以彼隄堰圩埠之防非不力也塘浦淫瀝之流非不疏也害且彌甚則以劉河之塞扼之於口也且非獨於此也前此冬月水涸今冬月水不涸矣前此一年旱一年水今

連年大水矣湖沈溪溯泛漲之勢日增而其民不得已廼爭尺寸之地晝夜與水相持以益其怒萬一澤腹太滿挾五六月之淫潦衝嚙奔潰而去壞廬舍殺人民當有甚於今日者則漕賦於何而出民生於何而救故劉河之應開所當大聲疾呼不待再計而決者也雖然所以開之之道其難有五而小者不與焉一日議費夫以七十五里之河而人工物價又百倍於往年此其費非可以數計而臆度也　國家以東南財賦重地誠慨然發帑金

截部餉捐數十萬金錢於洪流之中而爲生民建不世之績此在　朝廷之仁恩公卿大臣之謀畫非草野之中所可揣摩而想望者也其次則責之六郡譬如一人之身血脈扞格不通必其頭目手足聯絡呼應而疾乃可治顧人情各私其已而又各爲其鄉今以崑山常熟之人督以治河其田之稍高者曰我無所事河也其田之低窪者曰我田在水底尚用力於數十里外之劉河哉數十里如此況於嘉湖之三四百里者哉雖然此其人未覩治河之利也使其人覩治河之利則苟非并心合力其功何由而成也語曰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然則爲此者惟有於紛紜異論怨咨交作之際直以身當之而有所不顧如此則費集費集而事易辦矣故曰議費之難也一日度工夫地方興一大役須其工力寬然有餘俾公私煩費咸出其中而事乃可就非可據尋丈之溝約其分寸層累而計者也今姑以土方之法算之劉河七十五里里一百八十丈是長一萬三千五百丈也河面狹則

易塞海忠介以十五丈爲率今縱不能及額在十丈不可復減土方之法上下四旁各一丈曰一方是十三萬五千方也使其深一丈而又五尺則此五尺者舉前數折而計之又六萬七千五百方也雖然此乃就河身言之也河之口乃有陰沙往者萬曆中浙西袁了凡先生曾過而嘆曰獼猴生吾劉河必沒不三十年此爲平陸矣其言至今日已大驗今河通而沙尚爲之梗則渾潮之入者退必緩弱淤泥不去河卽旋塞耳如欲疏而去之則必

用巨艦纜大海中木犁鐵齒櫛爬撈掃隨風潮上下是若有鬼神焉非全藉人力者也不則避其漲口別鑿東北一道入海勢必穿城堡犯村落置斗門築堤岸其事又至重不敢輕議也故曰度工之難也一曰派夫約略開挑之例以十五工開一方分段之例以十里分一段省計之例以一月開一程就一里算之其廣十丈其深一丈五尺得二千七百方則四萬五百工也工程一月是每一夫分三十工矣統計一千四百夫一月可開一里積算

一月之中若開十里則當用一萬四千夫矣他若車岸有夫椿壩有夫搭厰主爨有夫一切轉移執事之人不在此數夫沿河之地至境塌也其農民多逃散其屋舍多傾圮一旦聚幾萬人於其間商賈不通物價騰踴將何以支惟有貯粟數百石官爲之主糴準其工力而給之以粟庶公私上下可以不困故曰派夫之難也一曰銷田向者以河爲田而其民已受無窮之累今者以田爲河而其民又失有形之利則謂之何曰否否凡民之有蘆蕩

者必其有老田者也河開則民之老田盡熟彼不喜田之熟而惜此塗蕩哉則又有疑之者曰蘆政自有專管衙門設令　上請而所司堅持中撓則奈之何曰蘆稅之爲民害在兩邑甚大也其兩邑之稅收之　公家又甚少也且　國家苟興此役當捐數十萬金爲之以爲不大費者不大利耳豈在區區兩邑之蘆稅耶所患開河之初丈量不清冊籍不立其後衙門胥吏之生事者今日一查明日一勘是又一　累糧矣不可不慮也且其中有永

捐之稅有暫免之租夫永捐者河身開去之田所不必言者也其暫免則以七十餘里之河開二十萬方之土其積之也廣矣其壤田也多矣即岡身高仰種之仍可薄收亦必三四年後農民以漸鋤鉏纔堪播種故其地可以輕糧不可以重糧也即輕糧可徵之三四年以後不可徵之三四年以前者也其預爲講求不可不定也故曰銷田之難也一曰定法鄉耆塘保開二三里陂渠而其區民之惰玩者丞尉之貪墨者尚有賣段綏挑之弊胥吏

之暴橫者尚有需索科擾之弊而況於劉河乎故爲之算土以正其界爲之立長以總其成爲之編號椿以量其淺深爲之打水線以平其濶狹爲之設接挑之擔以節其勞爲之表堆泥之處以警其惰法如是備矣猶未也官吏之踏勘文書之催督預定其制恐以爲驛騷也錢糧之支放物料之領辦審擇其人恐以爲胃破也故曰定法之難也然則治河如是其難乎曰非也天下之事圖其難者於始收其易者於終禔臺漸摩愛育之德浹洽於

生民而精明強固之治皷舞乎羣吏合是五者論之其所謂度工派夫銷田定法者一指顧而有餘所難者不過議費耳今　朝廷發政施仁　詔書頻下海內喁喁黃童白叟皆引領而望以爲可旦晚太平夫東南係天下之命而劉河又係東南之命　當宁籌之熟矣祖臺朝拜疏而夕報可也又何患六郡之人不踴躍恐後哉生等俟河工告成之日當磨巨石立之海上以昭　國家之恩德且垂祖臺之功於萬世生等其與有榮焉

偉業頓首世事隔濶書問缺然猥辱嘉招敦我朋好集南皮之冠蓋傾北海之樽罍欣此良辰幸陪末座祇奈鄙人固陋久謝知交方鑿坏而閉門將離羣而索處豈可玷名品藻濫跡追隨敢布短緘聊抒積慊夫張茂先名德至重羽翼六經陳元龍才氣無雙搜揚百代十年師友兩地人文壇坫斯存典刑具在漢室雖遷猶識鄭玄之子弟蕭梁已亡尚留任昉之故人學擅淵源才經成就即使門

戶凋零有同袁粲身名隱約不異揚雄而華轂之彥過白屋以下車蘭臺之英見布衣而握手道在是矣又何疑焉若夫曠代逸羣後來特達少年遇亂總角知名仲宣既才動中郎子瞻且文齊永叔當與耆舊共推此生庶幾聲華總歸吾輩焉能置璠璵而弗寶棄騏驥而別乘哉況乎器識乃人倫所重而道義則友分宜先今有才具通明風裁朗拔方騰茂實雅負重名而能後已先人推賢樂善黃叔度汪洋莫及庶幾近之樂彥輔恬雅不羣於

今夜見於是積學通儒高才貴胄共相欽挹咸許
襟期慨自雅道陵遲名流零落何圖今日再遇此
賢有大道爲公之心申久要不忘之誼誓諸皦日
往蒞驛旄而其間有僑扎班荆蕭朱刎頸偶因汝
潁之辨幾致洛蜀之爭勉進苦言同歸舊好夫意
氣總千秋共許而才名均四海所知初既彼此齊
驅今豈後先分耿願披悃幅盡釋猜嫌從此同心
永消浮論此偉業翹首而觀聳心而聽者也諸君
子以二陸名邦三江重望遠則野王讀書之處遺

跡風流近則海叟避跡之鄉名賢唱和主持大雅
獎識同人結集篇章勒成卷軸九峰之月觀風亭
賞心樂事三泖之蓴羹鱸膾旨酒嘉賓眞昇平之
勝集江左之巨觀矣偉業因風溯德臨紙懷人書
不盡言可勝翹企

雜著

祭仲論

竹林之論祭仲也曰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逢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夫仲祭邑之封人也爲公娶鄧曼生昭公而有寵失正甚矣君薨太子立國人未附仲爲鄭國而往省於留之鄙邑又不戒備而見執於宋爲仲者死之已耳公羊傳曰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夫鄭昭公之爲公子也敗北戎之師獲其二帥大良小良甲首三百宋人豈昭公敵哉其失國出奔繇乎祭仲也祭仲相先公執其國柄自左右親近以及管庫之士皆仲黨也祭仲以爲君則君而已矣祭仲以爲讐則仇而已矣昭公即位之日淺雍姞在內祭仲在外可奈何使祭仲見執辭以必死宋人挾厲公而求入焉國人憤祭仲之執則讐厲公吾未見宋人之師得焚渠門而入大逵也君

何以必死國何以必亡祭仲不死突入忽出終至兄弟分國魯宋稱兵君幾以死而國幾以亡者祭仲之爲也然則仲舒以爲知權者何仲舒親見高后之世平勃以知免如公羊所言少遼緩之則少帝可故廢而代正可故立夫平勃亦幸成功耳假令少帝如子突有臣如雍糾終侯能綰皇帝璽授之代王哉王僧辯奉淵明而廢方智當是時齊人克東關矣梁之從齊社稷之故也而陳霸先因之以爲國禍君子以罪僧辯若祭仲又何以處之哉

逢丑父死以免君而見非祭仲生以逐君而見賢是春秋教亂之書也甚矣其謬也

伍胥復讐論

子胥之鞭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穀梁傳者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撻墓之與鞭尸則有間矣雖然此吳之君臣爲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絶書則以子胥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胥掘平王之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以余論之此三書者未可以盡信也子胥之父

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干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爲闔閭闔閭欲爲與師而復讐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逮楚釁而後動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子胥之爲人深沉好謀彊忍有濟固非負其勇氣逞於一決不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郤之役食采於椒舉與鳴皆邑大夫而奢則太子太傅貴顯於楚者四世費無極以同官之忮傾世臣而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

之不愛又何有於臣子胥之讐宜首無極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於鄭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兵於吳扶建之子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讒佞而存楚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爲吳卽其所以爲楚也彼肯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楚舊臣伯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其新主甚至廢毀宗廟瀆亂男女而秦人起於外夫檠反

於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尚所稱仁者智者也彼遲之十七年之久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闔閭亦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無故侵辱先君之尸以怒楚楚之宿將舊臣將圜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於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爲之耶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於楚子胥之復讐以爲孝也獨不慮先人一坏土楚人尤而效之乎設令吳兵去楚昭王復國哭於其襄之廟收先王之

遷骨而葬以衣冠然後盡發伍氏之丘墓而汙瀦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紀載不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讐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讐雖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或曰吳君臣以班處宮益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又何有於君之尸曰吳蠻夷也其君臣逞其兇威而蹈於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乃曰子胥令闔閭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囊瓦司馬戍之妻夫費無極殺伍胥而囊瓦殺之是有德於子胥者莫囊

瓦若也而謂子胥爲之其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鄖也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夫無極之譖伍奢之冤其不受誅明矣非鄖公比也君子固以復讐許之矣然而吳師未入則楚吾讐也吳師既入則楚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讐不除害其道以爲雖遇昭王猶將爲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

之讎而謂讐死君之骨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爲此說者何居曰夫差忘人之殺其父而赦勾踐不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屬鏤以死後之紀事者甚子胥之復讐所以深誉夫差之罪也不知夫差之所遇者敵國也仇也子胥之所遇者仇也故君也故君可仇而不可仇非可以一例論也爲人臣者不知春秋則有昧於復讐之義者矣吾故辨子胥之事以正告之焉

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左傳曰君氏卒君氏聲子也公羊穀梁傳曰譏世卿尹氏天子之大夫也夫隱生稱公妃稱薨其攝位無明文歐陽修疑之胡居平不備禮於其母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隱稱公而母不稱夫人隱公順其妃父而欺其生母哉且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公羊曰隱之母也穀梁曰隱之妻也夫使爲母隱無二母也其爲隱之妻則母稱卒妻稱薨母稱氏妻稱夫人

隱之大罪也春秋何以不書不書何以示訓左氏無傳杜氏曰此仲子也桓未爲君隱已爲君隱桓之君其爲尊卑也微桓未爲君而終爲君其母卒先稱夫人以權可也隱既爲君而將不終爲君其母卒稱夫人以權亦可也故尹氏爲聲子非也其曰天子之大夫天子大夫尹氏吉甫後也吉甫有大功而賜氏族於周其後爲幽王三公以亂國政幽王之崩距平王庚戌崩五十餘歲此尹氏者吉甫之孫師尹之子也其爲師尹之子名滅爵絕不

可以世其爲吉甫之孫功在王室不可以不世春秋世卿則饑之常武之勳其謂何而忘之也曰春秋之責尹氏世執朝政爲周亂階夫有甚甚之辭焉如是則必尹氏之族絕於隱三年之夏五月春秋告天王之辭而書之曰亂人亡矣亂人亡矣廼五年傳稱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於晉成十六年十七年尹氏合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以子朝奔楚前此有

卿後此有卿此一卿者弗稱王命弗亂王室何獨取載於春秋也夫上書三月庚戌天王崩下書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天王實以壬戌崩其去辛卯三十日爾春秋之義王后崩太子卒不赴則不書夫天崩地坼新王在疚東方之諸侯咎姑息實不至而復以一士大夫卒遣王人以赴告乎然則尹氏何居曰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以尹氏歸而立其主註曰尹氏鄭大夫也公立而尹氏未

有爵命疑其人以身爲鄭臣保鄭國之公子而越在魯境公立之後恥邀天之功而受魯爵老而不仕以爲高於魯不惡於鄭其卒也公應臨其喪史臣書日以重之其例爲內大夫則非內大夫也例爲外大夫則外大夫不書卒且不終於鄭書鄭非所以爲訓也故去爵書氏示不臣報有功爾

梅村集四十

九青長予二歲予以二十三舉進士九青用計吏選天下最入吏垣距其通籍之歲已六年又五年九青以刑右給事副予使楚兩人相得甚蓋其時天下已多事楚日岌岌而武昌阻大江固無恙楚之賢士大夫爲魚山熊公譖石鄭公乃九青同年生又皆吏於吾土聞兩人之至也拏舟來酹酒江樓敘述往昔商較文史夜半耳熱談天下事流涕縱橫兩公用言事得罪流離放廢又家在湖北日

逼征寇坎壈無聊生譖石自云止一愛妾已死所著書輒不就魚山欲逃諸老佛無當世意矣九青激昂大節無愧兩公而官塗日進家室復完尊人僉憲公家居二十年得旨起用長兄爲金壇令舉沿行第一宗族子弟通長安籍者復十數人九青妥望吐納天下無二通經術能文章其五言最工章奏亦詳雅自云僉憲公夢李北地生其家而得九青予笑謂才地去卿差近名位殆復過之也性強敏有大度其令杞縣也定兩大亂折數十疑獄

在垣中朝廷大事輒片言裁之聞者咸服顧不悻悻賈直爲名高以此不受當世齮齕而海內言事失職之徒好引九靑以爲重九靑亦汲汲勿倦也與人交能忘患難有終始其在武昌也以魚山澹石遠而過我乃紆道數百里升堂拜母大捐橐中金爲壽而後去當是時江南告訐日起九靑所與交如金沙婁東吳門雲間諸子岌岌不自保皆日九靑必用九靑用吾徒老丘壑無慮也卽九靑亦雅自負云顧視天下亂甚常謀於予謂江南可以

圖全廼爲僉憲公請補蘇松兵備而九靑以冊使便道來省其親與諸同志游過白門賣田宅以去金壇公用是年候考長安中遘疾暴卒九靑入京哭其兄喪未幾二子俱以痘殤嗟乎九靑自少爲進士未嘗一日有所摧挫至是乃忽忽不樂無復武昌江樓笑語時矣顧九靑官日遷其去大用也日近得旨廷推旦夕備閣臣而驟逢　上怒並下於理以譴歸會僉憲公喪未葬而山東被兵傍蹰東萊九靑率家人登陴守城陷不屈死嫂夫人亦

死宗人殲焉未一歲京師失守武昌前此已大亂魚山澹石避賊東下與予遇於南中談九青則相顧流涕有人從北來者輒詢宋氏存亡道路隔絕流離接踵蓋亦不可知已如是又五年東萊周公填撫吾吳言九青尚有子以在襁褓得脫周公之出也過其家則已縗衣趨拜矣夫九青爲司農卿年未四十父子兄弟爽道鳴驟賓客故吏滿天下寧自料禍難一朝至此及乎身死家滅一門數十喪骸骨撐距又誰知湔刃有三尺之孤哉魚山篤

石聞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也

跋王文肅公闡牘

吾州爲少保王文肅公故里其生平手蹟丹鉛上下尺素往來巾箱萬言赫蹏數字人皆藏庋以爲榮而南宮首舉之故牘最後始出公之孫烟客奉常亂後以數百千易諸老兵之手後生末學得端拜而諦觀焉偉業少時謁公祠堂見有觚稜重屋蒙臨除道者爲御書樓知公以元臣蒙眷　神宗顯皇帝諮諏政事慰勞興居親灑宸翰以賜故相家尊而奉之天章五色日月昭回星雲爛焉　神

祖性好書文華講幄首以學二帝三王大經大法題諸戶牖字畫徑寸波磔天成館閣老臣曾經侍從者仰觀謨訓追話熙隆爲之肅容嘆息文肅明農七十杜門却掃人稱其晨起焚香梯几臨摹黃庭一再過在政地郊廟大文皆出其手處兩宮之際擁護東朝皂囊削藁藏諸金匱石室多史冊之所不載即此卷爲公車拜獻鎖院風簷之所就至今想像其臨文下筆有穆然忠孝之思五十年訏謨定命早已發端於此固不止專門名家大科文

字重洛肆而貴雞林也嗚呼君臣一德之會豈不盛哉奉常請宗伯錢先生牧齋爲文特書之矣其所以屬偉業則又以同里科名相亞宜附姓氏於末簡偉業謭劣愧於公無能爲役猶憶初塵栁墨主者錄首義進御　思陵覽至終篇而善之草茅少賤經術淺薄乃荷天語褒嘉登諸大雅士感知已況在至尊嗟乎自喪亂以來劫灰煨燼進士題名之碣類以塡焉通而搗舂杵況於春官所藏殘篇斷楮其復有存焉者乎文肅獨以百年遺草與

景鐘栁鼎寥然其並時是不厭勳名建樹之不同即文章翰墨或存或否亦有物以司之不可得而強也奉常自言少侍其祖見此卷向云留巖文靖所迄今六十年不知何以復出世之盛也名德相望好事收藏趙璧楚弓隱見於甘盤伊陟世族卿宗爲之捧持愛護王氏子孫摩挲舊物其感三朝知顧之隆垂金石而不朽者亦深且遠矣偉業因備著其事隨宗伯後書之冊授奉常俾以傳諸其家